第八冊目録

總集類五(續五)

明文海

明文海卷三百十二

吳逢因近藝敘　艾南英

丙寅之冬逢因維舟過我讀其文如鐵騎戈甲之躁吾前友其人穆如清風予方欲為之序言而病未能也因謂逢因曰孟子言才不罪才而罪夫不能盡其才者夫才有小大而人未嘗無才吾不求盡夫文之量而求盡吾才之量而止則何不可為者世之才庸而售者多矣吾觀其文磨礲工緻適如其分而無溢思即含吾所長而

降心就之有不能者况於智薄而謀尊力小而圖大均之棄吾才而不盡者也今歲之夏逢因貽我長牘首尾千文復申前請雖然吾何以益逢因哉從古文章之變必有人焉從中救之救之而非所救與救之而失其平者皆斯文之罪人而失其平者為尤甚無他彼智薄而謀尊力小而圖大也先漢之文枝葉扶疎寓法於無法之中東漢之人見其蒼莽樸拙而以為未盡也其勢必至於整齊排儷浸淫數百年以至李唐而終不能盡洗

六朝浮靡之習此救之而非所救者也歐陽蘇氏數大家力追古道其仰師秦漢繼百世無以加而議者徒見南渡以後至於元之萎薾不振也取左國史漢而鈔襲之幾無完膚使讀之者嘔噦而不能已此救之而失其平者也夫救之而非所救與救之而失其平其弊皆歸於陳腐而失其平者為甚葢所謂智薄而謀尊力小而圖大者元美于鱗諸公所不能免使其盡去陳言而就吾才竟之豈無有可觀者而又安有不盡其才之嘆乎

今日制舉一道何以異此向者吾鄉一二同人以通經學古挽回斯道而吾大士爲功之首大士所謂天授非人力也然其借徑微材羣籍畢見竊其句字于文一律其勢必至陳腐而後已此逢因所謂因李斯而罪蘭陵也逢因發憤著書勢必不以所非爲是今其文具在其視救之之功與救之而失其平者何若世必有辨之者天降時雨山川出雲氣之所蒸非作而致之也若逢因可謂能盡其才者矣建於他郡其土沃衍麻源鳳山極

遊觀之勝四時歌舞聲妓之樂士鮮不以此爲累者逢因幽居深念堅忍沈摯不與外事與深山學道之夫無異計其所造必盡其才而止無足怪者故吾序逢因益之以前言而已而又以正告天下使人人知夫有才而不盡者如斯無事乎智薄而謀尊力小而圖大也

王承周四書藝序　艾南英

王生親賢持其文謁予於金陵予讀竟呼左右告之曰吾目中不見此文久矣此歸太僕桂北海之遺派也詢

其家世幼失怙受訓於母山中無師友得吾先後房評及四家合摘而詳讀之乃知孔孟程朱之理而推究性命之學以發為文文之合時與否傲然不計也然則生之習子也久矣予取烈文之誦字之曰承周而又為序其文曰制舉業之有先輩名搞猶昔人文集之有古文也制舉業之體自八股而外為兩平三平四平為前後截為散體其局雖一然常以出於近科纖俊軟腐者為時文而出於先輩能根據經史理學高偉樸拙傑然自

名一家者為古文猶昔人文集其名為碑誌亭記傳狀之體則一然自昔以排偶摘裂較量句字如唐之王楊盧駱宋之楊劉體者號為時文而中間傑然深厚雄博絶去羈馵如唐之昌黎先生宋之歐陽子者乃名為古文故古學常易晦而時文常顯於天下推之今日則以時文躐科第者十常八九而以先輩古體進者十不一二至於少年後輩模襲坊刻方言俚喭無所不入問之以先輩姓氏已不能舉而況於誦習其文乎推而上之

碑志序記傳狀之體亦然歐陽公得舊本韓文於漢東李氏徒見其浩然可愛而因嘆天下無能言韓者又自嘆亦以方從進士以禮部詩賦為事不獲盡力於韓文及其舉進士及第官於洛陽尹師魯之徒皆在乃相與作為古文而韓文遂行於世然則古學之易湮在昔已然不獨今日也然學者苟能自信則其易湮者固當大行於世雖今之為先輩者亦當如韓氏之文久而愈先理固有當然者承周年十九無家庭師友之素一旦聞

吾言而服膺先輩如服父師非徒似其貌而已其被服
飲食如見程朱諸大儒於几案之前其言質而理正考
之於題無不合者其文詞刊除枝葉如嚴霜之肅草不
獨危柯老榦傲然風雪之表益近時所稱引雜博非聖
之書與浮華不根據之語反覆承周數十藝無一犯者
吾是以愛之而畏其志之堅且決也嗚呼先輩之舉業
不見尊於世奚啻如韓文之在宋初以歐陽公之好古
必待進士及第不為科舉時文而後得肆力焉今承周

始入庠序其去祿仕也甚遠而其傲然不屑為時文已能卓然如是此不獨見守溪荆川歸胡數先生之舉業如韓文之久而愈先而一時倡導之力使天下知先輩之必傳於後世因以推原其故則又知先輩之所以傳者為其尊經立傳本於丘明遷固之氣格而剗除一切浮艷剽竊之為可貴而後天下乃有如承周爲子固子瞻之徒相繼而起者則表章先輩等於韓文其必自今之歐陽子始也

序王子翬觀生草　艾南英

予年十有七即與子翬以童子試受知於當湖李養白先生是時子翬少予二歲其後予七踬而不遇而子翬以乙卯先予登賢書然十餘年來予文頗行於世而子翬終秘不以示人予為之再三贊導乃始發其藏稿與前後應試之藝而予始得論著其文曰昔歐陽公有言君子之學求其是而已非為異也使天下皆為異則安見好異之能獨為異予以其言而相其尤者論之今之

言文必尊兩漢然兩漢之士獨董子明天人賈生識時務而已上林子虛兩京三都讀其文不過如今之學究據通考類要之書分門搜索相襲為富求其一言一字出於心之所自得無有也客難解嘲賓戲七發七啟七辨七徵之類前創後師命辭遣意如出一轍此與今之稚子執筆為八股字字摹倣鈔襲有何差異讀其文不終卷而使人厭惡鄒陽獄中一書已開六朝駢偶庸穢之習雖太史公以千古一人亦為其艷冶所惑而録之

故吾嘗謂兩漢之文不必盡古而極衰之文亦未嘗不自兩漢始也原其所以是數子者非有見於道德性命之旨能言其中之所自得中無所得故遂以浮華為異而效之者又以為異而趨之故其文至於庸靡臭腐而不可讀由是觀之文之好為異者未有不至於同而文之不為異者雖欲同之而不能也文至於同則雖以兩漢詞人之雄而不免為稚子之執筆況其次乎制藝自震澤毘陵髙步成嘉之際如規矩之於方員蓋文之能

事畢矣萬歷之季此風浸遠一二輕薄少年中無所得而以浮華為尚相習成風其文非經非史非韓柳歐曾諸大家之言其人皆登館閣臺省則自南宫之試至兩畿各道所為典試事校分閱者又皆其人主之居髙而呼其應愈衆而近日十八房𥁞之文為甚於是制藝中大都以里巷之語代聖賢之言遂至於庸靡腐臭而不可讀者原其初皆起於中無所得乃以浮華為異而至於不能為異也予與陳大士羅文止三人者起而振之

以易詩書春秋禮樂之言代語孟之文以古雅深醇之詞洗里巷之習一時後輩從風丕變夫為文而根六經本道德亦聖人之門所當然耳非有異也而一二少年又從而效之舉予三人之文摹倣鈔襲𥁞予三人者雖不為異而亦浸懼不能為異矣獨子輩生於時文浮靡惡習之時能自拔於流俗幸其中之所自得不以世俗之浮華為異而期與世人同及予三人者出子輩又能參古今文質之會幸其中之所自得不以子三人為異

而期與予三人者同夫好為異而卒至於同此漢之詞人所以儕於稚子也不為異而又卒不能同今於子輩見之然則子輩之為文可知矣若子輩者可謂學求其是而不為異者也予輩今守康侯予仍呼其舊誌二十年總角之交不忍忘其朔也

前歷試卷自序　艾南英

予年十有七以童子試受知於平湖李養白先生其明年春為萬歷庚子始籍東鄉縣學迄萬歷己未為諸生

者二十年試於鄉闈者七年饑於二十人中者十有四年所受知邑令長凡二人所受知郡太守凡三人所受知督學使者凡六人於是先後應試之文積若干卷既刪其不足存者而其可存者不獨慮其亡佚散亂無以自考又重其皆出於勤苦憂患驚怖束縛之中而且以存知己之感也乃取而壽之梓而序其所以梓之之意曰嗟乎備嘗諸生之苦未有如予者也舊制諸生於郡縣有司按季課程名季考及所部御史入境取其士什

之一而校之名觀風二者既非諸生黜陟進取之所係而予又以懶慢成癖輒不及與試獨督學使者於諸生為職掌其歲考則諸生之黜陟係焉非患病及内外艱無不與試者其科考則三歲大比縣升其秀以達於郡郡升其秀以達於督學督學又升其秀以試於鄉闈不及是者又有遺才大收以盡其長非是塗也雖孔孟無由而進故予先後試卷盡出是二者試之日衙鼓三號雖冰霜凍結諸生露立門外督學衣緋坐堂上燈燭煒

煌圍爐輕煖自如諸生解衣露足左手執筆硯右手持

布襪聽郡縣有司唱名以次立甬道至督學前每諸生

名搜撿軍二名上窮髮際下至膝踵裸腹赤踝爲漏數

箭而後畢雖壯者無不齒震凍慄腰以下大都寒沍僵

裂不知爲體膚所在遇天暑酷烈督學輕綺蔭涼飲茗

揮箑自如諸生什伯爲群擁立塵坋中法既不敢執扇

又衣大布厚衣比至就席數百人夾坐蒸薰腥雜汗淫

浹背勺漿不入口雖設有供茶吏然率不敢飲飲必朱

鈐其牘疑以爲弊文雖工降一等益受困於寒暑者如此既就席命題題一以教官宣讀便短視者一書牌上吏執而下巡便重聽者近㬑宣讀獨以牌書某學某題一日數學則數吏執牌而下而予以短視不能見咫尺必屏息囁嚅詢旁舍生問所目而督學又望視臺上東西立瞭高軍四名諸生無敢仰視四顧䨇立伸欠倚語側席者有則又朱鈐其牘以越規論文雖工降一等用是腰脊拘困雖溲溺不得自由盖所以縶其手足便利

者又如此所置坐席取給工吏吏大半侵漁所費倉卒
取辦臨時規制狹迫不得舒左右肱又薄脆疎縫據坐
稍重即恐折仆而同號諸生常十餘人慮有更號卒十
餘坐以竹聮之手足稍動則諸坐皆動竟日無寧時字
為跛踦而自閲中一二督學重懷挾之禁諸生併不得
執硯硯又取給工吏卒皆青剜頑石滑不受墨雖一事
足以困其手力不幸坐漏痕承簷所在霖雨傾注以衣
覆卷疾書而畢事葢受困於胥吏之不謹者又如此比

閱卷大率督學以一人而閱數千人之文文有平奇虛實煩簡濃淡之異而主司之好尚亦如之取必於一流之材則雖宿學不能無恐而予常有天幸然高下既定督學復衣緋坐堂上郡縣有司候視門外教官立堦下諸生俛行以次至几案前跽而受教喋不敢發聲視所試優劣分從甬道西角門以出當其時其面目不可以語妻孥蓋所為拘牽文法以困折其氣者又如此嗟乎備嘗諸生之苦未有如予者也至入鄉闈所為搜檢防

禁囚首垢面夜露晝曝暑暍風沙之苦無異於小試獨起居飲食稍稍自便而房司非一手又皆簿書獄訟之餘而予七試七挫改絃易轍智盡能索始則為秦漢子史之文而闈中目之為野改而從震澤毘陵成弘先正之體而闈中又目之為老近則雖以公穀孝經韓歐蘇曾大家之向而房司亦不知其為何語每一試也則登賢書者雖空疎庸腐稚拙鄙陋猶得與郡縣有司分庭抗禮而予以積學二十餘年制藝自鶴灘守溪下至弘

正嘉隆大家無所不究書自六籍子史濂洛關閩百家衆説陰陽兵律山經地志浮屠老子之文章無所不習而傾不得與空疎庸腐稚拙鄙陋者爲伍每一念至欲棄舉業不事杜門著書考古今治亂興衰之故以自見於世而又念不能爲逸民以終老嗟乎備嘗諸生之苦未有如予者也古之君子有所成就則必追原其歷勤苦之狀以自警上至古昔聖人昌言交拜必述其艱難創造之由故曰逸能思初安能惟始故試卷雖鄙劣

瑣陋不足以存然皆出於勤苦憂患驚怖束縛之中而况數先輩者又皆今世名人鉅公而予以一日之藝附弟子之列語有之知已重於感恩今有人於此衣我以文繡食我以稻粱樂我以臺池鼓鍾然使其讀予文而不知其原本聖賢備見古今與道德性命之所在予終不以彼易此且予淹困諸生既無以報知已而一二君子溘先逝者又無以對先師於地下以其出於勤苦憂患驚怖束縛之中而又以存知已之感此試卷之所為

刻也若數科闈中所試則世皆以成敗論人不欲壓世人之耳目又類好自表見形主司短長故藏而匿之然終不能忘其姓名駒兒五歲能讀書將封識而使掌之曰此某司理某令尹為房考時所攬也既以陰誌其姓名而且使駒兒讀而鑒鑒而為詭遇以逢時無如父之拙也

金正希稿序　艾南英

制舉業之道與古文常相表裏故學者之患患不能以

古文爲時文不能以古文爲時文非庸腐者害之也好誇大而剽獵浮華以爲古其弊亦歸於庸腐古文自周秦而後莫如太史公遷遷之文近代之推擬之者百千言而未已而吾以爲皆未得其要也獨柳子常序述其所用心者而曰本之太史以著其潔予常因是言以考其書竊謂遷之文去其所載尚書左國荀卿屈賈長卿諸篇而獨觀其所序次論畧者可謂潔矣文必潔而後浮氣斂昏氣除情理以之生焉其馳驟迭宕嗚咽悲慨

倏忽變化皆潔而後至者也或疑吾信柳子之過而以一潔盡史遷及覩蘇明允之論以爲遷之詞淳健簡直益亦如柳子之所謂潔者而獨病其裂取六經傳記雜於其間以破碎汩亂其體明允益曰尚書左傳國語論語之文非不善也雜之則不善也由明允之論推之則潔之爲言史遷尚未之盡也剽他人之言以足吾之書雖史遷猶見譏於後世而況其他乎又況其所剽非尚書左國者乎予常以是繩今之爲古文者而因併以是

繩今之為時文者閱房書得一人焉為金正希正希之文不悖於古人者多矣而吾獨以潔蔽之非略正希也天下方習尚浮腐餖飣經語子語以日趨於臭敗而正希傲然不屑也故吾以潔為難且又謂潔之足以盡正希也正希之文浮氣斂而昏氣除惟其潔而已矣其抑之而與揚之而明非不種種具善也然非潔焉無以至之正希自楚而吳越自越而燕自燕而白下所著舉子業亦如之予考其學問淺深雖與年俱進然大約以樸為

高以淡為老者則未嘗有今昔之異也故從鄭超宗索其藏本二百首既錄其尤者而又是非其次者以為不潔不足以全正希惟其庆於潔焉而因以正告天下亦正希之志也雖然是道也豈獨史遷哉韓歐蘇曽數君子其卓然能立言於後世未有不由於潔者也嘉隆以來一二崛強剽獵浮華以為古此明允所謂締繡之美寸割而紉之會綈繒之不若是固歸於庸腐者耳而何能為古文乎嗟乎正希之潔斤斤見於制藝而予不能

忘情如是況有人焉能按歐曾以來之旨推其源流與史遷合而見之古文辭其人於今日輕重當何如哉或謂正希善浮屠法能空死生去來則予不能知矣

陳大士近槁序　艾南英

大士著書其言滿車子嘗己序而藏之矣海內之知大士者無不心畏口喋而猶若有不滿者曰是不合於有司之尺度也有司失大士不以自罪旁觀者咨嗟嘆息亦不以罪有司曰是有尺度在焉嗚呼有司之尺度我

知之矣是其人果嘗親見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孟而面命之以為當如是與如是則雖千百世不可易也若猶是今日有司之所為也有司亦人耳吾不深繩以聖賢之旨而姑取秦漢唐宋大家之文與今日有司之尺度章擒而句比之格格乎不相中也意者今之世所稱先輩君子若王唐諸老庶幾卑之無甚高論與然而取有司之度尺合之則見其臃腫支離氣棘理蒙而益不相肖也然則有司之尺度何為者耶大士之文置王唐

諸老弗論其上之合聖賢之旨次之與秦漢唐宋大家相上下而排空出險以御其自得者則雖其怨家仇人不能以相毀而猶不滿於有司之尺度何耶然則為有司者可不自罪觀者可不以是罪有司耶夫天下事不難於因襲而難於創始左國之後無左國騷之後無騷史遷之後無史遷韓歐之後無韓歐故大士之先無大士大士之後無大士海內放大士者至衆而終不能肖無他創與因之分也雖然大士身為諸生而天下翕然

宗之天下之為大士者得其皮毛鱗角則已皆躐巍科躪膴仕矣此獨非有司之尺度所收乎而至於大士則戛戛然疑之吾是以嘆夫命之不猶也有司之尺度既無當於聖賢之旨而天下之為大士者亦未嘗不得志於有司故吾序大士不序其深遠之所存而姑序其淺者以見有司之尺度不足憑而世之疑大士者無徒以是為也

朱咸一近藝序　艾南英

事之至難者莫難於御衆一畝之宮上妻子而下僮僕不待知者而後能御之也淮陰論兵過十萬不以許高祖夫將百萬之衆如使一人故多多而益善不然智愚勇怯雜糅不齊金鼓之聲作而敗端見矣此符秦之師所以殲於淝水也讀書為文者亦然苟其學一先生之言而止則亦何難之有至於上下數千載什什伍伍井然於吾心而又融洽其神情使達於吾之手與口此何異於將百萬之衆呼吸運用如使一人者哉益嘗思之

國朝著述之富無逾於楊用修用修生平所編輯百有餘種老師宿儒不能悉其書目可謂有衆百萬者矣及觀用修所自為文何以萎薾不振也豈用修徒有其學而不能達之手與口歟若是則雖有百萬之衆而不能呼吸運用如使臂指無羨乎其為博也假有人焉其博無媿於用修其役使載籍不獨見之於古文辭而併見之舉子業使其性靈與其學術相輔而行乎聖賢之旨則君子於其人宜何如然自古求友於天下始於豫章

得王孫鬱儀鬱儀著書頗宗用修然及其所為文則吾不能以恨用修者恨鬱儀而又以王孫故不得見其長於制藝則吾尤以為歎最後至齋安又得朱咸一咸著書不亞鬱儀而詩通文通詞通於予意尤合齋名一錄較班氏人物踵事而增詳求知古今人相去若何其於樂書窮律尺聲氣之變則又為儒先之功臣意咸一所編輯必窮年屹屹憊精神忘寢食疑無暇於詞章之學而或一游刃恢恢讀踈園草比物連類有足悲者計

咸一所得於載籍如將百萬之師呼吸運用若使臂指見其全矣而閒出一二制舉業以示予則彀儀之所無而用修之所僅有也嗟夫學博者每至舉子業而窮何也彼其所得者古人之神也其蘊藉古今眥具數十年載籍之理而性靈之妙至蹈襲古人一句一字而不可則所謂數百萬之衆如使臂指者又在言語文字之先此吾終身習之而猶見其不及而咸一為之有餘地故予至黄岡獨心許咸一而黄岡人竟無有知咸一者彼

將學一先生之言而足豈能窺咸一之涯涘哉咸一雍讓孝友與其兄析箸而居多所推予而獨留心著述然咸一於車戰舟師皆有師授與予言天下事嘗有杞憂發恤之慨區區制舉藝與其所編輯又其小者天下無事則已天下有事不能不用咸一則吾所謂事之至難莫難於御衆者又豈獨咸一之文見之哉

黄章卯近藝序　艾南英

常寧之為縣在衡山之南山益高水益駛其縣治不當

水陸之衝士大夫東西行者未嘗過而即焉而予以謁棐貞符先生至其地先生見予於黄子章邱章邱取數年之文雜出以試予而予所取者皆其近藝益近藝鑄古而與衍章邱於此道可知已其門人崔翀易百朋段舜錫輩取其師之文付之剞劂而予為之序曰昔孟子有言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天下無道小役大弱役强斯二者皆天也審如孟子之言則若荆楚之猾夏嬴秦之吞併皆天之所為而史記所載秦人捕

斬首鹵詐誘降坑之卒幾至百萬韓魏燕趙之民自高曾至於耳孫其首世世懸於秦庭而必盡歸之於天則是天者不仁之尤者也至夫子修春秋筆削予奪之權於荆楚尤嚴不得與諸夏齒嘗恨其書止於獲麟不及觀夫子所以待秦之昭襄始皇者為何如然而聖人之旨其欲挽強大之天為賢德之天者未嘗一日忘也至於殷周之王千有餘歲而秦以力戰爭諸侯二世而亡若是則雖天之意亦固不樂其為強大之天而數窮理

極終歸於賢德之主然則謂天為不仁者謬也自有制科以來得人之盛莫踰於成弘正嘉之際當是時主司之所錄者皆輿論之所推輿論之所推者必為主司之所錄於是王錢兩公之業出天下翕然宗之此所謂賢德之天也至於今日主司之所錄者未必皆輿論之所推輿論之所推者未必盡為主司之所錄以俚語謗訕浮薄不根之文簧鼓後進其權又足以進退天下之士而士亦從而宗之彼非以其賢其德服人也以其強大

服人耳鳴呼耶空踈庸稚之人被以冠服隆以爵寵又使其子孫身都富厚而問其所由進者則俚語諺説浮薄不根之文也天邪人邪然制科三百人中其所爲賢德之天與強大之天常相御而行故自有制科以來其人至於三萬而其以文垂者不過數十名家自數十名家而外當其時其文非不㒺然行於世而其後至於問其姓氏而不可得由是觀之雖制科中強大之天終不能勝賢德之天而謂天之無意於文人者亦謬也章邱

曩昔為文以圓美濃麗為主彼其心益有艷於今之強大之天號令一時者然既已為之而不遇則剗削浮華獨存古質亦霜降水涸木落歸根之意也而予所取章邱獨在近藝非故以好異動章邱亦以制舉藝之為道其蘊皆唐虞三代聖君賢相之事業其精微則窮理盡性以至于命之學於是乎御之以才則必司馬遷劉向韓愈柳宗元歐陽修蘇洵曾鞏之文章如是而遇於世則為賢德之天不幸而不遇則金石可滅而吾文不可

朽其為賢德固在也子顧與章邱共勉之人以華吾以樸人以浮吾以典人以俚語吾以經術人以補綴蹭蹬為篇法吾以淺深開闔首尾呼應為篇法以共俟夫賢德之天而以文之公評付之後人可也

四家合作摘謬序　艾南英

取大士大力文止與子四人先後制舉之文錄其合於法與道者而又摘其謬者然後四家之功罪明四家之罪明而後四家之功益著於天下嗚呼立言之道可不

慎與原其初莫不曰吾以為功於天下也蓋道之不明久矣自春秋之後聖人之道師傳中絶漢唐諸儒僅以章句訓詁箋解疏說以為足以發明聖人之意其說已淺矣宋程朱而夫子出而後聖人之道全然聖道如天司天者星官臺史按法而測之有時而舛以天之不可盡也考其當時如程門之呂謝於聖人之書皆有發明而或離或合新安之集具在往復辨難一章之旨三致意焉所尤可怪者春秋內傳檀弓戴記家語皆七十子

之門人轉相注受而防風萍實商羊肅愼所以侈大聖人者不過如張華管輅而止負杖早作兩楹之夢則又等於釋氏去來之說甚則猶龍一嘆莊生之寓言假聖人以褒崇其師而儒者乃更以為孔老同時好學問禮之証然則士不幸而不親見聖人又不幸而不親見七十子之徒又不幸而不親見程朱兩夫子即親見之如吕如謝如游楊猶有識焉而欲使制舉之文盡足以代聖賢之旨求其純而無駁固已難矣而又以制舉業者

文章之屬也非獨兼夫道與法而已又將兼有其辭焉辭之著者自周衰以接戰國老莊荀列管商之書雖前代皆有而不廢而恠奇偉麗之文嘗使愛博者浸淫出入而不自知然以其不合於聖人則因其辭以累夫法與道者亦時有之而自西漢至於韓歐詞章之道又復中絕於是東漢六朝軟靡柔媚之習盛行於世而四家之中亦有樂其纖詭靈俊偶一為之者則於所謂辭文有不盡純焉雖力追古文者時時非之然自前世文人

未嘗盡廢其籍也然則四家之罪其果可深罪與夫讀孔孟之書而持論不盡於正既離其法與道而氣格詞章又不盡出於先秦西漢而降為六朝之卑謂之無罪焉不可也然而有可原者老於場屋始師秦漢以為堅古中變其志轉而為纖俊熙竄晉魏窮極幽渺且示吾才之無所不可生徒滿座作為文章因人造就使之服習弟子學一先生之言過而存之於是大士大力之功不勝其罪至於坊賈梓人選手龐雜不能是非之衡過

存其少作則子與文止皆不能免如是則畧其全而追論其一節果可謂之罪與嗟夫舉業至萬歷之季卑陋極矣自四家之文出而天下知以通經學古為高原其意以為聖賢之理推而上之至於精微廣大而要當使之見於形名度數禮樂刑政以為先王治天下之大經大法存焉而於聖賢所以修己待人處事應變必言其確然者為可見可行之理及其放而之於文辭則又欲於八股中抑揚其局錯綜其句出入於周秦西京韓歐

蘇曾之間以為不如是則制舉一道不能見載籍之全
而不如是恐於立言之意終有所未備則勢不得不搜
獵經子百氏網羅遷固兼總唐宋大家而始變而及於
董江都再變而入於郭象王弼好奇愛博之勢相激使
然無足怪者而天下亦遂駸駸向風矣然則可不謂之
功與至於效之而不得其源掇拾餖飣浮誕成風非魑
魅魍魎之談則腐臭而不可讀由是觀之立言之道果
不可不慎也夫制舉之業數變而愈工昔之傳者無幾

然亦巍然存矣昔人非盡勝今人也當其時非不充棟盈篋既而凋零磨滅不可勝紀而後其存者卓然於後世故取四家之文刪其支辭存其正論上本孔孟中法程朱而一稟於帝制然後四家之功著於天下既使承學治古文者有所折衷而又以哀痛惻怛之意與天下共見之使之好學而深思也得文共八百篇批駁數萬語學者由吾言四家之功而得聖人之道什伍由吾言四家之罪而思之其不合於聖人之道者鮮矣

甲戌房稿辨體序 陳弘緒

數科以來房選如予友天如介生千子維斗伯宗公亮爾公諸君子各有明道匡俗之功前此所未有也繇是縫掖呫嗶之儒不以一日進取之牘爲準而以諸君子丹鉛之業晨哦夕誦選者之權遂足以奪主司之勢吁盛矣盛極而衰房選一途遂爲啖名射利之捷徑或寒胸儉腹未能參究章句便已恣意雌黄其失不獨僅僅

好醜倒置已也彼見諸君子於嘆賞之中間有指疵攻繆以挽持末流者從而艷之以為非譏彈塗抹無以詭已之高聳人之目於是以至陋之識而索無瑕之篇捨意而求之字句虐今而併及古昔而其訾毀吾江右也逾甚遇有雄奇高古之作輒曰是江右派不力為醜詆不已嗟乎彼安知吾江右派為何如者哉夫文之有派也如水之有源木之有根柢從古未有無派而能雄長於壇坫者至其末流之弊亦復何代蔑有劾龍門者則

有褚少孫摹扶風者則有陳宗尹敏孟異然而龍門扶風之傳自若也又其高者六籍之文或以簡易為派或以奇輿為派誠非擬議之所可及矣然太元者易之流弊元經者春秋之流弊從其末而訾毀之雖六籍不能免也今有人焉病夫六籍之不免於流弊也而妄取六籍之文加以譏彈塗抹非其愚闇之徒則必狂悖之夫審矣夫虎嘯風生龍舉雲屬非特帝王為然文士亦往往坐致其盛篇章之内苟有非常之士出焉一時英偉

才俊計必靡然從風羣相依倣及其爭久論定世往習移巍然獨存者數人而已舉天下事笑其流弊而不能奪此數人之傳是故有此數人之傳則其流弊可勿問也而又何訾毀之足為重輕乎予友鄧左之悲時流之好為訾毀也所選甲戌房稿一皆存其足以當吾嘆賞者與正者錄雄奇者亦錄清脫者錄高古者亦錄不必以江右脈立之標的亦不必以江右派故為刪棄要其文之足以傳於久遠而已予嘗謂八股之藝至逮十餘

句為比偶體陋而幅隘決不能埀之後世而薄海億萬之衆畢聚精神於中則雖以禹湯之法令孔顔之學術猶不能禁其好新趨異之想然則時勢亦徒然而已茲以左之所選觀之予始悔前言之輕易莫捫其舌矣左之之學既淵富才益沈雄世無左之之腹與手則又安能如左之之目其勿以選事為噉名射利之捷徑焉庶不至為左之之罪人也乎

同人合編序　徐世溥

曩予聞長老言嘉隆時先正闈試諸牘出相從論議揣
甲乙者不失錙銖其時士無交游坊無選刻文會不過
族姓同里數人月有定課至期畢集醴酒三四行而止
鄉會試錄出姓名乃達於境外如老子所稱民居其國
不相往來者於戲抑何素樸而信從若是與蓋自予操
筆墨與諸君倡和已合十三郡之賢秀皆在更十數年
而南北聲氣畢通稱大同矣夫衡文者去取當醇疵明
學術有徵則文章之權在上故士安其業而習尚純及

乎取舍失當是非紕繆主者之尺度不足以厭服天下之心於是文章之權始在下而矜尚標榜之事乃出此豈士樂為之固亦風會使然原其所繇在上者實有以致之焉先正敦龎靜一之風邈焉不見殆二十年於兹矣甚通將閑同將生睽有識者憂之葢文章之權在下其勢固不能相壹且俯仰國家三十年間朝廷之議論與草野風氣無不始於同而終於異者即社選之初盛也天下皆師儆豫章已而亦各以方變選者或至十五相

反唇此亦合極將析之微也析則風氣閉閉則人各安其居士專其業不相聞問復歸於樸其在此時乎兩劉子魏子閒之曰不可以當吾世而令文事中衰於是復鳩四方之文彙選之以勵學術廣友誼命之曰同人合編在易天與火同人同人始於門而終於郊故櫱之曰同人于野亨是劉子魏子之志也嗚呼昔之社者為同今之社者為異三君子慨然矯之推此志也可以立朝而事吾君俾諸大夫泯同異之見矣

蔚社序 徐世溥

萬歷李年學者方厭苦拘牽法脈陋習吾黨兄弟乃力為古學以振之天下翕然嚮風焉論者以為有先正諸社餘烈其後浸淫相與為名高不務實學而勦說妄作自命奇古結社者往往少作多刻蕪稍彝矣識者懼其日卑乃更發明所學黜綴拾破險詖又或不察至以文章議論相詆訾於是溥語人曰凡今社序不可為也往吾先公諸執友之為社也月有課歲有帙疑義室辭於

是乎質之閒過於是乎規之不閒其競於刻以為名也今剞劂之事亦太繁且濫矣昔齊致列國談士於稷下卒兆坑儒之禍唐憲穆閒天下寺至四千六百餘區蘭若數萬及會昌末遂盡廢之物盛必衰數之復也夫君子會以講業正其文辭和樂以將之猶懼弗既而況襲謬以儌名憍氣以攻正乎已而婁東復社果有違言幸不足以陷君子然好名之士亦足以戒矣而是時江右方修蔚社今茲又將刻之以示天下嗚呼今天下文章

聲氣可不謂盛哉雖然日午月望有道者所不居異日必有以刻文得罪功令雖十里而不敢通尺書者竊為梓人憂之易曰君子豹變其文蔚也華之謂也諸君之文可謂蔚矣抑詩有之薈兮蔚兮南山朝隮言小人氣燄之熾也諸君他日幸相與明正道息邪說使小人革面咸為忠直以事天子則蔚文之終事也溥也實樂觀之彚者不為社序之說又何庸焉

壺山集序 傅占衡

興霸吾師大士先生仲子也先生少讀書自闗闗至寢成孔安七徧上口興霸八歲授王介甫上仁宗皇帝書亦三徧為時文氣魄歷十人嘗有齊神武髙昂藏君臣間意日十數題題十數義如父風古文稱是今曰壺山集以行者其什一也予侍先生時興霸與弟少遊皆幼藝洽通矣先生懲其才髙故嚴苦之夢中呼覺令誦考工記一字躓輒蹴下牀與杖甚於頭觸屏風然觀其文則喜不寐興霸嘗私謂予吾他日訓兒當一以寛予笑

曰度子性範殆有甚焉興霸卒所能自立於文辭者先生教也興霸熟古今事欲有以自見其才不肯屈首著述事故客死南方僅遺其書所後兄子二人亦不及親見訓之而予嚋昔戲笑之言猶在耳目悲夫雖然興霸之文後之君子足以想見其雄傑瑰瑋之氣而慕悅之然則興霸蓋不死也

魏氏兄弟制義序　傅占衡

予亡友曾子上平好聽吳音問予吳人曲ム者〇者口

者何也子曰此為吳人設耳吳音妙天下而呼字不通於中原者多故為三形以別之○者合口也△者鼻而口者唇也若夫方語不乖於本字則三形無所施矣吾鄉聲歌一道鄙甚獨三形者無所用而吳中非士大夫往往不能究其理卒使其訛而讀之他效吳曲者無抑揚吐吞之妙而於是三形者類於捨吾之本是以就吳音之謬固已外矣然吳人善者雖開闔鼻唇稍謬尚能以其抑揚吐吞妙天下而吾鄉既承其謬以失字之本

是又終不能肖其聲萬分一也毋乃尤外而可嗤耶孰若雖遜其聲而無失吾呼字之正為可慰也文章之道何以異此近年以來文之操吳音者衆矣聲音出於風土與時好日遷吳人固已厭其抑揚吐吞之法而離以跳盪激楚之音矣蕎往時詞客最著如沈青門梁少白輩詞雖絕勝然其都多相亂沙遮互叶以至於清親枕雖西西春嗔之類率便吳音不免於中原少戾而况今之嘔咽啁哳聲與字而俱謬者何可勝道哉然則有能

善學其音而精於開合反切無四聲不明之誚者天下少其人也廬溪魏氏兄弟走數百里欲師曾子上平於臨而是時上平墓草已宿矣乃即其舍旁結精廬而居求遺文於其子而讀之予嘆其行徑大類古人往觀焉及睹其文則真予所謂能抑揚吐呑而又不失呼字之正者也大魏閎放多奇小魏沈雄獨秀大較撫建之風本不同而二子之才之學又有以移而易之以故激盪高唱有足動容而改色者既不若吾鄉之暗於宮商又

非如吳人之訛於開合也則二子且將以其文妙天下何羨於臨人哉然二子最慕者上平上平為文孤潔深苦類其人太少吳風所長者呼字不訛耳每劇談文事度曲分刌傚然無人而不幸鞠志以死嗟乎世無鍾期其人能知上平之文與人者而二子獨如是二子豈獨文妙天下乃其人亦可知矣予故舉上平所好者以序二子之文因以志昔者吾友之為人也

鼉次柳餘草序 蔣占衡

陳晉州弘緒崇禎中嘗為衡言八股學問聰明之會也三百年人主玉帛在是即人才川嶽亦在是故辛亥以來八股未窺而能詩古文者鮮矣余初疑其過比棄舉業閒從騷人詞客遊始甚喜之然聲病既難遽精而舊學頓荒所謂未得國能已失其故步矣曾不如作弟子員時日有課月有程雖頗旁窺百家終無叛經傳外者其御心從志優優乎有節也譬之楂梨橘柚充腹盈吻而饔飧飫飽能幾何且有甚者山僧林叟不無佳句於

自心失得古今治亂之大往往瞀而不通至有偶窺半
解輒引唐宋故事以詩賦取士爲善者有識笑之顧余
已自廢風雲月露中進退無據又何道哉吾友次柳兄
弟名天下工爲文二十年次柳八股義顧盼光芒步驟
謦俠襄予城居朝夕過論文屢欲焚筆硯者乃亦鬱紆
而當此時項入郡相與語破瓦頹垣下遂出所存時義
若干篇示余余往時厭此事疲於奔命今讀之乃反似
馬援聞戰鼓時何也今之後詩古文者得無類晉州所

云乎風賦比興雅頌此詩人六義特時文中一體耳古文亦然奈何薄八股五七言下即不應舉故當録此救之次柳因題曰餘草以行夫餘者才也湯先生謂古今才皆病不足無有餘者次柳之文動而愈出變而不居非有餘才邪人患才少予患才多張司空愛陸氏西頭語予以品晁氏東頭亦可

清溪會業序　傅占衡

文者皆其人之言而已獨今所號時文取古人而生之

而鳴之其言微也彰而顯之其言短也引而長之直也曲之以盡之正也反之以輔之庶幾全乎他人之喉舌而喪去乎我焉者然及其翕闢散聚之方參互因革之用體氣之柔剛才指之甘辛作者往往恥於喪去其我必使善讀者覆焉曰是某之言則今時文其百倍古文難宜也而所睹學者成古文以數十年猶恨其疾攻制舉不期月輒高第去何故哉予嘗疑之今年歸始得交吳興周子韶子韶勞我即敗我曰若故宜爾耳制以七

題竟日限士而文之妙或精思通神或率爾造極是爾妙者皆不當於鎖院嚴鼓時求之譬之鸞翮見鎩舞鶴在樊精神少矣予方爽然自失無怨色既而通子韶前後文讀之益有味乎其語若其浸醳篇籍網絡今昔亡論獨淵旨宏辭頹然天放谿如詠懷之作莫測其端崖也予嘗一至苕霅今手其文猶若俯仰昆弁諸勝而艇寄於汀蘭岸芷烟霏霧靄之間焉然後嘆子韶之所得深遠矣精神開發見於山川其妙有在於巧遲拙速之

外者頓久困制舉中如予曩所知菰城十數子亦皆落落晚遲何也予猶終疑之豈鸞皆鎩而鶴且樊耶毋乃既取古人而生之鳴之而又不能喪去其我故以數十年之專而遜彼不期月之功也善讀子韶文者覆而知之矣

明文海卷三百十五

刻考古博古二圖序

焦竑

聖人制器尚象厥義深遠後世寖以不存鼎盤量銘間見于經而手不捫敦彝之器目不存蟲魚之書抑已久矣漢宣帝扶風鼎竇憲仲山甫鼎徐之遴荆楚諸古器班班史䇿中世未甚寳之唐初東巡之石偃師之桀岐陽之鼓乃有墨本猶未見圖鐘鼎欵識于録者宋皇祐始命太常摹歴代器欵以為書吕大臨考古圖出焉劉原甫歐陽永叔李公麟各為傳録以至晏悳開趙明誠董逌黄伯思翟耆年王俅薛尚功紛紛論述而莫備于

博古圖盖宣和間盡人主之力極其蒐討窮山古塜破
掘殆盡三代之器來獻者至六千餘數秦漢諸物非殊
特者不收何其富也是時博雅好古之士廣覽經傳求
其源委而人主復賞其識鑒味其議論以為一時之盛
然第為玩物喪志之資而于古制器尚象者未嘗過而
問焉未幾尚方所儲歷代重器僅以給燔烹食戎馬豈
不悲哉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夫道
無形而器有象如犧尊之重遲雖敦之智辨黄目之清

明山壘之鎮靜壺尊著尊之質樸使人揩摹而意悟目擊而道存皆有不言之教焉故曰古之君子不必親相與言也以禮樂示之而已至若柱爵懲濫饕餮戒貪山觚防湎觶事著警凡以戒德而礪行抑其泆也原父謂禮家之制度小學之文字譜牒之謚系靡不有資猶為末務乃上不能契道下不以飭德而特為耳目之玩則宣和君臣之失也適足為戒而已二圖流播既久臨移失真新安吳弘甫氏重刻之以古玉圖附焉而屬余為

序余閲世之不原本始而第以玩物為也輒述所聞以遺之

六經圖序　顧起元

六經圖為宋紹興中布衣楊甲所撰乾道初知撫州陳森屬教授毛邦翰等補而刻之為圖三百有九凡三才之紀羣麗聖文與傳經之専師命氏顯其家之學者頗若列眉矣圖雋鮮行世者項新都呉氏購得宋本始授梓人計部大夫汝南方君覧而善之謀于同寮諸大夫

斥希羡復刻而存于署旣成屬余為之序夫圖書之用
創于聖人使百代憲章譬諸經緯弗可偏廢者也古之
學者左圖右書索象于圖索理于書故其義可陳其數
可紀舉而措之如合符契後世學者或得其書而不得
其圖雖博涉典墳叩音寂寞欲其如張茂先之記萬戶
千門武平一之對三桓七穆畫地可成建瓴罔滯斯已
難矣是以夾漈鄭氏遺憾于向歆而致思于王儉謂
天禄蘭臺之典七畧但聞有書而阮孝緒以圖譜歸于

部録記注不於偸志之獨收有裨于一代顧門之學也然則圖之所繫詎可忽哉余嘗慨學者侈雕繪之技或以詞藻相矜嚴于古之名物制度牴牾潤疏者有矣至遯心名理者又高語得意忘象之言于器數之委折或吐棄爲粃糠而不屑辨不知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天下之道貞夫一者也使盡廢其形則器亡而道亦不可見矣故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聖人立象以盡意然則標于指外通于繫表惟圖能之是固書之

所不能盡也窮經者試以是參伍而想像之于六藝之言當更有洞若觀火顯于視日者又安得謂觀象非忘言之妙按圖非得駿之具哉余又嘗考之易有唐沈熊之譜宋劉牧朱震之圖書有唐之無逸圖洛要圖詩有魏衛協之圖唐之草木蟲魚圖春秋有漢嚴彭祖唐張傑李瑾之圖宋鄭名世之譜禮有漢鄭玄阮諶唐張鎰夏侯伏明宋梁正聶崇義之圖陸佃之象其他單部偏牒多矣今皆軼不存而是編所圖多沿舊記黨枯護朽

間亦有之夫謬解犧尊聽注葵首昔之通人不無可議
第以此掎摭異同糾廻殽舛因形契理覩見古人則是
圖故為六藝之津涉也已豈與夫王楚辭尚功之編同
日語哉方今古學截興異書間出羽陵蠹簡半在人間
顧經笥斷殘尚須揚搉方君與諸大夫亟舉是編而表
章之其于通經學古裨益宏多固知黄香觀内之秘班
斿禁中之副未有臻其方者矣
跋沈啓南品泉圖卷　張鳳翼

中冷惠山二泉予嘗之熟矣然未之並嘗也中冷味厚誠若沈評而吳之抑中冷亦不為無故特未之審耳盖自金山南行至惠山泉在器中少亦二日味不無少變乃取方出山之惠泉較之不能不見其倒置矣第令汲惠泉北行至金山取中冷較之又奚啻伯仲哉必欲品泉當量地相去之中各如期汲泉至彼試之其論乃定惜曩未有以此折吳者宜其辨譁不已也予見沈畫多山水双寫生未嘗覩其白描乃于此卷見之無從品泉

而雨脈不覺清風生矣幻予自結草菴僧所借歸示予
漫爲識之
跋王安道遊華山圖記詩冊　張鳳翼
此國初王安道遊華山圖記詩也圖曰重作則知始嘗
有圖因未滿意故重爲之夫始圖亦不易見矣矧重圖
又其精思力作者耶即短句片幅亦不易得矣矧記與
詩俱備而圖又爲延平既合之劍耶前輩謂安道以醫
名意其人必飲上池水垣視見一方人者即身未之華

山而目中已自有華山矣矧身親攀躋捫歷目擊手記者耶其云心游目目游山則又不假長桑而能自得師者不獨其畫筆之妙出劉李馬夏諸君間也李于鱗嘗遊華山亦嘗向予談華山之勝之險第談劇多土音不能盡解及讀其所為記亦有如其土音者然胸中已着一華山矣無何王太史脩昌以遊華山記示余其文與易令人神遊其間今又得視此圖于武輕車則知子固不必效康樂之遊亦不必如昌黎之泣而于玉女爭先

酒毋脩羊已結三生緣矣安道作此自謂不為身後計即貽諸好事亦可若輕車者所謂好事非耶安道有靈且將為之呵護焉

高皇帝御像圖識　何喬遠

此太祖高皇帝御像也諸王府及京師侯伯家往往尊崇之顧非真御像太祖好時時微行察民間事恐民間識其貌又欲以頒示四方使之警蠻像成諸王侯伯人賜一圖故其家多有世俗所傳謂太祖初畫像時意欲

如是不以語畫工緣是得罪召工數四描寫益真罪得
益重最後一工作如是圖太祖大喜此言不知是否觀
其疑像如是或可信也若太廟真圖張守中所謂天地
相朝日月相拱天日之表龍鳳之姿正是其實禮云德
輝動于內而民莫不承聽中庸曰見而民莫不敬我太
祖真御像是也宗廟饗之子孫保之於萬斯年與天無
極豈偶然耶

明文海卷三百十七

夢占類考序 真岵

夫為夢之說者曰想曰因而已所謂想者以形神相接而言若渴之夢飲飢之夢食是也所謂因者以形神不相接而言若陰盛夢水陽盛夢火是也華胥之游可以觀想蝴蝶之夢可以觀因然叔孫夢見牛之貌于牛未至之前曹人得公孫彊之名于彊未至之日則不可盡歸之想亦不可盡歸之因有想有因何想非因無因無

想何因非想因與想相乘而均之為心之動也故儒先以為從心莫如夢又以為夢寐卜所學之淺深豈惟學哉成敗利鈍皆有可以夢而卜者何也動乎四體善不善必先知矧心為四體之君乎夢也者心之機動之微而吉凶之先見者也心發於機機微于夢機有善惡夢分吉凶以機觸機言皆先覺是故夏作致夢商作觭夢周取臧陟而周禮太卜掌之汲冢之書其來遐矣而瑣語十一篇諸國之卜夢焉漢藝文志七略首夢卜其說

以衆占非一而夢為大甚矣夫古之莫良于夢也迨至魏晉代有名家沿及宋元無復留意甚有狡猾于肆籍者托名于周公夫孔子之于周公嘗夢之矣公則未聞有夢也矧有書乎而奚傳哉傳不于周禮而別有一書有是哉且夢有兆同而殊應者亦有兆殊而應同者乃刻舟而求雷煥之劍膠柱而鼓湘靈之瑟是讀周宣于父書微管輅于緒綸立趙直于斷簡坐宋壽于殘緒將以稽疑而疑益生將以辨惑而惑滋甚又安能因黄熊

而復夏祀緑青蝇而滅昌邑哉不佞曩歲大病醫工斂手而發夢以愈乃惟先哲之秘術雖既莫傳而已驗之陳跡可以考見于是原始六經歷稽諸史參諸羣籍旁及稗家無論時之遠近人之華裔凡有徵于夢者罔不擇而採焉命之曰夢占類考比類而從各有條目則取法于劉向之洪範五行傳參記錯糅適于事用則取法于王景之大衍玄基差有稽寔待虛之意不無援古証今之益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庶幾哉衛玠有疾而無

疾索紞無書而有書無侯求夢記于華陽而夢可卜也若乃夢凶而得吉夢吉而得凶則休咎無常敬肆不一亦存乎其人耳

墨苑序 焦竑

上古典策以竹梃染漆而書之魏晉所用則延安石液之類無近世所謂墨也陸雲與兄書登三臺得曹公所藏石墨數十斤是已沈存中鄜延猶以石燭烟作墨堅重而黑在松烟之上而中原近無此物有唐始立墨

官以上黨松心為佳故易水祖氏為最著江南奚超父子獨步古今亦易水産也然名存而物不可見矣後世潘谷張過常和翁彥卿之流代不乏人如葉世英造仁壽宮墨葉邦憲造復古殿墨劉士元造緝熙殿墨執冠時流名黻黼宸抑何盛也明興作者莫踰新安而羅氏益有聞然墨之色澤真味以天質勝而以金珠龍麝雜之譬諸高材勝人而生綺紈之家寧不損其韻度哉頃日增雕飾以塗人之耳目而物料精好又非羅氏雖馳

磬一時不足貴也程鴻臚君房博雅能詩文而心解和
膠點漆之法自謂古人所未及近以數十九與墨苑遺
余嘗一再試之輕乾黝黑入研無聲蓋備墨之衆美而
體製精妙種種擅奇至令人應接不暇豈世之所豔在
是雖君有不得而盡廢者耶昔常和鬻墨少室取其贏
創三清殿而不以自給潘谷者墨既精美而口不二價
士或不持錢以求無多寡與之此其人品要有過人者
而後能不朽于世相傳和墨歲久鋒可截紙至子過不

為五百歲名而減膠售俗藝日以下隱孰謂一隃麋之細而可苟也哉君房豪爽磊落之才不究於用而一寓其奇於此宜其非常墨所能彷彿也余於交戟內嘗識君尋余枘鑿於世君亦投劾南歸以四詩贄余金陵益崎嶇患難之餘而得相講於紙墨文字之適亦足樂矣瀕行以此編屬余為叙聊述余之所感而歸之

歸鴻館盡冊序　顧起元

甚矣人之尊古而卑今也盱衡于所難覯而忸墨于所

易靚古之偽者或信耳而謬傳之謬賞之今之真也有以抑而棄者有以衆而輕者故今之人巧于托古則蔑不售嘗試告以今之所自出未有不袂手去者也甚矣人之尊古而卑今也今之古亦古之今也今之今則後之古矣世何今而不為古物何賤而不徵貴吾恒笑夫宣和之侈而愚也破冢伐墓以求之賁金懸爵以購之斷縑敗素殘珪賸璧畢登于天球赤刀之上錦贉玉璨之間既怏然自挾其所有餘又瞯然日望其所不足而

鼎彝遂鑠山川之精翰墨未厭溪壑之欲矣然今世得宣和一札一筆者又珍之如拱璧藏之以什襲使當日君臣知在今者亦為後之所必傳也即又何至鶩嗜慾奔耳目以耗蠹于所難至使天下後世以金石圖史之精賞與艮岳之花石同詬厲哉甚矣人之尊古而卑今也而說者謂常人之情厭常而喜新夫古之為常今之為新也大矣人以所恒見者為常以所不恒見者為新今之新日日而見之則新覆更為常古之常不數與耳

目值則常者覆更為新矣物自顛倒推移于無涯之内而人乃變其常心以殉之一貴一賤豈有既哉余嘗見今之論畫者曰某唐某宋某元其估十百曰為今某氏也者估十不得二焉試取所謂古人而閱之其喻勝于今之人者不數數見也即喻勝于今之人者又或出于今人之所贋為而非其真者也米芾謂營邱之蹟世間所無而今世乃不乏李畫古耶今耶疇定之哉人輕真今而重偽古欲售偽者必假真為今愈工則為古愈偽

矣人以其名赴之則何如取今之佳者蔵之豕肉之可以果腹孰與龍肉之徒以賦耳也或曰今之畫者必師古人否則不足以言畫應之曰窮綀素之壽千年已矣其蹟必歸于盡而其理則久而彌新世有真能懸解循陸張展之理者即超然獨出不必襲其跡可也指窮于為薪火傳也不知其盡況世隃遠則傳隃希傳隃希則其品隃難核即顧陸張展之蹟幸有存者安能起斯人于九原而問之哉斯言出而世之好事賞鑒二家必且

唑之以為尊今而卑古夫子非謂古之不必重也而以為古之不可易知今之亦可以為古也則尊今乃彌以尊古矣上可以博考遠之蓄而下可以繹元章之懿世必有以余為弋獲者乃因裒次所藏令人畫冊漫書其首以引之

潘方凱墨序　顧起元

新都潘方凱負超然拔俗之韵游精竹素弱冠即以詩長其社中其先世名谷者以善墨稱于宋元祐間君故

諳其遺法又有感于今之墨鶩名而遺實者衆也思以盡墨之道闢如韋館以作之既成而眡古今譜記之所稱度母以喻勝者薄游金陵出以示余而問序焉余嘗謂釋名有言墨晦墨也以黑為質故字之曰玄世不務工其質而假宿于文于是假龍腦麝臍以益其香假金箔珠屑以助其色假龍文月團香璧烏玦以昭其象假九子五劒天開元中以侈其名假刃可截楮鋒可削木置之水中三年不壞以神其造夫是五者乃墨之所以

致用宜所以畫墨哉所貴墨者黝如漆輕如雲清如水暈如嵐香如婕好之體不五緼而馨光如元妻之鬒髮不膏沐而鑒若是即王迪之膠陳惟達之松李廷珪之丸質任自然固已超隃糜上谷而据其勝矣不然令入紙易渝泚筆易滯徂暑易潤凌寒易解即蘇合搜烟如明昌雙角龍文如彥衡麝香入劑如張遇摩挲有味點染無功將墨非墨何論其他也哉善乎方凱之自序也臍腦多則欲質吾取其芬屑箔多則蝕色吾取其華烟

用獨草則不堅吾取諸交莖用漆則皺充用豨則氣滯吾取諸阿興廣用牛之革及麋之角製之之法雖工不工雖麟鳳黿龍無所用余三復其言犁然有當于心耴具墨試之嚮所稱六善者無一不合甚矣方凱能盡墨之道而有得于斥名尊實之義也昔蘇長公贈潘谷詩魚胞熟萬杵犀角蟠雙龍墨成不敢用進入蓬萊宮逞憐醉常侍一笑開天容方凱所作固已似之後世有如長公者能不謂潘氏代有墨仙哉余又嘗戲謂令人嗜

墨手之必先眡其香是嗅墨者見錯以金珠輒什襲而藏之是賈墨者博采羣象弄之以為佳是相墨者不辨其品第以名使括是聽墨者咤李氏之入水不渝蘇氏之堅如玉石以為奇是瘞墨者無當于其質與用而矜矜然謬賞度之寧不為是水家兒所笑方凱能用墨而工于墨故超然獨盡其理又舉其法以示方來托諸副墨之守彼有稱昔言善易者不論易讀方凱墨序當罰飲墨水一斗矣

明文海卷三百十八

先大夫三式全書後序　官撫辰

式之為言法也天式地式人式法乎道道法自然自然之謂數孔子删書存秦誓以明百世可知孟子以數遇與時可並衡董子以通天地人言儒邵子編年起唐堯至周顯德紀治亂以符其學豈非任理不任數乃不聞道者之譚而非吾儒通論乎慨自大儒不出理數分馳身世如夢問所為摶捖天地何事宇宙在乎何物莫不

空譚名理鹵莽相欺古聖賢所自信安在哉王刃與髑刃者兩傷而後悔昔之所為文經武緯者之為陳迹而無當于用也亦已晚矣故道有所不傳傳有所必待待其人而後傳傳其人而文待終未聞以難知之事著為世儀聖賢之微權寓于此矣傳之嫡者羲皇以下諸聖風后以下諸賢不可枚舉若夫待之者遇則為太公為留侯為武侯為衛公為平章為誠意伯之流不遇則學魯鄒之學者皆以其道為百世師要于身世時數之故

先有成筭于中故卷舒莫不以其道所謂日月有數聖功生焉君子得之固窮者也先資治君巖居十六載當國家多難致身無從雖賜環之詔屢下而山公啟事竟比河清終望致之於身後則茲書之刻也忠蓋之意深遠矣明乎此者三統之大綱斯舉將以通神明而類物情寧獨王侯將相所不能違于其身亦天地人所莫能逃也式于天曰太乙太乙者道生一一生十百千萬億而不可勝窮循其本則自一始而太乙之神不得不尊

太乙定君基臣基民基以至大將主客歲時風雨無不定自鴻蒙至今丙子得年之數凡一千零一十五萬五千五百五十有三凡其間陽九百六害氣所攜無時不賴聖神以扼于陰陽交戰之會按一百四十四局以與造化爭權考之史冊數與世符益知治亂興亡天人相與必取乎此式于地曰奇門奇門者縱橫十五旋轉乾坤為用至廣大矣分杪之數有差則超接之法不信計歲餘分五萬二千四百二十有五自鴻蒙至今崇禎九

年冬至積閏得五萬三千二百四十億四千三百四十七萬一千七百五十分閏餘不謬而後千八十盤所用之局始確乎其不可易盖天道運旋于地道之外八卦定位九星于此摩盪焉故居中而運動必向方吉凶悔吝不從門出者寡矣古聖君賢將相所恃以變理于內運籌于外者盖取乎此式于人曰六壬六壬者干支甲子上下乘之日得十二至甲子周七百二十之數以周人世日用無時不與數俱第幾未動則隱幾一動而數

始見聖賢擬言議動而鬼神來告者蓋取乎此夫是三者相為用也立天地之道以二至司變易之門立人之道以日月審照臨之候明乎天式者古今猶旦暮也明乎地式者垓埏猶几席也明乎人式者趨避猶指掌也天以言乎其豫地以言乎其據人以言乎其機不豫則不備不據則不信不幾則不神幾也者動必見之者也據也者動必應之者也豫也者動必先之者也蓋天地雖大萬物雖賾不能不以數生而萬化生于聖賢之一

身則聖賢實有以持乎數不孝辰篤信耑愚從過庭時
遊於其籓久焉而終莫能窺其輿譬渴者之飲流知足
而已府君猶江海也辰則奚足以識之今所謂全書者
以軍國大事則全生人日用詳在六壬而全書不必全
也以起手歌訣則全具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而全書不
得而全也嗟乎大儒不作至道難言道以不傳傳必其
親炙者真也吾見曾子固于其先大夫集則嘗序之矣
郤伯温于皇極經世注亦曰過庭之際詩禮留情況微

言緒論闕乎至極亦造化之不欲泯沒不傳者今辰于茲刻也又何敢無一言以序于後

張士興痘症百問歌序 何喬遠

曩時張總兵嘗為予言黔貴中諸處其人多不種痘買得漢婦女用為綉女率不敢近曰漢人嘗痘恐其生子或痘問之不得其故予思之豈非西方天地清氣諸處在萬山中得風露清涼為多西方屬金金為水母而痘毒火症固不能甦所旺之方耶不然何異也予又聞海

外諸處生子種痘牽視如瘡癬抱置水中爪破而洗滌之此又可恠抑南方火旺之方又不嫵其水尅之也而惟吾中土人最慎痘症兒子種痘抱持密室中不敢風者四十餘日不敢葷食者亦四十餘日其發痘有年歲方向平治虧損胥以其類若天遣使者下行察人口者然其危者常與死敗為隣兒子之父母一聞痘發莫不惕惕戒慎於此之時得一良醫事之如父師而恭之如神明矣西甌張君士輿少遊庠序已而善病遂通于醫

詳及痘疹凡士與所精病門最多未暇著書而所為痘疹百問歌先就士與游於見羅李先生之門南來講學以醫為游學資而卒不受人資來泉且一歲告予歸以其所著問示予予讀其書若岐伯之對黄帝淳于意之奏孝文詳哉其言辨哉其解也雖然予比在山中種蒔花木見諸花木一歲之間潤條含苗者可三月孕葩蓄蘤者可三月吐花者可三月結實者可三月蓋包藏發露無一月之停而後得佳實焉而今人父母種子當其

胎息之時絶不別寢異牀淫慾之火内蒸清滋之氣外泄及其邪毒流注疽氣盛發然後旁皇求救以為愛其兒不亦後哉人多犯此者而少年尤甚予因士與之請序其書也并書以告世人語曰不治已病治未病此予之論也秦越人非能生死人也知人生死而已矣則士與哉

存古齋印章序　張采

圖書二義元遠今人適合以稱印章意謂傳石為圖作

字為書爾然傳石先作字作字先識字識字不審而以求工末矣余少失字學即今文未能通習况乎六書里中先輩趙凡夫研解說文著長箋行世草隸居當世第一為其移家入山不獲從遊郡中推文氏八分書謂有源流昔年問于起美氏指授格勢辨說連日歸復忽忽荒廢若印章則吾婁有間公子好是當時名手畢集惟吾老友歸文休為最云能對客酧應袖中摹勘既新安汪詒叔來文體亟稱曰好有購索者輙謝不如詒叔比

實文休避能自隱一時遂翕然趨詰叔然詰叔必飢窘乃事事稍有餘糧酒資即白眼距人因舉呼汪癡其子後亦克繼呼小癡今歿十餘年而汪氏圖書遂貴虞山則王開度也莊樂皆以文人旁及用尊於時廼楊子子常宅相顧慥爾孳孳耑嗜殫厥心力其言曰古法蕩然形體意義莫或峻求將欲挽此舛偽還諸至是頹其室曰存古慥爾勉丼哉吾無以進子爾舅氏園亭有古鳳基榜非凡夫手筆乎婆娑其下不啻虎跳天門龍卧鳳

闕矣二十年前有贈余漢章者小小銅質規圓不下三分中一采字每度紙諦視蒼然有光吾師張二水先生妙解精蘊戊辰就余取覽流連永歎如過索碑語今古人開一圖書必齋戒致卜用巳生平月日配合而成其言定有所據果爾嚴慎技惡得不絕且惡得不傳又聞此道兼筆法刀法不法不良其文不蔚慥爾師吾家漢章當知中有笔法師舅氏家古鳳基榜當知中有刀法苟邀乃心進乎技矣夫技非至性不精汪癡尚以偏至

見長况慥爾循循孝養君子者流於擅斯長也何有

明文海卷三百十九

壽槐莊杜翁六十序 王宗沐

嘉靖戊申某為刑部郎迎老父就養同曹豐城杜晴江蒲州王學甫餘姚翁成吾北江寧邢雉山内翰錢塘馬松里柱史皆親其親諸翁也是時天下無事郎曹頗娱意翰墨以德業相砥礪俸入雖薄其薪米得斥其餘為

老親治具往往相招為樂諸翁中惟杜翁與老父頗尚壯而杜翁故諸生通博古今奪座雄談琅琅然年少學士也某罷省就第閉關垂簾老父每出頤夜歸下馬喜色酒氣微舒眉宇開霽某跪膝前問諸僕則曰從公之所來闌刪就寢日未出聞扣門聲則又走人相邀矣諸翁在老不自仕無復驚風駭浪之慮而冠帶享封乘時太平頤欣遊嬉盡餘年為娛益雖某輩人子之私而天下之故可覩而知也已酉秋老父南歸明年某移官走

廣西是年冬杜君以執法失天子意謫尉滇南諸翁分散而諳達亦泊城下京師驚震因之連歲饑饉物價騰貴即留者無復向時之樂而景色情態已不可復得矣甲寅官廣東杜君復來同僚各詢乃翁安好無恙然以道遠皆不復能就迎丙辰某移官江西適杜君之鄉乃得拜杜翁執通家子弟禮見翁伉壯精爽視昔不減葢不惟老父獨以家難增益病不能如翁之壯而向所謂相砥礪者杜君益百折不磨精明奮勵將有立於世而

某已瞠乎其後者是可慚也今天下多甲兵江西號為
平靜豐城土厚水甘以其暇攜子弄孫得盡其笑傲山
林之趣翁壽固宜也明年丁巳二月某日翁六十設帨
辰也而杜君以書來索言夫杜君與老父分散幾十年
而某適備員於茲又屬以文學守職非某則誰宜言故
略道其聚散以致其慶幸之私浙固山海僻鄉然天台
赤城號稱洞天飛昇引年者之所經遊也杜君不鄙倘
宦其地而翁更就祿以偕則老父雖病執杖屨以從翁

有日矣

劉封君夫婦雙壽序 王錫爵

古者舉士於鄉鄉之所名博聞孝友有行誼者即垂綸負薪栖伏深阻已隱然負大臣宰相之望天子至為之畫象而裹輪奉纁幣而迎之惟恐不及而薦紳士大夫一或養衰後車入里門吏且執刀筆隨其後史且書之以為譏益鄉評之重如此後世分出處為兩途士不必借居鄉行誼以進進則一切課殿最詮名實者萃於其

官其官能即鄉之所謂不肖排而去之者幾人其官不能即鄉之所謂賢察而用之者幾人於是乎吏議重而鄉評輕吏所謂潔潔自好之士其居鄉不藉氣勢營脂田美宅者幾人故曰鳳有時梟蘭有時蕕此言士節之易爲染也雖然葢亦有性仁義出處一節者矣乃不幸無賢父兄以經紀其門戶而日夜教訓其三族之人於是乎依聲者諱蹤影者鶩干澤者誇士大夫力不能盡及其闇然受其名而不得辭葢不俟自解禍來所貽

於鄉里往往而是家大人又數爲不佞言然後歎士大
夫仕而遇合之難未若處鄉里而遇賢父兄之難也今
司封劉大夫以試吏最入佐太宰尊顯矣乃吾獨多其
處功名之際若固有之其砥節嗜修稱於鄉尤著而大
夫遜弗居也曰此本之父母教云大夫有言曰某先生
母李宜人今並貴加封年且並七十里中無與衡視者
然先生有隱操雖貴猶然布衣蔬食恂恂儒生也仗義
立然諾不苟一介取予率先三族無寸楮尺券以煩有

司碩獨侍李宜人執管鍵躬織作以佐先生事姑養嫂賑施鄉里費益不倦所聞於臨川人如此夫今之鄉評雖無當於吏議而吏亦頗擇一二以下上其考若夫號為封官其身寵奉厚足以介然極其意之所欲為文法吏事之所不及有能自引獲重語於鄉則不惟其子弟遇之之難雖造物者亦且固護而愛惜之每陰閱世間高臺曲池作興作廢清歌妙舞作熱作寒而後知彬彬德素之士賴以覺悟人蒙剖整邦族非淺淺也在漢部

使者行郡訪有耆艾篤行之士如申公轅生並得徵詣公車而天子間臨幸學宮修袒割饋酳之禮今此典行不行不可知即不行而鄉評之公固自有提衡於明明赫赫中者觀劉先生夫婦之並壽即其左驗已葢不佞亦有父母且聞大夫亦亟稱家大人之齒於鄉也夫聲同則應氣同則求物固有相感者則不佞業有言矣

明文海卷三百二十

壽茅鹿門先生九十序　孫鑛

鹿門先生今年九十矣猶日矻矻讀書不少倦先生姓茅氏吳興人今之以文雄海内者也先文恪公最好文雖捎長於先生而絕敬慕先生時乞先生文與鑛兄弟讀之或他處見先生文亦必使人急錄之惟恐失嘗記鑛十許歳時讀先生所著碑記書序數十篇其論或宏或細莫不曲協於大道之矩而筆力之雄勁辭之蔚而贍恬然平出而有捕虬豹之勢則又時哲之所共遜焉

者矣先生初力追子長字比而向柳之累黍不合則病唐以後直棄去比後十餘年子長道大行人非天漢以前不談信耳者至不知有班氏而先生顧返轅於韓蘇之軌貴意而尚骨黜雕斲去藻繪若故矯時然者然實非矯也其文以逸勝若縱奔踶之駿而和鸞不失常自謂此逸氣自司馬公後千餘年而有歐陽子又後四百餘年而有茅子蓋猶以生剖少昌黎矣先生初入官文最有名海内士無不求識鹿門先生所在人趨之視其

言為輕重比先生退息林野而二三君子後起操旗鼓名士投石超距者皆從風而靡型秦范漢鎔五金出之雋於咀嚼於含猶先生嚮時志也榮名所歆其道漸腑領而髓受即不習辭者或致牘於公黨亦皆莊嶽語吳趍謳新都吟矣然先生名不衰每一篇出入未嘗不爭欲得之傳以覽誦雖彼公入室之雋亦未敢以偏辭輕瑕疵也諸君子皆少於先生乃前皆已厭人間而先生獨修然鶴峙耄耋益健著作日日以新嗣是而出者猶

不可預記也孰爲先登孰爲後勁若謂後起者藉則有年當大收於先生矣大都搞辭家有二軌法古者嗤今人獨造者誚優孟遮相非撫已時然歐曾何嘗不枕藉經子史漢而今之號不作天漢以後語者又未始不屐首而撰序記也鑛則謂其相非者迹耳漢儒之黨同門至乃并左公羊呰之夫豈果讐先賢哉既立壘不得不操戈相向如范大夫伍相國其用計相捭闔誓不並立然至夫私居而黙念又莫不心相羨服也吶吶之子各

習其親不能味道於真見異說者輒曰鉅子之論不如是若以當挈瓶之智期不失伍可耳責以當一面難矣太函氏作弇州序亦既分晝江歷下為兩家若已出離立之間作鼎足以三而通來輕俊之流又謹避三家語如烏喙恥彼雷同鋭欲以單騎衝壘也然文自有真譬之水然至於海則已百川奚擇先生嘗以樂諭文謂如琴瑟管籥其音不同而皆中於律然則先生益究文之真矣先生非徒善文實備有文武材奈於世鮮遇合凡

三起三踣竟止於臬副歸里時年甫踰四十耳然丹徒有異政而府江以鵰勦為大征即捻於兵者詫焉竟深入有功陽朔以寧世人嘆先生者或云使鹿門公不遭貶斥必不致力於文以見奇嗟乎此吏部之贊柳州云爾葢亦不得已而為此論也鏁嘗讀先生所述勦島夷本末其竭力戰堅守事堪畫而秘謀深計則以微文志之讀竟而意徹然葢寃得龍門之神髓矣人謂先生與跡謀故能詳核若此向使先生而樹偉勲於時以經綸

之餘爲纂組則煜煜然華國之章豈不更宏麗絶等倫哉何假夫阨窮力邪或又謂先生用文自累此庶幾近之雖然天既不朽先生以文今又以遐年娱之仕雖多齟齬然觀物情之幻化猶之風雨霞嵐無不與文相發者自昔文人之年未有越先生然則先生所享渥矣鑛曩者多居京師不得歸浙從先生遊意常切切晚乃識先生仲子薦卿於解褐閒先生嘗以詩箑見餉時奉之寄想焉然先生猶不以工詩自命益專者在文矣先生

少受業於敝邑錢後峰先生嘗居姚歲餘今茲初度錢氏諸君命鑛以祝辭往奏缶音於夔庭蓄縮者浹旬焉

嚴樂山先生八十壽序　婁堅

壬寅歲二月二十日為嚴二丈八十生辰龔方伯汝修以虞部公之執也屆期登堂獻壽而屬為之序予方在疚辭未暇為於是先君之友尚有適吾宣翁及先生二人者存焉其後每相見必曰吾衰且憊矣子可無為我一言乎既諾而逡巡不果葢有三年始克為之則宣翁

亦已厭世獨先生在而已始虞部公年少氣鋭常於里第之傍曰四門小學者聚其徒數人與讀書其中皆自負以為功名可立取公既不幸早世而數君子者亦荏苒以老無一人獲酬其志獨幸以長年見方伯君聮取科第累官至方面大臣及罷歸尚以故人子來見先生不敢當賔主之禮葢先生與先君子未嘗不接之而喜既别去而慨然以歎息也先生老而食貧遣其壯子孫力耕田間而獨居城中每以其身分婢僕之勞然常蕭

然有自得之色歲時親友社會必為祭酒飲僅濡脣而
食噉不減於壯盛時尤與先君子暱甚先君之抱疾以
歲丁酉自是屨不出戶外而故人來者必扶杖迎之與
終日園棊不厭至於先生非風雨為阻殆無一日不相
過也予每侍側聽其相與議論不為高奇刻核之言而
皆如布帛菽粟之切於用私以為自今以往將無復有
斯人者矣雖斯言也尚可得而屢聞乎先生生於嘉靖
癸未當肅皇帝勵精之始公卿大臣謇謇諤諤其出處

進退去今未百年一何其遼絶也至於民間之習俗富者靡靡日競於奢縱黠者斷斷胥鶩於鬭諍幾不知有貴賤等威矣而世之君子方且務揚其波若以為是固然者長此將安窮邪蓋予之所獲聞於先生者如此自先君與宣翁相繼沒老成益凋謝獨先生為碩果至今神恬氣和步履如常其為百世人無疑也比邑之東偏有百歲薛翁彼田野耕農之嘗役其心於當世於世俗一切可喜可愕之感亦不以關其思慮壽固宜也若先

生豈非所謂天錫難老者乎且吾聞薛翁自食飲而外即晝日亦多卧如是者累年矣益又無先生識遊博弈之歡焉由今而逆計其期頤之年所得不更多乎顧未知又十年而後其於世道盛衰之感當復何如也

朱濟之兄六十壽序　婁堅

友人朱君濟之以今年秋七月廿四日為六十生辰君之交道廣自其父行至子壻所與遊處見即歡然忘年忘形終日飲酒談笑無倦容於是假翁樂山偕其酒社

之友凡若干人過子屬爲文以贈之夫以予之衰嬾廢
學而長年者顧欲得一言以壽君謂能悉其生平也且
意君優游詩酒亦欲得潦倒疎狂之言以爲樂耳君少
嘗有志於當世見世無知者遂厭薄不屑中年以後一
意以醉吟爲娛客至即留與飲不問中廚之有無也有
蔬閒設相與終日對弈剝啄之聲不絕於手嘲謔之言
亦不絕於口已而呼盧浮白君既自喜能飲酒而客亦
好與之較酒酣輒奮髯抵掌多所識評與之善者輒正

言止之君亦笑以為愛我無忤也或以謾辭欺君遂以以語客有笑其妄者終不言出自某某也其涉獵强記有過人之資每於酒閒稱述稗官小史往復曲折如目所睹客為解頤焉閒居好為五七言近體詩嘗一賦郊居多至百篇每嘆邑在海濵無湖山之觀吾中有不適焉往往即所想像而賦之詞或夸誕而近誣世當有知我於言外者耳益予所得君於三十年閒者如此予於君頗獨自有感也君之先公以布衣之俠事有良田廣

宅之奉以遺於君其識賢士大夫於未遇時能使其人終身不忘抑亦可謂傑然者矣而幾不免其身君杜門高詠彌終之以酒絶不問家人生産雖時以口舌觸忤間者亦終能寛之不為隙也以較於先公所享不已豈且安乎嘗試君追數省事以來耳目所覩記中間盛衰之變所不必言若其頽然自放不為繩墨所束者有幾獨坐而吟羣居而醉來不迎去不送如是以終其年者有幾厚於施人而不責其報豈於待客而不留其贏如

是者有幾亦可以樂而忘其老矣君每歲至仲夏即散髮不出戶客至以袒裸接之至仲秋乃復衣冠今正其科頭箕踞時也予將艤小舟袒而就君與竟日飲酒賦詩因書此以進於君不知視世俗之頌禱何如也

張元長六十壽序　婁堅

夫士汲汲於當世負其有可以自見也其不幸終不為人所知未有不憤然嫉俗與世濶疎也當其少而受經終日矻矻學為文章以待時及已老不過非獨厭所常

習儷偶之文雖聖人之道經亦遂棄置不關於心者多矣若此人者其鄙淺固不足道然亦何至反沾沾焉自喜其一藝為哉嘗怪友人張元長少而博涉於書無所不窺宜其於世俗有不合矣顧雖見擯於有司而更為少年所推重色未嘗愠文乃益奇夫今之時文率三年而一變其始不必果有合也而驟掩前人之規其後不必果有戾也而已來後生之誚剟吾元長盲於目則策策都捐順於耳則行年俱化此屢變者何由肖其步趨

而闇與之合何用悲其才力而數與之競哉且人之有喙獨不可以清言雅謔極羣居之樂乎而我實苦心獨不可以黙存觀妙怡然處之神乎若曰此少而習之誠不忍棄焉則古人之言語與日月長新不已賢於爝火之一爝乎如君胸次宜薄詞賦不為頑難割於童稚之小技乎予乃為解之此殆元長之所挾以傲世而不忘一謦慣慣者歟君蓋曰向吾欲有自見也有司者之程度未能詭而與之相遇也今吾直以為寄也少年人之

矜尚猶能變而與之相逐也世有達觀者或因是以得
予曰斯文也老而不衰能者無難知者良不易而耳食
者或轉以是詬予曰夫夫也其何能合既以自誤將復
誤人為夫此兩言者吾皆笑而頷之此吾所以為窮居
之適也信心而索之銜口而吐之其聞於人洽洽然未
必不如絲竹之和鳴也有會於心欣欣然未必不如靡
帶之兩適也夫世俗之患在以人為重輕人不知而慍
苟知之而汰已甚矣不勝憤焉而甘與世相遊亦不勝

肆焉而輕以入適我矣誠知夫鄙淺者之足嗤則夫沾沾自喜者以為果有樂乎此可也而曷足怪乎予與元長齊年而後兩月生君之生日以夏六月邑之與君善者屬為之辭以壽焉予方辭諸君之頌禱未暇以為不知夫沈李浮瓜之會親知滿前所以佐君之歡笑亦有以予言進者乎予兩人皆不遇以老故吾之言云爾若其相與於無相與相為於無相為者要自有莫逆於心而非文辭之所悉也

唐賓甫六十壽序　婁堅

嘉靖中邑之賢而有文名聞四方者唐道虔先生其尤也然卒困諸生晚而得郡文學以歿先生之撫其弟益父師兼之既而隱於醫嗣其世業者道述先生也文學公與先大父同時為沈氏姑姪婿先君之少也以姊故往從公受經與道述交相厚善賓甫道述之肖子也又學於先君余故得暱焉道述先生風度凝遠望而知為有道者每出為人治療歸即登樓檢方書究極所疑暇

則誦古詩文攬觀法書名畫以自娛樓之西堂之東有
木斐然舍後竹深水涼夏月數與知交數公避暑其中
門無雜賓若年少而獲與接者予與亡友張君仲慧而
已實甫再以文試有司不售先生即令棄去仍學為醫
且授之家乘未幾君果以察脈處方積歲入之贏别買
地葬其親有二弟一醫且耕一耕且讀皆去之郊外以
城居諉之兄君即又兩慰其意人以是稱君之才且服
先生之前識也向令君終為儒生不得第十九而餒耳

其克有是乎君之子孟博既補諸生有子甫成人令又繼之適屆君六十生辰於是親朋之賀且祝者雜遝其門予雖衰劣自有識以來幾五十年獲交其四代固不可無一言也竊常以君自方少而受書如攙與漁惜此居諸勤苦三餘徒費耘鋤不成落畬此相似一矣終為逋客當世無貴匪孤奚白匪彪奚嚇雖慙巨擘無醜尺宅此相似二矣君早自弛吾猶濡軌雜薪與芷夫何慍喜求粟得秕闕

明文海卷三百二十一

德化令錢一菴先生壽序　唐時升

曩者人謂一菴先生爲廣文則三歳安焉及爲德化令不三月而去之以爲非人情予謂人之燕居念遊行之歡則于于而出思偃仰之安則蕩蕩而歸要之適其志而已達人於出處亦然然世不訾彼而議此者皆見一官之重者也聞者謂予知言今又十年先生於世味益澹意日益怡貌日益腴傾其家有憂貧之嗟則又有議

先生者曰昔陶元亮不能束帶一見鄉里小兒及其貧而乞食則詞旨悽惋躊躇叩門所謂一慙之不忍而終身慙乎先生之貧雖不至是然生長千金之家曽受百里之命而摭拾自給亦不善自為謀矣嗟夫監門之埶可以加人廝養之祿可以卒歲不待明者而後知也而養志之士至于桎梏千乘秕糠萬鍾者唯其不能隱忍一時以心為形役耳豈計終身哉且人之憂與生俱生豈獨貧邪予遊京師每見軒冕之徒小可以加大少可

以悔老三思而行時猶觸諱九慮而動尚或求疵方其
蒙識受謗忿然内不能平固願與巖棲谷隠者徜徉終
歲而不可得也然則富貴固有危機奈何憂貧乎今先
生嘯歌一室之内圍棊琤琤投壺鏘鏘尊中之旨豪飲
者得而共之槖中之餘窮之者得而有之必欲起甲乙
之第廣南東之畝則謂之貧可也若夫琴書自娱壺觴
相對送窮冬之餘寒迎熙春之微和使元亮而在長飢
所驅閒居寡歡必且恵然而來欣然命酌與先生同盡

當年之樂奈何言貧哉夫元亮不自悔於無食之時而人乃為長者慮於有酒之日亦可笑矣今茲先生壽七十沈君廷和輩方上公車亟求予文以為賀予交先生父子間習知其家有無故不以祝不以頌獨解憂貧之意夫先生忘寵辱齊貴賤于于而出蕩蕩而歸為日久矣而予陳去官之事再三不已先生得無笑予曰是亦見一官之重者也則予亦無以自解

殷瞻松九十壽序 唐时升

余六七歲常以夜課誦於我叔父之旁公時來共晤語焚香瀹茗出古圖書珍玩相示往往至夜分未嘗及世俗事余幼未有見聞竊意世之人士過從之歡盡如此也後十年乃與余仲兄有婚姻之好余是以與其諸子游而知先生之奇意高遠彷彿古人人間榮辱得喪邈然不以置意與世之苟且營營以從事於錙銖之間者不可同日語矣已而為縣楚中不以簿書米鹽為功勤常求禮賢士於巖穴之間而表章先賢之祠置穀以廪

諸生歲減邑中漕糧六百石民至今思之及歸里之日囊橐罄懸無以為娛老之資意泊如也今公年九十而飲食不衰志意精明然則忘機抱朴超然于埃壒之外固合延年益壽之道乎哉且以數十年內耳目所記者論之則今之所得亦已多矣公之先人富甲吳中父老皆言殷氏四千里至燕京不用齎糧處處皆有別業公既無意於治生日割月削幾無存者然而邑之豪宗大室累經徭役或以生產事構訟破家相望甚者沒身囹

國之中而公乃左圖右書仰巖俯川以及期頤之年益悠然有以為樂方卒業南雍時祭酒歐陽先生選士四人為六館之長公名在第一而欲人羅龍文亦在選中是時分宜當國龍文出入其門其暱噓枯吹生大為姦利數求交於公且欲見公於分宜公辭以炎炎之門義不當往人皆笑以為迂遠非人情後分宜敗龍文伏重法其子亡命走四方蹤跡所宗嘗與往來者多被拷掠而公能絕之於蚤獨不及焉夫世之言害生者曰神太

用則竭形太用則敝然而人間利害倚伏之形相尋也
雖有智者常汲溺焉其禍豈止於呼吸之違節寢興之
失宜哉盖所謂豹養其內虎食其外者固不少矣公不
以貨而損神不以利而趨害是能全其天年皆恬澹無
營之效也漢文有言春秋高閱天下之義理多矣余是
以不敢道述古昔唯以所見於公者推言之

壽承德郎邱儼峰先生八十序　唐時升

邱氏居嘉定之西南是為邑之瘠土其人多壽其子孫

往往多賢者今儆峯先生于兄弟中有最良之譽通敏周慎當少年時若老成人後從政四方其識鑒足以審民俗之利弊其闓機足以應時務之緩急其深沈悃愊足以造一方之福其長慮却顧足以圖百年之規所至皆有功效上察其廉下蒙其惠會河南大灾大吏賙賑不時陰以先生自解乃遷外籓遂拂衣以歸浮湛閭巷以素儒之業教其家以先進之風化其里我先君門下士多矣至於今惟先生如長庚在天余歲中常一再見

之輒舉先君之遺言逸事相告及自論其全身處世之道皆有遠思可反覆也語曰黄髮無愆先生之言余實書紳焉萬歷初有妄男子出入宫者家竊其冠服闌入宫門爲閽人所覺被法而外間訛傳失實先生能言其鄉里姓名與事之本末近歲南彝數叛先生言百蠻所信者不在文臣自沐氏失政蠻中得官文書笑而屏之不復如曩時奉朝廷威德矣壬辰癸巳之間河南荒政聞於輦轂以爲富鄭公復見其法河津不得容饑民流

徙境外下令所在郡縣收養之而實無廬舍飲食以處
民民欲遠去臨河又不得渡過客徒見督趣救荒之令
沿塞道途則以為撫字焦勞故僞聲溢於京師而野殣
多於他處昔南北朝有趙溢者年數百歲言秦苻堅事
以證史氏之謬後世誦之先生所志者不可勝述然是
數者皆當代大端也而羣言淆亂後何所取證焉今先
生康彊無恙壯夫倘假以遐年豈非一代正史之所取
衷哉戊申七月之十日先生八十之初度也凡與先生

子若孫遊者皆捧觴爲壽而介爲之祝詞云

徐君錫八十壽序　唐時升

余童子時與里中同學爲制舉之業雖未通曉世事然必私察其人之志行而後與之相厚善及其趣舍異路修短不齊今所存者不能數人俯仰數十年始終歡好略無纖芥遇憂愁無聊之事耿耿於中雖朝夕晤言者終不以是告語獨於此數人則其言之其相啟誨如嚴師其相恤護如保姆卒之肝膽如一人余護落於世而

耳目所及四方之士文章智略可以馳騁當世者不少矣私察其志行闇然有長者忠厚之風如斯人之徒亦不可多見也余表兄君錫年最長長者忠厚之聲亦最著聞人之善雖其所不識諄諄道之唯恐不聞於人聞人之不善雖已彰著無可疑者輒憮然以為未必如此聞世路清平賢者在位若有私慶聞更政易令將有隱憂則戚額不寧若身獨被其禍與人居諧噱雜出傾倒四坐及居家則秩然事有常度殘編短牘歷歲月可覆

按也生產甚薄親知過從酒食卒具盡人之歡余家郊外每入城至其家不知為客役使其僮僕不知為借雖他人亦然有寡姊依君以居君夫婦晨昏共養慈愛之意溢於言外女弟之夫以事費君之槖槖家用是困未嘗幾微見於詞色余嘗以他語中微及於此君大以是咎余謂吾母聞之是傷其心也丁卯之歲君之夫婦俱八十故生人之所難得者然方丈在前元黄于篚以為燕喜之會非君事也敘述疇昔以見平生立身行己之

大畧今後來者知所以為忠厚長者非一朝之故矣余少君三歲相望不二里各以貧故不能數具雞黍如往時過從之歡數日不見輒相就如閔叔之過周子樵蘇不爨清談而已然相送必穿長林竆迴塘不得已而得别間遇尊酒則諧謔驩然伺一語之誤一觴之失次相嘲笑以為樂人謂公等皤皤黃髮所至人以為典刑乃狡獪如童兒時邪不知吾輩自傾肺腑中實無以異於為兒時安得不云爾乎若夫拘牽於形迹之間撫掌非

真有懽戚頌非真有戚强為莊色正言以相對豈吾徒事哉季夏之晦為君生日諸故人當以斗酒相就君為祭酒素好為令章或監或史必令得職無有錯迕以取嘲笑先以告之

張文恒六十壽序 唐時升

余觀人之與善人居也如條風之徐徐如湛露之濡濡絪緼浹洽不鳴條不破塊而相生相養以遂其性命之情益如長之日益而不知誰為之者此君子所以有取

於仁里也余家北城之内與張君文恒對家相向各有一廛殆五十餘年少者以壯壯者以老懽愉悽惻之事無不相關其男子長幼爲輩如兄弟然而其婦女未甞相見東家刈薪則西家不憂炊西家收穀則東家不出糴出入相扶持僮僕相假借事如一家獨異姓耳余家湫隘君有池榭清曠余每擕筆札偃息其中經歷寒暑若自有之春英秋華一樽譚笑暑月納涼兩家子弟中宵露坐各語所懷及所見聞以爲大快去冬余室燬於

火寄居侯給事園中百花繽紛禽鳥相和以文恒不得時至爲悵而文恒池上新綠斐然漣漪瀲灩余亦寤寐見之而不得憩息其間如往時也五月之朔文恒六十之生日余家子弟及與其父子游者謂余宜有言以述數十年相與居之意文恒慈和而不侮人易直而不傷物與人游見其有得若已得之見其有失若已失之言出而無怨惡事出而無齟齬於疎者不求親而人自歸之於親者必不至於疎而其人宜遠者亦終無相比之

迹余是以中心好之非但以居止相近也初君與余各有憂生之嗟君之産日益以薄殆無卒歲之計而余又遭此變且移家之後無復昔時有無相通之便春之日夏之夜過頹垣破壁之前蓋戚戚不自得也所幸視聽未衰筋力猶能登高岡眺遠墅殆造物者留以為太平時不遇人君稱壽之日麥秋方至旦暮食新宜共為一日之樂相與採園蔬沽市釀追數昔年憂樂得失之迹皆如夢中不足把玩而余長於君十八年雖皆影老而

居常委順無羨於世之赫赫者亦足以一笑也余既以此壽君且告鄉鄰之長者使其親睦之意皆如吾兩家豈獨人受其福而風俗之醇厚實有關於世道者也

壽侍御邢子愿先生序　張燮

葢自世廟壽考作人詞壇蔚起最著者無如濟南李觀察琅邪王司寇今雖互有短長未有能掎其壘而奪之席者穆廟初年邢子愿先生起濟北與濟南武相踵駸駸欲度驊騮前迨乎持斧按覓集琅邪弇園舉杯相屬

似有平分麟角之勢不獨豸冠崔嵬云是先生當兩公時已隱然繼起之敵國非若世之屬鞬而乞其剩矢殘戈以恢耀銅盤後者也自先生之棄太僕歸卧泖水上葢二十有五載而先生年甫六十餘矣朱顏方新黑頭未改也中朝之搢紳大夫及騷人韻士以至輿童走卒無不知世間有邢先生者每使者按齊報命闕下輙疏先生名以請先生夷然不屑曰吾豈以萬卷易南面百城哉先生之為文驅策百氏而不名一家念咀衆長而

不離自法盎骨體在漢秦以上人而時出以六代溢目嶶嶶辦為幾千年間物又出其慧手以工臨池遊雲鶩龍便欲踞逸少父子位因名所居曰來禽館故夫海内以乞言及問字至者肩相摩于戶先生不必不盡應而亦不時應每片紙出便如木難火齊焉先生胸中洞然善容而條理不紊客千里來歸無論尺長寸藝輒置辛舍去亦各厭所欲不令有彈魚之歌苟方中美範傾盎見珍先生賞德標奇琊刀可投白鷺羽扇可贈也若彼

中大史慕先生名箋緡雜遝先生以如意帖之而已居恒嘆濟南如元禮性峻峻故少通琅邪如仲弓道廣廣故難周先生之善處其龍門真足邁駕前籙矣夫朝華夕萎乍榮乍落即紛芳嚼蘂能幾何時惟日月經天受火者注其全暉受小者亦分其末照光采常鮮貞明不息先生得之而成其天年者也燮嘗詣先生於元霜絳雪之居魁梧豐偉望而知爲福人嗣而接其起止嚬笑溫然也嗣而接其文蒼然也又嗣而接其阿季及諸郎

謁然也沙水人為余言歲之不恒東齋之間就公索食者日數千計公悉捐炊給之益士倚為豐玉而民倚為荒穀余猶及見一細人居先生小室偶失火室為燼當路令築室以償公一切寬之仍遣人諸縣周旋戒無加鞭扑益先生之修德於鄉皆此類此非文士所能其於得天又何疑焉徐往別歸時先生從容執余手語曰以吾子才廣陵吳興豈足道哉天隔南北無相忘燮謝唯唯今者歲華屢徙良晤未期冬〻仲念有六日為先生覽

撥之辰聊紀一言爰附青烏為先生舉觴夫文章於世
遞變矣而異同之間摛藻者以覲其才徵人者以定其
品當濟南琅邪時世尚摹古繼乃流為剽竊譬之人家
儒襲主翁唾語便豪視四鄰而先生孫神獨逸不復逗
人籬下其氣甚壯比至老或彫耗論者必排擊七子自
雄譬之三日新婦手未諳刀尺輒詈鄰家姑裂明光錦
了無裁製而先生紹述前徽期斯文之未喪絶不作詆
訶叟語其氣甚平以此處世必不負人以此立朝必不

負國是皆先生不朽之大者

明文海卷三百二十三

送懐上人西歸峨嵋引　沈懋孝

峨嵋之勝自昔而聞之蓋友人沔陽陳叔玉甞登此山言自山麓至巔八十餘里視大岳高三十里天下之山在域内者無與為伍乃知孔子時蜀道未通耳王逸少所稱碑版之傳伯仲崑崙者殆是也萬歷庚戌余將有

使命于分藩屬徐宗伯乞益府庶幾過成都而遊陟焉其後竟得衡藩于是登泰岱之極高處見飛雲出岫狀謁闕里歴鄒嶧上靈巖徘徊孔孟故里至青州觀海上蜃樓百變宿日觀峰下夜半覽空濛中日出熀熠狀斯游既巳奇矣終以不得一登峨嵋山天半之山為恨今且老矣此生無力致之時時向青蒲上作西游觀峨山在眼底倘得而神遊之同館陳元忠學士西蜀人曾西登此巳又為余言山氣高寒四時飛雪惟六月不雪常

有虎鹿輩以是月開山若有神人者役之然後寺僧下山取一歲衣糧往返不得越六月過此雪復封山矣故峨嵋上有千秋積雪無處不瑩澈渾作瓊瑤世界深巖細竇滴泉為雪乳狀似飴蜜清洌甘香世味所謂恨陸鴻漸者品評不到此祇作江東搵蛙耳此皆叔王所未言也同館李元甫宗伯皆蜀人又為余言峨山斗絶孤邁兵燹不及樹木千圍者在在有之大都是渾茫來物萬疊蒙茸不見白日即正午如夜未央煙氣茫茫黯在

浩海中行忽於翠微間遥瞻天際時有九色佛輪如中元華月狀其中空明如鏡四圍飛采半在天之西有緣之士焚旃頂禮仰視光中見千佛驂鸞駕象飛幡羽蓋而過之歷歷可指更一二時乃散佛之靈也如是此又元忠所未言也山人徐樵者自言常住峨山三歲又為余言曾一見佛光飲雪乳如二君言不虛其老衲道人隱客甚有之皆辟穀不食食天地正陽氣次者亦能收攝風雷煉養丹石不記歲華山中無菜果所食取山之

毛異種靈苗不烹可食人間安得有此故知仙人食五芝大有奇物豈世人之所得觀余笑謂徐山人好大言將非燕齊迂士所務如瓜之棗十石之桃碧琅之菜者乎山人何爲不住彼作了事漢余無使詣之矣今者妙峰懷上人亦蜀人年十二從師東游呉越間久頓思西歸將老於峨山衣履善先生題其冊余因書以付之節囊他日期我乎青羊之肆上人今年六十三余亦六十三今而後望帝之月可東爰居之風可西倘時寄數行

及我長相憶焉佛言諸天非一天仙言世外别有天儒言天在山之中三言者小大懸矣亦以次進及之上人其作住山之天耶抑相迎游乎諸天之外也

明文海卷三百二十四

題佛牙圖說後　黄榦

制府新城王公入吾蜀得佛禮牙者五歎未曾有乃刻為圖系以妙語大都稱引貫花以一相表嘖相欲使散

心凡夫從齒相現深入清淨三昧自非願力堅厚孰能
隨機潤物若是之宏哉世傳金剛石及發骨皆可偽為
佛牙傳奕以來多作此見然石頑骨纖即堅是業縱使
巧為刻畫安得一如經所云齊平密利然且明淨瑩徹
如金如貝如玻瓈者乎或言佛亦人耳人齒不過象犀
何有重大如許借云佛必有異等佛亦宜等齒寧當又
有大小耶是未聞鹿盧剎數遞為增減之驗也堯距今
未四千年其時人長寧十尺以上故號丈夫至仲尼才

九尺三寸所至便以為長人然五尺六尺猶謂童孫今
人長者僅古童若矣歷家布算數往則遞增推来則遞
減鹿盧刹數豈不知經所云諸佛度人每出感利就感
利中如秋日漸短齒骨大小安得概齊耶或又言舍利
者可信無舍利者否此言似是其實不然謂之信舍利
可目未可謂之信佛也凡稱佛設利不日設利佛如言
孔子琴不言琴孔子既是佛牙即牙舍利矣豈必更以
舍利證佛牙哉或又疑佛齒即人齒耳人齒縱美安得

相好乃爾夫有覺之倫疇不願美然美少惡多曾不自由業力之為也寶女經云佛于諸衆生心平等故得四十齒相和合諍訟故得齒密相珍寶施故得齒相身口意淨故得牙白相凡理自然終無誑語眛者將疑齒有何知而能感業嘗試自觀汝齒感酸則齼感甘則齜感寒則齄感熱則齸酸甘寒熱知之者誰而其應効乃在無知之齒何疑白黑之業不現于生佛諸相哉或者嘗思齒唯職嗑嗑外無預能嗑所嗑皆汝心起由汝妄嗑自

累汝齒得不淨報報匪外来皆由自作若疑佛齒非佛亦應言汝齒非汝矣然此妄業皆屬客塵非我本有如物客齒立謀别去以非本有不去不安云何淨體宿此客塵而甘自安之為且此客塵隨起即滅如齒必毀唯觀焦者無能觀相亦無起滅唯一清淨情與無情皆自覺體爾我願瞻圖人王公言祛昧劣想作勝淨觀咸此自覺法門以一齒相好攝八萬四千光明以一光明徹八萬四千毛孔運平等心入無淨三昧門無住佛施盡

身口意根商平淨密光明猛利若淨琉璃敢保爾齒才如此諸佛何㠯故佛祖非齒即齒佛祖以無祖祖成非齒齒無取此相者昔釋迦大涅槃有二大魔隨帝釋入取佛牙諸大弟子唯迦葉見之嗚呼知取供養猶不離魔此取細極故罕能見必見之乃為離諸取淨由是言之斯圖斯說利益良不可思議哉知幼老人間之大笑曰法身無相圖于何有居士幸展禮朋巳何事指龜毛為王公蛇足居士一笑而止

跋樂洲上人除散花疏後　何白

予曩從居士家與觀追薦法筵顧其壇宇靚潔旛花莊嚴主禮惟虔僧儀惟肅油然生信心生歡喜心生皈依心及至内夜燃藥師燈緇流溺于邪習環繞燈下謂之散花交相嘲詭哄然一堂把教瀆尊莫斯為甚則嚮者莊嚴虔肅之容盡為戲渝信心歡喜心皈依心立成退轉竊謂是輩不獨令其先靈沒般若而又令已入泥犂如箭吁可畏哉已乃詔主人設諭而告之曰令有人焉

適值父母疾病阽危百方救療不可得忽遇流水長者子施以靈藥病可立救也其人將進之父母又令左右雜以鴆羽烏頭而飲之遂令父母號咷牀蓐而死彼不獨毒其父母而復惱巳及左右人寘于大戮亦人情乎今之法會始以莊肅冀得宏資冥福繼以瀆慢反令增長罪諐何以異此時予自恨道力微劣不能為之懺悔於罪又自恨德薄言輕不能家曉戸說令其永改邪習歸於正途徃来於心十稔也不圖樂洲上人乃有此疏

上人戒律精嚴瑜珈龍象深慇此舉溺而不返乃為疏文以告修齋善信及在事法侶敬遵明教永改前非剏散花運想自有成語具在科儀何乃安於俗樂自貽黑業邪嗟乎西方聖人悲愍末法衆生嬈於魔事輒以顯化力託之尊宙密傳心印摧伏邪見歸於正見茲則上人其人也唯願大衆讀此慓然汗下永永遵行斷魔種子續佛慧命聞者見者同證菩提豈非斯道之大幸也耶

開元寺志序　何喬遠

語曰周之士也貴秦之士也賤其信然歟由晉及唐釋子名緇尊重士大夫間而藐朱門為蓬戶比豪貴于鷓鳥馬適逸彥稍異戒律章破招呼則稱為破格故有捨宅為寺投身而名弟子者矣彼其人皆鏡象教之宗深虛無之旨且遺外其身尚何有可羨戀之物其取重於士大夫宜也佛教之衰世人不知其精而所以事之者但少于捨宅施田以為倭名見謂遵世尊割肉施眼之遺德而心直以為福利而已夫佛氏之教其精在性與

心而粗者乃在於施捨然其粗者恒易以感動人而精者固不可得而至也予謂世尊憂憫衆生其拳拳覺悟誨誓之心與吾夫子並世之人有能守其慈悲忍辱而不離者是亦夫子所與矣彼其去冠裳離人倫此自西方之徼豈在一一模擬譬如夫子之時冠章甫而衣逢掖吾儕之學孔子者則但視其章甫逢掖而不一講于仁義之道也乎佛教之衰世人所以尊佛者既但少于施捨以為佞其徒亦利其物之可羨戀屑越叢蠹其中

甚至椎屠作姦酣窂醴而私婦豎豪有力者從旁憤曰是不足任此齮齕而奪之矣甚則廬佛之居燬佛之像夫其不足以任緇衲也此自緇衲之罪于佛何與有如吾輩不講于仁義之學盜跖其心穿窬其心則亦可以壞夫子之宮乎聖人與佛之教其勉人為善之心一也聖人之言文而遠之則士君子之所繹佛氏之法歆而畏之則愚夫愚婦之所慕政不必托于排闢異端之義名竦然而師之也吾州之西有開元寺蓋唐時長者黄

守恭捨園而爲之初守恭晝夢一僧乞宮其處諗應曰
待蓮花生樹端乃可耳僧喜稱謝忽見千手千眼菩薩
騰空而上數日園中桑樹遂生蓮花香色具足守恭靈
佛之力因出其地建大悲閣以居僧徒入宋以来高坐
踵出皆與士大夫矜重頡頏何其盛也寺有二大塔累
石參參髙十丈許欄楯輪磴鏤寶雕相莊嚴罕儷州人
捨田施宅從古有之近世僧徒乖離其宗風入其田之
賦至髡而里胥于縣門習諸讖咒爲人薦禮飽其酒肉

凡諸所有遂為豪有力所自攝見貴人則旁立搶地以為常度佛氏忍辱之教然乎于是垣為行道壇有茂草僧徒之不任而并以及佛之宫比歲防海火攻之藥軍匠擣磨其中石火之不時或延祝融梵誦結制之地雜于馬隊屠門邑人憲副肖源黄君守恭公裔孫也目其樊壞告觀察乾銘楊公徙諸匠于它所而郡太守蘿陽程公想蔵刹之遺標偉浮屠之桀竪舉酒賦詩割俸以主興修之政黄君復協資鳩工共成盛舉僧有正派者

持戒通文異于他僧召而主之州人覩其宅繕堅潔如實始興其知佛力之未衰生其瞻仰而弘宣聲闢將待桑門上首之徒焉正派德三君子之惠輯茲寺興廢之始末而序之夫佛道廢久矣固賴士大夫振之以其餘力然必士大夫操持孔子之道而後可以責佛之徒不廢其教若楊程二公與黃君其人也

崔剛神筶詩序

宋懋澄

金山江天閣為五聖行宮其左有像為喙執利器侍立

而容猛者乃崔剛也相傳崔為神姓生宋世係蜀人或曰清溪人持符沂江溺水遂屬五聖有叩如響應歲終焚祀以百數當孝廟時江天閻壞崔常三見夢於魏國閣始告成或稱催江或稱崔綱以義測之崔剛為當其笘詩粘柱間剝不堪讀索副本於道人辭以不能書余慮道人老去而柱紙剝落遂以筆札口受之道人間為藻繪而付諸梓竊謂崔剛溺而為神意生前必有正氣可塞天地故雖存為下吏而没猶能自振於人間其稗靈

官殆感靈官收之為知己乎否則抱關意也豈若世人之淺見薄識倚富貴為城社特筆札為戈矛多上人而驕國士者比耶度其陰功未躋大神雖尊之以侯王之號且有所恥而不受矣顧土人既崇信之而使之侍立儔伍之中朝夕更衣簪花灑醴神必跼蹐不安愚以為故像聽其侍立而更建廟貌以祠之則一歲之緋可以鳩工若曰五顯之靈崔特掌記則緋衣豈宜獨加之崔哉計崔必恥于受也惟其受衣而宣靈吾知非倚靈官

而靈者矣且靈官實五行之神與日月並行與四時錯
序倫符五常道備五德散于物則為五氣之精厥神赫赫
矣而剛獨司其明以詔人之緩急蓋有砥柱之思焉決
決乎殆要馮夷而招海若者乎奚第五行之功臣也尼
宣曰抑亦先賢者是賢乎神之覺先於事可謂賢矣賢
而祠焉夫豈曰淫吾願與茲土之賢者圖之也尤願賢
者之志茲山嵒之也倘亦國家崇明祀之意乎

敘秋朗詩　宋 堪 澄

儒者力排釋至詆之異端然韓昌黎力販佛氏而晚年復竄入於禪則釋乃儒之逋逃藪耶非也昌黎始遊于方内期尊主庇民與臯夔比肩至所如不合而始遊于方外如醫王用迅利之藥使人腑臟俱通又如山行失路虎嘯猩啼方愁日暮忽遇煙竈焉得不喜然則釋乃儒之疏劑燕寢也秋朗本名家子少通儒術以屢試不遇遂從沙門所為歌行酷似李青蓮其五言律多宗輞川他體亦不讓皎然迥異當今釋子蓋當今釋子俱從

釋竊儒而朗公獨從儒皈釋其于字義虛實古今境情皆素諳之如曾到長安能談天衢事夫詩有别才非關學也然不學不足以盡詩之變三百篇豈皆學士大夫語乎至雅頌而田畯紅女之技窮矣故無一事于筆底皎然欲析骨肉還之父母可謂無事學矣試問皎然之骨肉從何来乎又試問皎然之父母從何来乎而不反觀之乎性情之理猶父母也文章之陸離猶骨肉也舍而父母去而骨肉則且不留一字又何地容汝析乎此

余有取于朗公得學力居多也雖然昌黎之詩文也以洩其不平為世道也今朗公披緇削髪視世道之責猶豕羊之摩樹痛痒無闗矣而猶沾沾自喜為詩度其意不至淩青蓮摩詰不止不幾為學所使乎自慈脳中不留一事不落綺言析骨析肉使父母無恩于生死云何

霜輪上人詩序　宮擴辰

嘗讀宏秀集見唐僧詩句即見其人性地任拈一物全體現前其才之大小可勿論也後世禪和子朝日墮文

字甲裏間有出句相質莫不眼中著釘此其故何哉非以彼言詩不言禪故兩得之而此說禪又說詩故兩失之耶前人有云諸機忘盡未忘詩似向詩中有所依豈非前人不作殊觀故坦腹長吟放馬肆志翻来覆去倒横直竪亦不在中亦不在外有如此耶今則不然但舉數語不必舉似名字即察識和尚活計不知須截斷舌根令無古人作語始有透處耳余一日過梅川古白雲菴見吳氏兄弟所奉僧霜輪者不村不俗不雅望之若

槁木攬之如死灰私察有異借遊吳幼眉揚子為與主人吳便可各執筆趣題上人漠漠若不關念余徘徊眺望乃出六言四句一个山僧絶頂三間茅屋無羣醒眼高懸明鏡閒心付與白雲於是上人意動出所著詩一帙丐序然後知上人之能詩也讀之鑿句無端用物無相即有雲松泉石月夕風晨古寺荒村芒鞵破衲牛溲瓦礫從上人齒頰過皆若挾靈氣以出置齊己靈徹之林幾莫可辨矣吾嘗謂自詩亡楚固詩之祖也而唐僧

之以詩著者亦倡自皎然詩傳世者七十首今上人繼響僅得如干以壽於世要如剥玉然層層剥入則其所存者少矣序畢辭去上人復留戀請遭遇差快其各分一字上人拈杜句賦得雲在意俱遲即是向可類上人之所為詩鐵頭和尚宮撫辰撰

白骨會序 徐芳

日東南之罹于災也蓋莫甚我邗焉前是庚辰冬淮北飢予遂選人隊赴京師走燕齊間數千里流殍相屬白

骨撐拄于道與霜雪相亂人之僨者皙者豐贍而肥腹者不敢晝出出即交目射操匕首滌砧釜相伺其他病羸老稚走千步之外輒不復商旅結隊而行并日而宿連井屬室而營間一望炊煙以為異迨春益甚城中之死無主而委棄者司城徙而出之郭城七門門日十百計溝壑俱溢支體狼籍行旅為絕跡天子憫焉于是出金錢內帑募所在之人斂瘞之名曰施孤或以為拾骨所訛云予時日心刺焉而私念天之於我東南良厚也

易歲歸而熙攘者歌舞者華裾而珍饌者戶相比則益以異焉而或高輿焉大馬焉連阡而廣陌虎搏而鶚攫以為未足也則又私慮曰危哉甚矣其倖矣而不監乎天其果私我耶今不幸以信也鄉之耆老為予言百年來水災之甚最丁亥而又獨久積兩月不見星日田廬漂沒殆遍蛟蜃鱗介之族望屋而食町之先斗米至二百錢則閧而掠今積再倍未已也而荒生札札復倍荒又加兵焉且以肝之大士民之衆三百年生聚蕃息之

久城中生齒不下數十萬附城而居者千萬戶而今皆狐兎之封蒿棘之藪也此何歸哉歸于白骨而已矣嗚呼甚哉夫向西北之為灾也飢焉耳無兵與水益之也今若此予得僅以目辛巳者目之乎辛巳之變其時之白骨有天子以為歸矣今之白骨安歸耶章山謚光生人名衲也與盱之賢者若而人倡為白骨會將以斂其遺而掩之予聞而賛曰仁矣謚光斯舉乎已而嘆曰悲哉骨也兵耶荒耶水若疾耶吾不能知也其所以至于

是者士乎工乎農若商乎壯若稚而旅若處乎其生某
地某名某氏彼又不能言也而藏斯焉是三百年生聚
蕃息之遺也已又廓然念之曰白骨也人也人辨之矣
吾不見其辨也夫吾以爲白骨者昔之人而人者後之
白骨也昔之災由于兵荒水旱疾疫矣而使兵荒水旱
疾疫之所不及也將無死乎以白骨憐白骨類也而又
奚吝焉且夫人之所以貴乎功名富貴貨賄田宅者爲
其身有之而身娱之也令而知身之終不我有也而所

娛者復奚溺乎且夫與焉不百年所佰不十世安富危
基而尊榮者怨藪也而鷙焉虎焉搏焉攫焉戈矛焉毒
之氣充于庭至身為白骨使人追惜之也亦晚矣以白
骨暴白骨吾未見其為智也謚光然其言以為有求于
時也遂記之

四十八願期場序 徐芳

幼時汎覽佛書至彌陁經所云四十八大願者疑于荒
唐冥渺詳来而畧往于世不必有濟而所願者皆萬萬

不易成就之事稍長游四方觀所至大邑通都與夫山川名勝之地釋氏之居汎滿羅絡其徒齒耕舌織以千百計上自尊德耆宿下及聾盲跛蹇飢凍罪疾煢獨無聊之輩莫不川滙藪納所養生齒幾當天下戶口之十一二然後嘆佛氏之願力甚宏而濟于世為最大也近代來乃更有不聾而頹不瞽而眩不跛蹇而顛躓上之未必有尊德耆宿之志與質而下之比于飢凍罪疾煢獨無聊之流徑若不侔而用乃尤甚者則釋氏更擴其

守以涵覆之而是輩者乃羣然来歸向之跰跑驕蹇者皆俛然知浮榮之無所終依而幸其頂踵之有以自托而佛數千年前所以入中國之意始灼然大明于天下然獨怪當日經之所言佛所䕶念于来世者纎碎廣侈莫不周至獨此一大因緣最關係者寘而不列豈塵刼之變佛之知慮亦有所不能盡抑知之而不忍言使未来者自歸之而自喻之耶不然以是之故取經之四十八大願盖而九焉奚不可也上人覺湛一大因緣中人

也感是經之力弘而濟大欲與四方同志之士重宣禮之使知佛之所以隨機成就者無詳来略往之疑而其說之近于荒唐冥渺者亦將有所據而不流于誕則佛之道得是尊矣而學佛者知所信矣上人先得予心之同然也嗚呼佛入中國數千年至今日而其意始明佛之意明而中國之人具勢駸駸乎不得不盡入于佛則安知未来世後四方國土不皆化而爲佛世界如經所云者耶即奈何荒唐而冥渺之也

劍津草序　徐芳

往印角入閩有閩遊草入粵有粵遊草若燕若吳若楚若越無不游即無不草也近復浪跡來劍津予遇之郡西山寺中一室累几書卷委積壁間酬和句啣尾相屬也予意逆此必有一劍津草躑躅笥中矣未幾而是草果成特示予予未及繙讀睨是題輒噱然笑也雖然今日之劍津非猶昔之燕楚吳越也而併非昔之劍津昔之吳越燕楚詩易也今日難即昔之劍津詩易也今又

難且猶是游也猶是劍津也予遇焉得之目或觭之心也得之心或軹之手也印角遇焉于所取恣取之所欲與則又恣與之印角真不可測哉或謂今之劍津即何難詩也九嶺雙溪詩之地谿萍長鋏詩之人離黍秀麥詩之情緑水青山詩之境如是則昔之劍津可以詩亦可以不詩今之劍津無亦有詩不敢不詩又不忍者乎夫不敢詩抑又不忍不詩者此真詩意也他日移而之吳之楚之燕之越印角之游不可知知其不忍不詩者

無徃弗過也是意予知之予不能取之夫印角取之則亦何異予取之也印角起家華胄年少翩翩為佳公子稍壯即登詞拈為文人已復劇意于書為墨士已更溢其餘于畫輒復造妙為畫師已更溢其餘于禪為禪客而吾耑目之詩人夫文若禪若畫若墨而不通乎詩吾不謂之真文真禪真畫與墨也能詩而數家之意不備者即其詩得謂之詩哉印角真不可測也予同里言之疑為訣出以問世必有能辨之者

募脩義塚火化引

李世芳

枯髏緑冷千日之醉不醒抔土黄閒百年之陶未化萍逢東郭偶泛泛以相依霞照北卬卧纍纍而誰起蓬蒿滿眼匆問賢愚燐燧渾身豈區新故所憐瓦垣半把兆窮蝴蝶蜀辭風雨之飄揺若非火地雙歸啼斷鷓鴣孰剪春秋之黷淡爰張敞壙普受諸曹譬燕雀相賀無非大厦之成如魚鼈無知亦以深淵為樂爾曩昔異姓弟晜好歹燈謎猜殘似長枕大衾之交息到底一家骨肉

彼此鏡臺打碎何同室共穴之堪嫌人寧論南北東西
縱遣五丁今去難開殊路事且忘升沉得失試探七政
古来嶠脫定盤致莫高於飲酒賦詩却歎生司空避其
伴侶韶固狂於解酲載鍤還笑老劉伶貫爾隄防雖做
茶毘之規絕勝京觀之築從茲明月拜孤無復戴骷髏
而度相庶幾深苔走蟻不必爭脛臂以營宮悟萬塵之
皆空或早覓千齡桃核信一絲之不掛漫緩尋五色蓮
花何處前身與後身腐刼未殘若個是本來面目至於

一物一切物治爐齊出我輩皆同體肝腸

明文海卷三百二十五

張太母顧氏七十壽詩序　婁堅

春秋時列國之君及卿大夫歲時相會同聘問未嘗不賦詩以見志而當時有識者往往以一言逆定其禍福殆無一爽者然未嘗自為之詞也要皆出于太史所陳以觀民風者而已至於閨房之內迹尤易湮若劉向所

敘列女殆多不能詳而亦必稱詩以著其褒貶後之君子考驗行事而徘徊唫諷以想像數百年之遺恍若親見也東漢以後文日以靡蓋皆有餘于詞而典則不能逮矣至唐宋作者始力追大雅雖其詞或難或易其指或顯或微要之非深造其域不能識其所以振起衰敝之意也若夫閭巷之小夫老婦非真有卓然可稱不經見于詞人之筆而近世多苟徇所好雖亦炳然鏗然按之實枵然也蓋吾吳獻壽之文其尤矣間有好古之士

自編其文特置頌禱于卷末若曰此古人之所無有也聊以應俗而已以故其文獨爾雅可誦苟不能然寧爲詩其勿爲文此予向之所持論也太倉曹亢宗過余而言曰當歲甲申時夏之先人與外舅張弱冠同爲諸生始相識而先生亦以是歲廩於學宮自後遂爲累世通家今外舅早歿而顧太夫人壽七十尚康彊無恙將往祝焉敢請賦詩以侑觴且爲之引以見吾儕之好古而不同於俗蓋如此也因憶予方壯辱昭服先生邀同

硯席遂獲交其三世又及見亢宗少能誦長能為文詞今三世之交皆已為陳迹亢宗年且壯而予蓋頽然以老矣然不可得而辭也

明文海卷三百二十六

壽大姊五十序　袁中道

予同母兄弟四人其一為姊姊兄伯脩而弟中郎及予少以失母故最相憐愛記母氏即世伯脩差長姊及予

等皆幼時居長安里舍龔氏舅攜姊入城鞠養予已四歲餘入牏家莊蒙學窓隙中見舅抱姊馬上從孫岡来風飄飄吹練袖過館前呼中郎與予別姊于馬上泣謂予兩人曰我去弟好讀書兩人皆拭淚畏蒙師不敢哭已去中郎復攜予走至後山松林中望人馬之塵自蕭岡滅然後歸半日不能出聲後伯修偕曹嫂入縣讀書姊與中郎予皆依兄嫂育于庶祖母詹姑每寒夜姑燔枯呼四人坐伯修喜談說古今事姊喜聽惟恐語止自

煑茶餉之伯修復說鬼神奇怪事緣飾之以相恐嚇姊與余皆膽薄燈火明滅風吹紙窓真如有物至大駭啼而走伯修拊掌大笑為樂如此以為常以故姊于經史百家及稗官小說少時多所記憶曾與中郎及予至廳堂聽一瞽者唱一四時採茶歌皆小說碎事可數百句姊入耳即記其全予等各半姊性端重匿影藏身一一遵女戒獨好文强記夙悟大人每見而歎曰惜哉不為男子及長歸于毛氏姊夫毛太初少失怙廢儒課農桑

治生姊少長外家親見外大父龔公為連帥方伯諸舅起家孝廉制科貴顯赫奕外母及姈子輩戴珠珮玉服羽翟金翠陸離中表兄弟多文士蘭雪其姿珠璣為唾霧而已顧為田家婦縞綦操作頗能以命自安無天壤王郎之憾事姑孝待妯娌和馭下寬而有法中外稱其賢每鬻者過門度外所與直少詘或從後扉益之太初喜置田畔之田贏其直以購不足則取給簪裙無難色後園課臧獲種松數千株昔時童阜皆為綠雲嬌姹居

家茹蔬飲水至儉而客至則酒肉相屬皆醉飽去故數十年無纖芥鬬訟事太初創家出對客則胡盧大笑入室則焦家計兩眉蹙合可作髻而姊以達生之理曲解之時為破顔一笑自伯修中郎論學與他人言多不肖惟姊有深解中郎欲棄家究入道勸太初買妾代司管鑰而太初惜錢不肯鬻妾又畏多生兒女為身累及連生丈夫子三人長皆督之學冀其收朱藍之益為請明師厚其供億而私益其贄故諸子學儒皆成以次入鄉

校可望科第伯修中郎相繼取青紫出則入行相望于道歸則迎之室中晤言深冀晚歲聚首之樂而先後不禄姊與予痛念骨肉各抱病一年幾隕至去歲始相賀更生夫以姊之德性智慧才略使為男子其取功名及文章事業何遽出兩兄下而竟泯泯閨閣實可歎然以人世福緣論之姊固有偏饒者伯修無子子予子而姊有三男矣中郎有子未見其冠婚及入校而姊見幼男冠婚入校矣伯修中郎皆不及見孫而姊長孫今十餘

歲矣其尤有不忍言者五十人世常耳伯修得年僅四十一中郎四十三皆不及望五而姊今已屆期後來尚未有涯則姊不可謂非厚福也夫世為女子者恨不為貴人妻然吾觀貴人一登科第即謀置妾棄故憐新强者仇弱者怨追隨宦轍老尚跋涉亦復何快今姊夫婦相莊無間言諸子于于色養歲時伏臘兒女團圞取酒脯見鯉為歡笑姊固聞道者亦欣然享田園之樂况諸子皆可進取富貴且逼人何憂門戸弟近有志棲隱欲

以未了之志付兒曹竟之歲以一棹過之字湖走刀環泊肉步河覲姊于碧水蒼山之中共話無生而修香光之業天乎其或以慳于兩兄者而盡以畀我兩人未可知也言至此向之淚宿于睫而欲出者又不覺隱隱作歌笑聲矣姊聞之其爲我歡然而進一匕耶

黎母張孺人七十有一序 李熊

黎子振三少失怙矣丁卯年不遠數百里稟母命而從余遊余已知太孺人不凡母也久之與振三商論古來

忠義大節急難拯窮與夫奇策大略雪恥除兇之事則赫然色動徘徊俯仰欲有所試而無由其所為文貶損當世稜露可愕蓋自謂一時之豪也方是時世態落落數奇旣久矣振三以文章氣誼相激助自念兩人家世寒微高曾以來僅發憤讀書無幾揚名顯親以明志士之不域于俗即如此而振三已不逮事父矣及天啓丙丁之年天下多難兩人又念一朝脫屣登籍為天子効犬馬之勞而賦性剛褊不能墨心土色媕婀隨世即忤

權律而膏斧鑕貽父母之戚有餘每念未嘗熟寐也葢兩人之倥偬如此及余以郡試過振三而泣之則又沖遜静嘉恂恂如孺子向所云棱露倥偬不復有存以至童稚僕從輙温肅中禮益又知太孺人教子與家人之備也久之内外為余言太孺人毋家早衰落始婦時其孝謹旁及妯娌每旦起治饍斂輯步履勿使蹀躞有聲曰奈何令富人子竊驚不帖席也其恭慎如此及姑嬰疾孺人輙爇香于掌涕泗祝天而姑竟享上壽葢國

中以太孺人能延姑生也當是時孺人即已寡則日抱二孤頓首泣血于諸族氏之門乞祖墓旁一抔土要君子之靈也至今二三十年間蓋嘗慼歎廢飲食云方太孺人教二孤時蓋岌岌乎中葉而長君懋經生有吏材躓于儒輒以貲早仕而教振三則為結賢豪長者擁萬卷如百城間一說劍譚兵出入俠少方外之流孺人顧不為禁詬意若期以濶遠不屑屑事婦女檢押方蓋太孺人之高行曠識又如此當天啓戊辰間山寇擾汀傍

邑殺將卒過當振三以策干當事不用退以義結鄉豪
欲膺城當一面通國之人皆笑振三狂生顧太孺人弗
以為狂也今上庚午神京多事天子特詔勤王振三慷
慨欲得一當予度時勢不可則以書尼之曰予與振三
困諸生有年矣發憤為雄其宜也顧當世文網大明欲
如布衣片言取卿相不能矣且太孺人今年七十而余
父母亦各五十向者丙丁之年兩人所熟念弗寐者以
此令苟且而圖吾君可乎無何振三與余皆不第而振

三力足承歡太孺人賢且達即不以世榮加喜顧世態
循省鍾釜閴然逡巡輒復傭經取直而性獻劇語詮書
不二板焦火沸唇津舌膠轕意稍不愜拂袂猝猝以去
自度無以售門士之意往往一月數月而罷而世法課
師如傭賈受直工賈不當即以為罷儒也又少時誤有
慕脩家大人過有所期多市金石古文慫其漁獵動以
往昔豪傑相甄故長有傲僻不能與巷小兒同聲氣及
已淪落失時益廢檢押使酒擲金發抒無聊世俗不知

妄玷吾父母以失教之名令世態負罪天地吾于振三乎有媿也假令世態有天幸事吾父母再五十年而振三事太孺人亦再三十年此數十年間庶幾如時昔所云揚名顯親以見志士果不域于時而振三有兄余亦有弟可以出而圖吾君無貽父母之戚也此願不酬即未盡太孺人所以教振三之意而余乃負世俗之詬所謂以古豪傑相期者安在乎是以再祝太孺人三十年而祝吾親亦再五十年庶幾觀吾與振三之有成可也

明文海卷三百三十四

滴露軒藏書記　沈懋孝

始余年十二游于外大父漸齋給諫趙先生之家塾因得于念菴羅先生東郭鄒先生納拜問道焉年二十五侍養家居者五七年時時從龍溪王先生游一意聖人之學後登朝與楚侗漸菴見臺敬菴魯源洪陽定宇諸君子游往來論學祖堯舜宗孔子此余之日用飲食没身而已之道也俟諸後聖不復疑矣其朱陸陳王門戶

小有不同各相發明以宏斯道唯其有異同乃始有學
問思辨得益乎名師畏友之間反身而誠則何不同之
有余以為宜論不宜爭殊塗同歸心所自得付之不辨
可焉年二十九館師大洲趙先生以為可教與之深言
當世諸大擘畫進以古賢達保大定傾之大畧乃始留
心經濟遭人而問雖覽典制諸書得博觀金匱事然時
宜不同世界中事常數十年一小變百年一大變往得
之四方士大夫當事之說為詳食芹負暄但有此心追

惟世軸甚矣吾衰也往時諸老如虞坡二華峪崃三司馬嘗辱其知與進以深言時一論思此諸公亦稱高軌矣獨不得一當王伯安先生耳三代上則禹周伊吕三代下則管寅吾諸葛孔明乃武乃文真霸王之器孟軻氏辯王伯比于冬夏春秋此達觀識治之論猶之乎狶苓葍陽與硝石葷並登藥籠顧方畧拯治何如耳人也之稱砥柱天壞豈渺小乎哉年四十九以事掛冠親老不得禄養乃始坐軒中晨夕披誦窮古作者之志夫文

豈徒辭之謂也明古聖人之道則親契合符究心經時之共則經常實際要以高文巨筆乃能出吾之情與千古英賢合席高議如見其曲折得其要領乃可傳信天下後世此古作者所以貴文章也其于班固劉向以下諸撰自謂亦或猶人乃若左丘明莊周屈原司馬遷此數公者余心慕之畏之恐終不及矣今年六十七始束書不觀彌覺要渺軒中但置竹皮几素琴小鼎青蒲團如此而已泝之羲皇未立文字之前天地渾濛未判之

始五生未知有天日之時收拾一生行囊為青牛西度事故總平生書目櫝而緘之乃為之記忘其身之將老也不知年數之不足也自兹剩餘歲月聽令乎玄宰吾不知也不問也癸夘三月三日記

明文海卷三百三十六

歇菴記 陶望齡

酣中閣之前隟地從丈許繚垣為門之東西各覆土壇

馬謀以蒔花草久之始得木芍藥數本列植之溉之失節復槁遂為空壇矣閣下左偏一室曰歇庵奉親之暇退輒憩息故稱庵曰歇也噫嘻士君子所驚于世而不可止者豈非以其志與力哉若余之羸憊迂愚即有志甚強而才與力交絷之每自惟不足于物無益世用以為嗟悼然蹇蹄頹息弱翰念棲栖息之後仰視駿馳鵬徙覆以為勞矣盖人情窮則反本夫安知所謂不足者之非予幸也無聾聵盲之苦無飢寒之慮食息視聽無不

如人而文過焉而營營不知止非惑也與菴中二榻一几蕉團一儒釋書數卷讀書宴坐視其勤懶寢處于于然甚樂也嗟乎向使予不幸力豐而氣盛材贍而智長亦且追逐其嗜好竭蹷奔走于物役之不暇何暇去而從事于寂寥枯淡之道哉雖然有營一也安知余今所從事非惑之尤乎去彼之營營以適此之營營然且以為有是非焉得失焉惑不滋厚也與事固有倒行逆施而後獲者故勤之所以不息也作之所以不止也若予

真所謂惰者使予于斯道勤之不息作之不止其必有靡然而止息者矣名菴所以志也

兎柴記　董其昌

宋人有云士大夫必有退步然後出處之際綽如此涉世語亦淵識語也讀白香山池上篇其所謂十畝之宅五畝之園有水一池有竹千竿有書有酒有歌有絃賓為衣冠巢許之助温公之獨樂卒成謝傅之同憂有以哉今觀濟美張黄門公兎柴記其疏泉斵石經始戊戌

去解褐纔七年耳已抗枕漱之思及掖垣領衆正稱耆宿雖業在匡時而尋盟之猿鶴手植之松桂未嘗一日釋于懷及是以請急歸而喜可知也嗟乎輦下貴人嬰情好爵騾鐸馬通之外別無活計即回首家山不乏平泉金谷亦僅付園丁莞鑰作者游者賓主誰分求其如白傅之飲一杯吟一篇于池上者少矣況能左伊川右康節著書談道燠山川之色而隱起華裔之望如溫國者哉是在兎柴主人矣余林居二紀不能買山乞湖幸

有草堂輞川諸粉本著置几案日夕游于枕烟廷滌煩

磯竹里館茱萸沜中葢公之園可畫而余家之畫可園

大忘人世之家具畧相埒矣獨世方急公而余能使世

兼忘我是為異耳

明文海卷三百三十八

瘝鶴軒記　王好問

隆慶已巳七月余偕寅大夫郜君以公退出經時雍里

偶見一鳥延頸伏地其鳴甚哀若有所訴于人者引焉視之則病鶴也胷之前肉剔去者如掌流血淋漓一翼折骨巉巉以出余為之惻然顧郜君曰凡物之有害于人者人從而殺之非過也其畜于人者人從而食之非過也鶴之為物林棲而水次固非畜于人而害于物者也今乃罹患如此律以人理殆無罪而遭害者乎使左右購得育之省署以金藥傅之閱月餘而瘡漸愈骨之折仍舊也乃延瘍醫曰郝氏者以飲藥續之凡數劑而

骨之折者漸相屬又數月而毛羽之生者茸茸然又數月而神氣漸爽能振翼為飛舞狀則荏苒幾二年矣第既斷之骨雖以藥續終脆弱非故態也若余一念之不忍則庶幾盡矣嗟乎仁人愛物皆吾心之良也物之罹患吾得而救之矣以人而較之非其輕且緩者乎余自為御史歷棘垣皆法吏也姦宄能盡誅乎冤抑能盡伸乎刑獄能盡清乎有一于此即為曠官而天下之不得其平者實余之過也負主疚心于此甚矣顧區區于一

物而加志焉失緩急之序昧輕重之宜吾過矣夫古人有所為則紀之皆情見乎詞者也吾于此舉為自慚而昔之一念亦惇乎不可已者因此軒為吾所徜徉而昔常療鶴于是也遂書以名之將以紀吾過云

登書樓記王好問

今上宅位之五年為隆慶辛未好問以僕正受命南來為太常卿太常古秩宗秉寅清典禋祀不以簿書躧數侵有司用是得究心典籍官舍之側舊有書樓題曰壯

懷前御裕春袁公作也樓止一楹雖規制不甚廣而牕軒四豁疏暢高潔抗鍾阜引江流俯石城揖魏闕氣象淩立而修竹茂木蒼翠鬱葱朝暉夕陰靡所不宜宦客得此誠足栖遲好問一日登斯樓顧公所以名額者感而思作而言曰予觀古今人無論賢不肖凡别帝京遠親舊未有不慨嘆離索茫然若失而羈懷旅思楚楚不自禁豈皆情之不可已哉由未識其大故不能已所累也若夫豪傑之士則不然感遇聚散雖不可齊然而剛大

激烈志不可奪進而用時退而自善進退有餘裕也遠而憂君近而憂民遠近無異情也故凡天下之物可喜可驚可畏可惡者萬變于前不可名狀而吾心之湛然者不淆吾氣之浩然者弗餒也豈不偉哉夫事有曠世而相感者心之同也況不肖與公先後登臺省及見其立朝大節不吐不茹殆毅然丈夫也自是雖遠近去就所遇不一而直大之節始終不渝揆之古人出處之義復何愧乎予薄劣嗣公高躅深恐不德為愧前哲故式

刑率循誠由中出偶因公之名斯樓而與其所見之大也遂書之以警云

明文海卷三百三十九

遠帆樓記　袁中道

邑中無培塿之山獨江水自天而下捲雪轟雷為天下雄觀予謂峰囿有飛來者今秦署之間開眼皆山安得峙一峯于此與江流相吞吐乎昔嘗遊光黄閒酷愛其

層峰疊嶂而其土人則又曰吾安得千里一曲之水而日觀之蓋物珍于罕得久矣然以大江之洋洋即山與水不相湊合亦有終日觀而不厭者予性嗜水不能兩日不遊江上嘗醉卧沙石間至夜猶不去萬歷壬辰有龍陽人以舟載樓而鬻者大人鬻而建之宅右而令余居焉登而望之則大江横亘其前浩浩乎汹汹乎昔所為煩步履而後得者一旦坐而致之几席凡江北之烟樹沙上之遊人了了可數其風帆之往來者出沒于青

槐緑柳之中或疾如馬奔或緩若雲停或千帆争出或孤蓬自振或滿揷雲霄或半移疎樹顔而樂之曰是可名為遠帆樓也逾月有一妓來與之登樓熟視樓而泣下因問樓所由來予答以鬻之龍陽人妓乃憮然曰噫嘻此妾夫君别駕劉公樓也公既家居愛聲色畜伎甚多妾其一也終日于樓上教歌舞絲竹代奏歡宴窮日夜公既死妾之香火兄弟皆散去而妾身亦流落為遊妓孰知樓亦遠移至此因指白板扉上所畫花卉數種

謂余曰此妾與女伴某竊公筆而戲為之者也以袖拂拭言與淚俱余乃調之曰汝獨不能學盼盼乎妓妝淚笑曰燕子樓被人買去盼盼將安居耶予因念此樓在劉公時為歌舞喧闐之所至余寂然惟破書敗紙堆列案間安有所謂青蛾皓齒者乎則此樓亦大流落獨妓耶然予又思樓中雖蕭條而樓外江景甚佳但得堤不崩陊帆之遠者不日以近使余得安然居之讀書之暇繼以眺望眺望不已繼以沉酣自醉自歌自舞亦未嘗

不適也而又何羨焉則謂樓之未始落莫也亦可樓凡三楹凡三月畢功而余姑記之以識歲月

白蘇齋記　袁中道

伯修賦性整潔所之必葺一室掃地焚香宴坐而所居之室必以白蘇名去年買一宅長安街上竹栢森踈香藤怪石大有幽意乃于抱甕亭後潔治静室室雖易而其名不改其尚友樂天子瞻之意固有不能一刻忘者詩云惟其有之是以似之予謂惟其似之是以好之也

夫不能似之而好之則其好之也為浮蓋予少而與伯修學𡵚中長而依于宦邸歷求其生平與兩公真有大同焉者吾觀樂天子瞻為人大約皆真實淳篤不立城府而伯修亦温良重厚胸中無半毫鱗甲是其心同也樂天典大郡所擕不過天齋石華亭鶴腰菱晚年買履道里宅至鬻駱馬子瞻雖處顛沛不輕受人絲毫無田可歸竟至流落而伯修賦性梗介泊然自守雖居官十餘年無異寒士終不以隻字干是其操同也若夫醉墨

淋漓于湖山閒情寄託于花月借聲歌以寫心取文酒以自適則樂天子瞻蕭然皆塵外人而伯修少有逸興愛念光景耽情水石塵鞅之暇招攜二三雋人或高齋聽雨或射堂看月城內外刹菴遠自西山以至上方小西天諸處鼓舞同侶遍往登臨是其趣同也樂天子瞻其文詞皆為一代宗匠而伯修少時操筆便有新意予遊天下多矣若詩律之脫而當文字之簡而有致亦未能有勝伯修者過此以往又焉可量是其才同也樂天

子瞻雖現宰官之身皆契無身之理而伯修參訪既久偷心久絶是其學同也其不同者兩公矯矯諫諍覺風節外見耳然是時樂天身為諫官子瞻起家制科皆有議論之責今伯修方侍春宫育養元良旦暮陶鑄天下養其身以大有所用豈其出位而言效制科人之習氣以為極則乎假使伯修為諫官其又肯默然耶是亦未嘗不同也昔子瞻亦自以為出處老少同于樂天蓋庶幾此翁晚年閒適之樂而老為逐人卒飄泊于蠻塢獠

洞之中竟不得與樂天同樂蓋有故矣樂天當朋黨甫
動時即奉身而退為散官為分司而子瞻自元祐以後
徘徊公卿間如食蔗然曾不為引決之計故宜未幾而
禍生也樂天懷知足之情子瞻多幹世之意然而禍福
之幾亦可畏矣今伯修官漸高禄漸厚然每見必屈指
謂余曰吾數年內歸矣嗟乎伯修近日所欲同而吾輩
亦必欲其同之者其尤在白乎其尤在白乎

硯北樓記　袁中道

萬歷庚戌夏中郎請告歸楚卜居沙頭得敝樓葺之名之曰硯北此何以故中郎曰昔通人段成式云杯宴之餘常居硯北夫人生閒適之趣未有過于身在硯北時親韋編者也我昔居柳浪六年日擁百城即夜分猶手一編神甚適貌日腴及入官途簿書鞅掌應酬紫棘南北間關形瘁心勞幾不能有此硯北之身今幸而歸矣中年以後血氣漸衰宜動少静多以自節嗇山水雖適跋跡亦苦此亦宗少文築室江陵息影卧遊時也然而

寂處一室又未能即效寒灰枯木之事勢不能無所寄以悅此生柳下之鍜叔夜所以寄也吾不堪勞𧿹蹷之逃元亮所以寄也吾無其量白鶴髙翔之調戴仲若所以寄也吾不解操若夫貯粉黛教歌舞以耗壯心而遣餘年往時猶有此習今殊厭之昔裴公美一生醉心祖道而晚年托鉢歌妓之院自云可以説法度人白樂天亦解乘理至頭白齒豁時攜羣粉狐往牛奇章宅中鬬歌有何好而自云天上人間無如此樂雖云遊雲幻霞

無所汙染然道人自有本色行徑湯能沃雪雪盛湯凝火能銷氷氷強火滅出水乖蓮花之質切泥損太阿之鋒以此為寄是以漏脯止飢雲白已渴也吾必不為然則吾之所寄體惟此數千卷書耳陶弘景謂人生解識不能周于天壤區區惟恣五欲實可愧恥挂冠神武遂居積金澗之松風閣孜孜披閱此吾師也往周旋龍湖老子見其老不廢書人或規之老子曰他日青蓮池上諸大士娓娓豎義我以固陋張口雲霧此幾許苦痛事

人以為詭吾實心佩其言今而後將聚萬卷于此樓作老蠹魚遊戲題跋興之所到時復揮灑數語以疏瀹性靈而悅此硯北之身而志畢矣吾計定矣此予命名意也弟其為我記之予曰諾遂退而次其語為記

居易堂記　趙南星

常可行為堂落成而名之曰居易過趙子告之曰敢請先生之言以置座右趙子曰嘉哉名乎蓋子思之言曰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徼倖此其生于末世習

見其時士大夫之行戚槩而為言者也夫君子之制行立言將以救風俗而輔運化也萬古一道誰非可居易者萬物一天誰非當俟命者唐虞三代之盛其君子明保其身行成名立而朝家自顯庸焉居不知其為易也亦不知所謂命也自世道漸衰據權秉斗者用其私意所升所抑所予所褫所榮所辱顛倒雜糅而下之人化之是非毀譽皆以為報恩滅怨之具于是天下之事漫無所憑悉舉而歸之于命小人者則以為天地萬物盗

也徒則得之孱則否狡則得之騃則否捷則得之鈍則否何命之有故恒存必得之意存必得之意則其所以求之必有非其道者如是而得之則自以為術巧而謀至而不知其命固宜得也彼小人之闉阨而轗軻者殊亦不少唐虞之四凶是也彼且如命何君子者奉古之制遵聖人矩率性之常修人之紀饑食而渴飲夙興而夜寐漠然無所求于天下然而未嘗無得也其命之亨也夫命宰于天天委于數非曰求則予之不求則靳之

也君子俟之而已俟之者非俟其得也以其居易而不求故謂之俟也居易者非擇其易而居之也是人之所常然以小人之行險而較之故謂之易也易險者蓋取喻于地形云君子者以安宅為宅而偃息其中小人則追飛鳥學懸猿入虎穴探龍淵惟利之求不顧軀命人之品君子為吉小人為凶吉人宜得凶人宜失仁義者性分也富貴者外物也得外物而失性分何得之有故君子有得而無失小人有失而無得況居易者不危而

行險者多禍此孰逸孰勞孰智孰愚類亦無難知者而何小人之多也人之為君子小人蓋亦有命焉富貴可倖致而小人之名不可倖而免也可行吾黨之君子也心存乎忠信而行依于德讓曾為天官屬有聲而權倖不容出之于外所至兢兢官守不以一字干貴游積次遷轉未嘗跬步先人嘗語余有欲用之于邊者邊吏多速化不敢為也余遂與可行約必無為邊吏此所謂居易以俟命非耶堂之名居易也可行身有之矣是時可

行來吾趙司臬事未幾而主計者用泰中楊直指之言
既秋一等可行遂歸此亦居易之效也余為之記復作
漳水之詩以貽之其詩曰
漳水之東有濁有清君子為堂即于清漳匪多于陰匪
多于陽且文且質亦畢亦昴肅肅僮僕夙興餐掃有客
來斯叙心談道昏姻來斯莫不和好飲之食之莫不醉
飽燕巢于梁羣雀來賓有鳩有鵲其鳴好音犬無妄吠
雞司其晨乃寢乃夢雲霧幕矣俄而霽矣白日灼矣雲

霧幕矣犖小之障白日灼矣君子其言

思黨亭記　趙南星

余邑恒山之小邑也僻在孔道之西風俗朴野人情坦率他邑井水多苦或鹹是邑獨甘其土宜樹客之來者遠而望之菁葱蔭映則知其高邑也余癸巳罷官年四十四即得偷閒前乎此趙酒色黒而味濁近来南和刁酒致佳而士大夫之有韵者其家醖往往不下刁酒余笑曰此天之所以為我也乃于東門之外為園曰芳茹

園為堂曰誕芝堂之東曰謙美蘐西曰邀美蘐蘐之西曰菊花亭堂之後曰菜花亭菜花亭之北最後為感恩樓其西亭以雨香城池之岸也裱之以石磴而下為軒于水之中柳之下曰聽蛙軒岸之北為觀音菴鑿池種蓮汲井灌之易涸也有容教之盍近井乎乃為亭于菜花亭之南井之東周之以蓮池亭南北為門東西為牕亭之後皆竹也四圍列墉皆忍冬藤也竹林中鑿石以為流觴曲水井有水車巽水而上每灌蔬則蓮先得

之流觴則由藤花之畦入于曲水而注于池蓮盛開時余練巾竹屐坐其中蓮花環向呈蕚送香清流隕墜鏗鍧有聲余手欲鼓也足欲舞也已而念平生之狂愚已丑以封事忤要人賴史太常諸君子力救之張考功力持之免癸巳又以内計得罪執政者向固以為有黨至是遂直以為結黨逐之而太常自以為黨引去于儀制高大行諸君皆以疏救眨此皆執政之所謂黨也安得聚首斯亭作黨人會耶乃歌曰東園之池有荷煌煌余

美來思為製衣裳東園之竹其葉蒨蒨余美來思以笑以抃東園之樹旆旆其葉余美來思于茲步屧東園之鳥唱和其音聊飲我酒以緩憂心于是名其亭思黨亭亭屬梁衆甫書之而揭諸君子之姓名于座右客有問于余曰洪範稱無偏無黨孔子言矜而不爭羣而不黨黨也者小人所以空人之國者也子何黨之思也余應之曰書以黨與偏並言孔子以黨與爭並言故以為不可耳孔子以前未聞以黨空人之國者自東漢乃有之三

代之季無黨之名其國亦空若以黨為諱則孔子言吾黨之小子而人倫之中有父黨母黨妻黨之親以致于鄉黨皆可廢耶夫天下之人不過欲富貴耳而不知為善之無妨于富貴也皆以私意持富貴故與君子異趣各相為也各相左也相為相左必有其事此其主張在當國者固以為黨而藉口實于人以佐攻驅除或告之曰彼某事相為也彼某事相左也徐而覈之果相為也果相左也于是君子皆植黨而害人者也蔓延波及不

盡逐之不已夫凡為人臣所共事者一君也猶人子所共事者一父也苟有益于國家孰不可喜苟無害于國家孰不可容何至鷹瞵虎視搏攫之為快哉此其于君父何如也吾不能易其心而徒喋喋然置辨曰我非黨也將以為國家也雖脣乾舌敝何益且彼皆明知之而第以為不利于已耳人之情樂軒冕而厭韋布習知黨之不利也咸欲跳而求脫遂使驂靳乖離膠漆解散甚至丙戈內向以示丹青之信然則天下雖大人羣雖衆

其為黨者無幾也如之何勿思哉亭成于萬歷丁未四月夢白主人記

許秘書園記　陳繼儒

士大夫志在五岳非絆于婚嫁則窘于勝具勝情于是葺園城市以代卧游然通人排闥酒人罵坐喧笑啜詈莫可誰何門不得堅扃主人翁不得高枕卧欲舍而避之寂寞之濱莫若鄉居為甚適吾友秘書許玄祐所居為唐人陸龜蒙甪里其地多農舍漁村而饒于水水又

最勝太公常選地百畝蒐裹其前而後則樊瀦水種魚玄祐請甃石圍之太公笑曰土狹則水寬相去幾何久之手植栁皆婀娜縱横竹箭秀擢茭牙蒲戟與清霜白露相采采大有秋思玄祐乃始築梅花墅竇墅而西華石為島峯巒巖岫攢立水中過杞菊齋盤磴上躋暎閣君家許玉斧遒小字映也磴液分道水唇露數石骨如沉如浮如續如斷躡足蹇渡深不及踝淺可漸裳而浣香洞門見焉崯岈岝崿竅暗疏明水風射人有霜雹虬

龍潛伏之氣時飄花板冉冉從石隙流出衣裾皆天香
矣洞窮宛轉得石梁梁跨小池又穿小酉洞洞枕招爽
亭憩坐久之徑漸夷湖光漸劈苔石縈縈嚙波吞浪曰
錦淙灘指顧隅水外修廊曲折宛然紫蜺素虹渴而下
飲透迤北行有亭三角曰在澗所謂秋斂半簾月春餘
一面花是也由在澗緣堦而登濃陰密篠蔥蒨模糊中
巧嵌轉翠亭下亭投映閣下東達雙扉向隅水望見修
廊曲折方自此始余榜曰流影廊窈窕朱闌步步多異

趣碧落亭踞廊面西西山烟樹撲墮櫩死几上予瞻與
元章欲結楊許碧落之游楊為楊羲許為許邁亭義取
此碧落亭南曲數十武雪一龕以祀維摩居士由維摩
菴又四五十武有渡月梁梁有亭亭可候月空明瀲灔
縠紋淪漪若數百斛碎珠流走氷壺水晶盤飛躍不定
渡梁入得閒堂閎爽弘敞檻外石臺廣可一畝餘虚白
不受纖塵清凉不受暑氣每有四方名勝客來集此堂
歌舞遞進觴詠間作酒香墨綵淋漓跌宕紅綃于錦瑟

之傍鼓五撾鷄三號主不聽客出客亦不忍拂袖歸也堂之西北結竟觀居前楹奉天竺古先生循觀臨水浮紅渡渡北樓閣以藏秘書吏入為鶴禦蝶艘游客不得跡矣得閑堂之東流小亭踞其側曰滁硯亭亭逶迤而東則湛華閣摩千羣木之表下瞰蓮沼沼匯長堤而垂楊修竹茭蒲菱芡芙蓉之屬至此益紛披輻輳堤之東南陰森處小縛團蕉鷗鷺鳧鷖若作寓公于此中旅坐不肯去此中桃霞蓮露繡繢綺錯而一片澄泓蕭瑟之景

獨此寫出江南秋故曰滴秋庵昔王太史游香山欲與二三子作妄想若斬荻蘆陂隰盡田荷花使十五小兒錦衣畫舸唱采蓮詞出沒于青蘋碧浪之間可以終老今玄祐不妄想而坐得之又且登閣四眺遠望吳門水如練山如黛風帆如飛鳥市聲簇簇如蜂屯蟻聚而主人安然不出里門部署山水朝絲暮竹有侍兒歌吹聲左絃右誦有諸子讀書聲飲一杯拈一詩舞一棹沿洄而延之上留雲借月之章批給月支花之券袍笏以拜

石丈絚索以謝花神此有子之白樂天無謫貶之李贊皇而不寫生綃不立粉本之郭恕先趙伯駒之圖畫也秘書未老園日涉石日黝魚鳥日聚花木日爛漫篇章詞翰日異而歲不同余且傚甪里先生藤轎豹席筆牀茶竈叩君之園而訪焉相與唱和如皮陸故事玄祐能采杞菊以飽我否

放鶴亭記 陳繼儒

宋承五代餘至咸平景德朝廷始無事能容二三隱君

子黙綴太平如陳摶种放魏野以及孤山之林逋是已余嘗讀其書因考其世有賜號和靖處士者真宗也賜謚和靖先生者仁宗也建延祥觀詔徙諸墓而和靖墓獨留者高宗也生而唱和出俸錢以新其廬者太守王隨也歿而服緦麻哭葬于廬側刻臨終絶句納之壙者太守李諮也林翁本布衣逗溷聲光漸漸為朝野所物色衆帛軒車賁相望于岩穴豈不婚不宦人之始願哉計無可謝客則放舟于山青水碧之間而家童縱鶴報之

不得已復還矣予嘗笑童與鶴不解事而又多事山不深林不密加以三百六十樹梅花如桃源引入漁郎而和靖烏能拒客也雖然今有司迫于功令埋沒催科中公署膠庠不蔽風雨和靖山澤臞誰暇過而問焉吾嘗繇西泠策杖訪之過老僧叩曰揭曼碩建處士橋安在曰但見斷溝耳王庭書和靖先生墓五字王眉叟張伯雨作祠堂庖湢安在曰久蔓荊榛中皆零星殘碣耳李祈結巢居閣于犀木之表安在曰僅存數武壇壝耳余

謙構亭亭圮而李端李鉞新之有是乎曰非其故址矣郡人于晃沈恒種梅遶樹陳子安送一鶴為山中司墓無恙乎曰梅枯鶴化游者寂寂矣若是則孤山真孤隱而可隱而吾度和靖之靈尚有不安于此中者非恨其太寂恨邇年西湖之太喧又太垢也魏璫祠初建第一橋與孤山隣近一片潔淨地奄為毒霧腥烟雙鶴有知必且銜和靖之衣而遠去之以餘璫不及為幸一朝璫敗往時士大夫喪心塗面稱功頌德者亟欲仆穹碑剷

去官爵姓字不可得獨處士骨雖朽而名香梅與鶴無一存而園圃皆有生氣孤山如故氷山竟安在哉崔使君重建放鶴亭于暗香疎影之内直將湖山邇年之遺識蕩滌而袪除之雖謂崔使君為和靖招魂可為和靖招隱亦可為和靖起懦而廉頑亦可如此韵事豈容復留以遺後人也崔使君初宰崇仁不肯作魏祠詩借漕事中傷遣緹騎提銀璫逮至淮四日聞熹宗晏駕得生還今皇帝賜環未久分司浙中操守峻而詩文潔和靖

快心于使君將無邀蘓白諸公拍肩把袖而還嬉于此亭之上下乎若種梅寵鶴歌咏而流傳之或孤山拾遺補闕則有使君之子殿生徐仲夔陳則梁顧霖調汪然明吳今生輩在鶴背上人也是不可以無記

春浮園記 蕭士瑋

余世家柳溪楊文貞貽先宗伯有溪影入簾春雨足之句余園去柳溪可二百武背市負郭便耕釣之樂而無鳴吠之警結屋數椽以畜妻子在帶平原水木幽茂蟬

嗚鳥呼頗類山谷折而北為公安亭亭古檀地也霜雪之所磨戛風雨之所剝蝕虬枝鐵幹俱已蕩為冷風烟雲公獨巍然若魯之靈光每婆娑其下令人有遺世之想焉稍前則金粟堂老桂叢生其中其東有廊臨芙蓉池清露晨流荷香細細倚笑臨風致足樂也從此走嬋娟逕逕瀕湖修竹數畝便娟可愛因取孟東野竹嬋娟以名之逕窮有洲如月望遠樹如薺上則杯山矣山半峙湖中從湖視山如杯從山視湖還如螺泛泛于盆中

也陟其巔魚遊樹杪人行鏡中樹影俱從中流而見走山麓則聽鶯弄也弱肌欲眠嬌喉宛轉雜以絲竹便欲臥耳弄北有橋橋可百武目力所際波遙似岸岸外固湖也每風發水横鳥難徑度輒擇邊而飛橋最宜月秋澄輪滿追以驚湍勢不能員冷冷有聲耳其被于地人以為霜也從林而落風斯瀾矣竟無月焉者久之得山焉曳如練光漸移過樹乃知是月也月竟小矣橋之南古柏林立皆宋元物也自此數百武叢篁夾路時避時

就輒與人易其蔵一丘于曲折之中者宿雲墩也古藤壽樟屯雲宿霧薰風徐來輒為所留久之乃得去故雖暑月益懐霜氣去墩數十武植緋桃百株紅粧臨水嫣然可愛稍前則走愚山道也疊嶂夾天角立競出長江一線時見樹杪帆影千章半落酒杯碧知湖外草色如烟白在山腰雲容似帶谷出其外足與水爭地水齧其趾撥爾而怒抉以罡風勢恒欲隨遊者縱饒勝情亦難穩坐旁攀一山往來水上朝似東行暮欲西徙衝寒梅

放香聞十里者浮山也山空無人花自開落參差遠樹微露綺疏是為秋聲閣矣閣旁種玉蘭西府海棠之類太真露醉午睡初足虢國承恩平明澹掃憑欄靜對不惟忘憂可以忘老至于四時之變亦畧可言門掩黃昏數陣香雪淚濕胭脂幾番紅雨一往深情幽閨無賴若夫木葉微脫寒鴉數點山氣夕佳歸飛千翼蕭條高寄斯固幽人之微致矣兼以夏之日冬之夜闔扉晝酣棋聲松間月明林下美人忽來雖暄凄頗異而為歡畧同

又況氣候變于昏旦丘壑殊其晴陰自非身習鮮不河
漢橫舟而渡林木翳然者蕭齋也齋旁亦結小閣東望
瑾山王子年上昇之所也北眺婌姥陶皮二仙丹竈在
焉余少有輕舉之志長而知天上至尊檢校最勤酬接
甚勞縱或難老性亦不耐又情幽斯鈍想明斯聰仰箭
射空勢盡還墜熠熠清擾徒自苦耳何如水邊林下得
以澄懷觀道故一丘雖小備極登臨之巧者葢欲終老
于其中也山南數百武列植木樨芳烈撲人鼻久成勞

拾級而登一樹一臺前帶平湖後枕古樹遊人至此足
倦掌地差可少憩矣臺南古樹百章孫枝旁柯咸可蔽
牛日月至此輒相隱避光如雨點自枝間隨微風鱗鱗
時碧時白如千尺霧縠布地上也每高天流火揮汗成
漿累徙不如意纔入其中便想衣裘若柯田田綴以寒
花綽約氷雪微聞香澤水仙差堪作婢耳過此即還公
安亭道也余園居多暇涉筆識此太約如郭忠恕寫天
外遠山瀠瀠數峯聊自怡耳安得吳道子一日之功李

師訓數年之力以盡余園之致也春浮主人曰昔魏公子無忌奪符卧内椎晉鄙軍西卻强秦北存弱趙志意亦太豪矣及功成身疑進退失據日飲醇酒弄婦人以消耗其雄心烈士暮年大致然也若夫情之所至一往而深遵途而騁窮轍而嘆蘭亭金谷達人之勝槩也而痛性命之不永感凋落之無期逸少云欣于所遇怏然自足及所之既倦情隨事遷感慨係之矣桑葉落而長年悲其亦有大不得已者以奪其任生之情者乎余年

來壯心已盡深情猶存一丘一壑聊以極余情之所至耳嗟乎情非我能忘之也送君者皆自厓而返水窮山盡行興自銷耳亦有戰勝而肥謂余不知者乎東風至而酒湛溢其中氣已薄矣夫固不及情者矣

明文海卷三百四十

壽榮堂記 婁堅

歲丁未春婁子游杭之西湖又至徑山皆從學佛者信

宿歸而名其堂若菴曰壽榮曰歇客有過而問焉子之所謂歇者雖余能言之矣子自少壯至于今漸衰服仁義以飭其躬敬詩書以修其文汎而涉于小道以自適其意可謂已勤矣今將反之于無思無為尚不欲揭仁義以行而奚謭謭焉以藝文為顧子既已遺形忘生潛然無所慕于世而猶若有羨于壽且榮者何歟婁子笑而應之曰若殆知人壽而未知天壽知勢榮而未知義榮也夫吾生有涯而性無盡復其性者列仙不足為其

壽矣吾身可賤而道甚尊樂其道者三公不足為其榮矣吾雖與世異趣直寄而名焉奚不可哉雖然吾之所以名吾堂者蓋可得而詳也昔者先大父始卜居于此及壽八十會朝廷以元子生覃恩海內獲膺冠服之榮有司以是旌焉所不忍沒也又所居在市南負庚而面申每至于夏朝之旭滿吾堂焉夕之陽滿吾墻焉不勝熇也乃于中庭及旁舍之東西檐外種桐數株不二三年交柯布葉無風自掠及冬而葉脫林立又不礙吾暴

焉夫桐榮木也或曰其植根淺而幹中空易為風所摧多不克于壽今吾家闈闥之中垣屋四周吾下而望其巔如出于井中況又鎮之以巨石不虞摧也庶幾其壽乎堂以是二者名焉雖性與道非吾指也矧于若之言云爾哉于是客亦䩄然笑曰非其意子之淺也不獻吾疑則子之名斯堂者不著因次第其語以為之記

太乙山房記　傅占衡

占衡事大士先生十六年卒未嘗到所謂太乙山房者

比年來數過其里與霸少游二子抵足而卧貫宵而譚譚間問山房所在倘得登之則曰去是里許臨南徼也環山房皆山也蓮花罔迎仙潭山之屬繞屋竹樹扶疎搆設面勢皆有意趣風琴鳥箏悠然池上恨不暇終當挈子遊焉雖然若亦知山房之所以名者乎衡曰知之誤久矣予聞諸先生知之大乙者以地形名如大乙字然也四方譌其音讀大為太至取天祿青藜之説詁之其義凡鄙何異聞一夔足誣夔一足也或書太者金銀

車彌失真矣先生平時率爾命意皆前無所因後不可襲蓋胸眼之中放類如此必待晉書世說而後能名亭館者非大士先生事也其後以號本集然未嘗有記故坊刻之訛如初先生因場屋庚午戹元辛未上春官不第嘗笑謂予曰俗人多諱忌議吾名讀書房為乙大不良乙乙也終不甲矣是惡識字古文乙一一也吾不元江國失小一耳安知其不究大一耶已而先生竟甲戌第二人雖不元而元之氣色厭然伏先生下海内不以

禮部榜為允也精金美玉亦有定價即大一何足道哉
蓋一時戲笑之言子猶及記之陳氏兄弟曰甚哉子于
先子可謂日篤不忘試為記以補其缺以正其偽如何
衡門人尤罷者也固宜書書畢喟然嘆曰夫以一山房
之名而字讀失真傳寫彌亂雅俗相懸去而千里況于
拔先生之書其深鴻淵懿烏能殫其緼而測其際乎予
嘗疑先生之微言妙緒猶有及門不得而聞簡牒不得
而載者以此先生往矣山房故在後世當有指其園而

拜若廣川之下帷處者惜也衡不及先生無恙時問業其中看山飲酒攬筆為先生賦之

明文海卷三百四十二

補燭記 王雲鳳

弘治柔兆執徐八月哉生魄余直夜祠部吏人進燭暝目而坐頃之瀝瀝有聲乃睇焉則燭之膚內溢而近檠有故箋裂而防之以為奇策復暝目坐鐸巡者報一鼓

開目視則故箋離披汁四潰出循簷而下懸者纍纍如畫猿子毋手接探凋果狀墜几而矗者若怪石枯松層樓銳塔奇者若嬉兒伏犬最奇者若老翁負子未角之犢奔而返顧蟻蛘蛣蜴攀緣而上其汎濫如江河默綴如珠玉者不數而其勢潛然未已也余初曰息熖可免乎吏請以未盬補其缺徐以其餘為之垣燭盡不復壞也嗟乎燭以堅為體以明為用不聞以壞為材吾之燭豈固不良於他燭耶内有所熾則不能自制而外無勁

臣强藩相與周旋保持之吾且閉目焉故箋之防適以爲病吾且以爲奇策焉向非吏之請其不爲棄物也哉余于是有感焉治安之國光大之朝或登一匪人行一戾政則象嘵嘵焉訴嘖嘖焉議矣及乎小人之黨既繁而政之積弊益甚耳目習慣以爲常非惟不形之言亦復不介于心而風俗始變國家始衰矣庸劣之君寘弗之覺方且以故箋治之者世豈少哉漢而唐而宋千載一轍吁其可慨夫鹽之價非貴也吏之言賤也而可使

吾獨爲良燭燭然則興治之策極弊之才世未嘗有乏顧人不知用之耳載籍稱揚側陋詢芻蕘又曰爲政在人余于是重有感

明文海卷三百四十三

鵲請鸛搏蛇記　張鳳翼

予少寓讀從父園亭亭傍有古樹樹有鵲巢巢之中業已伏卵將雛矣一日二鵲迴翔屋上悲鳴不已頃之則

有數鵲相向而鳴漸益而至于百然未有不首巢者如是移晷忽數鵲相向鳴若有所議鳴已輒颺去無何見一鸛從南來閣閣有聲其颺去數鵲尾其後向之巢而若有所訴鸛復閣閣有聲若允所請須臾騰而上直搗厥巢銜一赤蛇去羣鵲喧譟若聲謝然夫鵲知我之力不逮則移而假鸛之力鸛知已之可施則用而去鵲之害在鵲可謂智于用人在鸛可謂勇乎救人矣今人遇患害有斷首就戮而罔知營救于人者無論其愚于鵲

矣即有摇尾乞憐疾呼而望其仁之也而聽者坐視其困若罔聞是又鸛之弗若矣鵲與鸛其休戚不相關非若杜甫義鶻行所謂也尚能為之排難若此矧同舟共濟如進明叔冀于張許乃幸其敗而樂其亡曾不為之發一矢一橐命一旅是誠何心哉噫弗鵲若者尚有可原其弗鸛若者當不勝誅矣此古人所以重排難解紛而俠烈之士千載不磨也偶觀呂氏義鷹記追憶疇昔所見漫爾志之

明文海卷三百四十七

叙嘉靖間倭入東南事　沈一貫

初華人豔諸番貨私與市嘉靖十七八年閩人金子老為番舶主而巢於寧波之雙嶼港後閩人李光頭歙人許棟繼起負金錢莫償者多則推豪貴啁於官逐之番大恨出没島嶼東南之難自此起二十七年朱紈撫浙江兼轄興福漳泉令都指揮盧鏜擣其巢俘斬數百至閩浯嶼發木石築雙嶼港誅與賊通者於是豪貴譁紈

而言官乘之即訊糾發憤死當是時海上冦番耳倭來少歙人王直為許棟司出納漸行貨于倭引其人來而廣東陳思盼方横于海直掩殺之由是海賊非受直節制者不得行而直以殺思盼為功叩關獻捷求通市弗許乃引倭闖定海關巢于烈港並海郡邑交聳三十一年始開府提督軍務兼制浙福時廵撫王忬而叅將則盧鏜俞大猷湯克寛所在皆鈍戈朽甲無一兵獨恃三叅將兵少莫能制三十二年閏三月大猷破烈港直走

馬蹟潭四月直分掠昌國海鹽乍浦南滙嘉定陷吳淞所同知任環守備解明道復之寇杭州克寛敗之於鼈子門又破其馬蹟巢直走屯于日本薩摩州遣其黨行刼不自來忬經畧頗有緒而移大同去李天寵代時又有福清人林碧川鄧文俊沈南山帥倭掠瑞安黃巖霩霨文俊為克寛所斬有蕭顯善戰多謀為蘇松禍首四月圍太倉陷上海與碧川南山合巢於柘林破南滙八月據南沙其別艅出海者都指揮劉恩沉之于普陀洋

三十三年復有鄭宗興何八徐銓方武等分掠閩粤勢
雖張尚未破城邑爲都御史鮑象賢定西侯蔣傳所得
浙直閒則蘇松常杭嘉湖寧紹台温無非賊而柘林最
劇鏜戰孟宗堰大猷戰金山衞天寵合諸將兵戰烏程
之窯墩皆不利别將李逢時率山東兵戰新涇小勝隨
大敗已而碧川南山見戮于把總任錦而顯亦殲于慈
谿則徐海陳東葉麻爲柘林魁三十四年總督張經徵
兵于保靖宣慰彭藎臣永順宣慰彭翼南未集而廣西

死氏狼兵至其帥十四人俱死之工部侍郎趙文華奉
上命祠海文華素緣柄臣貴幸經自以位其上不肯下
文華怒屢督之出師不答遂劾經養寇糜財無何永保
兵至以輕進見挫賊益猖一西北入太湖犯常州一西
南犯杭州掠北關所得金帛益多將入海經遣諸將水
陸擊之敗之於石塘灣再敗於王江涇斬首千九百八
十而上已入文華疏詔逮經及克寬給事中李用敬等
言經方有功上曰經因文華劾始一戰耳不可赦杖黜

用敬等而以周玧代經已復削玧與天寵籍而以楊宜代玧宗憲代天寵經天寵竟棄市倭來益多大掠江北焚漕艘文華盛集兵於陶宅與戰敗遂還朝賊别部自日照登者掠贛榆自象山登者掠高埠皆不滿百官兵不能禦而高埠賊流刼杭嚴徽寧太平至南都焚安定門行數千里殘戮無算殺一御史一縣令一指揮二把總入二縣為應天廵撫曹邦輔僉事董邦政促於滸墅乃殲諸將戰後梅戰清風嶺頗有功而倭從閩廣登者

又大至浙直閶三十五年揚宜罷宗憲代宜阮鶚代宗
憲四月破慈谿縣時柘林賊推陳東而徐海之再來也
擁萬人直逼乍浦登岸焚舟為死戰計東遣所部助之
督府所徵四川湖廣山東河南兵俱不可用罷去而賊
舍乍浦趨皂林遊擊將軍宗禮率所部河朔兵九百人
戰于崇德三里橋三遇皆克斬首三百明日未炊而戰
禮與其裨將霍貫道皆死之此兩人驍將而死物情大
震海與東遂共圍鶚於桐鄉桐鄉令金燕彊幹吏也禦

之萬方宗憲聞敗自崇德還保杭州而文華復出視師
先是宗憲與王直同鄉謀所以招之者出其母妻于金
華獄居之杭州供張甚厚鄞有諸生蔣洲陳可願自效
說倭王使禁諸夷毋内犯宗憲遣之去至五島見直直
言倭方亂往無益洲等因說直直遣其養子毛海峯更
姓名曰王激者同可願來宗憲因令激使使過海諭言
直已欵闕朝廷赦之矣以招海海頗然之于是約罷桐
鄉圍而多邀珍竒得内附比於直宗憲許之遂解去東

梟海去亦解去阮鶚始出鶚圍久怨宗憲文華言其所以乃如初鶚自知其不能而東渡錢塘擊他賊時又有上海賊萬餘掠嘉善將出洋宗憲使人啗海言破賊金帛多汝何不擊取而掠其舸出洋去海然之逆于朱涇斬馘多然不及篡其舟而賊出洋者為大猷遮之盡宗憲又聞海麾下獨書記葉麻不可制而近與海爭一女子有郄諷令縛以獻又令縛麻黨百餘人以獻數賜其兩侍女而令說海縛東東薩摩君弟所歡也未可即得

於是出葉麻于獄令作書貽東使殺海而故匿其書不貽東而貽海以激怒之海益德宗憲以為親已夜縛東以獻葉陳既相繼縛而諸倭始洶洶欲殺海宗憲遣人謂海曰我固寛若奈趙尚書何汝曷不給倭歸至海上令趙尚書得千餘級奏功而因自結以求款海不得已諸之乃紿出倭數百以為文華功于是海益自負款成期以八月二日而猶恐見㓨先一日卒擁酋數百陣於平湖城外而自帥百酋㲉弩入求見四公者于是監督

文華總督宗憲提督鴉廵按趙孔昭咸會于堂受之海次第稽首稱死罪又再稽首于宗憲宗憲摩其頂慰勞再三厚犒之去時倭雖畧盡海部尚五百人猛鷙則令自擇便地居之海請離乍浦而營于沈家莊許之又令海以西莊居東黨而自居東莊頃之永保兵乃集令東為書遺其黨言海且約官兵剿汝于是東黨起攻海海窘自沉於河官兵因火攻之兩莊千餘酋無脫者而麻與東皆誅明年誅王直直居薩摩洲之淞浦自稱徽王

掠中國財帛萬計朝廷募之萬金可購既以王滶及其黨葉宗滿王汝賢來而洲用直之聲傳至豐後島島主留洲稍諭諸島居二歲與其僧德陽四十餘人稱貢直許至而宗憲亦遣滶歸報直許以市至是直來泊岑港御史王本固言不宜招直異議閧然朝廷令宗憲擒直宗憲秘不發而馳至寧波布諸將戚繼光張四維伏要害處獨令盧鏜當直鏜故與直知故以此安之宗憲又數召滶等與飲直尚未信曰果不欺歸我滶宗憲立遣

之又邀一貴人為質乃遣指揮夏正及朱尚禮等往直
乃與宗滿汝賢來頓首軍門自陳與洲戮力有功宗憲
慰藉之甚至而居之臬署俟命時三十六年十一月也
疏聞朝廷以為不可赦梟于定海闗汝賢宗滿皆戍邊
妻子給功臣家為奴宗憲本無意殺直請曲貸其死戍
海上繫番夷心經營自贖而本固爭之強人且謂其受
鉅萬金故不敢堅直死激支解夏正等而率餘衆據岑
港徂之踰年乃遯去不復來

城記　鄒元標

南比部飯罷諸同寅休沐多聚語一寅長江陵人喟而歎曰世間迎承揣摩我里相公殆盡相公第宅綽楔墳墓田園子弟無以復加一覩察至知無足入相公意乃思曰江陵為奸雄窺伺地剏濱蜀江誨盜可虞乃疏相公願加江陵城數尺江陵大喜恐不能令一邑獨高遂下令天下各加城數尺一寅拍手曰我為縣時奉行惟謹愕不知所出原如是如是一習春秋家言曰昔天子

重民力城必書使今日而遇此誅心何似聞者絶倒觀察卒取高位得美名云

祠記 鄒元標

黔中丞王緝故與江陵奴結姻將入黔境有無賴商搉而為苗貿弩望中丞前旌駭汗俯伏作向化狀其志惟欲利開水銀廠中丞即致書江陵曰相公德被蠻貊一入黔路諸苗搏顙向化者接踵江陵正以不奔喪恐為上疑得報大喜促中丞奏聞中丞至省即促各道申聞

各道曰必詳後敢聞越月各道至又不聞中丞怒曰相公在王太宰處謂予素辦事今乃縮朒乎其先聞無怠各道遂從省中文陰出銀令一奸細買馬物入貢疏曰有苗來格至十餘年乃以兵壓其境事乃定貢既入中丞又致書江陵曰土司荷相公不殺恩願得肖相公貌祠而世世尸祝之乃一日繪江陵像至兩司具吉服賀入而覩像中丞曰此兩時相公在苫塊中萬幾憔悴若往時天日之表猶自驚人擇日祠成鼓吹盛儀從迎入

祠中丞後日輒又致書曰相公為遐方萬代瞻仰而某
叨相公鞭箠之末土司并欲肖犬馬像門左角以當閽
人惟相公裁擇江陵報可大悅其後江陵禍作土司夜
毀祠徹像中丞不足惜獨怪江陵素自負為此輩魑魅
弄之股掌中何異兒戲

兩閣夜譚記　鄒元標

兩閣故馮保門下客以罪發孝陵余輩夜宿孝陵諸閹
問當時高張事二閣具述逐高機括與病榻遺言無二

辭二閣曰高長子只是強而戆滿朝嫌他歸心于張馮與張有夙好高不知高又欲逐馮奈何不坐危禍又曰滿朝只說張賄馮此大寛馮每年所得金銀豆時時遺張一年可數百金盖馮欲張錮諸言官無發難于已已所欲得不在閣臣邊事夫當時機事二閣使終事馮且至死粉飾乃馮死客散二閣星斗錯落下不覺吐真情真語諸縉紳聞而吐舌曰鼓鐘于宮聲聞于外誠不可掩如是雖然機深禍深千載下一明者能辨之感應篇

曰無傾人取位

癡儒記　鄒元標

癡儒赤岸里人十歲憒憒父母惡而呼曰癡兒長而能文充弟子員遂名曰癡儒癡儒事父母孝家貧時館穀虔山中初來學者盡笑癡儒久而弟子多顧化曰師誠篤就學者衆年可得廿餘金是年歸宿五雲江口江口有貪吏舟賊大肆刼掠火焰燭天癡儒卧漁舲中覩而心驚曰不好不好乃肅衣冠焚香跪迎江干曰生員迎

接大王賊遂登舟曰寶來寶來癡儒曰大王全我歸見父母何患無寶乃開鑰取俸金獻之賊憫其誠欲舍之一裊雄曰腐儒何為盡取之而憫其誠者卒分其半去又跪送曰生員送大王賊笑曰免禮癡儒退汗流浹踵沾沾曰性命全俸錢半以頭搶地答天者再其長年怒而曰爾不迎賊賊豈至尚欲謝天乎癡儒曰爾不讀書震不于其躬于其鄰鄰禍予一人其焉能免我以衣冠化強暴猶得其半非然禍且歸子無論我矣歸而闔邑

人盡笑癡儒所為而有數名士聚首貴人所乞去思文至亦嘲癡儒長者笑曰癡儒幾于達矣夫今所不為盜者幾何諸名士皙目秀雅盛服先生以文名貿當時焚香而迎勒石而誌棠思人盡癡耳然癡儒卒能全其身得留其半以養親蓋幾于達矣今所迎而誌棠思者閭里得存其全與半否則吾不知

望湖亭記 鄒元標

遡南昌二百里為吳城鎮鎮有阜踞江而曲抱諸嶼上

有廟祀龍王往來禱雩者無虛日廟後有望湖亭鄱湖在前一覽無際登臨賦詩代有宗工而荒頽且久市民某等謀新之時予以司封郎赴召阻江上兀坐經堂寺某等造予請曰昔文忠蘇公自儋耳歸艤舟江滸得石砮留記兹土記至今存子里解羅二先生題詠壁間其人其文抑何都郁敢以記累執事無使三先生獨有聲稱焉予謝不敏明年奉旨調南奉吾母太安人再過江上某等爭持茗果奉吾母太安人申前請且曰子浮沉

之蹤與蘇何異吾鄉人惟子言是式不減二太史何讓
為予不得辭乃周迴亭下復振衣其巔曰吾今而後知
西江人文之盛也夫亭下惟一市市不過二三百煙其
人魚蝦為生俊者卒能誦詩書取青紫即婦女以節老
者數人何都也匡廬北峙磯峯東矗西山復横亘而諸
水汪洋渟滀拍天没日風氣閟奥人文滂渤有由然矣
乃從諸長老問興廢狀中有龎眉熟掌故者曰昔孝皇
端宸以聽維時元老如謝如李如劉皆一時鴻鉅以故

守內寧謐萑苻不驚正德間宸濠搆兵市鎮摧殘賴新建力起而清之然當時烈燄蔽空血腥江渚湖水幾赤矣肅皇中興底定垂四十年庚辛之季洞猺稱兵與縣官角禍及一藩臣揭揚飽所欲去市民多亡匿此湖幾為盜藪天挺我皇仁孝肅成庶幾復見弘嘉之盛乃連年大祲赤地數千餘里村市疫死無筭湖有扁舟載子女望門投鬻者矣言畢相繼以泣予目諸長老且語之云孟氏曰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治而不能不亂者

循環之數撥亂而歸之治者存乎人計所謂曾不百餘年而一亂于逆再殘于賊三困于饑疫茲亭巍巍再飾長江依然賈舶官艦絡繹不絕孰非人為之哉予夜宿沙瀨聞榜人歌五方之音不同要以熙皞恬愉仰戴聖化者則一予故樂為之記俾覲風茲土者察其安危理亂之機未雨而徹桑無使奸宄潛萌撓我父老子弟以翌贊聖化于無疆此亭巍然與靈光並峩江右尚亦有厚幸哉

彭澤艤舟記　鄔元標

予癸巳五月端陽前一日至彭澤母太安人舟泊大江相去十餘里予舟泊邑城取夫會郡丞署篆他邑簿尉相次謁予心懼母舟埜泊欲亟得夫辭簿尉不見渠不無少望去其夫見而星散走入山自卯至午予計無復之乃持尺牘呼尉至而厲詞詰之須史夫集舟行予家童喜謂不厲詞則不懼不懼則夫不集而舟不行予退而深自慚悔呼尉至以好語慰勞之遺祥刑要覽一

冊然予悔不能已先正云惟桑與梓必恭敬止彭澤吾桑梓地奈何以尉而遂忘恭敬心乎予學素以理性為主茲詞暴氣麄恐不可令知者見也且不過謂尉可欺耳萬一尉有如陶彭澤其人者束帶以去予遂為世戮人怒可輕視哉或曰聖賢處此何居曰聖賢寧從容以竢不忍以一事而戾中和記之以昭吾過不然與衆童有喜心者何後先焉

明文海卷三百四十八

宋韓范二公經畧西事始末　沈懋孝

宋仁宗康定元年夏人元昊寇延州詔以夏竦為陜西經畧安撫招討使以韓琦范仲淹副之初唐末夏州人拓跋思恭以討黄巢功賜姓李遂領銀夏綏静宥五州地有世恩於西土至宋太宗興國間其孫李繼遷入欵賜姓趙名吉又叛我襲據靈州繼遷生德明德明生元昊元昊黠雄多智習蕃漢文字頗識戰法數諌其父意

不肯臣宋至是上表還所賜符節而盛兵寇延州當此之時元昊已并嘉勒斯賚青唐諸城蘭州諸羌悉有夏銀綏靜宥靈鹽會勝甘涼瓜沙肅諸州地二萬餘里阻河依賀蘭山為城總雄兵五十餘萬以向環慶鄜延興慶諸州又與遼人申婚姻約契丹為應援結好河東諸羌期先攻鄜延而延州者固夏人出入之衝也地濶砦疎土兵寡弱范雍懦怯少謀于是元昊詐欵襲抵延州城下遂破李士彬劉平石元孫三帥之師檄聞上為之旰

食者累日會大雪自引去延州得不破時夏竦先共范
雍分鎮涇源陳固守之議韓琦自蜀還入奏西事甚悉
宰臣呂夷簡又薦知越州范仲淹可屬任遂進琦樞密
直學士進仲淹龍圖閣直學士並兼經畧以副竦而仲
淹以延州諸砦多失守遂自請延州先是詔分邊兵部
署鈐轄都監各領其兵禦寇寇至則官卑者先出仲淹曰將不擇人所以敗也大
閱州兵得萬八千人分六將教練量敵衆寡出戰其塞
門諸堡俱久廢用种世衡策城青澗以據賊衝又大興

營田聽民互市奏以華同河中租稅徙兵就食以省遠
輸之苦遠近悅服夏人相戒毋以延州為意仲淹又上
言關中之備十無二三萬一昊賊乘虛阻隔兩州貢賦
朝廷不得高枕宜嚴戒邊鎮為持重計實關中兵使不
得深入寇至清野進無所掠三二年後彼將自困此萬
全之策會元昊寇鎮戎敗劉繼宗兵而張方平建擣巢
之策上以寇日猖獗遣學士晁宗慤詔諸路進兵時慶
歷元年正月也于是琦畫攻守二策馳入奏上欲用攻

策執政謂深入非萬全計仲淹上言正月塞外大寒我師暴露勢難深入不若按兵觀釁許臣稍以恩信招撫諸羌進城廢砦以牽制元昊屯兵營田為持久計請留鄜延二路以備招納上亦許之仍詔仲淹與琦同謀出師琦乞督令五路進兵以襲夏人又遣尹洙就仲淹議頗不合琦上言仲淹意在招納以牽制為名臣謂昊賊入寇不過四五萬今諸路重兵二十餘萬若鼓行併出乘其驕惰破之可必今中外待賊太過只守界濠臣恐

士氣日索經費日匱賊乘此有吞噬陝右之心上復詔進兵而仲淹固爭以為不可又上言琦與臣皆同心協力非有怯弱但戰者危事萬一失誤少算則平定之期轉延歲月況横山蕃部寇多控扼兵少則輕進多則難久未見其利元昊遣使約款于仲淹仲淹復書令去帝號遂不進兵琦聞之曰無約而請和者謀也乃命諸將戒嚴而自行邊賊果犯渭州逼懷城琦檄鎮兵萬人命任福將之令趨德勝砦出賊後要其歸路且戒曰苟違

節制有功亦斬時元昊傾國入寇步騎十餘萬而福諜
傳賊少頗易之遂陷賊伏中敗于好水川捸使人收散
兵得琦檄于福衣帶間言罪不在琦止奪一官而已元
昊因敗福軍荅仲淹書頗不遜仲淹對使焚之大臣宋
庠等謂不當輒通書又不當輒焚請法仲淹上不許及
夏人攻破豐州絶麟州餉道于是夏捸罷乃分陝為四
路以韓琦領秦鳳仲淹領環慶王沿領涇原龐籍領鄜
延時夏國旱傷稼復遣人詣仲淹約欵仲淹復通書龐

籍曰此詐也宜謹備之已而元昊果大舉入冦鎮戎涇原副將葛懷敏率諸路兵禦之敗于定川元昊乘勝抵渭州諸鎮莫敢出兵仲淹自將蕃漢兵由邠涇援之賊復引去帝聞之喜曰吾固知仲淹壯也朝議聞賊大舉或謂宜修以備衝突或謂宜遣使契丹啖以金繒使攻元昊上咸不納采學士王堯臣言以琦仲淹忠義智勇在兵間久頗倚以為重會上遣王懷德喻仲淹徙鎮涇原仲淹因乞與琦同經畧涇原琦兼秦鳳臣兼環慶臣

與琦練兵選將共成掎角漸復横山以斷賊臂願詔龎籍兼環慶文彦博領秦州滕宗諒領慶州以成首尾之勢帝悉用其言使琦仲淹總四路之事開府涇州琦仲淹名重一時威信洽于西人至是節制歸一號令嚴明賊聞之亦頗落膽云然賊雖數勝饑饉瘡痍相仍力亦不給慶歷三年遂上書請和上亦厭兵許其奉正朔稱臣而不名羈縻弗治而已明年諫官歐陽修等薦仲淹琦有相才召還政府八年元昊死我邊經畧稍有次第

西鄙以寧初仲淹之鎮環慶也以諸羌陰為元昊鄉導請詔書犒賞閱其人馬為立條約有如賊入畧老幼不入堡砦者質其首領罰其畜馬羌人由是為中國用又城十二砦招流遺定堡障通斥堠羌漢之民由是相踵歸業而慶之西北馬鋪砦在賊地腹中仲淹度賊必先先遣子純佑以兵據之及純佑至其地版築皆具旬日城成即大順城是也大順城成而白豹金湯由是寇不敢犯又城細腰葫蘆諸砦以斷賊路而明珠㓕藏二族

數遣人入附由是環鎮諸道通徹無虞既熟羌諸豪族撫以恩信使之守邊因徙屯兵就食内地由是西人省餽輓之勞大抵仲淹為將專務經理内地養威持重以為得尺則尺每行淺攻之法以此牽制夏人夏人不敢動而琦之在延安也以士氣阻傷久不知戰慷慨自效每欲先發制賊而時議多不恊召豪傑與計停放禁軍不堪戰者一萬二千人增練土兵修完戰守器具以此諸将多有敢戰之氣城籠竿城據敵要衝以此蕭關鳴

沙之道頗無梗塞嘗請于上欲以鄜延渭三州各練土
兵三萬使自成一軍耳目相通為一視賊所不備互出
擣之屠其種落以招靈武横山之人約以數年後提兵
直擣元昊于興州如下視窟中兔耳會和約成琦召還
故其策不盡用兩人在政府每議西事最不合後又請
經制西事琦主陝西仲淹主河東未嘗不相得然兩人
威名已振西夏夏人所以輸誠納欵者徒以此兩人在
也史臣曰是役也忠勇任事則韓公持重有體則范公

此兩公者一代人傑名重於時賢能為之用舉事無遺策卒之夏人以寧名聞裔夷韓范並稱信不虛耳然當其始議何不相入之甚也宋至康歷間久治備弛卒難決戰范公招抹諸夷據奪要害漸修我備牽制彼師真得勝策幸而大臣贊之招攜固守之策仁廟亦復無奪與韓同規慎固封守夏人力詘投約請和不戰屈人功若泰山何其慎也向使任福一戰勝昊廟議未可知天意或者未奪昊魄悔禍送款不若是速未知牽制之策

所設施者又何如也然任福之敗舉朝誰不以此咎韓公元昊復書狂悖宋參政且欲置范公于理則此兩人亦岌岌殆矣嗟乎忠智之士安邊境立功名非仗主上之知烏能聲施後世乎宋以忠厚立國至仁宗益務寬大以養斯民忠信以懷四方 尊賢敬士拔天下名碩布在朝列即威武不盡伸然德威遠矣故西事戢寧天實顧懷主德罔愆無怠無荒所感格者豈獨二臣之力哉吾乃知中國氣盛沴戾潛銷時乃天之道而論及計謀

雄武之間者其末也

朝鮮紀事　沈懋孝

朝鮮者箕子所封國也以海上朝進一鮮錯故名戰伐來世代無可攷漢初為燕人衛滿所據傳至右渠武帝攻之始置眞番臨屯樂浪玄菟四郡漢末公孫氏晉高氏並據其地高本扶餘别種自更國號曰高麗取海東出日之義云居平壤即樂浪地為唐所破東徙後唐時王建代高氏并有新羅百濟地乃東徙松岳以平壤為

西京及元至正中西京南屬置東寧路畫慈嶺為界國初洪武二年其王顓者表賀高帝遣符璽郎偰斯齎金印誥文封顓為高麗國王使入謝從容問王居其國何為也城郭修乎甲兵利乎宮室壯乎使者頓首上言東海波臣朝夕恭敬禮佛而已于是璽書諭王佛法非所以治國以王君臨一方出令無所其何震之有且北臨敵南鄰倭敵創于此必將暫逸于彼倭狡而貪出沒無時窺王虛實朕為王慮之設險蒐乘以固爾圉王其念

之賜以經史諸書後中書省言高麗使者往來私為市
非法請征其入不聽五年額請徙耽羅國所留蒙古人
及征蘭秀山逋冦詔報曰耽羅附庸也蒙古亦人耳
又何棄焉以朕命命之傳檄可致宜勿用兵七年諭中
書省曰古諸侯事天子比年小聘三年大聘九州外夷
戎世見而已高麗去中國近知經史非他邦比其令三
年一聘勿竭其情八年顓死子禑嗣貢不如期却之仍
勑遼東守臣勿通十七年表請故王謚及嗣封不許十

八年許之明年貢馬千匹布萬疋請易冠服不許二十一年國相李仁人廢禑立王昌歲中兩請入朝皆不許李成桂復廢昌立昌國院君瑤瑤嘗遣子奭來朝奭未歸而成桂廢瑤乃自立王氏自五代至今傳數百年絶其國評議司表言禑昌不當立瑤暴虐失人心國虛無王舍成桂莫適與者惟朝廷所命上曰外藩耳吾又何誅成桂更名旦徙居漢城已請更國號詔仍稱朝鮮云永樂元年子芳遠嗣賜冕服經籍六年世子禔來貢八

年獻馬萬匹助征北十三年表更立子祹賜五經諸書
四年祹進海東青制詔珍禽異獸非朕所貴其勿進所
進方物第効誠而已祹請遣子入學不許仍賜諸書俾
學于國中正統四年男凡察童倉逋逃居朝鮮界上別酋
李滿住以為言詔問祹亡何凡察歸祹表言凡察以窮
歸臣臣遇之善凡察復言祹羈留其私屬請檄還詔兩
解之且慰藉祹曰國家以王為東藩如凡察直畜之耳
彼懷鳥獸心去留無恒王善自備景泰元年賜祹世子

珦冕服祹卒珦嗣三年卒子私暐嗣稱而孱遜其叔瑈天順三年邊臣䟽瑈私通敵累詔戒諭之成化三年時朝廷方征瑈遣中樞府知事康純率兵助王師捕斬李滿住及其部落遣使來獻俘璽書褒嘉之明年瑈卒子晄嗣六年晄卒從子娎嗣復出兵助擊以捷聞遣中使賚王金帛及其將士弘治八年娎卒子㦕嗣㦕病遜其弟懌嘉靖二十三年懌卒子峼嗣未踰年卒子峘嗣時日本入寇舟漂至朝鮮及奸民往來海上私與倭市峘

輒捕以獻上亦厚賜以答其意隆慶元年峘卒從子昖嗣李氏自成桂來時朝廷恭謹歲事朝貢外慶慰報謝無常期行李踵接于道王嗣立則使者往封有大事則頒詔其國恩數非他國之比也始成桂立高帝雖置不問然心惡其篡也傳者復以成桂為仁人子故祖訓謂其父子先後弒王氏四王其後嗣當永樂正德嘉靖間累表自白言恭愍之弒由嬖臣倫仁人誅倫立禑禑既立遣兵侵遼東先臣成桂懼干上國返其國于禑遜遜

位于子昌而恭愍妃先氏以禑昌皆非王氏不當立乃黜昌立瑤瑤復不道國人請命高帝命立先臣瞻令瑤别邸終其身先臣實未嘗為弑而蒙此聲又家世出新羅司空顔以為仁人子皆寃甚乞下史官昭雪令上初乃得改正垂之典冊矣其地東西二千里南北四千里分八道統府州郡縣其設官署倣中國分田制俸刑法不苛俗柔謹崇釋惡殺茅居学衣知文字喜讀書上下威儀粲焉可觀其山川如九都神嵩北岳鴨緑為大産

金銀鐵水晶鹽細苧布白硾紙狼尾筆果下馬五尾雞貂豽海豹皮八梢魚昆布榛松人參茯苓之屬其貢道由鴨綠歷遼陽廣寧入山海關以達京師成化中以往來迂回請改道職方郎劉大夏持不可議遂寢論曰唐太宗以英武定天下高麗之役至勤萬乘抗前旌此亦東夷之雄也明興大驅邊氛威鎮東陲沐皇風被俎豆比于冠帶之國昔威之不來今柔之愈服雖招攜有經倘亦先聖之遺化乎成桂逆取順守共戴天極引于今

茲藩封勿替足為効順者之勸而蒙休日久積弱形成
高帝璽書嘗飭以備倭戢武洞見萬里神聖所豫謨奕
世下猶自炳如有國家者可忽乎哉乃者東征始末館
閣諸彥業有詳述赫怒行誅遏密捸阮主上之恩被于
東藩天下莫不贍仰若乃行間狙上前後得失之林他
日執管者能核之非草澤所敢具論云

浮提紀聞　沈懋孝

余聞之典客郎楊征甫盖海外有浮提國云其人皆飛

仙好行遊天下至其地能言土人之言服其服食其食
極意與同其人之樂酒飲無數亦或寄其情陽臺别館
欲還其國一呼吸頃可萬里忽然飄舉而已不得而俔
也聞此者三十年所夫蓄之胸懐無可質者頃接葉侍
御言其昨按江右時有司呈其市上一羣狂客自言能
為黄白事極飲娛樂市物甚侈多取珠玉綺繒償之過
其直滿用金錢不甚惜及抵暮此一行人忽不見詰其
逆旅衣囊則無一有也而有司者甚怪之請得大搜索

葉使君不許第呼召至前果能為江右土語然不譌其為浮提人亦不謂不能黄白事也手持一石似水晶可方寸許舉之棊上上下前後物物入鏡中寫極毛芥又持一金鏤小函中有經卷烏楮緑字如般若語覽畢則字飛願持此二者獻使君曰汝等必異人所獻吾不愛然可速出境無譁惑吾民不便各叩首懽喜以出明日遂不復見此二事若符契余昔所聞信乎其有也征甫又為余言浮提人曾言天上有三垣紫微太微天市是

也地下有三垣中國一垣也海四面諸國二垣也諸國之外茫茫浮天之水終日海氣如霧舟車所不至為三垣也天上三垣之外更有諸天地下三垣之外更有諸土則梵天佛土空妙玄虛之境仙佛萬靈之所宅也而浮提人自言皆能至之皆能言之然若是者頗類荒誕不可詰又無從證其有矣嗟乎天下殊奇靈妙何所弗有莊列所談特秕稗耳世且羣然怪吠焉況其尤異者耶吾非紀異紀其有者耳人之所知者少不若所不知

者之多達者覽此倘可廣其意理焉

揚子雲軼事　沈懋孝

菰文志載劇秦美新論稱門下中郎大夫臣揚雄上云爾按桓君山傳稱譚數從揚雄辨疑異今所著論論具在然云雄作甘泉賦一首始成夢腸出收而内之明日遂卒此與史文不同漢書永始四年正月成帝幸甘泉雄從還奏賦上之李善甘泉賦注增其文曰明日乃卒豈非未證於新論乎子雲識古文奇事好深湛之思法

言太玄淵奥遒古詳之賦體辭氣區别烏有所謂同功異曲者耶谷子雲最稱筆札兩子雲同時谷稍後谷子雲者永是也豈大家續書采擷未精誤谷爲揚耶初雄被薦待詔承明之庭庭在未央宫霍光傳太后駕幸未央宫承明殿則地必嚴重矣翼奉傳連言前殿曲臺漸臺温室承明當近前殿稍南解嘲云登金馬上玉堂按後漢輿服志蓋黄門東有所鑄宛馬狀故曰金馬雄時待詔承明故得由金馬入宦者黄門之直上達玉堂翼

奉傳曰待詔宦者之署雄之給事黄門亦謂此耳晉灼以黄屋非人臣所宜居改為直石渠閣已遠矣石渠者本南引滄水下流轉北為渠閣在石渠外祇投趨命地甚遼遠若其校書則石渠有蕭何圖籍在焉假使石渠有直廬之便乃舍之而校書天禄閣于情又似可疑矣天禄石渠二閣雖並在滄池北然滄池又北别為明光桂宫中間不言天禄必在明光桂宫之北矣然則雄不寓黄門且不應直于石渠又烏得遠直天禄有投閣之

事也漢自惠帝始居未央非然高帝以前居長樂今就未央言之耳永始四年王商秉政初不與丁傅同時課其平生雄卒丙辰未嘗得事哀帝下至丁丑二十二年莽乃篡漢今云為莽大夫校書投閣此何人哉亦失論矣嵇康傳高士雄本與董仲舒同科康恥事二姓肯以莽大夫為高士乎劉知幾曰太玄深奥難以探賾既絶窺踰故致時人譏謗寥寂揚子宅門無卿相輿後人傳謗誣汚乃至此余甚惜焉揚廷秀有言班固經術不如

揚雄則誣之以阿莽嗟夫固豈特誣雄固書所叙與典籍不合者張衡條上之衡所條者不可見然雄之書衡尊以為經則其不使雄受誣明矣嗟乎古之賢杰既不遇於當時復受譏于書史此達人所為恨恨者也聊與博雅一評焉

明文海卷三百四十九

鶴灘先生遺事　馮元成

錢先生諱福字與謙家近放鶴灘因自號鶴灘云幼而穎異八歲能屬文長益閎肆凌駕今古波瀾横溢鋒焰逼人弱冠補博士弟子與顧公清沈生悅齊名稱爲三傑嘗遊小赤壁對客放歌云六丁拔出天地骨一柱鎮壓吳江東時人以爲奇句年二十六舉于鄉三十魁省試及奉廷對賜進士第一人三年告歸又四年以大計罷又七年而終公既登第名滿天下從者如雲雖宿學通人莫不避席相遜而公亦意氣豪悍若無足當者居

旅中日飲亡節當其醉後衝口恣吻時或逆人同列皆
不堪以故得謗卒於不振然其中心隱厚有人所不及
者方請急歸抵滸墅關時榷稅郎他往公駐舟三日從
者鞅鞅欲自啓關鍵公不可曰必需郎至郎乃命吏逆
郎是逆天子也已郎至大媿致謝煩厚其酒肴以酬公
公郤之曰不佞豈為褱踈止哉梁谿華某者富人子也
慕公甚以厚幣交公公不納而里中薛生乘間潛謁華
稱為公師者華乃張樂款之生擁暴比上坐富人子磬

折行觴未幾而蒼頭絡繹報公入邑矣薛惶迫請出吏
衣因馳詣公跽請曰以小子之不良無能餬其口于鄉
也而借公之重以覔錢刀於茲罪矣請以死報公笑而
慰遣之因過華氏漫語曰所不辭跋涉者為吾先生庚
癸謀也華乃出槖中數十金資薛薛既得志復往海上
如所稱於梁谿者已而使酒凌其逆旅人逆旅人覺其
詐以詰公公曰雖非不佞師實不佞友也幸毋急若生
乃得脫歸公之處人大率類此而過郡邑守相落落不

加禮太守劉琬頗惛之嘗語人曰此白眼兒奈何負一第而不置我輩睫間也獨無急我時邪公不顧而守偶以事撻丞丞恚甚已而丞失官疑守也誣守受贓千金部使者入其言幾露章矣然守實節廉而方介人也公聞之操一舟至吳門力為守明其無他部使者乃釋守公亦不言會守謁謝使者使者好語慰曰知君有胡威之清非錢太史幾負我賢守矣守太息曰不意士大夫之疏我者而援我乎已守欲暱公而公疏之如故未幾

公卒守往哭之出背為治墓復作享堂乃令沈生悅為狀而請顧公清為記然皆寥寥似孟德腹痛語無能闡公幽者先廷尉徵時所居比公巷獲聞其事嘗語不肖曰人知錢太史有雄文寧知其有隱德也小子志之又二十年而乃為書其事以俟修郡乘者采焉

明文海卷三百五十

絃歌樓紀會　張鼐

丁未孟冬望夕予同年錢用章燕會講諸公於虞山絃歌樓而令公耿侯為之主先是侯以重九會書院學道堂既別去諸公懷侯之教也至十月乃復尋會會畢用章觴而樂之是夕也集江以南諸同志暨邑之士大夫凡四十餘人賓筵雅飭四座清爽山光在牖月影在簾觴咏恬怡譚塵霏霏清音自和不以絲竹邑之士大夫喜曰美哉悦而羣君子之至於斯也又喜曰美哉南方之雝雝者與樂而止和而有理王教之盛也時予亦

觀其美焉則諗於邑士大夫曰斯樓之集也虞山之教至精微者也賓不能告之主令公不能語於堂之人今夫講學者傳聖人之精神者也衆人講學以求聖人而聖人之精神不傳則或於觴咏讌游之間而傳之然而知之者鮮也則猶之乎一堂之講學也衆人以為義理在聖人所傳之書其講明分析在明道者之口與吾之耳而於吾所講之人了不相干則聖人之精神何時而傳乎此時不認取則既以為今日未及言及克己明日

未言及主靜而自已當下之聖脈遂絶矣故吾以為不如觴咏讌游之間可傳也今夫言學問者言克已也主靜也而茲樓之集二者靡不有焉深杯綢繆高談浹洽樂矣主賓之間誰為束縛而乃循循動乎情止乎禮也杯則杯箸則箸矣則時有操存乎無操存乎何以一人而及四十餘人無不然也四方之羣而至者貌不習也坐之一室而飲之酬之遺其形骸耳目而懽然羣油然無戾焉此時爾我分別之私待克乎不待克乎若當此

而克之容著力乎不容著力乎且毋論集者之爲學道人也即奔走而趨事者誰不欣欣覩主賓之盛滿樓之歡恰而豈然無厭數矣乎此誰爲操之存之而克之也故曰茲集也虞山之至精微者也雖然不能知也知之則滿樓皆聖人此非誑言也有聖人之體也不待操存而自靜不待克而自廓然其大同觴咏讌樂皆真靜也皆萬物一體之初也此時假令著一操存克巳之想舉手皆悉睢滿目皆吳越矣故曰聖人之體只此在也主

賓之間能知此一段性體透露處急須認取則一堂講
學口荅耳聽者皆是故曰先天一畫總是水流物生當
下功夫只在吟風弄月見得便見知得便知各人飲酒
各人果腹到得無主無賓一齊大醉此時絃歌樓上宛
然聖堂却不曾減得用章甕頭一滴酒也令公深於道
而不得以傳會之人諸賓懷令公之教而不得有言以
告令公非無言難言也夫與會者紀之亦幾於多言也
已矣是月廿有四日華亭張鼐記

七月望夕瀫河記飲 張鼐

毋家賴川氏故上農也濱瀫河而居曰古錢富村余記兒十歲曾遊其地今堂構易矣而規模尚髣髴偶以七月望過之垂揚數株流水一曲豆棚瓜蔓映帶籬戶擷園橙圃纍若垂纓田飛青鳧潭望白龍牀酒盈樽池鮮滿筍乾肉在梁抱卵在菌伏雌肥美蒸蔬芳潔竈下黃頭炊薪作供山媪短袷錯火調羹酒食夙儲杖頭無損夫婦踞勉以酬嘉賓弱子佐壺贅壻捧餕稚孫坐膝舉

觴開眉燒燭不給繼以檠火嚴吏促坐懽呼喧雜時山雨欲來飄風入戶野聲四起隣室飄搖吾儕脱巾狂醉藏鉤呼盧引滿無算歸舟已屬四鼓渡頭雨歇月光微上扣船容與枕藉朦朧豈其夢邪尚可記也坡公云何夜無月何地無竹栢但少吾輩清閒人耳亦不可謂非項刻華胥也

寧夏紀事　祝以豳

寧夏之役廟議紛如余時待罪司馬署掾所日得飛騎

傳報彚而輯之庶幾備他日功罪實錄云西迫賀蘭山北鄰沙漠東南控黄河而蔽全陜屹然稱雄鎮商賈士女布粟錢貨輻輳其中而諸衛所棊置遠近國初時設巡撫都御史建節彈壓之嘉靖間哱拜以降臣冒漢爵蟠據鎮城拜故黄毛種因獲罪于其部長父兄皆見殺而拜伏水草中得免因歸命備戎行積級至都指揮使擢副總兵今上八年拜子承恩乞襲父爵當事者持之謂一降人何功于朝廷不宜濫而一時深計之臣請稍

從寬假以示羈縻于是授指揮使去彼初妄覬通俟不
則亦願世總寧夏兵歸不無怏怏而拜既雄于皆所部
驍健千人青海之役驁然有輕中國之心狠戾欲逞而
未有得隙會巡撫黨公馨于將士多所濕束而卒劉東
暘許朝等俱黠桀無賴頗蓄怨望拜剌得之以間嗾東
暘等曰若苦黨巡撫虐邪任為之有我在于是東暘等
羣譁于伍聚黨千人排戟入索黨亟黨與其母及家衆
匿樓而東暘等欲縱火焚樓黨不得已下為所執交刃

之立死後羣謂黨某之惡石兵備實翼之益兵備者石公繼芳故黨姻戚也搶攘間石出而與總兵張惟忠遇惶恐計無所之乃解其服顧從行卒取兜鍪短後衣衣之而手荷戈若為張前導也者值東暘等大呼石兵備安在石股慄仆地衣中露出纖綺為賊所察前執之加詬辱交刃亦立死賊因發鍵縱囚撤絡結衆而撫鎮而下四公署一時盡付烈焰矣盖壬辰三月十八日也隨僉事府以臺謁務少卿以奉使歸咸在鎮城力慰諭各

賊不聽而哱拜父子亦從中謬為講解二十三日遊擊
梁琦土文秀守備馬欽光千總哱雲將五百騎由中衛
互市歸駐城外拜密令哱雲土文秀殺馬梁然後啟關
按轡而入土哱氏黨而雲拜義子云二十四日賊又羣
赴惟忠逼奪印去張知不免遂自縊于是盡收撫鎮符
印旂牌于二十六日封牛馬祭天東暘自偽爵總兵而
哱承恩許朝為左右副總兵土文秀哱雲為左右參將
數黨二十罪脇虜藩及隨穆疏保東暘等為倡義當授

官即真且為書若深德東暘者其詞甚懇惻以嘗督撫
䰠公學曾而吟詠恩擁衆出生執玊泉營遊擊傅桓又
旁掠廣武等營直抵中衛吟雲土文秀等竟襲靈州所
過城堡四十餘皆望風而靡參將熊國臣守備袁尚忠
趙維等棄城鼠竄去賊長驅出三百餘里勢張皇甚䰠
公所使使張雲諭賊被窘辱歸具言諸猖肆狀始謀發
兵顧諸鎮藉歎貢久不習戰而榆林蘭靖諸邊動隔千
里而遥調發不以時至于是遣總兵李煦由靈州横城

遊擊趙武由嗚沙洲各提兵進討賊益寧夏肱懸河外前界靈州而稍左為横城右為嗚沙洲討賊由靈州内扣于道使乃遣李煦亟趨靈州而賊已密通土官都司吳世顯偽授叅將約以城降是夜謀洩而叅將來保倉皇糾合士民有勢力者乘城固守又密亟報魏公請急而李煦及遊擊吳顯兵咸至文秀知事無濟始遁去煦率兵戰獲偽將王通哱進章等而趙武兵由嗚沙洲獲賊詹仲科于正等并奪獲賊筏數十餘諸城堡盡復賊

稍稍斂入城乃盡括鎮城金帛子女往勾敵為聲援且
許割河西地與敵共舉大事部長著力兔宰僧等啗賊
賂果四出圍趙武丁王泉營會所調榆林莊浪兵相繼
至李煦與總兵牛秉忠率之渡河敵漸引去王泉圍解
獨平羅營為賊竒境土文秀哱雲承恩糾敵攻圍甚急
而參將蕭如薰以孤軍抗守不下賊謀聚草焚樓櫓入
而如薰大辟兩門張疑兵却之又手射哱雲中左目死
并戰死賊黨吳教霸周儉等雲于諸賊中最趫悍哱拜

父子倚之如右臂雲死而賊氣奪矣當蕭之乘城抗賊時奉御座于中門諭諸將士以君臣大義有死不可背諸將士咸涕願效死靡他而其妻楊謂蕭曰若能為忠臣妾何難為忠臣婦乃盡脫簪珥出享士士益感奮敵既不得踰平羅而東而我兵併力進攻所斬獲甚衆焚其火車百餘賊千人溺水死高蕴等三健卒賈勇奪門先登闔城震動顧後兵引卻無應者三卒往來號呼手刃數賊力盡靡賊手是役也各軍新集無見糧將士多

觖望羽書晝夜警京師戒嚴一時忠謀碩畫之臣扼腕
而起人人言殊而大司馬石公首發決水灌城之議議
未決會御史梅公國楨疏舉故總兵李寧遠父子忠勇
可亟遣而在廷諸臣且疑寧遠父子驕縱有他志于是
梅公復疏云李氏父子但當防之于遼左握兵之時而
不當防之于廢棄離任之後若疑臣徒市私恩不顧國
計願與李俱馳寧夏功成即日還朝倘中途事平聞報
即返若其不效則軍法在焉何止薦舉非人罪也疏入

上壯之而寧遠方居家即命子李如松充總兵官率所部良家并簡選大選左精騎與梅公馳赴寧夏大司馬復調集諸鎮兵爲犄角而廵撫葉公夢熊請釋甘肅而提兵身討賊咸報可而又特推帑金數十萬犒士溴明詔誅首惡宥脅從懸不次之賞以待豪傑而吳越閩廣閒挾策干用者呌號于大司馬之庭無虛日矣當是時大軍未集而魏公所調發兵不滿萬賊憑堅城而諸邊敵且飈起又爲妖讖東勾順義王令大舉入犯哱拜狠

而目無中原棄故所受綸綍于城下而諸逆黨咸辮髮以示不臣拜妻施時時諫不聽又瞿佩而立謂拜曰此何來悖德不祥而承恩與弟承寵恚而露刃叱曰老婢子無福作皇后邪益大發家丁出大抗王師先後戕殺我士卒數千人又勾敵搶截我糧車二百餘乘承恩迫脇慶王妃毋子死土穴中民家婦女所被荼毒備極慘毒巡撫朱公正色甫至靈州即疏稱二難三可畏而魏公不得已亦屢疏欲從招撫朝廷謂賊大逆無道死不

足贖不可許有旨切責魏公而李煦及轉餉總兵官劉承嗣一時咸有處分矣會切盡酋婦使使來願要說著打二酋令無從逆敗市賞失中國意而蕭如薰先擒獲五酋長中有為著酋所亟者願以金易而蕭故持之以要敵敵大悔恨與賊不無中離而東暘等計敵中馬弱將緩我師以待秋乃更為詞謾我云十八日之變實成于史得興常達子等今已庶得首惡正法擁慶藩及隨穆于毗睨閭要故所善總兵張傑為盟聽招撫魏公與

朱公議遣傑賊列幟鼓吹導傑入約後三日當迎朱公往亡何而賊家丁某知傑已為賊所拘縶矣先是平羅被圍朱公議發援而道中梗不得達乃簡去甲兵數千夜循賀蘭山猱附而度抵平羅蕭得援出奇兵直擣敵巢斬獲甚衆敵咋指恨要哱拜同攻平羅雪恥賊緣是復與敵合時敵在魏信大壩及沙湃者為副總兵蕭如蘭來保牛秉忠等先後各堵截出邊而葉公已至靈州所調集苗兵二千人一切攻具咸備梅公洎李如松兵

亦至于是分遣諸將四面進火炮擊三樓櫓皆燼斬賊首四十餘生擒七十餘哼承恩中流矢拜亦幾被獲賊大挫而是夜有百戶姚欽武生張遐齡者射書城下約先攻西門舉火為内應而將士苦戰得書匿不以聞既夜分遐齡候外兵不至身縋城下抵遊擊陳守義營而守義畏縮不敢出久之城下舉火姚欽等知事敗與數家亦縋城下而同謀者五十餘人皆被害質明縣首于城矣賊以堅城委我且得以餘力出擾掠糗糧而我士

馬從日中晝夜仰攻死亡相藉我怠賊奮士氣沮銷七月初二日隋僉事懷印私墮城傷股不能起賊以四家丁下執隋而我兵睨眙無一人往救者賊既得隋以刀反擊隋者四而錮之于他所賫四家人各五十金被絲而耀于樓由是賊益恣無忌宣言敵已與我合勝則據城而叩潼關不勝即走敵朝廷其奈我何梅公疏入于是賜魏公上方劍令自大帥而下不用命者戮以徇而擢蕭如薰總寧夏討賊仍檄繫熊國臣棄市顧敵暫去

欲未飽擁十餘萬騎分道復入總兵麻貴蕭如薰董一奎等各引兵邀擊而游擊龔子敬蜀南名將也率苗兵千人于沙湃守隘會火山灘敵七千餘騎欲出不得乃合圍轉戰苗兵火器所擊死敵無算龔與把總戴君寵兵寡力盡參將倪英擁衆不發龔戴全軍俱覆沒敵亦創甚去于是始決意為灌城之策而度城東北勢卑陷水決且旁溢衆議先築堤而令劉承嗣董其役盡令壘土為堤數十百丈然後決大壩引水入賊窟而陽出黨

公石公家屬求掐安陰使人決堤堤潰水溢于是斬守堤都司吳世顯賈襄以靈州與賊者也我既以堤捍水而復以兵防堤頃刻不遑暇而賊以間得出密書勾敵敵聲息時至水環城既旬而城不下且將各為心軍無統紀號令多不行梅公不勝憤懣虞功不成無以報簡知而塞中外望乃復疏賊必不可滅狀上震怒奪魏公官以葉公代既又命斬陳守禮等而逮係魏公矣大司馬石公更疏請復命將董一奎劉承嗣而命蕭如薰督

固原甘肅延綏寧夏諸軍李如松督宣府大同山西遼左諸軍而即以上方劍改授葉公葉公既受命與朱公梅公圖所以滅賊者而著酋欲無厭知賊深窺我終不得以全力與角引精騎直抵梹城為截錨故智葉公議城未下而敵深入不逐敵勢中牽何以滅賊乃命李如松簡宣大追晉精卒以李如樟李寧趙夢麟等將之疾馳往夜半與賊人道尖而李如松自將千騎馳及張亮堡遇敵五千餘騎圍我軍如松力戰不能卻勢且迫而

如棹等聞而趨遯李寧身先不介馬而馳突入圍立斬二人遂解去我兵追及賀蘭山斬敵首六十餘級纍纍于竿以恐喝賊賊勢削而浙兵及莊浪土兵新集氣方銳朱公乃率各兵渡河定誅賞以勞將士而蕭李等引兵追塹而攻城城中虜食盡必死等死死義乃始合謀為內應九月初八日鎮民袁朝貴中薛永受者潛出云與夏之時何廷章等三十七人約先潰南關而筆濶氣者其人有心計得閒即以大城應矣是日夏何等斬賊十餘

人啟關延我兵入朱公梅公下命禁妄殺百姓焚香迎
拜者遮道許朝峙承恩身出戰而我兵乘勝驅逐賊不
可支吾遁入城而縛内應諸人家屬于城樓我亦遂縛
故所獲之東暘毋許朝女出示賊乃釋葉公聞而亦渡
河厚賚諸内應者而又念百姓苦荼毒户撫之歡聲四
動次日又令所釋脅從諸人呼于城下曰我等因獻關
受賞矣若獻大城當受上賞晝夜據關而攻賊復出張
傑求招撫而民李登者寄其妻若子于其所親而身親

行間自矢功成受賞不成以死報國梅公子尺一往說哱拜使拜殺劉許自贖薄暮以小舟渡入拜長跪雪涕委撅謝如約然必得督撫符印即為信登出而葉公朱公各授札往拜父子果陰謀殺劉許矣先是南關之役東暘故疑土文秀有異心文秀方托疾不出東暘與朝佯問疾至搨前刺殺之拜如大恨東暘等逆與筆瀉氣密定計擒東與朝皆斬之擲其首城下我兵方疑畏而李如松等緣梯而上士民歡呼迎拜者如南關顧諸將

爭功頗有殺戮禁之不能止梅公朱公咸入城計哼氏父子豺虎也而所蓄家丁尚千餘亟之恐生變乃議分部其卒于各將領姑示曲全以須後命而葉公念元兇不誅事且不測密傳令將士不即殺哼氏者伏上方哼承恩出即為浙兵所執一軍大閧拜率其家丁巷戰我兵圍賊急拜闔門自縊死李如樟突入斬拜首李寧獲其次子承恩及義男哼洪大李如松獲土文秀并及其弟土文德及許朝偽將何應時蕭如薰獲東暘偽將陳

雷許朝偽將白鸞陳繼武等拜白縱火焚其廬舍而家丁為我兵所執若為居民捕獲者盡殺之貲財悉入亂兵之手盖九月十六日破賊二十四日捷聞所獲哮承恩等八逆檻至京師十一月十二日上御午門百官咸衣紅錦虎拜而上萬年之觴聲殷于庭衛士千人列戟環侍賊以次獻俘畢即日命磔于市傳首九邊司馬氏曰哮拜父子之亂議者謂竊名號而恣睢則又何以云寬假示羈縻也總之邊人釀亂自昔而已然爵亦叛不

爵亦叛且朔方傈勇好作亂武廟時嘗一訌矣至戕殺
秉憲兩重臣攫符僞號此二百餘年來所未有也賴主
上明聖威福震耀自春徂秋罪人斯得幽愧無能借前
箸策據赤白羽所傳書之為他日功過實録云

明文海卷三百五十一

西師記略 宋楙澄

哱拜西寇也世宗時以部落三千内附撫臣處之

朔方敵犯塞稍稍有功由是驕縱漸繁名實及党馨伎鉞略不假借屢施柬縛哼忿恥盈懐乃與其黨劉東陽許朝子承恩共殺党縛藩臣穆來輔隨府劫慶王結西敵以要命於朝詔令罷兵赦勿問不從時魏大司馬學曾專閫陜右即命方畧魏赴夏過期哼亦僭擬魏作氣討逆請引河水灌城河去城二十里乃北抵受降者詔曰可於是去水關築堤灌城水過城雉七尺魏意欲盡降夏人兵不血

刃秋御史梅國楨奏學曾逗留養亂天子大怒命
武士反接至闕擢山右中丞葉夢熊代魏李寧遠
成梁為大將軍子如松隸國楨持節監軍事寧遠在遼
不及乃以如松為大將軍八月敵救夏人如松戰於張
亮堡走之賊勢乃孤國楨陰使人說承恩殺許朝以免
死承恩遂殺朝請降中丞以賊在釜中且生之無以懲
後不許十月城破承恩出走浙東將楊文執之賊黨悉
就擒國楨獻承恩於朝天子從中丞議十一月獻俘太

廟行賞各有差魏奪爵勒歸田里尋復本官如故是役也蕭如薫實扼兩敵之衝使敵人中外間隔故卒抵於擒議者謂其有睢陽之槩先是與敵戰於沙湃叅戎龔子敬死焉子敬華川人陝之驍將也論曰昔赫連勃勃始築統萬及繼遷父子狐鼠其中趙氏宵旰者累世及於我明逆醜藩封豈非形勢不掉足資奸雄亦其風氣使然也若灌城已取效於往日哱氏其未聞之乎野史氏曰余聞禍始許朝及哱氏議降許堅初志造舟踰城

潛殺守水以潰堤續慰撫夏人莫敢反正斯其才識有過人者御史搆而誅之用意遠矣孫子曰非微妙不能得間之實語曰斬首項不如刺心胸良有以也

聽吳歌記　宋楙澄

昔人以漸近自然荅絲肉之問千古遂為名言蓋東西南北之音其聲皆恊於齒牙唇舌不則雖秦青合唱難欺雅俗之耳而况能强附之於絲竹乎自漢迄於六朝中間公莫俞兒之曲雖讀之不勝吃而其置吃之處乃

其諧聲之極也近世樂理既失俗工以韋合為奇書史經傳皆被之管絃影響依稀轉相附和假令不待協音而輒可入奏則古之妃豨中吾直巫祟語矣三代之音降兕神格天地西方之呪致雲物驅蛟龍豈非至和之極能相感通乎葢非聲無以宣氣非和無以會神是以歌韶而鳳儀審風而知國固知樂之有裨於天人矣唐初之詩諸公以入唱為高自宋代以詞興而歌詩之法廢金元北九宮興而歌詞之法廢元迄我朝以南曲興

而北曲廢譬之於禮諸體猶羊而歌音猶告朔也廢告朔而供羊不可為禮廢歌音而存體不可為樂故詩廢歌而唐人始獨擅詩矣詞廢歌而宋氏獨擅調矣北音廢歌而金元始獨擅北音矣此固披卷自見按世可推者也吳歌自古絶唱其歌至今未亡余少時頗聞其槩會歷年奔走四方乙未孟夏返道姑胥蒼頭七八輩皆善吳歌因以酒誘之迭歌五六百首其叙陳情寓言布景摘天地之短長測風月之深淺狀鳥奮而議魚潛惜

草明而商花吐亭寐不能擬幻鬼神無所伸靈令帝王失尊於談笑古今立易於須臾皆文人騷士所嗌指斷鬚而不得乃女紅田畯以無心得之於口吻之間豈非天地之元聲匹夫匹婦所與能者乎時手太白樂府不覺墮地以余之癖於嗜文太白之善于琢句乃奪於傖父之肉音非至和之感人而能如是乎斯其中之微妙必有所歸矣余以為詩必高唱而始極其致使起唐人而歌太白之詩將無斥魏而棄建安乎若夫南北之曲

一失宮商便屬別調斯真詞家之商李騷壇之獄律豈盛世之音哉

順天府宴狀元記　宋楙澄

萬歷丁未春三月十八日偶之順天府荅拜一貴人既及門見羣役駿奔有驅羣羊入府門者余不知所為隨衆而入避於土地廟須臾鼓樂喧甚有旗數十隊列於大門内見首甲三公至旗前下馬順天府丞乘㩳輿繼其後抵二門余為衙官所拒遂趨至貴人門投刺謁者

云主人方有事公宴至七獻始畢郎官須面謁何不來
暇至廳事一覿乎余然之遂脫從者帽衣青衫自堂後
趨至院中見首甲三公與府中五公分賓主禮獻酧之
儀備具每行禮府丞不與諸寮屬同就位則三公面南
府中五公俱北其食前三公皆方丈而有花罩踞其前
府丞亦如之羣公咸稍殺酒初獻止樂教坊官致辭畢
有優人戴判官面目而上手持數籠兩綺服人從旁贊
辭判官持籠照耀數番提一壽星出復納其中簸弄再

三若復有所出竟杳然而下二獻則弦索調而唱喜得
功名遂乃呂聖功破窯記末齣也唱者之意豈欲諷狀
元毋以溫飽為事耶迨三獻則一人手持三九弄之良
久四獻更事絃索五獻則二人戴鍾呂衣冠作羽仙舞
夫三公方極人間之榮而遽傲之以鍾呂若濃若淡之
間似於有意無意矣六獻復陳絃索七獻奏細樂正獻
先徹榜首五卓每徹一卓則榜首之頭漸露少許由此
思之當優人演劇榜首直埋頭脒目一聽凡鄙冗俗

之夫踉蹌廳事殊失大體以次漸徹徹至府丞而八座
悉起賓主各一揖而出主人送客至二門候客上馬復
出一拱而散府丞遂送榜首歸第嗟乎國家待士之隆
至於此而極矣回視因首跣足之時榮辱不天壤乎余
謂始之辱之如漢高之倨見黥布已而榮禮之如黥布
之大喜過望此皆英主所以馭豪杰也方之師友之朝
雖遐哉邈矣顧今日之寵榮其誰錫之秋毫皆天子之
恩澤而敢有二志余以為若黄子澄之於聖祖楊用修

之於孝武二宗可謂無愧處變商弘載之忠蓋廊廟羅
豫章之經濟田野可謂上無負天子下不負所學矣余
觀三公皆恂恂不失儒者而榜首公猶故衣敝靴不事
修飾觀者皆唧唧嘆異能使終守其恂恂由此而鄉相
亦何至於驕吝哉三公服飾皆等惟榜首所披之紅乃
金繡雲鷺宅無異也草野之見不敢妄訕大典竊意教
坊雜劇不當陳於醮建之初宜一切罷去而獨存八音
之奏七獻畢則賓主當速起別以下寮司徹不宜坐俟

徹畢似以酒食為重者未嘗蒞事以為云何余久居京師當皇太子初出閣就講有故人為講官約余往視余恥衣青衣與奴僕等辭之後遇皇太子冠婚册立及皇太孫生咸可遙瞻聖顔友人亦拉余往余皆苦晨興卒不肯就徽服令竟以避追得覩盛典雖見所未見然亦可以占余之衰矣

劉東山 宋懋澄

劉東山世宗時三輔捉盜人住河間交河縣發矢未嘗

空落自號連珠箭年三十餘若厭此業歲暮將驢馬若干頭到京師轉賣得百金事完至順城門顧騾歸遇一親近道入京所以其人謂東山近日羣盜出没良鄉閒卿挾重資奈何獨往獨來東山鬚眉開動唇齒奮揚舉右手拇指笑曰二十年張弓追討今畨收拾定不辱没其人自愧失言珍重别去明日東金腰間騎健騾肩上掛弓繫刀衣外於跗注中蔵矢二十簇未至良鄉有一騎奔馳南下遇東山而接轡乃二十左右顧影少年也

黄衫氈笠長弓短刀箭房中新矢數十餘白馬輕蹄恨人縈轡噴嘶不已東山轉盼之際少年舉手曰造次行途願道姓氏既叙形迹自言本良家子為賈京師三年矣欲歸臨淄婚姻猝幸遇卿其直至河間分路東山視其腰纒若有重物且語動温謹非惟喜其巧捷而客况當不寂然晚遂同下旅店中明日出涿州少年問先輩平生捕賊幾何東山意少年易欺語間益輕盜賊為無能也笑語良久因借弓把持張弓如引帶然東山始驚

愕借少年弓過馬重約二十斤極力開張至於赤面終、不能如初八夜月乃大駭異問少年神力何至於此曰某力殊不神顧鄉弓不勁耳東山嘆咤至再少年極意謙恭至明日日西過雄縣少年忽策騎前驅不見東山始惶懼私念彼若不良我與之敵勢無生理行一二舖遙見少年在百步外正弓挾矢向東山曰多聞手中無敵今日請聽箭風言未已左右耳根但聞肅肅如小鳥前後飛過又引箭曰東山曉事人腰間騾馬錢一借於

是東山下鞍觧腰間囊槖膝行至馬前獻金乞命少年受金叱曰去乃公有事不得同兒子前行轉馬面北惟見黄塵而已東山撫膺惆悵空手歸交河收合餘燼夫妻賣酒於村郊手絶弓矢亦不敢向人言此事過三年冬日有壯士十一人人騎駿馬身衣短衣各帶弓矢刀劔入肆中觧鞍沽酒中一未冠人身長七尺帶馬持器謂同輩曰第十八向對門住皆應諾曰少住便來周旋是人既出十人向罏傾酒盡六七鑸鷄豚牛羊肉噉數

十斤殆盡更於皮囊中取鹿蹄野雉及燒兎等呼主人同酌東山下席視北面左手人乃往時馬上少年也益生疑懼自思産薄何以應其復求面向酒盃不敢出聲諸人競來勸酒既坐定往時少年擲氊笠呼東山曰別來無恙想念頗煩東山失聲不覺下膝少年持其手曰莫作莫作昔年諸兄弟於順城門閧聞卿自誉令𩙿途閒輕薄今當十陪酬卿然河間負約䰟夢之間時與卿並轡任丘路也言畢出千金槖上勸令收進東山此時如

將醉將將夢欲辭不敢與妻同舁而入既已安頓復殺牲
開酒請十人過宿流連皆曰當請問十八兄即過對門
與未冠者道主人意未冠者云醉飽熟睡莫肴慼慼少
有動靜兩刀有血喫也十人更到肆中劇醉攜酒對門
數上十八兄自飲計酒肉畧當五人復出筰籬舉火煎
餅自啗夜中獨出離明重到對門終不至東山家亦不
與十人言笑東山徽叩十八兄是何人衆客大笑直髙
咏曰楊柳桃花相間出不知若箇是春風至三日而别

曾見瑯琊王司馬親述此事

明文海卷三百五十二

容城屠者記　張大復

楊忠愍公讀書容城寧國寺寺門有屠者夢神語云楊某故忠臣家貧力學汝合供具屠者入寺門訪之適遇公一見固已奇公矣旦晚供具不輟公固止之不聽三年而不怠公既登第屠者不見復至為諸城令屠者來

謁入邑問治狀長揖謂公曰好好竟欲别去公贈之廿金并絹一疋屠者笑曰某鼓刀而屠年餘鎰豈為金來乎公治諸城良苦安所得民間金而以與某也固辭不受止持一縑去後公被逮時每秋鬫屠者必侍張夫人母子入京師候伺甚謹後公赴義時張夫人母子不知也獨屠者在長安公至西市顧見屠者曰夫人來乎曰不在又問郎君曰不在公曰只女在此乎曰然遂受命屠者經紀其藁葬事設奠痛哭而别嗟乎如屠者亦奇

矣昔文丞相之友張千載詣相因所供飲食三年無缺追其沒也置囊弁櫝函丞相骨以歸生死交情至今艷之屠者豈若人之儔歟然而屠者故難矣何也非忠愍之友也蘭谿王海𪗋曰予領徐文貞命送忠愍西市曹見屠者恨不請其姓名云

呂光午記 張大復

浙人呂光午號思峰從何心隱遊心隱以金數千使走四方陰求天下奇士少為諸生讀書杭州昭慶寺與一

少年善當其時阮撫使養練僧兵少年為兵所侮呂居間解之僧抗悍多大言呂輒與鬬擊傷七十三人羣兵走訴撫臺使者大怒曰吾為朝廷養兵何物豎儒敢敗乃公事呂岸幘羅衫長揖堦下徐曰明府過矣一書生能抗七十三人彼七十三人者伎安在而稱兵乎且朝廷用此鼠輩何為也阮色解遂罷僧兵又海上大盜其人莫敢捕曹別駕手觴練水捕兵陳老三使擒之陳領命訪市肆中有云頃一人衣白細衣短髯白眼來肆中

食麵問縣中陳老三安在知為别駕捕盜即馳南去陳黠頭曰此是矣急領捕兵四十餘人追之時盜已駕小船而南一人搖櫓而手自撑篙其疾如瀉衆兵取尾磔夾岓擲之兩手流血而櫓不少觧篙益縱横不可上會遇小橋陳以橋板從空投下船始不得行盜方取刀將奮擊陳又從岸上持巨板壓其首盜乃就縛時練水賽會羣公在鐘樓下聚觀為吕思峰言之吕訝曰惜哉此夫吾故知其習水戰者也槎溪道中趙長白為予言如

此予又聞華亭檻一盜伸其兩膊能于膊上剪銀應手而解呂嘗欲從獄中刼之華令畏其多力輒撲殺不果刼呂每大恨以為失人云或曰呂昆季三人長曰老山其人類兕谷子次其善談兵思峰其季也何心隱為江陵所殺陳其尸道傍禁不得收有二少年舁之歸葬廣中或曰長一人即思峰也

董家溝老人記 張大復

黄河水竭抵宿遷幾無河矣萬歷二十七年三月十五

日予與姚江舒生四明袁生覔小車行二十里許至董家溝大雨如注亂落兩鬢下自頸及於腰溝水頗深不可渡御者相扶攜至河口得小舟渡焉始抵溝北溝上人竊竊睨予車中相與語去留辭不定予輩循溝而走西望柴扉高敞叩之一老人豐頤廣顙衣裳楚楚亟延予輩入問董其姓予笑曰此所謂董家者也老人曰然時有衆客酣飲堂中老人拱手謂其衆曰客至矣吾等罷飲客不能安未罷予不能安將若何其客揮手而散

老人益復洒掃布席出胡餅麥酒相勞苦予性不能飲

老人曰故知君不能飲此酒也則更出一瓻置几上長

跽而請曰客語我此酒佳藏之久矣以俟知者敢以相

餉于是盡瓻而傾之壺中而手酌一大甌飲予又酌二

甌飲兩生予曰性不飲耳脫飲豈畏麥酒哉然老人情

至當為君盡一甌盡一甌足方半歲飲矣老人喜乃自

酌數十甌而更以飲予予不能盡觴而止時雨霽則相

與走溝上溝上𧼮裂一望茅葦童子方縱火焚之老人

曰火後得雨則葦怒生予慰之曰老人居此良苦老人戚然久之曰予之苦可勝道哉自吾父祖之居於此也屋廬田舍為魚鼈所窟宅者數矣因指其東曰此之謂駱馬湖湖水溢而溝上人之姓名未有不一更者而董氏獨存此豈易易也哉今年河流暫息吾是以有此居也而賦役更煩急不能堪旦暮小吏叫號於門輒負耒而築築已而鑿而河中搗鼓官船踵接予又腰纜而挽之竟日不下咽矣乃長吏之至止于斯者又必曰董家

董家黥隸盗緣為奸呼雞逐犬傾瓶洗罍不𢈔行刼矣而予不忍溝之不董姓也夫是以低回不能去予曰老人休矣夫濱河之民而不遭水患豈有是也哉且而不聞絳縣之老乎白首不知征役談者以為至治之祥今何望焉夫今之不古亦明矣老人入予亦掐枕而卧嘆曰死名者耶忘其身而守溝姓雖然猶愈於世之輕去其鄉而不惜祖父之遺若傳舍者

濟上看月記　張大復

已亥五月十二日夜舟次濟寧夾岍皆楊柳月掛柳端萬里空碧子與遂之徙倚紗櫥下戒童子不張燭命樂工操長笛奏之其聲欲沉欲浮欲飛欲止因憶宋人詞云虛欄轉月餘韻尚悠揚則宛如目前光景若另在一世界者是時月光如畫風氣如秋濃陰如幞山色如黛如烟村犬如豹櫓聲滑滑如江南水味如虎丘茶烟如縷童子鼻息如雷吾兩人俊語如河决海立萬珠噴薄幽語如鬼遂之故不善談爾時目開心豁意思活潑欲舞予謂遂之此景不應虛擲

予自吳之燕自燕歸吳浙殆四月所過不下七千餘里其
會心者惟今夕與前者涿州道上耳過此州之日簷聲潺潺
擁衾愁卧時聞鐘磬聲或曰此碧霞宮香客也往覘之市上
士女駢集予馬幾不得行亟出市門外則疊騎聯鞍結束
妖麗每百十人為一聚持幡捧罏鳴金聲析以萬萬計而道
傍巫師佛媪乞兒歌郎啞女孿子獻天堂希有之福利以祈
半菽者鼠竄蝟起多於黃土之茅一帶幽香陣陣撲人
鼻孔間麥風毛雨寒沁肌骨遂捨輿走沙上忘其身之

為我也因作二語問之恨下語酸薄如學究設席不堪咀嚼耳書館清閒嘗令遂之書扇頭將以遺顧僧孺不果

舒城山寨記 陳弘緒

大江以北山寨始於流寇齊彥明之亂嘉靖中歸安唐公樞紀舒寨之險要者僅龍卧石索二處而已崇禎庚辰予量移茲土時賀一龍馬光榮諸賊盤據近地彌月閒予至拔去諸寨幸免殘毀因檄主寨者具道遠近

糗糧多寡以報自春秋寨以下得二十九寨焉其險遠而小未報聞者又二十餘寨焉計嘉靖至今百年之間增寨如是嗚呼生民之烈禍尚忍言哉當諸寨之並立也皆以聚族捍寇為務卒遇攻圍輒引領於官兵之援已不竭死力以抗鋒鏑已呼籲踵接官兵輒漠然度外置之不幸而諸寨以殘燬見告者屢矣勢不得不乞和於賊既乞和矣久之勢又不得不通於賊賊幸諸寨之通也飢而糴必于寨是問焉且倍其直市騾馬雞豚鹽

略亦必于寨馬償其直諸寨聚族而捍冦殊困憊至十餘年勢又不能梯山航海年利于外幸而賊以倍直啗我安坐侈収子母于是轉皆仇官兵而德賊或不幸官兵道經諸寨所過輒又使廩無餘粟笥無餘帛廏無餘蹄于是諸寨之仇之也日甚因而益𢎞目腹心于賊焉嗚呼孰使忠義之民轉而耳目腹心於賊而不可止耶

過董叔理河上寓齋觀月記　魯與撰

予家古芙蓉園小巷中出巷沿河而西板橋騎水上老

樹渉河與橋首尾河淺小意渺然深廣橋與樹實使然
樹里中謝在杭大夫手植也先生喜著書其言詩不甚
許鄭繼之吏部或稱引鄉里中猥庸熟客要為博雅君
子也攀執條枝如老成人度橋有樓倚樹左扉臨水入
户登樓樓居淺横之廣可步樓南面夏宜晝春宜雨秋
冬宜霜月朝宜聽雪朝宜晴曦水潦大至艇隨潮集橋
下百尺高寄則水引目逝山接心遠仰俯遥邇羡眺自
來樓背當廣庭花木石竹滿之庭内小堂不甚深房左

右翼房面庭與樓俯仰左為董叔理寓房背樓北向周以籬落蒔花障其漏籬外清池僅方丈傍跨石橋橋不逮尋僂背下趾穹然作勢有小軒横臂亘堂背東面臨池池外荔樹立當軒軒半受荔陰籬右畔即堂後庭亦峙竹石廣殺前庭三之一庭右隸小榭繇榭達軒跨扉階五級而登軒趾類臺俯池而釣竿可七尺絲長半竿魚乃受餌籬左角石橋東町畽即池外荔圃圃有潔井小口不竭耐汲宜釀當軒荔熟則紅池賭井登倒撓株

而寓齋畫於此偶過叔理所小飲待月主人朱君談蜀道鬼物如見予笑謂數千年來安能有剩魄至今其堪為鬼者惟屈大夫一人餘瑣屑小魂不足道也叔理熟視予顧謂主人曾生乃目無宋景司馬長卿輩死尙生無賴大言醉矣時崇禎丙子十一月望前也叔理與予皆有詩

吳陳二子選文糊壁記　傅占衡

山中織茅為壁其土疏惡不埴三日澈洞如牕櫋奴子

自城下來抱一捆文字為予糊之試閲焉皆吾友吴仲升陳惟易二人選庚子丁丑進士文也中多朱墨細批惟易字不知何從奴子得也予所處無帷帳既以避風寒蟲蟻之害暑中跣脚上牀遇不睡時或横觀或正視至其與文爭題不敢同世處時有欝然思者已復啞然而笑前十年從二子銖銖兩兩於此今何輕之至是二子嘔心肝為文不能豐稼穡飽邦民又不得以所選文之意風動有司移易風俗一則老得一低鄉舉如今漂

零海上死別已吞聲生別常惻惻予日日誦之一則葵父無具頭白養母無策流離寄食時衰則師座俱廢雖金谿人如無家人兩生效如是安得不泥諸壁且自洪武辛亥以來名儒鉅工照史冊者皆專是出成化間始徽標名目如王唐薛瞿到崇禎末房如蝶杜如蝗言理學則周程張朱之嫡派在是譚文彩則左丘明司馬遷劉向揚雄衙官奔走美其助朝筴禆世用則二十一史治亂成敗眉列未嘗不似然其末也上不能當一城一

堡之衛次不足備一箭一炮之用最下不可言由此論之糊壁為幸昔漢文帝恭儉集上書囊為殿帷雖二子不幸無上書囊之遇然未至以所學添禍人國玉石同詆存其朴論安知無河間獻王者故予卧則已醒則睇雖啞然笑而猶時鬱然思也作糊壁記

趍虛記　傅占衡

郡西南上頻渡其地販夫輳集儈駔如雲予偶行市上見一少年坐肆似賣買者遙呼稠衆中老翁自近時亭

午人語正聒重問曰五代何五代也老人曰前言之汝忘耶屈五指曰梁唐晉漢周也少年曰梁即朱温否老人曰然唐李存勗李嗣源晉石敬塘漢劉智遠周郭威其後柴世宗而趙太祖奪取之是為宋矣其人又曰宋幾十年有幾皇帝老翁曰宋有太宗真宗仁宗年代甚遠吾事多且急去矣行數步猶回顧大聲曰李存勗是獨眼龍子坐肆者審聽曰唯然後坐時子睥睨其旁久之大抵皆俗所傳傳奇演義數書也予猶怪其方擔夫

爭道時乃爾以彼其儕亦有學邪老翁其師道尚存者
耶蓋傳奇演義之書市俗多有比亦頗有煨燼泯滅而
獨一老翁能指授故後生者賴之猶耆舊邪余感是焉
作趍虛記

海舟記 徐芳

予覽海南襍志載海中事多惝誕若不可信而近行脚
過雍邱大佛寺主僧為述其鄉先輩李公海舟筆記數
事異甚則近而可徵者因識之李公諱某萬歷中以給

諫奉命使琉球未發先造木牌數萬上書欽遣事繇日月拋海中流去俾得先事戒舟迎候既開洋數日遥見中雙橋隱漾高可十餘丈從彼來喜曰彼國操舟者迓矣有老柁工登高諦視曰非舟此海蝦乘霽曝雙鬚也又踰日遥見遠山漸近蒼翠可愛給諫命艤而登舟子諦視又報曰此處無山蓋海魚晴日晒翅耳疾退毋犯其怒又行過一島舟中人登岸散足少頃風發張帆竟去遺一僕舟發不可復返僕臨崖大號良久有女子近

身餬之無苦此間有穴可同居也僕黽勉隨去至一石
巖甚深潔女進飯狀如黃粟香美特異又時採採山果
佐食宵則同寢一如伉儷女子語言肌態盡類中土人
但體上微有青毛因名毛女踰年生一子此島菁谷深
杳毛女日穿林獨往戒僕勿從僕無事亦時于島邊跂
眺冀海舟之復至未幾給諫遂過是島念僕命少留遣
人登峤尋探僕適于波間望見號呼使近遂得返但倉
卒不及挾毛女并遺其子給諫又于彼國中得古本大

學所關格致章經文皆在因熟誦之又攜一册寘篋中一日舟忽膠不動波濤驟湧柁工進曰此中必有海外異珍不肯入中國者搜擲毋緩給諫懼盡將彼國所贈珍玩次第投棄濤終不止最後得篋中古本大學曰豈此物乎自念已誦熟因併投之其舟應手而穩迨夜給諫還憶所誦則已不能得一字矣蓋僧所記如此語有之少所見多所恠西北人有官廣南守者朝出望有物鱗角霍霍以為龍也拜之不知巨蛇方捕鹿食之狀若

是也以理言蛇豈吞鹿之物哉物之輕莫如蝶海上人得之其大若蒲帆剥之得肉數十斤味極美使執經之士有不與數丈之蝦鬚如山之魚翅同笑而詆其謾者鮮矣然此不足道也獨忘格知闕文一章致世儒蠡測紛紛未已雖有紫陽補釋而終未滿後人之意乃何以中國不傳而海外傳之又何以竟為海外之所忮必殺擲之乃已雖黽勉記憶亦竟懵然不能得邪豈紫陽之書其傳已久不欲入而相軋又豈中國人之機械流詐

甚于海外子與氏所棄而不屑教也耶

太行虎記 徐芳

太行天井關之西十里有草庵焉老僧居之嘗間行山磵中有小虎子纔大如犬折前一足委頓伏地殆崖石損墮而為虎母所擲者也僧意憐之攜歸菴飼以粥飯虎饑得飯輒飽食後遂馴習僧出則尾隨居則膝侍婉昵柔狎不去左右居二載虎益壯猛而馴如故一足微蹩人呼為跛足虎客有過菴前者虎亦迴旋妥適畧無

疑碍于是遠近高僧之行謂能伏虎僧亦栩栩然以為虎與我善也一日僧攜虎遠出至天井關鼻衂血不止淋漓注地僧惜其汚以足㸃地使舐之虎得血甘甚嗛其無幾又饞不可忍遂前撲僧頁而去之硼中餐嚙殆盡自是此虎日蹲伏要路間伺行人過搏噬不復食他物以其初入喉時甘在人也而凡他虎之出没太行者亦皆一意嚙人往來行旅傷害甚衆每日斜即相戒裹足今十數年矣而患未息論者以為皆跛足虎煽導之

云事在崇禎末歲論曰語有之非我族類其心必異虎噬人之獸也而養以自隨又教之舐血啟其饞狠不但碎身而流毒于當路甚矣僧之愚以小不忍貽大禍也虎賴僧之力免于困死又撫摩煦育經歷歲月一旦反眼見血而不見人斯其所以為毒獸也往讀中山狼傳啞然笑之以為形似之言不意竟有其人乃爾雖然僧之事其小者也漢之新莽梁之侯景唐之安祿山輩皆厚寵隆恩長其爪牙豐其軀力及情遷意改變起倉猝

以致于不可控遏向之撫摩煦育皆足以為儲宄釀螫之資而已天下跛足之虎多矣何獨太行也屏而遠之寘之深山大澤間譏吾藩以自固雖有毒亦安能及彼庵僧者貪利虎之名而自以為虎與我善者也

游雷記 徐芳

辛卯三月廿五日有卒泊東城之滸舟中載二豕忽陰雨雷入斧其卒死黔二人面提一卒併二豕去莫知所往翌日數十里外鄉人來言有受震而僵跪于其村者

其傍著二豕驗之所提舟卒也先是某村有婦畜二豕而夫他出偶數卒至其家市之與直頗稱婦囁嚅許卒即縶豕登舟去無何夫歸出金視錢也夫怒詬婦婦急投繯死其夫自以家貧失豕而又喪婦不勝痛則亦死此所震卒即向偽鏹市豕者也又二日郡齋之傍有卒某者新自某所載而歸金帛充溢使所掠得婦守之卒居故壯同輩多以其藏寄者適晝晦雷大震撞其舍入婦驚逸火自舍中發烈焰盤舞斯須焚所藏盡及比廬

止方焚舍時別有數卒行楊林渡遇雷捽火之舉體焦
烈創甚然不死分巡莫公以為是卒虐民而降之罰也
揭于衢徇焉卒亦自暴其過久之胥道斃人以為快蘇
明允曰雷霆之威所以不敢犯者以其不測也使日轟
轟焉遶天下以求夫不善之人而擊之也則其人未必
能盡而雷霆之威亦幾于褻今兩日之間斃數人燬一
人舍又皆卒之為不善者似雷之意轟轟焉專求若曹
而盡之也夫使雷能盡若曹而擊之也褻奚病乎何卒

之居不可燬所宜燬者寧止卒耶昔張雎陽志在殺賊願為厲鬼蕭淑妃憤武后之虐願己為猫而武為鼠夫猫非我族而鬼之殺人又非冥渺無所指據人弗信也以予之意恒願為雷願為雷而凡天下貪賊之徒奸回邪佞悖亂之輩日轟轟焉捽而斧之若焦烈之也其知戢矣乎且天下之不善者寧足復遺種耶雖然自辛卯三月來而人知有雷知有不畏卒之雷而卒以上皆可以誡也雷亦庶乎無溺職哉作游雷記

紀飛鼇峰書石事　徐芳

同邑先賢羅近溪先生家去從姑山二三里少時嘗讀書焉後即其地為講堂山之幽勝摎剔題榜畧遍獨山頂大石壁立數十仞中有一片橫衍山削以其懸峻從前摩崖之所不及先生以此石遠望軒舉若鼇欲于其端書飛鼇峰三字蓄而未發會分廵薛公訪先生至指點空壁先生因述己意分廵喜集工輦木縛為層架使高與石等平崖布棧俾便運腕架既成先生命僮登石

滁之班蘇既去鑿痕隱躍可摸而認固飛鼇峯三大字也題尾別書唐僧惟德書五小字先生如寐忽寤遂沿其舊體小變之加鐫墨焉葢先生本字惟德以所居四石溪故又號近溪先生往勝槩録中載周文安洪謨公車日泊舟邗江見一異人語曰予子之前身也葢丁山人友鶴者後官詞林南京三原王公守維揚公以詩訊之三原徵諸耆舊羅文節曰友鶴山人吾友丁宗啓父也以能詩隱元末後為蜀王所愛重没于成都王以此

報文安頴之文安固蜀之長寧人也世常傳羊祜房琯之事以為幻誕以二公徵之奚惑哉然丁猶洪武中人去元未遠而近溪先生之惟德乃懸合于千數百年之唐心之所營石先得之嗚呼異哉先生闢土山中得古磁碗底多有惟德字是山殆其故栖而于先生之身乃重振之夫日月雙丸人世之千數百年至人于玆固旦暮耳予聞之陶翁西之

明文海卷三百五十四

遊羅浮山記　王宗沐

余往按嶺以南圖記知羅浮山之勝列于洞天顧何緣得至其上睹所謂羽人宅云嘉靖甲寅冬官叅藩議東巡既事還道博羅特以問山人山人為余道其大致輒欣然甘心焉乃戒徒往遊是時十月十有三日庚辰也舟行至禮村走間道四十里日昃抵山下冲虛觀道士皆驚有官長來鳴鐘鼓出迎入坐定則既秉燭月東出

步行殿上轉拜葛稚川仙翁祠見太白在西光芒逼南斗與月爭明躊躇久之出視玉簡亭景泰中以玉簡埋于殿前築亭其山上人云入下二丈許而葛仙祠亦有朱旛二去歲遣道官齋賜者玆二物出自朝廷以龍觀中道人又別出銅龍九銅魚二皆窨地中先朝物示余入殿背上丹竈是時月明土釜暗中黄色若丹光焉轉行殿北統出大門則人靜聲寂池光漾沉而門兩諸山風在樹中閧閧若濤鳴時襍遠村雞犬聲始覺與塵世

隔還坐室中宦慮稍稍盡矣明日起蓐食稍東出為朱陵洞折而西不一里為青霞洞自洞徑北指而上腰岩路始險然尚可肩輿再數里至蝦蟇峯則巉側翳阻且下步以繩引上回視觀不見屋惟叢樹中而東諸山皆下列卑矣五里許至玉女峯十里許至分水洞自觀而至分水皆特有名頑石在莽中無他奇余固疑之而足亦病然頗自强謂期飛雲頂來不至頂負初心歸其謂何即如故所見猶當往遂事乃於草間炊午火飽從人

而西則樹竹交横先以人兩手分乃行不十里許道人指一禿巔云絶頂也時日已向申再上三數里至頂頂禿無木獨生草蒙茸而柔與他處殊其最絶處稍圓似有卜築形取一二斷石上隱隱有字不可辨道人云故有塔有飛雲見日亭皆不復存山劃然孤聳獨尊若人君秉圭負扆而萬山支分派衍若連若背若覆若豎若起若顧若屏若旗若鳥若犢仰朝山為容東山多微茫不甚辨南東莞西增城北龍門皆僅一叢中而岡澗糾

纏繩引絲斷平坦斜折如畫東莞稍西虎頭門分明兩
山若闘而滄海波平涵澄無際日光西照海中於雲隙
穿射接地如練映射五彩山方冬時草木落黄青相襍
初若織繡然而正西視五羊隱隱在青靄中曠遠千里
仰觀象緯若低近白雲蟠在天地空日晴風恒肅然云
在嶺多山應無與並高即有之或蔽障不曠遠仙人非
絶幽不棲而古今所稱道云羅浮羅浮在是也目勞足
弱然眷不忍去而道士以暮告乃下至玉女峯則月出

當前途抱興歸宿觀中時漏下一鼓矣明日辭仙翁行十餘里經鐵橋有址不可登望見之焉度梅花村至水簾洞水由山落觸岩而散流若簾注一小潭頗清以手掬飲之而潭上有大岩刻羅浮二大篆傍小字剝落不可讀號云至和宋刻也更西行數里至寶積寺已廢獨杖錫泉覆草中泉深僅尺許傍與底皆石甃僅餘數小突然汲盡輒復盈不汲不溢飲之味甘視溪水微厚舊云景泰禪師以杖卓之出泉而東坡所云異于清遠峽

者即此西折復數里至黄龍洞洞在山夾中有天華書院溪流徑東出在石中亦清碧可鑑始時南漢主甞夢神人指與羅浮山西可為宫又金龍起于洞間故以名於是作甘露羽盖雲華諸亭至宋興劉氏懼見討悉于增江水口鑿濠通山往來為航舟計則此地故繁麗也然羅浮大都寺宇亭臺神竒秘怪翳薈窈深之處亦往往為居人所斬伐夷治已荒落汚泐僅觀前咫尺稍完而况兹所謂亡國之餘則其丹青金碧栱桷埒圮之侈

當其歸命撤都適足以懺人而資之爭而今已爲樵夫牧豎之所悲歌登嘯者是可嘆也名山僻澗不復自保持而況大都輻輳烏有所謂永固不捐劘哉余睠然悲焉下山辭去道人以菖蒲竹葉符何首烏萬年松諸藥將余又間道走石灣登舟是時風恬月白舟人牽纜柔櫓無聲披衣獨坐因竊自念嘗聞李延平先生云羅仲素說春秋初未甚曉及遊羅浮後其說不知何如夫遊山與說春秋何有也將適景忘物者其心必精與抑山

川相之與聞禪家者流有遊方行脚間于登山涉水而恍然有悟將無似之與夫春秋孔子之心書也孔子行道不得然後歸而修六經餘修而已春秋則作焉秩叙命討森然嚴備如有用孔子者以是而已故其徒如子游之禮樂子夏之言詩孔子許之而至于春秋則不敢贊一辭焉其精如此而後世以億度義例之心求之宜其遠也某少讀書十六而後事春秋後五年而得舉始志在中繩尺規有司冀其得舉其敢謂無所知比官省

郎閉門理業是時他無念稍凈其心於經傳間求之時輒自慚羞前之為教官粤西以此課士時于周覽或有一得若欣然有會筆之于紙譬之村童田叟擊土為鼓計得自適不復問有鈞天廣樂而至其所謂精者固猶側筆曝硯而不敢議也彼數年之困求之而不獲而一遊輒得之而有餘則所謂屈首受書也真無當于道耶禪家者趺坐逼椶寢食不貳思久將通故遇物一觸有以決其將潰之防而破其積熟之疽天遭神解間不容

髮非山水能為人悟也而余方行宦有簿書案牘管決奔走以紛其外而奪其中不得專釀其精以待觸也審矣則雖褰衣累足而疾趨猶之無當而山之靈其亦奚以相予耶方在飛雲時憑高瞰下萬象森列指點纖毫世遠塵稀爽然自快方是時心不敢謂精其必當遠于舊第不知孔子之于諸侯之是非功罪與夫羅先生之所見者若是否也而今稍自思執已了不可得然余之愚其信莫之啟也夫羅李為世大儒任道闡經以詔萬

世而余終知其無成何有于春秋方繞榻屏營若迷而返而舟人已報漏盡亟取筆書之以記

明文海卷三百五十五

攝山夜語記　馮時可

自攝山遊畢晚集鹿野堂飧既罷命顧生歌屈大夫山鬼之章其聲要眇悽惋恍然乘赤豹從文貍者之披幽篁而出也允修忽耳語顧生曰止止是山神也為楚上

官靳尚那故斷斷不可屈大夫子歌是章豈其所欲聞耶顧予質其故曰僧寳誌傳之矣永明七年法度禪師開講於此忽聞人馬鼓角之聲俄而上謁則靳上官也曰帝以余不良黜主此山七百餘祀籍帝之靈凡物之妖者人而邪者余於冥中得以祟祟之法師夙植尸羅余不能以神力抗維兹彈丸之地捨以為佛土余其闔閭之是衛已後示夢於居人曰余已受法師珠戒爾其毋以血食祀我自上官之為法護也俾我精藍之旁毒

龍弭害飛鷲息魔所以蔭庥我徒者無量尸而祝之猶
懼不恭爾以大夫之辭瀆我上官恐我上官以我徒之
舍惡客而赫然怒焉其何以謢夫蔭庥顧生曰嘻上官
入爾不二門矣而猶然耶吾且試以往事數之茫茫五
千里之楚國孰與十里卷石之山也若而恊恭於大夫
以共承靈修是若之功行也而乃甘為謡詠使其顧頷
悲傷掩泣而從彭咸之所居亦忍矣若既不能終制夫
楚國而天奪其魄以自放於此山也魑魅之與居猱㹶

之與處而又不能相與始終徒為老衲芰薙糞除以自貶降伽藍何其豪於生時而靡於没後耶吾聞屈大夫見於真誥也方為海伯統入海治數十萬衡地量秩孰與若多使若而有靈也知盈虛之無常悔妒媢之無益聞我是歌將踧踖無地其奚暇以惡屈之心而惡我不佞聞而笑曰吾子處山而誇海右屈而左靳喋喋而佔佔較計千年之恣德而褻慢百聚之精英是且何當以法眼而觀則大地為幻境以法身而律則神道亦鬼

趣靳之貴也有盡屈之伯也亦有盡皆覺海洸漾中秕糠塵垢耳其孰能以相矜而又焉得以自詡于是顧生停歌而誦楞伽之經山風颯颯木葉蕭蕭若上官之來聽矣後二日而書其語為記

明文海卷三百五十八

峩眉山記　曹學佺

出嘉州之南門為峩眉徑而峩愈用自遠遇津焉絶流

者二揭衣者一既入縣縣田食堰水膏液雲油有沃益之稱過嶺馮閣覆於上宋時建魏華父書也首坡名解脱以出山者釋危就坦至此而盡噫孰知乎出解脱入解脱耶過此為華嚴寺即華嚴堠為純陽殿殿前瀕溪有石如船水出灘堰石上龍門二字蘇子瞻書又過為中峯寺即乾明觀黄魯直居之為歌鳯臺列仙傳所稱楚狂接輿隱于峩眉山中不知所終也陳希夷福壽字殊俗筆峩石神水亦亡謂又過為雙飛橋山中橋非

一此可稱橋一橋受一水一水自一洞來有黑白之分若挾若舞若搏而赴勢不同過橋始狎久之乃濟有石狀如牛心受水所激而成有前後牛心寺前者白水而後者黑水也孫思邈居于白水今之萬年寺即白水寺由山下至寺一舍而遙倍之而近如循牆自牖以達堂窔每遇一嶺輒如止扉寺前爲四達而內則大宮也其地皆稻田塍埒俯仰隈隩氣候和煖不異於外有蒲氏村蒲人居之雲漢蒲公之後益權輿是山爾出寺至明

月池俗名初喜亭其嶺蔓延行之無盡石磴難數始治終亂騎已絶輿用二十許人舁蹲處于內劣似輿形者耳首十人不任輿以舟視輿背如方繩如絃猶不滿輿者意左右八人翼伸縮如猱臂莫之定向輿首者察路如察脉常苦眩次者如眩師或巫跳出輿外或詭入輿內或同前後左右為一井計二十人之形如鴻雁木葉偶成文字莫知所以又或作十數層如懸線或擁腫一處如木癭也輿不可以足代足不可以手代扶予行者

不善地以善譲于予善在左則棄右者善在右則棄左者亦有時而下下不十上之一輿相詬厲彌甚首者拊不任輿者背如相贅然留十數人後後者躡石石隨足下擊前者足驚全輿前者交平地欲趨後者未脫險不能從出初喜亭至化城寺俗名木皮殿徑一嶺狹束有如溝水所流注多磊砢善脫足謂之滑石溝也由木皮殿至雷洞坪行者禁聲有禁聲碑輿二十八他輿者半共百五十人俱行篔篠灌莽中若不相顧若夢與人語

而人不應崖木連囷糾紛或寓或族或相切磨或自斃
死或翹繚而句或無枝而葉每上一巔不能半望若青
天則有樹立于傍為客由役而悝盱也木皮殿以上樹
不能枝向空如虎爪由雷洞坪至天門石路詰曲為八
十四盤峭直纔減半梧丘當逆或出其後又或出其左
右而還之輿者實則輿向空久始實則輿者空則輿趾
礪地有聲而過門以外為娑羅坪娑羅其葉冬青其花
簷蔔其色赤白木皮殿以上皆有之然有雜樹故不之

稱稱天門天門樹婆羅三之之二松居其一有一樹枯而復榮定者居之將合無迹也門內有橋曰天橋有井曰井給有臺曰光相臺有鐵瓦殿昔建有銅殿今建有菴以棲禪者予登乎臺焉其穆穆肅肅者耶其明明斤斤者耶其見乎蒼蒼之色不在穹窿者耶其于世也悠悠洋洋者耶前之岷江大出而尾下也背之瓦屋上平正而平章也遠之雪山㵎浮而汨沒耶予何以知朱明之别于玄英又何以知皐且之别于辜涂何以知[illegible][illegible]

霡霂之相終始何以知螮蝀挈貳之自消息又何以知弇日覆雲之不為暈氣五采耶又何以知人世之雕繪而繡錯目眩而心亂者之有異乎此耶噫觀止矣學佺曰予遊名山多矣直上百里無所因緣則未之聞見也高出五嶽秀甲九州天竺先生之言也楚人李維禎述于臺側李公本寧前予守西川也

游桃花溪記

南城獨當陽城下多栽桃花花得陽氣及水色大是穠

華居民以細榆軟柳編籬緝牆花間菜畦綰結相錯如綉余以花朝後一日呼陳山人父子携酒提小榼同胡安甫宗甯之孟直夫渡河涉踏至城以東有桃花翁然推户闖入見一老翁具雞黍餉客余輩銜筵前索酒請移酒花下老翁愕視恭謹如命余亦不通姓字便從花枝酒杯老饕一觴復攀桃枝坐花叢中以藏鉤輸贏為上下五六人從紅雨中作活轆轤又如孤猿狂鳥探葉窺果惟愁枝脆耳日暮乃散是日也老翁以花朝為生

辰余于酒後作歌贈之謂老翁明日請上巵脯為壽十
四日余與希周直夫叔意挈酒榼甫出關路逆得伯靈
子猶拉同往又遇袁長史披鶴氅入城中長史得我輩
看花消息遂相與反至桃花溪至則田先生方握鋤理
草根見余輩便衣冠出肅客客方散踞石上而安甫賓
之箕仲父子俱挈酒榼佐之董徐何三君從城上窺見
色為動復踉蹌下城又以酒及鮮蔔蛤蜊佐之是時不
速而會凡十八人田先生之子歸駢為十九榼十一酒

七八壺酒屈與信花醉客醒方苦瓶罄相恥忽城頭以長綆縋酒一尊送下城客則文卿直卿兄弟是也余兼大喜賞為韻士時人各為隊隊各為戲長史伯靈角智局上紛紛諸子飽毒空拳主人髮短耳長龍鍾言笑時酒瀝尚餘乃從花籬外要路客不問生熟妍醜以一杯酒澆入口中以一枝桃花簪入髩角人人得歡喜吉祥而去日暮烏倦余亦言旋皆以月影中抱持而循視紗巾縹袖大都酒痕花瓣而已昔陶徵君以避秦數語輸

寫心事借桃源為寓言非有真桃源也今桃花近在城

齒無一人為花作津梁傳之好事者自余問津後花下

數日間便爾成蹊第賞花護花者舍吾黨後能復幾人

幾人推折如怒風甚雨至使一片赤霞闌珊狼籍則小

子桃花一公案可謂功罪半之矣

明文海卷三百五十九

與僧說福勝石梁幽谿大龍湫五洩瀑記　陳仁錫

宇内之瀑四而天台福勝觀居其首廬山香爐峰居其次雁宕大龍湫居其三雪竇千丈山居其四余未登廬山耳至奉化過雪竇山下隱隱見乳峯千丈福勝觀自華頂分來源石門經三井其來也長沿厓飄曳初下也如決蒲昌之巨洪怒激也如奔太僕之萬馬遠觀也如懸疋練於萬緑叢中近觀也如倒雪山于無熱池内隅隅一天驟雨遠林撼萬樹松聲若夫濺萬斛之珠璣、茸百花于一石既因崕而作勢因側仄以旋舞于人則

奇男子烈丈夫磊砢不平怒氣横胸防風氏可戮而東山可征桀紂可伐而少正卯可滅猛獸可射而敵人可驅髪可衝其冠戈可揮其日氣可冲牛斗怒可裂目眥若夫雁宕大龍湫之瀑自雁湖分支源白雲菴頂經龍湫尾閭其來也短懸空飄舞因風為力初下也傾銀河于危口將半也洒濯沫于噴壺前之左之右之睨而視之若理千絲于機軸下之後之逆之仰而覿之如撒斛珠于虛空有時映日化作虹電有時乘風亦為雲霧此

有起伏無傾挫之瀑勢也于人則美丈夫艷女子可以
乘羊車可以執麈尾可以連白璧可以映明珠班伯遜
其麗何晏媿其美似陳平而冠玉若董偃而賣珠亦可
方之西子比之南威翩若驚鴻婉若游龍榮躍秋菊華
茂春松髣髴兮若輕雲之蔽日飄飄兮望流風之廻雪
又似乎河洛之宓妃若石梁之瀑有福勝之頓挫無福
勝之起伏福勝無石梁之點綴石梁無福勝之高標蓋
此瀑雙澗合流橫絶奮迅斬然瀑與梁而俱下陡然屋

與瀑而同崩若經旬不雨纔出于危橋之下其流也絲
絲其聲也瑟瑟若霢雨連辰則争過于高梁之上其湍
也澎澎其響也轟轟若曰兩龍争獻不知夜一石横空
豈度人此為瀑委來源澍鏗鏘也若曰銀漢倒垂雙澗
合驚濤怒起萬山空此為瀑寫峥嶸形氣概也若曰銀
河倒溜黄牛峽雪浪翻東白馬津此為瀑寫頓挫形氣
覆也若曰崕從瀑布聲中斷橋自青山盡處連此為瀑
道洶湧言衝突也若曰瀑流半作天邊雨片石全驚海

上虹此此為瀑揚河澗讃霖霦也若曰石橋未到先聞瀑
盎竹初開别有天此為瀑開堂皇形廣大也若曰翻湫
何限不平氣津濟蒼生意藹然此為瀑舉抱負攄憤鬱
也即若幽谿與五洩之瀑又不然他處之瀑不可以入
畫入畫則板法幽谿與五洩之瀑卒難入詩入詩則失
真惟妙得古人之畫意深入山水之幽情差可彷略幽
谿之瀑亂石峪岈于澗底樹木蘩䙁于溪旁其高也不
啻千仭其出也何止百㵽始出潭以為瀑復積瀑以

為潭瀑瀑相承譚潭相繼潭上危石嵌千年之怪木石
上怪木縈百折之枯藤或向綠樹蒙茸中而窺其崩雪
或于巨石嶄嶻處而覩其流雲或始則泉落于樹頭或
次則樹生于泉上忽流之左而又流于右倏觀之東而
又移于西下一潭有一潭之勝登一厓有一厓之奇真
目送之不暇實流耳之可怡若夫五洩發源于仙人鞋
頂結束于螺螄大溪自下望上來之天末本是一瀑而
乍起乍伏者五每一洩相去者數里其立地也高其遺世

也遠縹緲雲端與白雲而作伍依稀月下與明月以為儔居百層崕而百層氷疑軒轅神而亦疑姑射更五落泉而五落石宜淺綠而亦宜淺朱下一洩容許由而洗耳上一洩許巢父而飯牛留最上之三洩正當與山僧洗鉢漱齒澄神豁胸若夫斷橋與石筍妙在石而不在瀑苟以詩而求之則氷絲晴織支機石玉屑烟銷承露盤此斷橋之形容也巗竇經年洗霉雨瀑流六月飛嚴霜此石筍之形容也至于石羊頭黃壇南泉諸瀑豈其

無一段佳勝莫之及矣雖然九里坑不可少也品第一

品㬎次之

明文海卷三百六十三

重修醉翁豐樂亭記 葉向高

醉翁豐樂二亭皆以歐文忠公故聞於天下余三過滁陽皆不成遊甲辰之冬以報滿道滁則仲山林先生長僕寺聞余來甚喜治具飲余于豐樂詰朝遊醉翁於于

瑯琊觴焉於是生平之所心艷神往以為不了之願者至是而始克償顧其山童水涸求所謂林壑之美蔚然而深秀者差不逮于所聞亭之翼然者寖以頹釀泉之潺然者寖以湮塞而不治也心竊嘆之州守盧君方謀修葺而未竟其明年余復至留都仲山先生則以書告余曰吾頃者再遊醉翁矣是非與子同遊之醉翁也吾視其遂徑甚除若堂若閣若祠無不飭者其泉之翳蔽者濬而加香且護以周垣毋使滓穢矣其梅之手植于

文忠者若增芳妍其亭之為見梅者則以舊墻之障礙而鑿之甬之門而樓之其池之環亭者疏泉注之毋使虞涸又周為石欄可倚而臨池且望梅也其循池東折復南而為皆春亭業以久圮則撤而新之榜之曰山高水清又決池水環之復注為半池如玦如鉤疏而為澗可以流觴矣其餘力之及于豊樂者輪奐奕然可以覽憇凡此皆守君之畫也其木石傭作之費為金百而醉翁居十之八公帑民間不費一錢凡此皆守君之捐也

夫吾與子之遊于今半載矣而景象之異至於如此吾恨不得與子載酒其間共賞今日之勝願吾子記之余惟自元祐以前瑯琊之山川寂寥無聞至文忠而始著自文忠以後瑯琊之山川雖著久而漸以圮廢至今日而始復計其時世皆當國家熙隆久道化成之日良爲不偶顧方宋之盛滁介江淮舟車商賈之所不至其民得安於畎畝衣食以樂生送死守土之臣得因民之樂以流連於名勝之區而脫然于風塵鞅掌之外固亦其

地使之然者而今日之滁則南北冠盖之所經中使之所廢驛其民困于徵發而失其本業蕭條窮苦無以為生爲之長吏者亦日奔走逢迎束帶折腰經營厨傳之不暇而暇及于山水之樂又使其民從之遊而樂乎盖其時勢之不同有如此者守君日夜孜孜拊循其疲民而與之休息故其民雖病而有起色雖勞頓困憊而常有寛然自裕之意而守君因得以其暇隙蒐訪名賢之故蹟而復其舊觀使滁之人傴僂提携而往遊者幾若

文忠之盛以今程昔其難易不十倍哉而文忠爲守雖
日以蒼顏白髮頹然于兩亭之間不聞其時有如林先
生者以一代名流從容覽眺以共增山川之重是尤守
君之可以詫于文忠者也獨予荒陋之辭無能望文忠
後塵是爲愧守君矣爰紀其事以復林先生先生名某
號仲山閩縣人守君名某浙東陽人役在萬歷甲辰冬
不踰月而竣董其事者爲判官劉如湯吏目方廷儉

李暐如重修黃樓記　董應舉

昔蘇文忠公守徐値河泒欲敗城極力捍護得以無事乃作樓于城上堊以黄土眡水所向以厭水也其事似近于戲然自是以後樓之興廢水為戢暴父老嘗歴歴言之有徵故樓雖圮而復興時葺而長存予以乙巳秋道徐登焉入拜公像于樓之下登而履其上蹴然不寧以告同年李皡如皡如曰是在我時皡如謫判是州而署其政也越六載再過而張仲恢為守招予游則見樓下奥突拓入丈許矣坐公其中登者不犯樓上風檻直

出屬于睥睨而三關其牖前則汴泗二河如虹貫入來自天際亘以九鯉如月内向左右顧視則東西諸山若拱若侍若趨若伏若飛舞奔走來屬入目下則帶水東抱流光蕩䰟連艫歌唱若在席前倚檻而笑若浮空倒影與雲氣相騰忽不知其身之著世蓋斯樓之觀於是乎始大仲恢曰此李僻如所作也不越尋丈萬景咸集何其巧歟顧余竊怪夫厭勝之説儒者弗道東坡斯樓豈真能彈壓河伯者而輙以自喜天下後世游人墨客

相與歌詠起而修其迹者不衰且神其事至于漢武宣房築于瓠子當時千乘萬騎雷動雲屯親屈天子之尊沉璧馬負薪爲爲將相從臣先築宫其上以夸世修觀非不嵬然壯也今求其處所已不可復知況有一遺礫之存乎而是樓僅數楹無丹青之設瓌麗之觀乃建而圮圮而復復而拓與二河相敵萬山爭峙則是萬乘之雄威不如一守之遺跡也豈不盛哉韓如從謫籍中能出其心巧爲名賢收勝使觀者踴躍其風韻豈下披羽

衣樓頭嘆青蓮後三百餘年無此樂者漫為之記且以志予往來之迹皥如名春熙建寧人今為比部郎嘗理姑熟理肇慶署篆有奇政捐俸修樓其小小云仲恢名正綱亦予同年晉江人故有才名令篆其初政也

觀岳陽樓記 楊嗣昌

歲在乙卯二月庚子余觀乎岳陽之樓岳陽樓者岳州郡城之西樓其面正西臨視洞庭莽莽滔滔初未有際惟若遠天落於湖外無復尺寸之地而止耳夫湖南有

長沙北有武陵西有荊蜀彼豈無一巒片石杰然高出于湖表者乎何眼睛精絶睹湖之狀若大圜際天而外無一物也語占氣者仰望三四百里平望在桑榆間餘二千里登高而望下屬地者三千里然則三千里外有物皆可見也而湖之外遂三千里乎塗行者之見遠山若一螺子一義甲或數蟻彼至焉今航湖者一日亦達數日亦達乃其視數日外若鴻濛未開而布一螺蟻之觀不可得也則異甚也瞿曇氏謂眼耒八百功德彼以

十方弁之方得二百若一百今樞吾之目視一方不數十里外而遂許以二百功德不已多乎俗謂洞庭為八百里湖以八百功德視八百里湖至相等也而何其不相及大懸殊也若謂眼不如耳功德則尤惑焉今使吾耳洞庭雖得其風水澎湃歌呼欵乃之聲不過里許而已絕不能遠有所聞由眼功之所不及也而又何德以過之無已其神遊乎夫神遊者不知其遊也不知其遊而遊所以神吾眼不知所以視而視至吾耳不知所以聞

而聞至吾情不知所以暢而已與萬里烟波相為浩邈而無極也又豈詞喻之所可至哉余觀之是日也風去雨還雲馳霧驟蛟人龍伯與堯女舜妃爭為恍惚奇詭以眩人于不可測德軒久之疑將折而入於洪瀾之中焉念昔秋夜幾半浮一葉中流求棲不得幾不知有性命迄今而膽為之怵欲哦詩自慰未能也仰視簷端有押杜韻作詩者乃嘆曰人固有不同量如此酒有別腸詩又有別膽耶因咋指吐舌而去

貴池縣復昭明太子堂記

陳仁錫

余友韓孝廉君理見昭明太子于夢以侵地告爲乙丑五月辛未卯中徐理前夢赴選人署銅陵教則太子墓在池郡秀山門外銅陵其屬異之越明年壬申五月鄭寄開函仍是一夢又仍是前夢也君理初登秀山問墓墓在秋浦距六十里其人驚相告曰主僧海善上土豪胡萬林狀未幾有僧赤脚白鬚手持一卷芒芒然自貴池投牒歸即海善也所持卷則孫中丞奏司理碑文各

戴道里祭田如指掌于是君理白之史侯鶴野不言事
而言夢史侯亦余友胸次浩浩焉凡八下牒而萬林至
牘未竟一日視事縣堂空中繫正差作昭明使者語告
枉法受賕之數徑趨出聞鞭楚呌號聲裂肢體噴血斃
矣下萬林於獄明年正月副差如醉狂將死即萬林有
力如虎有錢如山必三之矣若是三姦者不足辱大明
之斧鉞也以煩明神吾是以徵太子靈而天下肯讀書
人不可忽也予游明山所過題讀書處無不太子者或

曰真或曰贋余笑爲何地不讀書何方不昭明爲此紛
紛者豈屑擲一夢嗚呼昔曰太子不以富貴顯而以讀
書顯今日太子亦不以富貴靈而以讀書靈何也今之
捕隸固蛇蝎不敢顧虎豹不能攖循良不忍殺者也一
前代死昭明能殺之讀書靈且威至此哉不愛他人而
夢于君理君理苦讀書人也史侯鶴野然其言鶴野會
讀書人也君理既告余爲了前夢畢矣誰今操觚故掉
汗不倦余勸世間讀書人也雖然太子讀而靈吾儕讀

而不盡否則不難于殛二差區區盜賊竊發反遺宵旰憂世上有讀書無用之人哉余亦不屑勸之矣無已其勸人焚筆硯乎則又恐太子之督過也豈太子所讀之書吾儕未經見耶成致數也螻蟻烏鳶太子豈智不莊生若意者一抔之土堪惜如許江山尤倍惜耶太子其閔余志焉為分君理半夢置余無夢園中

真娘墓記 宋楙澄

嘗讀離騷至夫人兮自有美子輒嘆曰子者男子之美

稱令天下無男子意屬女子乎存此以求之之四方二十餘年其于男子益冒然并女子無之也將無所稱子者終不得見耶戊辰偶于友人席間逢徐女郎冷然善也已而見其御境甚寂片言而使友人却一時之餽遺驟驚亟與具兄妹之禮而行女郎昔從人矣人負之遂至今流落然其心不可一世雖貧不能妝而眉未嘗感視人之權利一笑消之秋日余讀書虎丘女郎携酒相訪酒半余微詞叩其究似亦凝舉世無男子也于是宋

生慨然指講臺之東南謂之曰此非所謂真娘墓耶彼未嘗隨男子徇七尺而能令騷人文士歌咏記之迄今登山而吊古者猶知有真娘也其藉甚不居莫愁下也豈非其意不可一世之精靈迴出男子上哉向使其茍焉殉人則當世豈無王孫公子共比翼締連枝者乃獨孑然殯骨於名山雖其事杳然無傳要其心必以為世無男子而寧甘寂寞于地下獨往獨來與宇宙相終始也若不觀于月乎月之往來未嘗附日而行也而其盈

縮自如光明嘗在千古麗其真于天馬今子既不可一世何不買田茲山暨今而往竊附于真娘乎顧不必世人之知而傳與傳之久而事彌張也但令吾心無媿于真娘而已苟其無愧又何靳以男子之美稱之乎畀曰雖稱為徐娘子可也真娘墓在懊惱墩旁懊惱者世傳闔廬墓成慮工師洩其秘遂推埋之工人皆懊惱以死事雖不經然古樂府有懊惱曲則懊惱之名亦殊爾雅真娘葬其間豈亦以懊惱而死者也耶夫今世間有男子

安得懊惱事也地屬梅花樓僧度不可圖意窊潭之東多圓地高岡不特南北與真娘相望即晨鐘夕梵塔影松風最近且饒一枝半偈便可了悟無生子亦有意乎將并子之心子之名化之矣

觀劉氏塚記 黎遂球

予自小時從仙城往還於板橋所過洲嶼崎南海神廟之西南有所謂北亭南亭者習傳之而不知其所由名比越公車在都門聞鄉人後來者稱劉鋹先墓為耕者

所發事甚奇因輒以其語述爲賦予之旣罷歸相與乘舟往而縱觀焉其藏已空於泥之所滙蛙蠱虵蚓之所與處石斷裂從衡而卧立于草潦者不知凡幾有碑一猶在稱爲高祖天皇大帝哀册文翰林學士知制誥正義大夫尚書右丞上紫金袋臣盧應奉勑撰并書其所爲大帝者崩於歲壬寅四月甲寅朔越二十四日丁丑號爲大有十五年葬以元光元年稱康陵其文若今之四六制詞而語多不倫書法亦陋稱嗣主而不名其處

海潮圍繞中不過十許里而所謂南北亭者皆在其涯意者因乎其道之南北故有此名於予板橋不過在水一方而問其名即家焉者均無能致去今不過一二代而問其年號史不載也問其主之爵謚臣之官爵姓名無有識也兒女子以花飾首愛其芳氣馥藏則知為其美人素馨塚上所生而其所稱為陵者其上不過産蕉芋之類不識字之農夫所鋤而畊其中珠寶金玉使非發而爭敓世人亦竟無有知之且爭敓而得之者多不

識字之人不讀其碑不暇問為此果何人所遺而或德
感之予能讀其碑字而又適以笑其不文知其雖雄據
一方然不重珠寶金玉愛美人而輕賢慢士之好學
而道古者未或為其用死而無有為之哀也因無有為
之稱述無有為之以禮轄其嗣子斯亦何所利而自稱
帝為雄哉於時日正午松為蓋風起浪立樹木之層倚
於衆山者遞相發聲如號予與兩弟步而踞崖之巔把
酒大醉或曰予板橋有外郵盧家意即所謂應勅者

之後還以問其子孫固恒横流撥舟渡而盻牧且溺冀于其上述其文語之故皆不知也予既覩之聊記焉

明文海卷三百六十四

東鄉縣修學記　王宗沐

東鄉先時民竄故為寇區乃正德八年以兵平之置流民之復者連割鄰嬴徙孝岡而治焉而學因以建是時甫去兵燹擘畫大都而材用苟簡因而蠧甚嘉靖某年

縣請于兩臺以贖鍰修之簿李紹芳尉楊華王方董其事而知縣林大章適至乃刮磨漫漶剔易敗折平開文昌前廟後堂廡祠門郭悉改舊觀諸生遊其中絃誦揖遜神移興暢棄去隘陋盖其置縣以來學校之新昭昭然在耳目矣學博士某某率諸生詣余請記其事余進而告之曰二三子知始置縣者之勤乎剪去蟊賊以鳩瘠民而後興禮樂以教弟子此其為玆土之念豈亦有既乎然余聞之唐虞之世有苗之患密邇封圻其所以

禦之者不過命將帥帥率以優游居之恬然無事其役率亦不為患而至其相與警戒于朝廷如嚴敵然惕焉不敢弛其防者乃在震驚朕師之邪說殄行焉寇以殘虔劉剥膚曽不如坐而論說者可咄嗟而弭伏也且東鄉自置學以來諸生義履而娶綦耳目不見戈甲百姓抱子長孫横枕而寢亦惟無事是頼於此有創而為邪者其何以能為茲土化此樂耶由此言之二者不當相視而唐虞顧後彼而戒此焉其亦有說耶嗟夫彼聖人

者其為慮遠且深也凡國家之所寄為治亂者在士而不在民而士之所養先心志而後肢足誠使患冦誠亟矣力可資强謀可借知一夫先臨而勝之事已風解無復他患其所拯有形也積習平時而雍容禮樂號稱晏然欲以其中所養之士為天下用而奇衺恢怪不根于性命人心之說得出于其間使賢者用以為疑而愚者藉以為實不攻其肢足而攻其心腹其于亂豈有量哉江西號為理學名區而二三子有志于學者然以予所

覩記今震于世者非佛老莊列與夫貪利趨勢者之入于心也而其病有四焉大而不漸浪而不約玄而無當任而無所持有一于是予不知其于聖賢之道何如也踐履之極進寸退尺後生獵涉剿說則肆然不疑志其不足譸張侈碩則居然自聖彼誠知之而姑為是名也故曰大而不漸事物對治棄事則無所從力然有本原焉非事二而膚其伸縮以求比于道于今為之說曰隨事加功則日出而作憧憧若求亡子焉磨稜合縫以求

當而卒似近而遠也不堅其軸而轍焉不正其柁而帆焉名之曰獘舟與車故曰浪而不約先王之為是典籍禮樂名物器數儀章以寄道也精不物則無所寄物不精則敗不以是為學者謂非執是以畢其性命而要亦不當外是以其所為為性命而空玄邁往者視若桎梏而贅疣也內極于虛玄而外要其空曠其獘偏而無所循先王之所以寄道者棄之而舉求之于不可知而後生用以為疑由是則繼之以叛故曰玄而無當心之具

聖本爾天也性也而氣雜焉習勝焉今之運動者非其出于天者也戒慎恐懼猶懼其有時而弛也而今曰性無増者也師心即是踐履之失任之曰自然彼非不知而以是自逃也故曰任而無所持四者相應嚮徙高明者往往移而蹈焉而執以為是彼佛老之與功利三尺童子知之而豈其愚是哉國家養士二百年學校遍天下而邇年以來不復有能肩繼往開來之任以繼孔氏者豈不偏說奇論有以震于其間哉東鄉士今誠安且

有志使彼一說得廁其間與于心蓋不特盜僧主人而已是舜禹之所以不能化而辟雍泮宮之所以不能易而進也而修學云乎哉二三子恍然曰棐敢不猛省以無負良有司者乃請書于石

臨海縣重修儒學記　王宗沐

臨海縣儒學附郡治中更數徙而定于今址其規制改創事載先生學記中隆慶二年戊辰七月晦忽大風雨郡中洪水平地高二丈餘頽壞民廬舍而學廟因盡圮

垣頹椽仄宮墻齦露士以病告時郡守某縣令某以請于督學副使林公某議協慮同始稽贖鍰市材用肇工而修之起于明年三月畢于十一月易朽葺壞塗丹奏級凡廟序寢位門廡廨庫翼然新士居其中者頓去湫隘而即新爽學博士某某率弟子四百餘人造龍陽山中而問記于余乃進而告之曰維博士弟子之所欲述修學本末也其將圖有司之功乎夫當洪水之後黔點之餘鳩材而庀工使堂廡廟位煥然維新者有司之事

也而今究焉是有司之事具也若士之所以修學者則異于是矣昔周之季也迨于戰國是時王道不著而處士横議邪説詖行搤臂其間楊學為義而流于為我墨翟學為仁而流于兼愛二子又以强力聲名遊諸侯貴顯而樹幟其學行于四方士之學其學者聲和影附自名一家幾與聖人之學相為壘敵有孟氏子生于其時力起而排之嘵嘵其詞以發其獘而天下之人方信而不解以好辯目之雖其門人如公都子猶不能無疑于

其師而不知孟子之心直以是為世道之一亂時無大
禹周公孔子而吾任其責其排而非之也以是知三聖
之後而陞其緒而後學之士亦從而稱之曰功不在禹
下蓋以配禹也夫禹之治水也八年于外矣過家不入
智殫于相度而身疲于舡檋歷河渭傍淮漢周行濤海
僅乃免民于木處而山穴其勤若此而孟子以空言口
舌與之並功焉然則仁義不當之學術其害乃與懷山
汜濫漂擊而墊昏者若是等歟楊墨之初為是也其旨

猶以爲仁義乃其弊至於禍天下以勤孟子之學然則唐宋以還士居于學宫冠峩而綦履倡狙豆而狎鐘磬號稱儒者苟其意一毫不出于仁義乃徒以佔畢譎偶之文程中取寵則其爲弊又將何極而設當其時有如孟子者出其辯又何如也明興二百年學宫徧于宇内居士之秀者其中而歲試之拔其優者以爲公卿百執事下亦不失爲丞簿博士士有出已意道説六經四書者輒以爲不式屏去不録道術大同而吾臨號名邑士

尤能以理學文章氣節著于四海所謂三聖之緒不在兹乎然予嘗思之夫所謂仁者非他也自吾心之廓然者也有所必愛則雖摩頂放踵利人而猶不為兼愛也義者非他也自吾心之截然者也有所不為則雖不拔一毛而猶不為為我也仁之端見于孺子入井而實于事親義之端見于有所不屑而實于從兄惟自吾惻隱差惡之真心而推之日用流行之實事則稱物平施自協天則而何有于邪詖此皆幾微之間而毫釐千里楊

墨不惟其心而惟其事如直以其事也則是仁必待于摩頂放踵而不兼愛者不足以為仁義必待于不拔一毛而不為我者不足以為義牽外事以合心而不知率真心以對事有高難之徑行則務名者共趨有可循之途轍則逐跡者爭附遂使千古一真之學脉掩抑而不明如是則孟子微極其弊謂害于政事而倡天下以共排之非過也然則多士今日所辨幾微修正學以承三聖之統而拯人心之横流者寧有外于仁義也乎而所

以為仁義者亦寧有外于惻隱羞惡自事親從兄之間而達之無所不愛敬者乎夫有司之教與士之學其責常相效也有司視學之頹圮而不以關慮者其過為廢學飭居安處其中而不知所以為學者其過為負今工非旦夕程也財非棄于地也有司者固不免于區畫其經費親臨朝夕督之引歲月而後迄也若所謂仁義者則自吾心之廓然截然惻隱羞惡者一念善反焉無待于外而堯舜具是矣有司既先其難以辭于廢則多士

寧後其易以任于願耶是則不肖某所謂深望之也是役也通守某節推某克始訓縣丞某某皆與督相有勞焉而為之記者邑人王某新甫也

明文海卷三百六十五

重修長洲縣儒學碑記　陶望齡

長洲學宮舊當城北陬齊門內湫阨庳隘厥制大弗稱嘉靖間御史舒公汀始改築之得福寧寺址為新學據

向高塏位置以良邑人士咸謂吉遷焉然剏革之始取大規或濶踈有弗遑矣歳既久殿廡講舍漸陁靡不治補塼飾新實維有待洎萬歴戊子而歴城周公以都御史濟寧李公以御史來治吳長育其材彦而本之黌序念前績未竟以虞其墜親涖視之而即功焉乃糾役徒料木甓丹艧舍菜之廟鼓篋之堂有閣有祀無易其舊而煥若更始乃審形面勢綴所未晐締樓於尊經閣之左方曰聚奎亭於右為敬一閣於東南者曰文星梁其

東畔曰升龍乃樹其綽楔曰興賢曰達材乃治外河紆其流如半壁舟行者如縈向拱揖焉乃廣內池闢地九折注外流委於內凡役若干日而竣用贖金七百兩有奇用能大纘舒公之烈而詳備其制度邑弟子來告曰自吾學宮之遷而士之登於是者實綦盛是役也文事其愈興乎夫二公之嘉惠也胡可以無誌視諸永久則委文於余余受而次其事重以辭曰昔者周道之盛黨庠遂序鱗次中國而吳越遼遠弗與焉延陵季子聘使於

魯始得覩四代列侯之樂而仲尼設教洙泗子游氏竭
歷數千里從學其道士生其時而欲與聞於文物道術
之盛其難也如此然仲尼之門章甫之士彬彬甚盛子
游氏鯷冠秫縫而名處文學之科抑其土風清淑易媚
於文則從古然也今建學立師等於齊魯士生而讀孔
子之書講其業非復古昔僻陋鮮聞之患而長洲吳都
會地其文章不後於旁邑意者斯道弗廢流習失真以
為二三子懼若文彩之末升進之數其何有焉夫先王

之教期於使天下自得乎性而還其質不憂人之去乎道而憂其不能知詩曰民之質矣日用飲食葢用之而能知者先王特以望於其民之秀而又非可傳告而旋曉則多為方以養之其纖者至於操縵雜服之習六書九數之事賓客車馬之容枝繁葉蔓文飾備具而其旨乃欲令之蹈習優裕憬然有以自得乎質性而止其多駢藻飾者非以為文而所以適於純樸白素之路故古之教者文有餘而士顧多質迨教陵遲士皆迂其煩細

憚其勤苦黠慧趫捷而謂之能蕩佚游觀而謂之達挑達城闕青衿刺焉蓋先王之文澌盡矣而後世之文與無以自還於質而至於滅質又非特亡質焉已也禮壞樂頹拔手而戾其節搖頰而悖其倫噫鄙甚已而猶或謂後世質遜於古文或勝焉不滋謬乎古者士幼而入學學成而仕歸老而師以士風民而仕者範士故士貴而仕者尊教既衰其為士者非直無大異於日用飲食之民而知溺其職甚或先王所棘寄而不獲與民甚者

也仕者道德不足以師其後學而趨尚倡幸抑文犯族焉庠校幾無以重士仕者幾無以重庠校而尊貴之實益微其從來遠矣吳之先既僻遠無以與被於先王之文而後世之文不幸又最盛於天下溷其流而日決決焉而又奚所歸泊夫性也者終古而未之有渝自反之自得之今猶古也出則效其實處則植其表為號也貴為道也尊烏可不自勉余不佞異日歸老里塾非敢謂其昧劣有足師也厥幾道術謠俗之盛美與二三子共

觀之其無負二公於今日矣

贊皇縣遷學記　趙南星

燕趙間鮮士大夫自昔而然蓋其俗樸茂尚氣決輕富貴長短不相掩贊皇之士其在於唐何奕奕也諸李致身卿相德業文章炳於竹帛𩏐矣自是而後迄於我朝寥寥無聞焉志稱邑學蓋在城東石臼山之陽云宋始遷之城中人才日益衰天數地氣理實相通不可誣也邑大夫趙公下車之始稽往牒諏士論感今昔之殊才

美之多固曰是有司之責也於是與廣文吳君孫君洎諸生步石臼山之陽訪問遺跡於榛莽覶縷之中低佪瞻眺則見夫贊皇五馬四望諸山若堂或防或拱若趨雲霞蓊鬱翠微錯采泐水出焉鈎盤玉環邑大夫仰而嘆曰勝哉夫意成象象移意氣成形形移氣故形潤者氣珍象吉者意美吾之至於斯也而神雲然開也而目豁然朗也而志脩然超以遠也唐以為學宮不亦宜乎復哉無侯卜也有獻疑者曰是役也鉅邑小而貧費安從

出大夫曰固也興學豈小善乎敢不務焉功可係何必
獨也事可成何必速也吾盡吾力耳矣於是請諸上官
咸偉其志而御史大夫劉公捐五金直指趙公倍之趙
公三倍之士民輸有差焉文廟五楹及櫺星門既成趙
杜兩生者以遷學之意屬趙子為記趙子曰學未成而
記可乎兩生述邑大夫之言曰役誠難諸士之有意久
矣向皆以其難也而不敢為夫不敢為則無時而成也
邑大夫鋭然慮始即謂之成可矣記倘亦可乎趙子曰

可哉夫邑士之所為必欲遷學何耶兩生曰科第久乏人趙子曰是邑多大官耶兩生未有以答趙子曰為邑多大官也者而遷固當夫鳳鳥乘於風應龍游於雲夫風者厚風雲者盛雲也勢位者君子之風雲也勢位不大是蘋末之風膚寸之雲也奚足見龍鳳之才乎故孔子之聖也不能以言語文章救春秋之亂拯元元之災周迴列國於七十二君此其意豈蘄為委吏乘田哉學孔子將憂時補世非得勢位安所託乎雖然勢位者君子

之器也小人得之則牟利作威若虎傅翼比暱忘淫修
御徹德飾讒賈佞凶於國家之人也假令其為匹夫或
僅居末位害詎至此且將使天下之人指而議之曰某
都某邑之人也而其鄉亦以仕宦之多為若夫非所謂
地靈者耶故士也誠為君子則勢位之至龍鳳也其弗
至龍鳳也不者雖得之君子奚貴焉而生以余之言為
然請悉記之趙公名燃平原人吳君名一麟闕人孫
君名竹闕人趙生名獻可杜生名調元其義民董役

者咸列於石以勸方來

闕里碑畧記　鍾惺

登岱訖謁闕里孔廟孔林爲其地不可以山水言也其情不可以登覽言也其事其文不可以圖史詩記言也然其樹與碑之勝亦烏能掩哉樹在廟曰檜在林曰楷吾不得而檜之楷之矣而姑以爲檜以爲楷也碑皆在廟有東漢元嘉鍾太尉碑非元常也有蔡邕孔君碑孔君者宙也孔子十九世孫即融父有曹子建頌梁鵠書

鵠字孟黄嘗得罪魏武帝命書碑自贖懸書帳中受禪碑亦鵠筆今傳為元常非也唐則武德碑書詔及祝辭燬滌不知誰手有孫師範廟碑有開元碑李邕撰文張庭圭書書亦皆隸以北海真行之妙而廟碑定以篆隸為莊不敢自用而虛心敬事如此碑皆弘整可以善後而碑側多宋元題名往往妙出意計之外而梁鵠碑隳書門生故吏姓名出鵠一手篆額皆妙搨者槩未之及又有齊乾明元年夫子之碑額尚存碑剥盡纔得數十

字唐大歴新門碑裴孝智撰文裴平書完好可讀缺一
角趺斷令用以支門予强搨之不一年無子遺矣宋元
佳手甚多它山川得其一二可名可壽而皆為墻壁下
物計其後治屋壞垣皆當落刦念林樹夭年而此獨失
職金石之壽不如木物理甚失其平孔廟孔林不與岱
始而能與岱終碑與樹有力焉吾友王永啓將督學齊
魯固此數物司命命所司飾之乾明大歴二石吾尤為
告泰庭之急請勿與言山水言登覽言圖史詩記而一

以學發之不能不聽聽而後自出方畧與前後妙蹟隨其完缺而搨之釐為數卷曰闕里碑卅勿漏勿濫有倫有脊此盛德事也

明文海卷三百六十六

求忠書院記　陳繼儒

松府治之西有求忠書院者何為特祀遜志方先生而創也先生生於天臺死節於金陵於松何居曰松有先

生後在焉後何居曰葉公琰謝公鐸張公汝弼王公世貞詳哉言之矣且方氏手跡支譜甚覈而詳先生血胤在松則血食亦宜在松此特祠之所由建也當先生抗命魏澤以刑部尚書謫寧海尉受詔捕方氏幼子德宗年甫九歲澤匿之有台人秀才學夔者乞食翔於市口喃喃唱歌以諷澤澤心動叱曰扶顛子去越兩日徐過歌如前澤知其為義士也乃密托德宗於徐入松江島嶼中歷青村諸鎮以織網貿米得活余又潛入郡屬祠

部郎俞允護翼焉時任勉為參政家居聞之就見德宗
德宗初引却怖而欲逃勉出癸酉録示之知允與勉皆
門生乃始安自此各為異人陰相往來允妻以養女冐
俞氏恐同姓賈禍旋改余轉遷白沙鄉而學藝亦遠遯
不得跡矣德宗三子娶俞者友直友諒繼許生者友竹
子孫繁衍且居華亭本末詳載譜萬歴己酉督學侍御
楊公廷筠訪其事於松司理毛公一鷺毛公訪之陳子
繼儒得實楊公捐俸三百金馳檄立祠復其姓衣冠其

大宗之孫顯節而祠尚有待也太守張公九德適至挺身許曰九德先生之鄉人也德而不任誰當任者天以方先生六尺之孤委之雲間昔日方氏之存滅在魏在余今日方氏之存滅在我有如聽其自續自絶自明自晦豈惟塗視方先生實與屠剪錮禁何異異日天子詔求先生後其安所置對將遂為子虛亡是公而已乎古者愛羊及烏存大體也子弟為尸迎生氣也況以先生之血胤薦先生之血食肸蠁相屬夫寧不歆于是謀之

華亭令聶公紹昌蠲吉鳩工莊嚴廟貌崇祀先生而魏
公澤余公學夔俞公允任公勉徐公善安配焉搆以重
堂繚以峻垣翼以兩廡門敞而墀滌祭器而田備秋毫
皆太守張公力也祠成之日太守以庚戌冬至率僚屬
迎主入祠謁奠成禮士民樂觀者萬餘人及辛亥端午
命陳子繼儒為之記陳子再拜稽首而謝曰異哉此舉
昔者高皇帝以治易亂文皇帝以叔代姪此古今一大
鼎革也先生縗麻入闕哭聲震殿刀環築口抉及兩耳

收妻女赤十族市先生肉者賜之金發先生之祖骸而
投之井此古今一大慘也天子與孤臣為難豈趙朔李
固比哉子遺所在前有賞後有誅蹐天蹐地晝伏夜行
千鈞引綫所餘有幾此古今一大險也遺蛻不敢收遺
札不敢藏子孫不敢自名其祖春秋家祭嘿對飲泣即
有好義弔古之士疇敢向先生禮一瓣香者此古今一
大欝也今上登極首詔表章諸君子復天台之故墟修
金陵之舊冢請補賜謚而未及子孫特不知一塊忠義

血正在松耳今二百餘丁悉復故姓退而耕鑿進而絃誦躋躋蹌蹌歌斯哭斯九重無必伸之感而十族無必餒之鬼此古今一大快也忠義激而為憤哀湘詛楚之詞非後史之所必及者與而先生俎豆儼然箕裘無恙以此調人鬼之不平而闗百世之横口此古今一大繼述也廟貌既新講學院中瞻仰先生則夷齊尚在同難者八百七十三人則田横五百義士尚在若魏若余若任則趙朔之杵臼程嬰李固之王成尚在此古今一大

榜樣也先生為浙東第一名儒為國朝第一忠臣而發

潛闡幽訪求先生之後者則督學楊公自武林司理毛

公自睦州太守張公自甬東又皆先生之鄉後進也意

者當年仗義共事諸公分身應現或抱孤于覆巢完卵

之時或報命于禁網闊踈二百四十餘年之後此古今

一大因緣也嘻此又古今一大奇也是故陳子繼儒拜

命頷手而為之記

明文海卷三百七十

重修溫元帥廟記

方應選

溫元帥之有廟祠也舊矣盖起自成化七年迄嘉靖九年而更創於今齊民歲奉祠不敢廢然不見郡國掌故其詳靡得睹記云余間考郡父老僉謂元帥受敕上帝營風雲雷雨以陰隲下土又埒於漢義勇武安埒馬趙而四武安力扶漢鼎薄日月而摩三光而馬趙英聲亦爛焉寓內彼其生平慨慷激厲之槩百折不回九死不

滅憑依山河大地而為神也理有固然無足怪者俗所稱温元帥儻亦其儔與竊意其神扶風伯驅雨師噓雲鞭雷以捍患而銷祲也而民間譸張或謂元帥本始以郡有井毒能殺人人飲輙死元帥投之井以絶民飲死而化為碧其靈爽附於兹土土之人德而祠之及考前記娓娓畧載此事其言不甚雅馴大都野外稗官叢説云耳竊謂憤感捐身古之俠烈往往有之乃其生平行義當必有陵轢百代不與草木腐朽如武安輩也者不

應若斯寥寥也而民間父老不能道史且逸弗載惜夫頊者豐隆飄蕩咎在風伯恒暘驕赤咎在雨師霾蔽而不收沴結而不豈咎在雲雷失職此其為害奚啻毒水殺人元帥生不愛其軀以解齊民之危而況死而神神而握二五之柄顧不能弘此普慈坐斷汝齊民也必不然矣且夫時羸舉羸時詘舉詘彼其齊民日噭噭焉不恡旦夕之需而為此舉其猶有田夫筐簍之祝與事竣而為之記并以志禱云

重修顏魯公祠堂記

方應選

汝故有顏魯公祠蓋當泰山廟之東偏剏自嘉靖丁酉前觀察王公暨守江公有記歲久且半蝕風煙矣而城之西闉與穎考叔合祠為忠孝祠制極軒敞以故有司歲享其地而於公故祠顧不及焉余從萬歷己丑承汝乏每讀志至公未嘗不髮上指恍然自失也然第循故事享忠孝祠如常烏睹所為故祠哉會守以來歲歲苦厲所在多菜色日凜凜救過不遑惟是一腔推置父老

子弟父老子弟安余拙也聚族而祠余又度余之固弗克請也而不余告今七月朔余出肅客還禮太山真君而始覲廟之巽隅若輪且奐者吏以白余面立赧嗟乎余小子何德安得此不經重吾過哉勞苦父老子弟愛人不當如是亟禀去毋辱乃公為因循墻而北得公像於頹楹間去余祠數十武余愈益悚仄有如公祠在今圮壞弗舉咎屬有司余一人實無良而復余自尸自祝將神人交譎焉余今告爾父老子弟今日之役是天所

以賜公而假手爾父老子弟請以余祠改祠公豈惟妥公在天之靈余一人庶幾𢦏薄譴萬一父老子弟實有大惠余矣維時父老子弟羅拜無顧徙者余復前而告曰而不聞祀耶祀有五法澤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不者非僭則竊祀之所不載也公仕唐四世起平原歷階太師什一留中什九在外崎嶇四十餘年百折不回白首而死於國寧論五祀即千秋血食奚讓焉

吾儕宵人德不出公廢功不垂絲粟於祀一無當所謂形骸而土木也朝不謀夕而猶然冒僭竊之罪無乃愛我以美疢而忘其滋毒乎爾父老子弟幸無譸張余内斷於心矣於是卜以七之日去余像豎公嶶號題其榜曰重修顏魯公祠而於公故祠復施丹堊視昔加壯是役也創始者鄉縉紳馬公輩而父老子弟私相落成也始余改祠公匪直衆庶拘攣即馬公輩不無拂志已反覆陳誠無慮數百言而馬公輩逌然爲衆庶

先美疢而不失藥名美余故志其本始并以謝爾父老子弟

南海子重修天仙廟記　黄輝

天子苑囿在南海子用若諸禽獸草木自祖宗以來游幸絶少以今上之威靈遠方毛羽稍異莫敢遁藏日有至於京師然亦止備内苑不以詫海子故海子雖去都門甚近而返若遠方之窮林僻藪人不轍跡也者榛榛而喬狉狉而蒼風霜雨露自逆自送以相忘於春秋鳴

呼自定鼎二百年一統熙洽三代亦未之有方內所休
養生息人物殷繁之狀不可見而見之苑囿也若此盖
承平之盛極矣中間臺池館殿取備暫幸儉德邁漢唐
遠甚至今亦鮮有增飾焉而隙地或以祠神云天仙廟
在弘仁橋歲久殆圮今年其官田公等鳩衆新之增置
鍾鼓堂樓經齋堂七十二司像道院二十四楹東西翼
房稱之又置地若干畝因其官王公謁予記之予惟蒼
帝靈威仰治東岳而碧霞元君近世尤顯著自非峻有

職于常以功手民人安得使國家文而秩之或曰神嶽帝女也或又執為華山玉女不宜蒙岱祀兩言計必為神笑吾聞華嚴論謂主山神多現女像以悲願故夫以悲濟物奚所不神岱若華奚辨焉原夫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物之盛莫如東方陽不獨生陰必俱之吾以為蒼帝元君皆主生生之神而託嶽者也其祠雖所在多有而祠以天子之苑囿以翼賛茂對育物之仁豈不尤宜矣哉今夫幾圮而新飾有增無以妥神棲自非處極盛之

世人有所餘孰能遊目聚力若斯之暇也昔吾蜀人相如子雲賦上林長楊皆侈張獵獲而後乃諷之乎仁比于曲終而奏雅吾才雖不逮揚馬然遭世承平蒙上援擢得執經東朝會上深居鮮遊獵侍從之臣自勸講外雖欲諷諫無所効之以得托于無用之鉛槧今將謝病歸養猶力為文記苑囿之間行將歸以示鄉里之耆老曰百姓賴列聖生息目見三朝之熙恬比歲雖稍尋兵革然卒乎無事以相安相養與南海子禽獸草木等國

恩如天百姓莫能知而名之頗以歸之于神神不可見而見之于侍從無用之臣之所記盖明之盛至是而極矣使吾得爲是記者固國之賜也于文園天禄誠不知何如而自媿頗若有幸于人者後之君子視斯石也其亦有所感也夫

明文海卷三百七十一

謁李忠定公墓祠記 曾異撰

余甞謂李忠定公綱為有宋吾閩人物第一道學諸先生次之他如著述無聞僅附晦翁門下稍答問一二語幸而厠大儒之列此昔人所謂公等碌碌因人成事者在鄉里中異撰亦無取焉崇禎癸酉臘余以送葬過桐口始得與友人林異卿趙十五謁忠定公墓翁仲石馬蕭然墳似塔形石數尺嵌之題曰後宋開國李丞相墓非大書深刻也不稱當易墓旁祠堂新毀或曰風仆之或曰人假手仆之異卿憶舊游失高宗手勑石刻初疑

燬于火大颫撓棟不宜失碑蓋仆祠者盜碑人假手是也先生卻武人聞其子姓繁昌然墓下猶名李府似亦有子孫守塚也嗟夫微矣或曰祠實仆于颫守塚者負石藏之也墓去郭近四十里雖載在祀典祠之存毀當事者不必知即知亦不問然而鄉里士大夫其田宅聲伎之流固不足與語乢少通達別異于錢奴者稍分其佞佛圈緇之土木為先生俎豆地無論懷古深情不能已已而鄉有先正能存三百年幾墜之社稷乃不保一

畞之卭甚而士大夫嫁惡于豪民使夫銅臭腐嵜得侵古獻亦有志之士所當痛心疾首憤然而負孤死之悲者也夫今天下異南宋主上神武異髙宗然而區區戎馬之倥偬顧内外張皇而莫可誰何今日所少者獨李忠定其人耳然當吾世而更有一忠定則先生祠堂必不至坐視其榛莽姑識之以俟其人而天下事亦以祠之興廢卜之也

明文海卷三百七十三

浮山護國大華嚴寺重新記 黄輝

凡山之靈者必佛刹有之刹興則山彌重山不能為刹重也然刹或時微山固無恙山在則刹在雖不無廢興之相而歸於終不之廢非以其有不可廢者與之俱耶韓退之歐陽永叔皆謂佛可廢然大顛師逺録公裁吐緒餘已傾伏不暇雖其骨舌倔强相不欲頓變而世固已知其有不得已者完顔大帥業心折于岳將軍始謂

其下勿動彼誠有所不得已者也夫服人者服其心而
足矣且天下既知其實然而漫視其所以然以為是何
如夫也亦無踰若是而止是逆行之為護法乃倍于順
行之為護法者也江以北名剎多矣獨浮山華嚴寺最
聞于天下以遠録公為永叔因棊説法故予意其梵剎
必盛如嚮時今聞僧忍説始知此寺興復之詳云忍之
言曰浮山古名浮渡溪山迴合江亘若帶故名有巖三
百六十峯七十二巖之可居可遊者三十有六西南一

峯曰妙高是浮山絶勝處晉梁間剎宇雲興至五代寺廢及宋盛時圓鑑遠鑑公太師說法于茲寺據妙高之麓始賜名華嚴刺史吕内翰濟叔實修復之楊無為范希文富彦國歐陽永叔諸賢時來激揚而寺復興矣元末大圯明洪武間復之駐錫者若靜康古庭輩皆宗門闢士有遠録公遺風正德間寺燬于燹金田寶地俄化蓁莽豪家漸掩為己物被以禾黍而寺又廢萬歷中觀我居士吳公澹宇居士阮公𢯱心一乘念靈境凋零始

于金谷巖造丈六金身未就而朗目禪師適至鍼芥投合不惟其契心宗亦復頓了相顧朗目遂與其弟子圓忍圓白等宴居此巖禪定之餘與吳阮兩居士跡所謂遠公塔者已為愚民室其上發之餘藏了然碑石雖汾字猶可讀尋為搆塔不日成就欲以間修復華嚴豪民聞之夜封馬鬛妄稱族人無祀者某之兆幸宰官居士若漪園焦公諸君子力賛勝緣相與曲牖豪愚愚者亦自心折口服立去假兆復為華嚴劉留川公手標妙高

之石曰遠公道場而寺又興焉予喟然曰於乎此寺興
廢如塵沙聚散于五六百年之間所謂五六百年者僅
從忍比丘一唾間過獨說綦一會儼然未散耳十方三
世山河大地皆遠錄公棋枰中十九道之往來也比十
九道中一一有無量方罫一一方罫有無量塵剎而不
離浮渡山一微塵之所攝比一微塵者且至今無恙而
況于諸法之實相哉吾安知朗目非錄公再來而諸君
子非歐范輩之後身也則何廢與興之有雖然如忍所

言蓋不能不廢且興于世相之中矣而此山此刹之必能常相為有也蓋非人力之故也夫因果者佛法之寄也山刹者因果之寄也高皇帝言佛法詳矣大都諸佛入中國即人天小果猶能化兇頑為善度人之速甚于飄風驟雨之極急而不已愚民未知國法先知慮生死之皋以至于善者多而惡者少故能暗理王綱有補無虧明明聖謨蓋將因佛法明世法用以攝愚民豪習于刑罰之外而今也乃至欲掩刹而墓之長此不已惡曰

長而善日銷愈豪愈愚愈愚愈罪無門惡報固其自取
奈何乎並其所欲徼福之朽骨而累入其非據之滯魄
此亦豈初心之所欲出耶不寧惟是將使國家之刑罰
有不可勝用何也愚民之所獨明而畏之甚于法者獨
因果耳是而可忍其他作姦犯科凌弱暴寡又將何所
不至哉以吾耳目所逮凡剎掩為已物甚而墓之者無
問遲速必獲酷報往往而是乃豪愚猶冒而為之彼所
信者非形家言耶然佛前寺後亦形家所甚嚴不敢犯

者云犯之必禍彼其所甚迷在是雖以其所信難之亦猶無如愚何然使有人焉衆而詰之必且面赤色沮舌呿氣索逡巡遷徙不暇營正詞以對夜而夢之猶捫心嘿悵而不肯語人彼真心良有所不安者矣即此不安一念與佛何異是佛之所謂深可憐憫而欲亟為之懺悔者也及其惡之未稔禍之未至得諸君子焉明攻其愚而力破其所不安彼一切豪愚若斯浮山豪愚之所為偶然罰禍未及便自以為强力能禦而不知夫禍罰

遲遲正諸佛之所憐憫無及而不通懺悔者也迷者是
此心悔者亦此心惡業既自主持懺念誰能禁止即比
痛懲省改盡洗其作姦犯科淩弱暴寡一切迷謬之習
以無煩國家之刑罰則諸君子之功德于斯世也大矣
今夫夜而竊牆晨而還劒朝而闌提暮而檀信豈兩人
哉孟子謂人可為堯舜而決之于不為穿竊者多矣其
心未嘗以為當為也為矣而不為者在故堯舜可為迷
矣而不迷者在故佛法不廢吾故因僧忍言而廣之俾

刻於浮山以示人嗚呼此固予之所私附于憲章者也

修長春觀碑記 陶望齡

大都會名山川梵宫道宇鱗次絡繹如人之首首之有冠所以標靈境壯觀仰也非是則智濁虛闇而不飾吾越之山川都會非讓于天下而梵宫道宇最亦嘗盛矣陵夷至今日佛寺完者裁二三道士之館稍宏壯者獨一長春觀而已古者二氏之教幟行其師弟子皆務以道術易天下勤苦其身林塚巖竇以自蔽翳而赴者如

聲奔谷千櫨百堵應晷而辨其盛也至比於清都帝宫於是大儒者求殄夷其教而不勝憤也著為言曰吾將盡廬其居蓋古之所辨者獨道之同異耳向令儒術昭揭混異致同杜摩竭之門絶希夷之學而其所謂廬者適足以供標靈壯觀之用又烏足患哉今所謂二氏可知矣燎熄流涸二三瑜伽師符籙庭道士無壁壘以鼓衆受敵像設頹暗香火不甚屬吾儒扶正闢邪之力幸可寘弗用而韓子之論抑亦有亟于當日不甚亟于今

者夫樂成惡毁好予憎奪此人恒情而儒者公訓也不務所以審術講道正己利人之方而徒假托不亟之說以自濟令名都鉅邑無以觀焉儻亦廬居之言有以誤之而然與長春觀初施諸陳至宋自太平興國而降名號屢易州僚專為祝釐之地至政和别敕景福殿奉道君皇帝生命南渡後因而崇之若寢園原廟黄冠師至賜金玉方符其址四拓廣袤甚侈以故雖剗削之後尚甲于諸觀國朝郡置道紀司即觀為署每十歲有司大

鳩戸口土田之盈縮而籍之又置局焉迨嘉靖末有豪帥者謀斥別業於越以形家言將撤觀據之有司莫可禦會帥死敗獲免而簷桷寢剥殿廡多毀積久不飭殆與撤等豫章羅侯尹會稽百墜畢興祠祀咸毖顧而咨嗟命道士募貲而新之捐常祿以倡於是易敗繕朽拓除壅塞中闢堂宇高明有赩前臨莊馗萬目瞻仰蓬海龍山之間若助之勝施者勸游者謠於是知樂成好與之情人人具有也夫有而捐之無而攘之廢而興之完

而敢之其仁與暴豈待論哉繼今日其尚師侯意謹禦其侵侮而治其頹圮諸黄冠師亦愼守厥境壤勿妄以旁餘屬人苟有挾韓子之說以請者尚辭曰斯非老氏之宫有司所以備位授民數而郡所為冠冕眉目者也姑更求眞為老釋者而廬焉可矣

一僧記　鄒元標

僧名靜珠披剃丁江水陸寺初寺僧頗衆既荒疫兵燹各散去獨一僧方九齡會僧綱查廢寺寺議在廢中僧

走而訴于官官曰爾一人又年小其何能爲答曰僧年小志不小一而足矣官偉其言姑存之小僧故慧曰依他僧誦法華經聲朗儀端人人爭欲請小僧念法華拄杖横經無暇日稍稍有貲又從衆雜作已復念非苦筋骨作諸善緣善果不可就乃募修橋渡人夜懸一柝叫號萬山中虎避去橋成竟割其半并私囊改寺煥然一新予登其堂稔其人予壽之詩曰大廈曾將一木持蒼松隱隱護招提年華老去如流水門外青山是舊知顏

其堂曰一僧堂是寺故多士肄業一日講一人定國義未決僧方捧茶至予呼曰靜珠靜珠曰唯予呼門人曰小子聽之一人定國

明文海卷三百七十四

遊青泥澗吉祥寺雜記　文翔鳳

予既去冬至城西數里之文殊寺寺閲一嶺而當其坳折處客云寺更有幽而勝者有吉祥於青泥之澗二月

某日欲并往二寺而從者先導至文殊寺日俄晡四月某日又校射於郊堂無訟事日脚尚未至地予命轡不至二里而晡遂馳還寺蓋西邑七里耳挂恨齒頰間屢矣五月七日熊簿鏡請詣劉史縉從出城西即西北有小徑夾以平蒼之楚鳥韻松濤迂紆如隨人未幾有橋俯小壑又折而微陟則為坂而平如一臂之撮雲者前百武崙起如車蓋結文殊之腦而後直鳳凰山之右腋可以遠眺望有長楸嘯風於蘞蔓之域者為一流觀西

又為長䞓度之而大陟則又為坂所眺望有加遥見直西棗林坪之天息山有白氣犂空者如練拖如川決而弓曲竟天東北垂於香𢆯峯之上長可七八十里兩山則氣黝如黰如或曰商雲或曰宜為嵐氣或謂其雨然一氣而雙垂如飲澗之虹疑為白虹予又疑兩山本雄雌之相偶和一氣而雙垂決如不如朝那善湫之相搏也然終不可解又良久而車碾吉祥寺之背青衣或墜馬予嘆曰幸不至飛身直下八千尺耳寺所踞盖壺形

左右咸斷壑而其腰脛皆數尺腹為寺首為寺之眺臺寺蓋圓通寺下院圓通又西三里而遥者入寺微雨輒止坐而銜盃則見列巘之來寺壺而直前者左如伏龍右如虎㨿再三折而達於汝峴山其九疊之屏瑞雲則案横而中有丘如懸珠若待龍口之銜者此寺之大體也臨臺則見泉在澗可數百武遂下行澗中屢折而得泉泉可得水二斗而不流不涸副寺汲命茵其舟間雲垂垂弗雨命僧弄笙於澗折之外三弄已歌者繼之予

命青衣拈草於前澗將校以行觴簿吏謝不敢予曰毋是爲觴政予之兩青衣黠暗命草木或持或掇或連茹或枚且肆以報予笑曰文殊令善財採藥云是藥者採將來而善財徧觀大地無不是藥者文殊拈一枝示衆云是藥能殺人活人校草之於飲賞罰亦具善財之採賢於黒氏梵志之供養兩手花空更放下甚者遠矣今黠青衣校之二客遂負數十觴而予亦以扳請至酣葢校者以本以枝以花以實有單英雙辮小蒂連柯之異

如良工之安置卉石於繪事如清人之布案筆枕研牀維旅如静姬之鉛朱赤白悦人因厭亦一徴解須㸌緑稱紅黄白間之或本枝錯或花實以序大約得佳花為奇良卉次之若雜然命之爵三行而朱榮不厭妍不索莫欲倦為措大酸乎既闌而起予因嘆曰一澗而草百名不既禹禼之舌本詘矣方志所收百不一多華糸大譜耳西家施不辱於負薪乎予青衣有手草如蘭叢一本者長五六寸中有草巢如盂而結如組雲諸從者皆

北走蓋小鳥之既卵既子而遺之射干者也命以盆植之而藥罝之案比于見安鵲梁者志祥焉將以所校勝諸卉遺兒輩已又觴於所謂眺臺者飯僕夫而歸踐所謂鳳凰山之右腋者晡矣徘徊佇立二客感千載不寤者為一噓也嘉其雅地因命觴又下藉卉于小橋之畔行數觴又迫城闉數百武得大胡桃垂陰于月燈之前坐之行觴歸則鼓人在國門之闑矣是遊也有天感焉以望氣有地感焉以察形有物感焉以命卉有人感焉

以觀化遂記之蓋蘭亭一作實獲我心矣

明文海卷三百七十五

吏部考功司題名記　趙南星

萬歷癸未余為考功司主事癸巳為郎中管京察之事其時太宰為餘姚孫公古之淡漠眞人也其時政府則太倉王公蘭谿趙公新建張公事竣大失三公之意以為專權結黨擬旨罷予官奪孫公俸以去迄今三十年

矣余偶起再為御史大夫今年癸亥京察余復與聞其
事太宰涇陽張公太虛其心神明其識而考功長治程
君渾渾而不可亂謙謙而不可擾政府福清葉公蒲州
韓隨州何公高陽孫公皆無私人之可庇異已之可除
甚易為也第神宗末年以二三大臣負之謂頻頻者鶩
斯耳其進其退皆若罔聞於是貞良皆去邪僻亦少百
司庶府之權歸於數人丁巳之察舌談焚山林以拘於
額猶有在錮禁之外者賴今上聖明公道復出而是非

紊亂戰爭猶力又甚難為也事竣君子以為平恕而余亦得以無罪蓋余因是而有感於洪範之言也其皇極之疇曰無虐煢獨而畏高明夫洪範者天之所以錫禹箕子所以告武王也禹武王皆人主也何畏乎高明彼煢獨亦何足虐也然歷觀叔季之世有位者才足以為惡而時復得為擅朝横政而莫敢誰何至于神人不容而猶或冀倖之斯不亦畏高明乎乃有厲節首公忘軀命妻子之計而横被侵誣仰天泣血而無可告訴斯不

亦虐焭獨乎闒茸以畏之稱高明俊傑以虐之稱焭獨皆臣下偏黨之所為也而人主不察以自壞其天下稽覽古事何代不爾此所以為洪範為皇極為天之所以錫聖人教萬世也司功者尤不可以不知此義夫幽者陰也明者陽也黜陟幽明進陽而退陰也世皆言陽剛陰柔陽之用事為春為夏煦嫗生養萬物皆用柔也陰之用事為秋為冬申霜累雪摧隕萬物剛已甚矣陽從九地之下翕然而升乃見其剛然風日融和仍以柔道

行之故君子盛能容小人小人盛必不能容君子蓋陰陽之性情也惟𥝢者有以防之而不使其恣焉今陰之盛已極而陽始盛極盛則宜消始盛則宜長此長而後彼消若任其極盛則殆矣此亦間不及謀之時也可不為之寒心哉考功司題名碑自癸未已滿更立餘姚陳公爲之記今復滿矣容冬程君與員外郎南海葉君主事歙縣汪君劍州趙君徵余記余未暇也於是程君還太僕少卿以出使行葉君汪君皆轉文選而驗封司主

事需化丁君繼之義烏金君家拜郎中至員外郎則晋江馮君主事則北通州張君復申前請余乃為之愧不足以行遠然後之君子覩其姓名考其所黜陟覵天下之所以治亂古今之所以盛衰幾千萬世而下惇史之衮鉞皆可知也何必覽於志哉

明文海卷三百七十六

五嶺記　曹學佺

五嶺之説向來不一宋周去非謂入嶺之途有五益自福建入廣東之循梅一也自江西之南安入南雄二也自湖廣之郴州入連三也自道州入廣西之賀縣四也自全入靜江五也按此本淮南子以秦始皇利越之犀象齒角翡翠珠璣乃使尉屠睢發卒五十萬為五軍一軍發鐔城之嶺一軍守九疑之塞一軍處番禺之都一軍守南野之界一軍結餘干之塞考其地鐔城在武陵西南九疑在零陵二處固與郴道全三州接壤南野餘

干俱在江右入南雄者必由南安入南安亦必由豫章故也惟番禺一軍軍於越故謂之處謂之都其餘去越頗遠皆隔絶嶺表之路耳惟昔日隔之故通於今日也隔之者中外維絡控制使不得動之意正欲據其王而入其都耳裴淵廣州記謂大庾始安臨賀桂陽揭陽為五嶺楊慎丹鉛録五嶺考云臺嶺之嶠在大庾騎田之嶠在桂陽都龎之嶠在九真萌渚之嶠在臨賀越城之嶠在始安考其地大庾始安臨賀桂陽皆合惟九真地

屬交趾與揭陽有嶺東西之別耳余按東粤之嶺南嶺西東三道江右之嶺北道與粤西之總名嶺右皆以五嶺為言五嶺蔓延數百里跨連湖廣江右兩粤三省之界即洞庭之南蒼梧之野而三苗之區也苗民負固不服憑此五嶺為險其種類至繁散匿箐林谿洞之中即今之猺民獞民狼民蛋民者似皆遷於有北之遺者耳其遷者必其雄黠舛驁者也而散匿於箐林谿洞之中荒野無人之處實繁有徒勢能盡遷之乎遷之不盡而

輯之必有其方苟不得安輯之道恐其驚疑轉相煽惑時時有蠢動之患復欲舞干羽於兩階亦難矣故帝舜南巡至于蒼梧之野非無事而徇遠畧乃使蠻方之覲我耿光被我教化而施以勞來勸相之法妝諸要約覊維之内而已是故嶺一也在大庾則為臺嶺在桂陽則為騎田在九真則為都龎在臨賀則為萌渚在始安則為越城而俱以嶠名者爾雅山鋭而高者曰嶠也楚粤江右之州縣俱設在山麓而其鋭高處仍蠻人居之耳

故桂陽之郴與廣州之連零陵之道與昭州之賀江右之南安與東粵之南雄九真之與欽廉始安之與衡永俱相為接壤而錯處也漢書揭陽下盡乎惠潮之境而梅州猺峒與湖南相通宋章惇經畧湖南正開梅州之時觀此則五嶺之為一嶺也虞帝南巡之故與夫秦漢取越之方俱瞭然在目中矣

岐陽石鼓文記 沈懋孝

昔周宣王大蒐岐陽之埜紀其事於貞珉命史臣籀者

篆書刻之詩凡十篇分十石其形上下狹中圜潤篆文刻在腰圍處今以琉璃磚安砌在金臺辟雍欞星門上余得親覩焉其詩多奇字闕文一章曰逝騅趩綮商晉六字闕一字二章曰丞敄溥魚趣鱳彖䜌汪九字三章曰趍酉二字闕七字四章曰麥迂騣肖鍭五字闕十三字五章曰蒸敔吏三字闕十一字六章曰莫陌屠麟四字闕一字七章八章無闕九章曰駚霸二字十章曰蓼乎圃三字闕三十四字此石初散在陳倉林莽不知所

從來韓吏部愈鑑賞為古之至寶請以數駞置之太學不許宋大觀中始移入保和殿靖康之事金人華保和珍玩北去以為不便持携棄之燕乾河傍野人取其三充臼杵鑿壤其上方篆文耿然不磨也自唐貞觀來博雅如虞世南歐陽詢張懐瓘褚遂良皆推重此石鼓籕書以為奇絶列之蒼頡下李斯上杜甫歐陽修尤重之至宋蘇軾作石鼓詩曰勲勞至大不矜伐文武未遠猶忠厚又并其時而歎美也嗟乎天壤之間猶能見三代

古物者唯此古文及東都九經三體石刻泰岱嶧陽臺山吉日碑耳因書其事與好古者共珍焉

明文海卷三百七十八

留階草記　王西唐

丁夘夏五月予奉命來視道事惟時方値盛夏廳之前佳木秀起勢入雲表階之下細草蒙密榮葉交錯生意油然隅側役持罷械之欲劃刈之予審其故曰凡命吏

相更代則館人為清舍宇除草穢以示從新殆不可已者予仰而思俯而得中惕然若不欲為顧左右曰凡物之生造物之心也而必得時以宣之故君子觀政觀物而察理斧斤以時承乎天意也狼莠必除惡其害也予觀階草固時物也而無所害焉其何庸去之且御史之職惡之除思以植善辨之革思以興利歸于仁而已矣可無事而害物哉夫處明堂而憂民士之志也予備員法吏曰奉宸居天下之休戚所顧聞而不能也一方之

水旱尚可弗之知乎因階草而察之即暢茂而知斯人之有秋即水旱而知斯人之有禾則民生之休戚可徹於九重下情達而上德宣矣推此心也事非甚大者弗去之物非有害者弗戕之以清靜而治人以和平而養福使刑政不悖而上下相安濟物之仁謂非報主之義乎遂書以記之

琉璃盎雙紅魚記　黎遂球

琉璃盎盎如珠形可徑寸注水焉畜小紅魚一雙縣於

庭際水與琉璃一色其於空虛亦復一色魚視之不知其幾何水魚因琉璃得影近或小遠或大以其形圓故影或互見而交出魚觸而相戲又不知其幾何魚人視魚如交游於空虛又不知其為影為魚人樂也魚安所得樂魚之水僅可以寸並以身容焉而以為人玩魚則何樂是鳥知其不然魚不知其幾何水觸而宛轉動而不已與形相戲近而復遠又不知其幾何魚魚故甚樂如江湖矣故夫人之生僅可百年而讀書挾策以圖未

然之富貴為詩賦弄筆墨以求傳其名又進焉而建立功德以與乎古者聖賢之列能者為之不能者强而不息窮焉而自以為可通㓜焉而自以為真得困頓焉而自以為猶多餘地渺小也而自以為甚尊且大夫人之游於世中何必其不然而亦何必其然崇禎歲壬午粤燈事甚勝有鬻是而綴以綵花使魚視之又將以為林池草樹而以為游觀之戲者乎偶得百錢易之記焉將以問夫得道者

明文海卷三百八十

平播州碑記　陶望齡

皇明奄宅方夏象寄所隸極於西南睽僰濮落烏蠻白夷荒忽么麽前世所弗役莫不箠使縲馭咸在職貢惟播州古之郡縣楊氏以唐之季蒙亂因險世長厥地顓襲朝號内相君民區裂版章以淪荒裔歷宋暨元羈縻弗絕雖聖人繼起洗濯腥膱包併荒遠猶取其貌恭因而建置葢仍往宜今苟便民俗而已至皇帝御宇神武

英斷威德醲邑仁風既宣義殺時舉遂迺誅夏戢倭抗強獷植單弱叅伐順建旬始隕銷維播孽應龍怙其昏闒湮滅彝紀禍芽帷牆以條以蔓夭椓婣黨遂延甿黎七姓五司進其蠆螫咸仰天搶地而呼曰吾君乎匪覆匪載胡遠獨遺天子曰嗟播人予子予可弗問令吏召應龍置對逋佚抵嫚未竟厥理用反戈於白石疆吏來言狀是當誅討天子曰豈不或悛命大臣巡徃辟之迨至應龍詭服請受罰贖首領自効使者宣上指褫爵赦

死春夏煦養父教毋嫗惡枅驕息憑倚慈惠長傲滋慝究厥宄狡遂迺放兵擾境逆犯顏行戕我將士於飛練事聞廷臣僉曰播徒蟣蝨上不忍爪甲數置之覆用嘬噬此自棄天天所廢絕不可宥天子曰然遂以前巡撫遼東兵部侍郎李公往總師事建督府成都總統黔楚賜劍一得擅誅大將以下而以都御史郭公撫黔置幕偏沅以江公往治楚師咸聽于李公己亥五月公至蜀受事當三方積平士恇戈刓精饟弗屬公謂以天兵誅

小醜當竿萬全取一決而定於是徴師輓粟内修攻戰具陽示無動以紓之賊遂入綦江燒王廨梗偏隆煽引九股恫喝蹦轢圖以怵將吏就懐撫公因命之文告賊志果岐用緩深入明年春所徴秦魏燕齊滇浙之師暨土司兵畢集衆二十萬正月望日公登壇誓師分五監六師八道竝進以伐之推官折枝先以南川兵擣官壩降真州進據桑木蜀帥綎破楠木婁山關再輿應龍父子遏力戰大殲其軍帥廣別孳斬賊大將郭通緒夷崖

門以入再搥水牛塘棲賊囤上楚師璘盡芟四牌七牌之苗蹦青蛇巔戮數千人進畧大小三渡而黔師亦再涉烏江燬關以水西兵抵於白田夏五月諸將士大會海龍囤下公命按察使悌來視師無何封侍郎訃至公飲血茹涕責戰愈厲六月五日綖應祥兵破其郛二翼日廣璘攻之城圮衆繼以入應龍自縊收其屍係賊妻孥盡殲其屬獻闕下皆論如法斬磔於市夫播人竄伏蓁莽沉于霿霾不覩天地之大日月之朗者八百年於

兹矣刖割舂斫束身淫威霆鬼其酋不敢逞睨其視王人天吏若異穹壤一旦更建城邑揖守令飭新膠庠猱梯虺穴虎豹憑阻者皆剗削嶞嶮廓爲道周茫施羅甸谿峒君長震疊懲艾葢祇罔怠明天子刑德我公功烈於是乎遠宜標諸金石昭示萬禩永殿南紀用都司某所相白田之南山下銳頂夷樹銅柱其上就厥趾桃源建公生祠銘功德麗牲之石望齡舊史官於職宜有紀述遂系之詞曰播古州縣久淪荒夷封以順完地以鄙

遺明之肇興鑑先納土膚使穹階仍珪襲組南金象齒歲獻于王稱爾干矛載啟戒行天命不諂妖興德寡有孽于房有謀于社女戎勝晉禍水滅炎大猶弗勝小醜詎堪纓虎冠虵搖牙噴毒笑刃嚬鋒刑人以族高高昊天聽民則適命執罪人歸諸尉氏桎梏就訊倏為繫囚既縱而西鵲隼去韝白石弄兵射天嗥主大吏執言譸張其語糾聚姦慝公相讙囂糜肉播人用以豢苗獶捷其梯免狡其窟再抗黠師宄窮罪詒邊人告訩帝用憯

憯簡命虎臣亂是大戡伊誰虎臣曰惟李公佐佑厥庸維郭暨江方師未集綦城宵壞公狃以詞俾疑罔害裒兵輓穀機沉色閒難知如陰不動如山屹屹王師有來自東盧濮髳微竝以兵從師既會止神謀電發八道進攻濤掀岱壓公曰有命爰取其魁播聞鼓聲若旱始雷拜跽扶攜百千其伍有不用命乃斨以斧重關嵯嵯若鶱若墜恃險與兵以即顛躓殷伐鬼方憊乃克之三月告旋天子之釐維播在笞陂池潦洿今始會同乃江乃

湖昔為鱻蕘以飽威淫今有四肢乃父乃兄告爾播人勤爾征役襏襫韋衿以償帝力告爾播人維千百祀我公之功以名爾子赫赫天威銅標在南逖矣西人我公是瞻

萬歷壬子吉水六吉孫俟清補虛糧虛丁記　鄒元標

萬歷壬子會當審編邑不清丈者九十年有無立錐糧十餘石者有父子二百丁者有都圖丁糧虛十之九者有祖父為中丞為翰苑為觀察鵠形受役者有鬻妻兒

者有名家子願為人奴者有擔簦傳經空所有以給者有挈妻挈轉徙楚粵滇黔者茅屋石田一望莽蒼風煙悽愴雪涕寒心年年以履畝請而頻議頻罷葢收糧多不以則小民惟有死徙耳西蜀六吉孫侯蒞邑稔知其故私計曰是難以口舌爭也自下車陰察民間開墾者手存之筍年餘民漸以實告侯亟收之令期當審編侯自惟奉聖天子命令茲土令此孑孑黎民長此安窮不忍乃先以書播告諸士紳曰不佞代匱茲邦目諸民年

年以虛丁糧受楚不一爲之所鴻鴈嗷嗷者謂何不佞
有懼心焉惟諸君子哀憐計之閭者唯唯否否有謂各
有畛域奈何以此益彼有謂彼雖各都乎然比落而居
不分宵燭末光非仁有謂父母于子即貧富賤貴各異
皆若子也宜從各上書報有差佞又慮聽覩之不廣也
乃投匭神廟言它事陰穽人者立去之其丁糧詭而未
報者盡得其主名又各以先報者錯綜叅伍審之日開
壑槩感未報丁者量爲加增此如九牛一毛不見其損

虛絶悉與豁除計去虛糧若干石虛丁若干丁諸窮民真如夙蒙坌霧中劃然青天開而杲日臨也仁哉我侯召杜比烈矣郡子退而思之共此郡邑吾邑奈何久罹此苦莫有援者何則平議之說中之也審役之年上官輒以閭通邑通邑習訛踵故僉曰聽里甲平議埀拱受成旬日可竣益安靜不與下爭說甚美不知平議二字有力者為政小民並里而居不敢申一喙矧曰公庭平議狀進一吏唱名立而退小民即苦且甘之矣嗟乎上

之人豈盡知乎審者如鞫獄然彼此相質之謂一獄情更數官數年不能決謂十年物情以一人片晌能得之雖名不擾十年内赤子茹荼飡蘗于敗簷朽社間者不知其幾矣且平者如水之無波也風恬浪靜魚能晝伏始謂之平獨浪排空艨艟摧殘望洋者褰裳而返亦謂之平乎聖賢論平天下在絜矩夫平何易言人非爲身謀則爲子孫計久遠必欲得其平人人輸誠是何聖賢之多耶稍有微熖便思薰灼此閙閙恒情非我侯公慈

明斷竭盡血誠誰能破此藩籬是天以侯錫我邦人士出之水火登之衽席不然民幾無生矣元標山谷腐儒恐後來諸君子復為平議二字所蠱當審編時不細察興裒衆寡强弱而裒益之其為閭里苦者復如曩日謹為記以俟續至者取衷焉要知十年閭滄桑靡定上以審為主以平議方佐之上為政小民之情得上聽平議為主審為故事下為政豪民之情得夫分符綰綬謂何而不為細民地乎豪民即稍稍服役昂霄有路細民稍

不獲伸撿地無門元標非與時左心有所獨知也吾邑賢才無盡必有學明一體心元標之心者

明文海卷三百八十四

昌平州義莊記 陶望齡

始吾鄉人白君受釆率錢為山會義莊於京師齊化門之外以葬其客死而無歸者而屋其歸而有待者旣成前宮諭張公元忭為記其事哀越之土壤境陿無以食

其生人而俾之客客而不免於旅死若追慕乎古者死徙無出鄉之制而不可得然帝京四方賓旅所鶩而越人以貧隘輕去其土以來固亦宜然若昌平陵邑既去國門而邇於塞其城郭公府市鄽廬井可以取衣食者視京師不過百一而吾鄉人之聚居者復非少也夫鄉壤弗受人而走于京都京都復不能盡受客而俾旅泊于邊郡以死死而無歸而至委骨艸野無以葬天沉雲冪風悲日曛遊魂滯魄嘯呼于昏烟枯草之際夫其父

母兄弟妻子之不顧而間關數千里以死無抔土以掩其骼將亦有廹焉以來而弗能已者耶其家之人引頸遐盼恍惚于道路之訛謬夢想之真贗嗚呼傷哉斯人者當其旅泊邅迍疾疢呻嘆還望京師已蕭然有并州故鄉之恨沒而有知且視齊丘之藏為丘首而不可即此亦生者之深惻已滕君驤居昌平最久慕義履仁慨然發議營塚地於某處地若干畝規畫大抵如京師捐金若干兩所釀鄉人某某等金若干兩役成索余文以

記之余嘉滕君之義同於白君而感於張公之言竊歎越人重徙而速還以懲於斯丘也採山漁水力耕而約食越雖小郡猶足以老何必燕之鄙能富貴人哉

陽岐江改復舊路記　葉向高

閩會城之南有江達于海其水自上流四郡千餘里皆滙于此兩山束之故名峽江怒濤激浪急流旋渦險若瞿塘自峽而上可二十餘里為陽岐江水勢紆緩一葦可航勝國以前行者皆從此渡稱坦途矣其後以兵亂

榛蕪間逢虎暴乃徙而由峽路雖稍夷而每值風波輒葬魚腹即近者隆萬間大比之歲生儒溺死以千百計行旅病之欲仍復舊路而人情因循憚於改作屢議屢寢直指陸公來按閩悉心民瘼百廢俱興檢舊牘得前福清令條議慨然嘆曰茲路不便其毋乃委民於壑乎檄下郡急圖之太守喻公躬往相度如陸公指而或者又難其費甚且謂余覘太田驛為墳而創此議也憲使陳公持之堅方伯丁公力主之以上陸公公報可且相

與計茲役也議論實繁今決以兩言不煩民不改驛又安置喙將鳩工屬丁公奉命撫閩而左轄袁公亦適來佐其議乃移渡於陽岐江自江而南剪棘甃石夷高堙下闢為周行者五十餘里為橋二公館二鋪舍六亭一徹廬十增渡舟八塡材木人徒之費為金以兩計者一千七百有奇皆取諸沒入之貲與兩臺贖鍰官不損帑民不與聞經始于辛亥季秋告成於壬子之季春較其道里視峡江減十之二自吾邑以至莆陽泉漳之往來

于茲者江行如陸陸行如市陽侯不驚猛獸屏跡萬口
騰歡歌謠載道而丁公陸公復博訪于衆謂取渡蕭家
道縁吳山徑達臺江尤為徑便惟沙洲稍隔則浮橋滉
柱之法可行乃更為除道建館與陽岐路並存以待人
之自趨其計畫周詳一至於此丁公以書來告余使之
為記且曰此事為道傍之舍久矣斷而必成惟直指公
次乃諸大夫不佞何力之有自今而後遵道遵路無忘
直指與諸大夫以擬于召棣白堤自在邦人余南向再

拜稽首曰是惟中丞直指與諸大夫恤我閩人出之鮫宮蜃窟而登之康莊敢不世世拜賜因思三代王政輿梁道路無不置力單襄公過陳道茀不治即知其國有大咎況于百千萬人之所跋涉與鴻夷爭一旦之命其為患害何如而可恬然置之乎昔交南七郡泛海轉輸沈溺相繼鄭弘奏開零陵桂陽道交人賴之楊厥通褒斜而羅子午後世為鑿石頌德即吾閩萬安橋之役父老至今頌說蔡端明不置千百載而下此為再見而今

日之舉事半功倍公私晏如較之徃代更為難耳乃余於此有深慨者夫夷險問之水濵遠近稽之道路利害折之輿情至為易辨猶不免於悠悠之譚幾成阻格盖人情多端口語難信天下事之困於議論大抵皆如此矣此中丞直指所以大造閩也

明文海巻三百八十五

伶俐水説董傳策

鬱江之濵蓋有水名伶俐云余嘗詰而覽之恍乎有思曰嗟乎世恒言智者為伶俐謂其愚者為笨伯兹水殆非智者與夫水以濟筏楫潤稼澤物為利無涯其智者宜居通邑鉅都諸冠紳賈舶接踵之區或注沃壤敏灌洩籍以滋利品彙滔滔乎矜衒其所長而今乃甘茹孤寂偃然自處乎僻陬遐壤方且夷猶于荒蕪榛雜之鄉渰滯頓乎瘴烟屯沓之所殆幾乎罔能自表著吾意物之大愚者宜莫如兹水也夫懞僕僕之跡者每富昭昭

之名苟務冥冥之實者必鮮赫赫之效今以伶俐名玆
水其毋乃非匹倫矣乎雖然余嘗謂智愚無定在惟物
所歸大都物之嗜恬泊者恒喜靜而其䏻暴紛華者恒
喜動故彼喜動者恒自以暴華紛為智而其喜靜者顧
又即以嗜恬泊為大智若愚彼要物所見則然耳彼其
通邑鉅都所汩汩之水而競而趨之或有奔潰没溺之
患以乘我於不覺諸冠紳賈舶接踵之區則又藏垢納
汚之所往往遂于人而忘其為我也今玆水獨嗜此而

不嗜彼澄其潔清之源而自脫于濁穢之外雖寂寞所不恤焉夫黔鬱二江之水通於大江放乎四海凡所為濟筏楫與其潤稼澤物者必利賴焉而茲水獨矯然特出其流注之滙為洪波其翕聚之有源而其分布之有經混混乎逝宵晝而莫能舍斯其本静而其發用抑未甞不動也其處僻陬遐壤而其精神流徹乎通邑鉅都與沃瀼之區也夫外自託於恬淡孤寂而内養其潔清之源以流徹洪波敦行而不息讓盛美而不居其名庶

其實偉然則茲水將無稱智乎哉今之以智名者其下獵綺靡寬狡黠覬覦一時之利即或慕彼通方矯如自負然且睢盱乎規局之美好飾其外而忘其中也汲汲然顧瞻其利害而趣捨之嗟乎若而人者亦異乎茲水矣彼伶俐人以茲水為憨乃茲水以伶俐人為憨此憨則彼伶俐彼憨則此伶俐同其所以伶俐即同其所以憨水可以喻學因游而為之說

石灘說　董傳策

粤西之水多瀧焉厥石巉巉然睨其旁或錯而阸其底傍人過而虩虩然或泝而上或循而導咸虞其觸于石也於是人謂水險或曰石險廓然子過而詫曰嗟乎水之激於石也其險固若斯哉夫水之滔滔然流也石栗栗然峙也二者不相遇焉即流焉峙焉奚於險之有惟夫水激於石而其險斯成彼世之激而險者奚啻水石哉以故君子之慎其事如瀧然余葢嘗究觀其初焉矣今夫化機之運用無常也流斯為水結斯為石其真體固

未必相軋體判為用形即不能不殊云盖水以動為用石以靜為用動靜之相形流峙之相搏兹其勢有固然非險也自人爭詬焉而後謂之險彼水與石何有哉水與石無情而有情也人即以有情觸之猶成其險矧不情之遇險更何如凢物之紛然出乎情也又安知有情者與彼無情者非由一體哉夫如是則水石可以兩忘造化之機原無異指奚其瀧奚其瀧

明文海卷三百八十六

使雄五孩記　陳龍正

京師歡居歌宴不知外間有饑饉地也宗呂文穆之對太宗自古以然庚辰夏奉使入雄冊行千餘里堆骼流屍日不計數就死者棄其兒女者又數數見之冊過不能救也即泊亦無方以救空負悲歎抵清源改從陸所覩相似六月初過消之齊國營有草屋椽房一二十家余從肩輿中忽見一小兒約二三歲坐樹下未知其為

棄也兒見與過忽啼吽悲哀呼爺爺者數聲乃大驚默
思無策瞑目垂淚心如針刺行里許急令與人且止許
勞之百錢令抱回初念此地至老岸尚十五里姑至彼
擇善家而求其撫育也因試令入即從此村訪問有願
養者否乎忽二老者云此地有宋文光夫婦二人年四
十未有子有地數十畝彼或願之因問之果欣然允諾
即親至與前願抱回撫養余大喜過望贈之一金宋不
肯受曰我自願養之余曰汝有此善心受之亦見我意

也宋乃拜受此兒雖饑黄瘦然眉目清楚且與之麪即能食適遇宋姓想定應不死或遂為宋後亦未可知余又癡念我匣中尚有十五金倘前行更有棄兒以此法推之尚可救十四五嬰兒也終日瞪目而視地漸近河南界則餓人稍稀數日内不見一棄兒悲惻稍解因念守令其地者即不能請興發若肯多方拯捄自盡心力亦必能活所治之人又安有謂上不能得之朝廷下不能感動富室中不能自捐俸羡而坐視人民之死者哉

比入禹州行封禮停驂城中二日有奇初見一兒約一歲棄中街羸瘠已甚訪得一人名党況顧乳養之因贈如前更加白米綠荳各數升益此時禹城米每升價銀一銖荳每升八分因宗藩見貽遂以給之越一二日令人視此兒尫瘠如故益幼甚須乳食未必粥糜可活矣奈何奈何黎明過正使戴掌垣所偕侯諸藩辭節又過一棄兒於當道急令人先傳呼有願抱養者助貲如昨少頃還原處而其兒已不見路人云頃有抱去矣行速

未得踪跡此事不知有善人哀而收之耶或仍其父母携歸耶及迴輿之次日予倦卧輿中忽聞外喧語聲乍醒則路傍有二三歲棄女戴見而欲救之令人訪呼其人母也其一人號哭奔來寡而貧不能育纔棄道上未久戴賜之二百文婦人且哭且拜謝而意若徘徊余密令人復與之一金曰得此庶足活乎歡拜去又行數十步一婦人携一嬰兒約二三月者亦哭而欲棄之殆見前事將有乞也亦助之三星料此女終當不棄於是前後所值棄孩共五人遇宋文光者殆有父子之

緣不幸中之至幸乎過覔况者有二虞兒幼未能食穀若乏乳則終斃又觀非有憐恤之真莫為稽詳姑置之若存若忘間利盡而弛耳抑其命也街市所遇旋忽携去者不問為他人為所親必感動良心不終棄矣歸途二女因棄得助豈忍復棄況難割者又其本心乎過救者五孩而其間幸不幸不齊活不活未可必此外之不見不聞者又可勝痛哉夫見聞而漠然不動去鳥獸無幾矣見之聞之而後惻惻經營如齊王未見牛今人未見入井之孺子其間生生之意隔不相接

為日不已多乎惻隱有感乃發而仁無感亦存無感亦存故感必發發不得不充性情之勢然矣

二驢舉籃輿南還記　黎遂球

神廟半百年承天下安樂無事人皆以仕宦為榮便公車之士懷資裹糧裕如猶記予諸父北行時惟攜五六萬錢偏提之外灸炰醯肉比歸猶用之未盡自邊疆不靖其間閭逆煽毒官兵逃散禦人為行者懲令且聚而為寇起山西據淮河上流延亘江漢於是楚蜀之士亦

皆與吳越行者取道揚州中原頻數被兵人畜多收掠去殆至又盡殺之而食人從揚州得乘一騎入北且需萬錢食費無筭縣舟行則漕軍抑之不得即前公車之士苦之往時下第尚或以兩騾駕轎而出今不能矣予以丁丑三月三日出都僅得一小車載行李童子步走隨之予自買一驢乘則蹇甚凡十日始至安德因賣之又念童子徒行良苦使坐車中則皆云苦車輪高低膓中亦如轆轤乃并舍之舉書籍使童銀鹿往附暨溪沈

君舟載予于逆旅主人謀得四驢兩童各乘一予絡其二以竹几為籃令肩之行九十三日至宿遷始買舟順流而下其間所經泰山上下一路多桃李梨杏作花與新柳色相間諸男女上岳廟進香者相雜而行比追及予鄉朱黄尹王諸子及予宗數人前後凡數十騎衣或紅或翠騎或高出或參差徐行有人舁者有矅而脩者有白皙而美少者諸子之從者皆甚都佩短兵相衛躆山阪蜿蜒而過前後望而相語首尾呼應或止而食且

宿行則皆行不啻在刁斗行伍間予偃仰籃輿中山色沁脾花香逆鼻時度小橋則清泉淙淙往往堪洗吾耳項坐非水船猶僅可引望一方今也不然無騎之勞無輿之障驅而疾行如駕羊車諸從者每折花馳而就予予或與諸子談藝率勒韁而聽時發笑謔則衆山皆響樂此不為疲然而舉所經過見聞甚為可憂傷悲嘆感慨憤惜者固已不特一端矣記之

明文海卷三百八十九

三太宰傳　丁元薦

傳三太宰者何予悲夫太宰之久以空名寄正平湖餘姚一時接武而太宰始即真難之也久假者何曰彼一時也江陵才鷙而悍巨璫保暱之挾少主令天下臺省廩廩採過太宰以下頫首受順指天下以為固然江陵敗言事者毛舉諸大臣長短上心疑故示不測於誅賞是明以事權還吏部而海豈不受也滁倒盡失故步以

去矯矯商丘宗公 天故促其期以啓三先生三先生攬
久頽之轡策振既衰之士氣白日震建不色驚虎豹九閽
不内阻衆口交詳不前却苦心哉即釜鬵十九于風波
中令士大夫銳焉持清議與天子宰相抗而世局一變
三先生力也然則太宰必與執政左與曰否否公旦相
爽居太宰未有不和衷者也惟衷乃和書不云乎無偏
無黨衷之謂也是以君子論其世陸莊簡公諱光祖浙
之平湖人字與繩嘉靖丁未進士初令濬濬巖邑也甫

下車省靡里五之一亡何廓其郛城之簡練士伍稚符之窟一空邑有盧生枏夙負才以得罪前令論死枏故人謝榛走長安白枏枉狀十餘年無敢任者公立出之御史故難公曰若不知枏當耶公正色曰獄果當也陳仲子無生理不者石尉何避焉御史稱謝已劑馬政議役法強項迕當事意大司馬錦至借軍興法劾公上不問歲祲臺使者以非時不為奏公具疏請蠲賑甚懇上特報可晉撫以下嚴事公時仁和張太宰守郡故抑之

曰令少年不一挫其銳不大器公居恒嘆曰張公巽藥石也終身不敢與鈞禮宗人炳藉上寵氣燄炎赫機術籠罩一世士而分宜相雅才公時出好語致門下公謝之祠祭南曹尹告數年起祠郎裁諸方伎近幸請靖悼王祭受知裕邸令上生公特請告廟受百官賀上頜之有頃賜聖母竇謚衆服公持大體亡何改吏部驗封司歷考功文選郎貞人倫鑒賅罰別具陽秋而文善咨諏逸客冗流靡所不耳目或謂銓曹重地寧絕造請焉公

笑曰此正銓曹事也君欲某樹棘扃戶銓次天下士耶時太宰嚴文靖訥倚公如左右手公重自負意所獨注圜轉機迅海忠介以興國令被糾方候調特遷戶曹郎劉御史陽以鄉進士久在告陟光禄卿謝令佩擢自尉張别駕澤繇歲貢生晉臬僉一時名碩如胡莊肅松吳介肅嶽王恭節廷毛端簡愷張恭懿翰王襄敏崇石並滎雪萋斐中推轂無虚日而朱少宰某知囊也當塗心薄之畏其奥援不敢動公秉間出為南司空服者卒不

睹忌遷太常少卿尋削籍居數年華亭之難作以新鄭修郤故公力左右之事旋解華亭德公甚曰吾愧與繩尋起南太僕轉大理卿工部侍郎江陵方柄政公其同年生也以故事候待漏院大僚皆屏息立語公索坐坐故久江陵目攝公前後調護給事余懋學御史傅應禎劉臺比部郎王用汲語愷切江陵蓄怒久及爭改折漕事大恚曰浙人難事如此公曰某添九列顧不得使論列天下事哉公奈何以訑訑聲音拒人千里外乎移疾

歸江陵敗薦起南兵部改少宰時攻江陵者氣虎公又
力為江陵解執政倚公宿望曰徴廼公不能彈壓諸少
年也而御史李植江東之丁此吕輩爭壽宫發科場諸
不法事語侵執政上心動公佐楊太宰巍上疏劾諸言
事者左遷各有差言者益譁亡何遷南司空謝病歸又
二年起南司寇以職守裁抑諸臺省臺省不相下公白
簡爭之彊主事劉以漁不受御史囑御史氣凌之公不
直御史事尋白亡何入為司寇改太宰執政力止攻者

齗齗未已公不顧銳然以清議為己任參政張養蒙徵太僕卿巡按浙江御史蔡糸周出副閩臬薦公者與攻公者錯愕出不意未幾量移故都御史萬國欽比部郎饒伸嚴旨詰責選郎王教罷為民公疏捄二臣當事者攜疏而辱公公故為折節頫而柔之且力為推輓少宰時語所親曰吾乃為平湖所容而戎政巖居久每扼腕時政曰持公議而不以愛憎奪者平湖一人而已識者以此窺公權畧而執政獨嗛公次骨曰不自意為老禿

翁所貴公謝曰祖昔為郎文貞知我我不敢稍貶以徇文貞嘗薦士祖不可文貞顰蹙曰業已聞上矣奈何祖避席曰相公不以祖不肖備員銓司誓不敢以所未信阿相公意以誤天下請從此辭文貞始若不堪卒相信今老矣誓以文貞報相公不意相公望之深也公在吏部久繇曹郎至太宰先後相距二十餘年時局遞遷公孤立一行其意大指以抑僥倖振孤寒為急勢當極重不可返物情轇結上下爭睨公以其左右足為低昂而

公侃侃發舒寧失上意以申公論蓋統鈞不逾歲而仕
路一清生平節槩聲價遂定近世之姚崇也茂苑去蘭
溪新建出上中旨大拜公以故事爭之婁江謝曰詞林
鱗次固自有例公抗顏曰宰相以例進寧掾史耶即疏
陳祖制力言會推之典必不可廢上報可著為令及廷
推閣臣政府意有所私公固抑之而衆議以故列公名
名居首旨再詰讓給事喬脩力詆之遂歸時王公家屛
亦以封還手敎同出國門也公解組杜門後進有以知

人叩者公曰凡人初以負氣執拗迂濶見排卒多樹立或稱善處事識時務必至浮沉墮落問大計曰衙門為要蓋翰林臺省吏部也嗚呼知言哉易名莊簡士論以為未慊云孫清簡公諱龍字文中忠烈公燧孫也父陞禮部尚書謚文恪兄弟以明經對策高第先後列大僚而公恂恂若寒素第嘉靖丙辰進士除武庫郎迴翔武選職方數年肅皇帝齋居久錮言事諸臣屢興大獄舉朝廩廩公上疏極諫借秦宋為喻盡糺諸不法事壅蔽

者華亭公咤曰有是哉奈何輕批逆鱗哉中人憚上英
察秘不以聞公移疾歸同舍郎鄒洪震賦寶劍篇贈焉
穆廟初起南文選歷尚寶鴻臚九年改少太常右通政
進光祿卿時江陵奪情公乞休家食十年獨居一小樓
讀書嘯咏自如丙戌以原官召進大理卿時吳時來為
御史大夫更律例多紕盭不可行下法司議公爭之强
兩請上是大理議已進刑部侍郎改吏部庚寅遷南吏
部尚書尋以參贊機務推旨甫下而太宰陸光祖去廷

推至再列上公名即得旨簡注出特眷云是時事權初歸銓部人情机隉中旨譙讓諸曹郎鐫俸削籍者踵屬公屹不動遷除大政不謁内閣道遇閣臣亦不避祖平湖之意加徑直焉新建積不平於是上紀綱疏意主會推令諸曹公舉上請以杜專擅公覆議寢格給事史孟麟上疏申公議新建益怏而閣部水火矣時徵聘之典久廢公獨廉一二真修篤行士於科目外不次優擢以維世風於是江西舉人鄧元錫推翰林待詔劉元卿推

國子博士元錫不赴而吳郡貢士王敬臣遥授如元卿官王升馮行可相繼進階士論韙焉癸巳春大計京朝官考功郎趙南星慷慨矢天日曰法之不行自親昵始首摘其姻戚都給事王三餘而公亦康其甥呂膺昌膺昌者文選副郎也為時論所鄙同事者謦公曰以渭陽不庇一姊子公固無成心哉公愀然曰以渭陽不能庇一姊子直是苦心自是部院臺省莫敢以意奸其私人者而城社之黨紕時婁江兼程赴闕意欲有所庇而計

疏先一日上憤甚合謀新建借拾遺三庶條下部議公覆處県則婁江私人也詔下虞淳熙楊于庭留用袁黄方從征朝鮮候事平酌議上何給事劉道隆白爾至矣嚴旨以專擅切責己又以回奏不認罪奪公俸鐫考功郎三秩虞淳熙等削籍僉都御史王汝訓通政使魏允貞大理少卿曾朝亨相繼申捄諸曹郎于孔兼陳泰來顧允成張納陛賈巖薛敷教各疏辯左遷有差時史孟麟陛吏科都給事中極論前事引疾不拜而議郎何喬

遠洪文衡連爭之上不省公去志決獨以權黨二字不可遺後患乃上疏申職掌報聞公堅臥乞骸上遣中官賜養羊上尊　公請益力疏累十上賜傳歸踰年公卒嗟公者方在事久之始得卹典謚清簡迫公議也公純誠質行與人煦煦若意所不可責育莫能奪時三王並封議起諸曹郎岳元聲等齗齗引祖訓各上封事久不決公率九列廷爭之婁江氣奪儲立始定風波震撼中挺然為時名太宰公去陳公有年繼亦餘姚人陳恭介公

諱有年字登之中丞公克宅季子也嘉靖壬戌進士初除刑部主事丁卯調吏部驗封主事歷考功文選員外郎中會成國希忠薨其弟挾巨璫保為重江陵陰主之以張懋例請王贈下部議少宰某唯唯公持之堅江陵擬旨竟王之公移病或曰不急乎公曰不然郎官與宰相殊宰相或忍小就大有年職司封封外無職矣不得其職吾直行吾硜硜爾竟予告甲申起稽勳歷考功文選郎當江陵敗公芟其餘孽彙征諸名流海忠介

家食十餘年久不召公特起為南少宰上亦嚮用特旨改南御史大夫辛自修於北而以瑞代公推轂始也乙酉擢太常少卿丙戌以僉都御史巡撫江西懲墨吏絕餽遺簡朴為倡境內肅如戊子歲大祲公酌積儲盈縮量出入而均劑之心獨苦會新安方萬山為南御史入賈人子流言以遏羅糺公中有主之者遂罷庚寅起原官提督南京操江辛卯晉副都御史刑部侍郎改兵部壬辰改吏部尋轉南京右都御史癸巳與溫太宰純襄

計典尋代之亡何轉北上意也公赴召以二傚簏隨郵吏指而嘆曰此亦太宰邪視事止息公署以待漏院見客中貴人人自失各肅門狀曰公洵潔矣吾儕許以情白否公謝曰老誇非敢為名高第中外一心令朝廷清如止水不大善乎皆佯應曰諾自是片紙無及門者公持衡以別邪正覈名實崇退讓為主與選郎梁谿顧公憲成秉公協力甄序流品汲汲引用禁錮諸臣觸忌諱不顧時江太僕東之數言事迕當路意謫霍州守移疾

數年至是陞湖廣僉事旋以南光禄少卿推即日得俞
旨上手詔也當是時柄國者假託人主意飾其睚眦吏
垣許弘綱持疏出示公公北向手額誦上明聖而神叢
者紲于是王士性李戚春御史王國並孫藩臬入徵太
僕矣亡何比部以中貴獄迕上意盡讁一司官而中不
與事不列名者閣臣以請上特宥之命如例許所司復
請而故選郎王教削籍時亦未經列名因援例請上怒
曰此新令也安得竄前事耶姑不問公引罪乞休不允

亡何會推閣臣失上旨得譴今元輔王錫爵疏言臣籍有兩閣臣弘治時謝遷嘉靖時呂本皆錄廷推官止四品而吏部尚書聞淵耿裕皆列首推今聖諭先名望繼不拘資品意甚盛矣臣敢不仰承臣擬王家屏等七人皆望所屬又謬以孫鑨孫丕揚為不拘資馮琦為不拘品及後奉旨通列名上鑨丕揚削去矣李世達係二十年所推臣安敢違詔詔下再辭讓臣深懼焉臣愚劣病瞶以清朝爰立盛事自取聖明督過大譴臣即褫職且

有餘慽皇上獨舍臣而罪司臣臣能靦然巳乎疇咨之
議自堯舜迄昭代不廢即先朝卜相不盡繇會推未有
以會推為詬者至臣以為詬此不在法在臣匪人爾儻
其事遂使相臣繇他途進臣罪大矣上不允時太原公
亦疏捄謂聖意淵微即臣等不能窺何況諸臣給事逯
中立盧明諏各疏捄上不允鐫中立等秩出之外并削
顧憲成黃縉籍時縉夏歸久矣公哀懇稱病篤上眷留
遣中官賜養羊上尊公請益力疏十四上乃賜吾乘傳

歸仍命有司候痊日以聞亡何南科臣任彥蘖復申捄縉詔鐫縉二秩極邊方用豈旬月間上忘前旨耶然則逐公者竟誰也蓋蘭溪初秉政云公歸夫人遣舍人兒輦公兩湖漆油蓋數百公詰問故對曰杌隉數椽何恃不為暑雨計聞者相顧嗟歎公雅留意人材委曲保護不令人知甲午正月或以中書舍人上封事廷斐江禍叵測公陰為卵翼令假使節去齹使者棊論紅松江丞燕祖召蕭山令秦尚明公廉其狀不盡覈調祖召于蘇

州尚明宜興名曰簡實優之也而二君並以強項執法有聲郡邑公曲全善類多類此將去之數日内戚有留行者公曰如君言出矣循我故步能如志乎留者默然曰公去決矣公狐標峻節岳峙淵渟政府意忌之然亦夙望不能稍有加所推遺佚撫旬月間十常二三報可終始令名士林倚重公去競以公之澂為鑒而釜鬵曰甚興其枉尺不得直寸無寧株守嗚呼慮遠矣天下至今想其風采易名恭介不虛也或問辛壬而後太宰之

席未暖而去者何也曰勢也江陵時閣幾掾吏銓臣勢極矣一旦逆而收之則激激則不得不去去而後銓臣重閣所以凌銓者以中旨銓以高帝三尺持而閣以其伸者詘人主之寵靈不得與天下公議抗也嘉隆銓臣表表者楊蒲坂嚴海虞高新鄭諸公今上御極四十年銓政又幾更矣陽城海豐敗而嚴雲南與宋商邱顯商邱沒而平湖餘姚相繼顯訖者咎新鄭之擅也而服其知人其物色沈戎政蓋望而得之拔吳大司馬允張大司

農學賴于邊臬立談爾噫何神也㪅正茂甫節鉞而委以古田之役曰吾捐百萬金予之即乾沒者半而事可立辦嗟乎察瑜于瑕者新鄭也真能知人者推愛于憎者平湖也真能用人者也新鄭之敗以睚眦平湖反其道故能兼蒲坂海虞之長雖然善用海虞蒲坂者徐文貞也文貞上結英主之知下借天下之公議而為我劑故閣與銓交重江陵得君似軼文貞其淩駕不以公議而以我誤以隨者為劑而閣與銓兩敗惜哉婁江之不為

文貞也夫能劑臺省而後可以太宰能劑太宰而後可以相二者衷于天下之公議而不我與故能使天下為我用太上器識其次權畧而世且拘拘焉畫一隅而尺守之曰吾惡其嫌於術夫術而果足以捄世也而又何嫌乎嗟嗟求狄梁韓魏于叔季而不得乎湖寧可少哉

或曰學乎湖而失之何啻千里夫餘姚固今之曲江也

明文海卷三百九十

王諫議傳　劉宗周

王諫議者名元翰字伯舉別號聚洲其先鳳陽人也高皇帝時有名珊者從征六詔有功世其官于滇遂家焉數傳而至諫議祖尚絅父寀生而嶷偉目光灼然如巖電為人磥砢著節敦尚倫義七歲喪母事後二母如母父病刲股號天請代里人謂之聖童孝子年十四為文奇傑或告之鴻文無範是為恣諫議意不屑曰吾氣至才出皆範也老生行墨何能為或闒時政過舉輒遶牀

行徹旦既而戢手長嘯曰秉成無人其父允聞者皆異之弱冠舉其鄉第十一人累上公車不第貧甚求署教楚之竹谿益復博覽精研夜闌魚鬭荷聲有悟由此文大進辛丑成進士應庶常選時宰見其文奇之以為眉山復出拔寘第五或以告諫議曰相君知公甚矣公何以報相君諫議正容對他人不敢知苟出相公其知報德矣羅彝正之於李南陽非報耶時宰稍稍聞之其後遂出為吏科給事中當是時顯皇帝以黄老治天下時

宰因之陰詭持禄斥逐端人而與公論爭長諫議疾之
首上言時政五事已又疏劾首輔沈公一貫顛倒是非
譸張亂國久之上卒罷一貫而次輔沈公鯉同日并罷
諫議忠知一貫為之又以天下區分二沈比于荃蕭又
疏陛下一日并罷一貫鯉其當罷與否舉朝不敢為鯉
伸一詞夫是非可否能使舉朝不敢言陛下不得聞此
豈有國者之福乎既又力言枚卜宜慎因劾新參李公
廷機局幅褊淺非宰相器恐其以儆車羸馬誤天下疏

上不報然李公卒以是引去諫議既以有言皆用愈益
奮激會遷工科右給事中巡視庫務劾庫璫楊致中王
道剥商婪賄請按其罪時秦稅使怒咸陽令滿朝薦誣
奏其劫貢殺人上震怒逮治朝薦諫議抗章救之語戇
甚上皆不報亦不罪之也一日有詔經營三殿諫議以
為殿工費浩非責協濟于省直則坐派庭木地方國家
自有礦稅以來天下之財半入大內半歸羣小豈可又
興大作重累吾民乃上疏極論議卒寢已又上言時事

可痛哭者八其大畧云陛下臨御垂四十年靜攝居半近年以來精神别繫厭玩士夫于國有不問于家有不見輔臣朱賡辦閣三年尚未一瞻天表人失心膂厥疾為狂可為痛哭者一也六卿强半成空懸缺數年不補或一卿貳署篆兩曹在外則監司手綰數符知府則攝自佐貳人失股肱厥疾為痿可為痛哭者二也南北臺省寥落而被召者積年累月不啚一命夫既召之又姑置之必待其喪氣而後用之陛下何見而出此御史代

天廷方風動一時報命則相代無人重廷則故無此例上下紀綱陵替殆盡人失耳目厥疾聾瞽可為痛哭者三也棄廢諸臣淪落奉詔起用未見彙征天云無期河清難俟更復數年不起竊恐壯者老老者死人之云亡邦其殄瘁可為痛哭者四也班白二部敗盟犯順九邊糧餉缺至八十餘萬告急轉借內請不應京師十二大營十萬餘衆計餉每年二百餘萬陛下試問此十萬衆能戰者幾何不過數百而已其餘則班役市棍賃販也

或以空籍支實糧或以一人冒兩饟卒有緩急可驅此輩為陛下死力乎可為痛哭者五也陛下深拱天下不得望顏色數年臺諫封事一切留中夫封事者發奸破蔽之利器也不行則不利一旦有奸人朋比㸌㕧誰為陛下橫口談事橫身當事乎可為痛哭者六也榷稅之使徧於天下民間轉鬻炊骨賣子市妻怨氣上蒸災異迭見方且指三殿以為名借停止以悅衆是天以回禄警陛下陛下正借回禄以剝萬民可為痛哭者七也郊

廟絶跡講席生塵隱忖伏機壅閉已極青宫講讀經年不舉親暱宦妾疎遠正人古今未有如此而能久安長治者可為痛哭者八也時灾異數見又疏論大臣奉職無狀又言鄒元標顧憲成高攀龍趙南星逮中立等皆經世材誰秉國成坐俾淪落選司間一起廢如于玉立劉元珍等不得列名輔臣好惡拂人之性傷剖天心此灾異所由來也當此之時諫議直聲震于天下用事大臣皆不悦羣小阿附大臣者爭欲得諫議為首功初給

事中王紹徽為其黨翰林湯君賓尹營爰立甚急以諫
議重名謂之曰公語言妙天下即一札揚湯君湯君且
為公死世間如湯君可恃也諫議厲聲曰吾何敢恃湯
君謹辭紹徽由是故甚恨至是乃與其徒共組摭諫議
暮夜受贓盈數十萬巡敬庫盜庫金無算為成奏以授
御史某子甲上之諫議素剛聞之憤甚立集五城坊吏
悉出裝裏琴書數車陳之都市因向闕大哭曰臣以職
任糾彈不敢塞默以負陛下御史顧且誣臣贓跡臣無

頹後入瑣闈即日掛冠策蹇徑去於是給事中胡忻御史史記事南有臺段然周達等相繼上言元翰鯁固觸邪御史戴罗冠為柄臣報怨不忠尤者必不報而司計卒以擅離職守鐫諫議官諫議喜曰吾生平不能去心者道義知已名勝山水耳今而後寧復匏瓜乎於是東汎滄海西登泰華南渡金焦謁端文顧公忠憲高公于東林低回講席歲餘始自吳歸滇其在滇惟閉戶却掃興至則出遊昆池雞足之間如是十五年於是高邑趙

忠毅公為吏部尚書矣奏起湖廣按察司知事尋擢工部主事方受命戒途而逆奄魏忠賢矯虔擅政趙公且得罪去御史張納者承風旨劾諫議為趙公私人有旨予閑住而王紹徽者方起田間得奄意驟躋冢宰修怨申儆于是又削為編氓人猶慮有後命為諫議危諫議獨夷猶曰吾得從楊應山高梁谿地下足矣然自是遂不敢歸滇飄泊大江南北薪炊時絕或嘗僵臥廊中歲丁卯今上御極忠賢伏誅其黨論如法凡被奄禍者悉

得湔祓還其故官于是京兆尹劉公宗周吏科都給事中宋公鳴梧等訟諫議寃章下所司時吏部尚書王永光故奄萹蘖尤畏惡諫議力扼之諫議竟以病卒於白門卒之日橐無一銖廣陵范吏部鳳翼黄尚寳正賓等經紀其喪當諫議革時諸公皆欷嘘諫議奭然顧謂諸公曰幸也死於二三朋友之手不然千年之後誰為知我心者乎舊史氏曰自神祖中歷以來三四十年之間朝宁之局則已三變其始天子静攝聽君子小人之自

戰而不為之理所謂鼠鬬穴中將勇者勝耳故其時君子時勝時敗然君子雖或不勝而其助亦不衰也其既亢寺擅權小人處必勝之地君子即亦戢心摶志而甘處不勝不復敢言戰小人亦不曰戰直曰禽獮之耳然其時君子雖嬰禍患其心愈喜曰吾君子也其後魁柄已振動轇轕君子小人皆怵然不敢窮戰而陰制以謀故其時氣戰者敗謀戰者勝謀陽者敗謀陰者勝凡明主所鉗鍵以繩貪人宵類小人皆借之以穽君子其君

子既禍敗即無可自觧曰吾君子其小人亦不靳歸名君子而但使其無救于禍敗又可曰非我也法也是故君子不幸未有甚于斯時者矣然自其卒而觀之世之所稱東林君子與翼東林者不十年而俱盡固也若其始泰輪帛四馳蔞萊拔連道亦已盛所獨不及者惠司馬元孺方侍御孩赤及諫議三君耳朝賢之爭司馬踰十年方萌俄遏而侍御終沈諫議以死此無他故今人固畏君子尤甚畏此三君以為此三君才氣獨出其出

必將大治小人即一日能見于上又未易得數耳余於司馬稔知其素侍御出獄識之京邸余官留都得交諫議其人皆英照奕奕論事如刀劃塗以破其才氣不問何賊皆能殺之此世人所由甚畏之也甚畏之者其心固亦甚貴之矣嗚呼三君誠人傑也哉

明侍讀學士復庵吳公傳　趙南星

吳公名中行字子道別號復庵其先宜興人也寓菴公始徙武進寓菴公名性登嘉靖乙未進士歷官尚寶司

丞生四子長可行登嘉靖癸丑進士官翰林院簡討吳公仲也尚寶公筮仕為南陽學博生公於南陽母段安人公生而英偉不羣兒時水嬉溺履石以免若有護之者十九為諸生二十二而舉于鄉是為嘉靖辛酉明年當計偕尚寶公曰孺子未可官也勿往又明年癸亥尚寶公即世簡討公在京邸公得親永訣主喪免終天之恨戊辰上春官為修郤於簡討公者所摘棄己巳入南太學司成鳳阿姜公甚器重之辛未升第得選為庶吉

士癸酉授編修念段安人春秋高請告歸三年以母命
入都時上沖年委政江陵橫甚見公至謬厚欲收之會
其父死怙權不欲歸同官知其意即以奪情之例請而
一時諸公卿臺省皆上疏保留得旨公發憤上疏言元
輔張居正以父喪求歸陛下眷留不聽臣以為國家三年
之喪萬古之綱常所係元輔身自違之冒不韙之疑陛
下尚欲其敷化施政端軌移風於海宇之間必不能矣
國家令典丁憂守制二十七月為滿雖卑官小胥遝喪

有律惟武弁乃墨衰從事耳而可以處輔弼之臣乎疏上江陵大怒明日簡討趙汝師之疏上又明日比部艾純卿沈純甫之疏又上江陵益大怒遂擬旨公與汝師皆杖二比部杖而戍公聞報南面拜叚安人者再曰兒死矣有子事吾母也又相向拜毛孺人者再曰知子能事母撫孤吾長逝無所恨遂躍馬出而逮者以銀鐺至公呼子亮曰取酒來酒盡一巵而入朝時天晴陰雨倏起雷隆隆動城闕杖畢口鼻耳衂血舁而出幾絶矣秦中

書餘山扶醫來授藥一九始蘇是日進士蘇爾瞻之疏上又擬旨杖戍金吾進公等出抵張家灣數日而段安人之諱至公嘔血數升復蘇時潞水漲不可舟乃陸奔抵家廬墓者三年時吏於土者揣江陵之意多欲殺公等以求美官如安成劉御史臺之事賓客皆避去而吳氏者至與汝師絕婚居五年而江陵乃死諸言事者皆起公晉宮允明年至右諭德會丁御史此呂論科場事謂自張居正之諸子皆以不學蟬聯升第其後衡丈者

宰以賢科為阿尊市寵之具斯已濫矣而中允高啟愚主試南京以舜亦以命禹為題無人臣禮可斬疏上高自草疏參丁御史以言語文字害人而王給事士性江御史東之諸人皆參冢宰閣部併求去諸公卿合辭留之公乃上正朝廷疏曰保留大臣乃故相之遺事謟諛之極甚可恥也參言官以媢輔臣此壅蔽之漸不可長也疏上嚴旨切責丁竟左遷公稱病求去不獲復出道經筵進講直言大臣阿意順旨及邊吏掩敗為功於是

執政大恨邪黨秉而爽之公遂乞休執政擬旨許之時
太倉以予告亦在里中要公就之晤語公謝弗敢久之
太倉秉政公以侍讀學士起家南京掌院公固無意出
而言者又甚之以成其志公竟卒於家力疾歌四關正
襟長逝公天性孝友事簡討公終身不敢與鴈行其好
善惡惡皆甚無所回隱平居於國家之典故中國四夷
之利病無不研攷而熟計之訖平治天下而媢於讒慝
不得施然其正氣婞節與日月爭光矣趙子曰江陵天

賁慘刻其氣力足以鉗持天下雖萬里外無不凜凜奉約束而吳公首攖之遂以其父之死致禍吳公謂余曰方杖時江陵使監奴守之視杖欲斃之具惡如此自此在位者皆狙其睚眦為之殺人幾若冒頓之射非天去之疾吾不知烏之所止也今之人見天下法紀陵夷多稱江陵忠有才夫自古未有不孝而忠者弑父之子弑君之臣孰為無才者乎江陵死而繼之者如鴆之與蝮性有緩急其毒一也太倉尤甚吳公受命於貞節不可化

故中沮艾先生余師也四公者皆嘗與余同朝癸巳趙汝師為少宰矣觀其意好抑黜俟時而吳氏一臭子上書詆讕立逐之去乃知吳公之不可及也吳子亮為御史數言時政以犀小不能容掛冠歸

方伯郭公傳　趙南星

郭公名性之字德安别號鹿坪其先蒲城人永樂間名瑄者以文學徵授湖州府知事遷棲霞丞始徙華州生璽璽生經為聞喜丞生從仁從仁生岫以明經選入成

均行義才學甚為人士所推服謁選得江都簿王學士
充寧以文章傲睨一世獨重之惜其數奇而位卑贈以
詩曰不能推俊彦羞說位巖廊江都公娶王氏生公貌
俁神瑩童時即有過人之識父異之自江都歸盡讓予
其兄產友人謂之曰君誠可謂悌弟顧何以為生計乎
父掀髯笑指公曰有此足矣十六為諸生高等赴省試
臨灞岸有溺者同輩不知所為公即以金雇能水者救
之出不問其誰乙卯闈中地震賢豪多斃者江都公與

允寧皆與焉公觸地悲號出血幾於滅性是時城垣蕩
覆盜賊羣起隣里梟散王太恭人甚恐公故有膽畧知
兵法獨守柩哭不為動賊竟不敢廹公以癸酉始舉於
鄉益省試者凡八矣明年成進士時江陵當國尚刻覈
公聞太恭人病請告主爵不敢上公長潜籲懇竟許之
歸得及太恭人永訣盡誠信焉終制入京時大小臣切
于江陵之威率皆恭而無禮謁選進士見之輒跪伏公
長揖而已江陵亦未嘗問也頃之除戶部主事見倉米

多腐浥建議穿地丈餘致領甓以木覆之積貯無所損而弊孔悉杜請寄不行所報羨甚多江陵聞而稱焉大司徒欲公往見之吏部可得也公謝不往江陵之監奴游守禮與公鄰居因得以盡知士大夫之卑疵無行者張新建位時為編修外示矯抗講學而昏夜入守禮之門至贈之以詩稱楚濱先生而自稱弟位楚濱蓋監奴之號也久之晉郎中出為晉陽僉事公惇大寬仁而用心精密一切民間之悲苦冤抑無不周知皆能洞悉幽

隱以晉陽地多斥鹵濬渠引汾水灌田皆成膏禾晉民歌之疑獄久不決者咸爲鞫解人鬼無怨大盜逋逃者使人捕之指示所在立獲遐近稱神明當時皆以公可邊方遷參議備兵雲中公故諳戎機至則察其情形將吏之勇怯莫逭其時安肅鄭少保爲制府議大將而偏裨尤繼先者榆林人貫一時之冠鄭公顧惡繼先欲法之而用一京師人同事者皆畏鄭公莫敢言公獨言繼先有頗牧之略又敢戰可預帷幄籌畫折衝千里奈何

棄之而用進退無勇者乎鄭公旋悟以繼先為大將逮北邊互市日恫喝求贈金幣鄭公曰敵洶洶奈何公曰彼豈有不順者乎當撫以恩澤示之誠信羈縻有術徐而撫之則默然矣會天雨雪馬多死不敢復議增而諜者忽報且入邊公曰此必青邵閙市鹽者也已而果然當此時文武吏皆倉惶無措而尤將軍獨以能宿備不為動鄭公乃大喜微公言幾失一良將是役也公之功多及論賞僅賜金耳先是平地多沙不可井人常越營取水

公相其地掘井數十丈得泉古所未有也三載以邊最加憲副頃之遷參政備兵宣大部伍有法威德兼行自公至而邊境肅然三年而值倭䦨朝鮮朝廷遣一經畧大臣往其人妄庸好談兵議徵兵數萬戍海島偵倭及沿海立木柵設地礮計謀率如此皆可大笑公悉不行邊疆賴以不騷議者以公旦晚秉節鉞而竟為新建所扼新建雖凡監奴乎江陵殊惡之實無能為力竟以大計左遷及江陵敗凡號得罪者皆為君子至大官而新

建亦為相時有礦盜王三𤜶作亂討平之奉詔封禁而新建好御女黠化之術其門有謝姓者受三𤜶二千金謂惟礦金可為不死之藥趣公開礦公答以有詔不敢則使謝姓者乘傳往所至為重客而公不禮新建既怒甚會其妻病死曰如得礦金者活矣郭君殺吾妻益怒然固欲自不死趣公開礦者三公力拄之遂將甘心於公而無可抵巇乃令主爵遷公河南左方伯出境三日而礦開矣隨嗾御史宋興祖等劾降之至河南未三月

而歸新建以開礦違詔旨因容請所在開礦而天下大擾撫何劉給事道亨劾其貪穢狀上大怒黜為庶人不敝㦬悒以死公德量才識皆大稱其體貌寛而有術和而有執嚴毅而厚初公困詘時州守陳公京師人治行甚高獨重公既而在於京師至墓所哭奠仍厚恤其家待屬吏恒欲洗滌其過令自新保全之其處雷侍御王文端事尤為士林所稱先是侍御晚而有子壯將聘公季女公以朝邑距州遠不許及公自雲中便道過里而

侍御歿徃弔之見其家貧其遺孤孑焉無依也即其帷
許之為保持其孤令為諸生公在雲中時王文端已入
相矣其兄子犯重法求文端為言文端曰吾不敢皾郭
使君法兄子竟雉經死既而文端遭母喪詔為治塋公
秉禮酌中無所抑抗文端每見而磬折敬之公邊功甚
多以不能阿事貴人後來者皆至九列公實不過賜金
竟未開府里居飲酒賦詩逍遥二華八川之間者十五
年而卒盎素無疾若解去焉趙子曰士之所有感憤不

能平者輒曰無天果爾則舉世皆虎狼應不復有人苟
城任公養心賢者也爲楚直指籍江陵及游守禮家得
新建所贈詩擧以示人滿朝皆謂必借其名媚守禮者
乎任公宜藏去余亦上疏爲訟寃任公竟以此去及其
入相絶不曉政事而專娼嫉賢者首害鄒公元標禁錮
之趙少宰用賢語余曰我眞無目者耳郭公知其事監
奴獨與其子言之令以告余任公之心事明白矣二公
可用而並受新建之害然其子孫皆克肖聯翩日上而

新建竟絕嗣豈可謂無天哉

徐通政傳　何喬遠

南京通政司右參議徐公學詩當嘉靖世為刑部郎中上書言事頃者以兵戈日起邊疆不寧百姓皇皇守禦無策致厪皇上勑諭文武羣臣凡有見聞可以禆贊國家大計破敵安邊者人人盡言昨又指示部院科道諸臣仰見皇上憂勤惕慮之誠先事預防之計羣臣莫不震疊思効條舉目張而未有探本之論盡皇上之前者

臣備員卽署感激聖懷伏念委質為臣身非已有觸事
積忿義動於衷敢不避責執冒死宣陳臣惟外禦之備
在於內修內治之修先端政本大學士嚴嵩位極人臣
政本是司貪黷奸險內則勲貴之交結外則羣小之趨
承賂賄章閙舟車塡溢凡文階武職自布政參遊以下
瑣瑣毋論至如巡撫總兵等官每一遷擢例索千金他
諸珍奇玩異尚難計數蓋不如是卽不能安其位凡如
此者自非扣軍衣糧便朘民膏血嵩輔政十年旣久且

專大臣不法小臣鮮廉民貧軍剝日甚一日釀成邊患由來漸矣而猶泄泄得計日肆罔誣往歲參論序班龔桔等疏無故自表云寸絲尺帛不敢收受門下虛空可以羅雀語萬目所睹萬手所指將誰欺欺天乎然此猶無事時耳見今敵勢甚盛武備廢弛正張皇六師克詰戎兵之日嵩身居元輔世受皇恩尤宜食不下咽寢不帖席創往更新捐軀圖報而尚謬引佳兵不祥之語以謾清問薊州總兵某奉旨拏問嵩子世蕃接受失事問

萃總兵具金二千以代其任漕運總兵員缺髙于世蕃
接受年老昏庸總兵具金三千以補其缺二臣失事老
廢衆所共知又當此時委以重任掊尅軍卒倍利取償
安望養精蓄銳屏衛京師釐奸清弊保障漕河哉夫此
其大也至小而史館書辦王府科吏授官註撥世蕃莫
不受其多金市恩作弊蓋大而銓曹本兵之選推起用
微而官辦吏胥之營求頂撥藉世蕃權勢請託而得美
地者十常八九臣積忿痛心流毒滿目不能悉數而亦

不敢債闒誠前此輔相所無之貪墨前此輔相所無之富也夫嵩即蒙皇上優賚歷叨一品厚禄𠔥計不下數萬欲可足矣而猶未之足也賣官鬻罪賂遺請託𠔥計何止數萬欲可足矣而猶未之足也奈何宵旰不遑㽵紫用人之際京師安危糧餉緩急所依賴之官而復賄囑失事老廢之總兵為之臣不知嵩心何心哉又自九月初旬嵩私宅後門喑集車輛數十搬運行李出下潞河滿載南歸旬日未息發回輜軿以四十餘非其眷屬

則皆世蕃衆多妾媵心亦知非凡座船封識悉假別衙門名號以誑路人臣聞君逸臣勞主憂臣辱嵩平昔既不肯任事以成皇上之逸臨變又乏籌策以舒皇上之憂及事稍不寧人尚驚洶即反顧家屬重賄悉徙而南于已得矣如君父何負天地罔極之恩積神人共憤之禍臣每接士大夫論及嵩父子莫不切齒而七八年間竟無一人少敢牴牾者誠以世蕃狡鷙擅執父政內外結成諸衙門請稍涉疑愳者必先聞知而後聞奏嵩權

柄足以假手下石機械足以先發制人勢利足以廣交自固秉機搆隙足以示威脇衆文詞便給足以飾非強辨其精神警敏揣摩精巧足以趨避利害彌縫闕失其私受密會令色脂言又足以結權當路而緘其口若前此論嵩者嵩不能顯禍于正言直指之時往往託事假人陰中于遷除考察之際如先任給事中王燁陳塏御史謝瑜童漢臣等彼時聖明離照並蒙寛宥而今安在哉天下之人睎嵩如鬼蜮蒙昧痛心疾首敢怒而不敢

言者誠畏陰中其不測也伏乞勑下科道詢訪參論如果臣言不妄將嵩父子早賜罷斥别簡忠良朝綱總攬于穆清之上而六卿分治之職自無阻撓脇屬之患天下官史庶府庶幾革心向化而安攘之政一舉可振此聖諭所謂破敵兵安邊之大端也宋臣岳飛當偏安板蕩之餘論天下太平不過曰文臣不愛錢武臣不惜死而已况四海一統聖人在位太平有何難致惟是大臣不正欲小臣廉必不得文臣愛錢欲責武臣死亦不得

今街衢小民亦相語曰大敵到門前閣老還要錢有口不敢言況陳列食祿者乎故臣不量孤寒踰分觸權于嵩無一毫私怨也公西曹冷局耳而能知分宜相如此詳者蓋公伯父應豊公以太常直中書嗷知相事故公內憤而發之疏入上責公為親報復私仇下錦衣拷問獄上放公為民而亦令世蕃罷職養親云上旨云為親報復蓋指疏中御史謝瑜也謝公同里人嘗出按㓂自蜀中飛章詆相相乘大計假中旨民之矣始公疏上時

上盖三置三復徬徨至丙夜命大閹曰來日留嚴嵩說話而嵩未之聞也既聞大驚亟行金上所幸陶真人所真人亟入侍泛言相忠狀上出公疏袖中示真人真人則又言是直為其座師鄉人甘心耳座師者彭公鳳也彭公相同里人嘗面斥相奸相御之嗾言者誣以他事廷杖法彭公于場屋中最為知公而鄉人則謝公矣其日相入朝諸閹以上命閧而譁之徵真人幾殆云公在京母安人劉就養邸舍具疏前一日婉容如平時疏入

鬻棺備後人莫知者晨出候吉猶紿毋安人曰結正署中事耳因就謁同舍郎沈公橋以父母託入朝房而上旨下矣逮校二至公酬之少物校詬擲于地一校曰徐公清官安得重酬并取納公袖中詣錦衣使陸炳拷掠備至必得主使者姓名公曰夫人臣盟日夜瀝肝膽不憚誅為朝廷發大奸慝父母妻子不與知誰主使者彭鳳以文字相投閒交道耳謝雖同里豈為七尺軀輕十室邑耶公羸不勝拷悶絶于地錦衣吏錢塘李奎石

首王爵相向憤惋曰徐公即死謂公議何徵舉足踢械
鍵鍵稍寬痛稍以不楚使者頓悟杖數四連舉碁拍縣
若愁杖卒不力者卒悟使意杖之轉輕既入獄扃衛甚
嚴槖饘之入輒為羣校所操而給事中沈公東久繫獄
具有一切飲食藥餌出周旋公公得不死凡四十餘日
獄上當事者當公絞刑相擬讁之上直民公也公得為
民旨詣戶部註籍畢膘黑負創出城相猶私遣二人尾
公數日上忽詢公名于諸閣且令志之而相始逐尾公

之人矣後醮壇青詞有列姓名同公者上復問即其人
耶其人聞之遂更名學謨云而公伯父應豐明年以大
計去之矣乃上則特留之後且十年相竟中應豊以他
事亦被廷杖去公出城之夕同舍郎劉公松詣送不及
而有黃主事棐輙以劉貢懽于相相亦去之以大計公
家居十有八年歲之丁卯上晏駕遺詔錄言事諸臣朝
議首公遂起公南通政使司右參議至未踰月而卒始
公舉嘉靖甲辰進士授刑部主事盖隸曹貴州司貴州

司分掌吏部訟獄吏部所送獄卽多探其意指爲重輕
而公不少徇假嘗一貸徵肯之吏而重正贓澂之官千
戶李雄有前後妻前妻生二女一子女曰玉英桂英通
書史能詩子曰承相後妻一子曰亞奴雄死後妻私于
其弟榕謀以亞奴襲雄職因共酖殺承相誣二女有淫
行故殺弟滅口而証以送春別燕二詩蓋獄成者二十
年所公閱玉英自理疏有臣母事有臣不敢言之語一
訊得實且以二女請宥亞奴存雄後丙午夏京師淫雨

浹旬忽夜半水大作獄窪牆且隤公適提牢亟請釋囚
避水囚凡千人大司寇難之公百身保囚遂亟督隸卒
偕隍祠所集民材架巨栅悉處囚其上遍視之曰吾以
意縱汝即逃亡族矣諸囚洒泣曰敢哉囚飢且病公出
私錢市餅餌薑椒療飽之出三日水稍平于是諸囚盡
讙呼謝公大司冦入部閲囚囚撫一死且亡大奇公也
戊申奉勅慮囚江北悉却例鍰金所平反不下數十百
人庚戌陞四川司員外其秋晉江西司郎中會北敵突

騎薄都城既去世宗赫怒選師屬士下旨求言公劾相
書上奏歸則奉其尊考安寧州兩峰公及安人劉色養
至懽遺屋數椽舉以讓其伯父薄田不給瓶無宿舂而
家族孤貧不吝分賑問明課讀待鄉黨穉少如親弟子
有爭訟者往往以理諭止之暇與親故留連其獨居終
日端坐不發一語邑令欲一晚其顏色不可得胡公宗
憲總制浙直威名赫甚然而善敬禮賢士大夫顧不得
一交公胡公迹公甚切而公避益堅他日上百金為安

寧公壽公拜還之其後罷公尚鵬以御史按浙所以造
公如胡公而公竟見之為條浙中均徭之害請更其法
曰條鞭而罷公推行之今則江以南盡用此法矣公所
以避胡之堅而辭傀之峻實以胡為公宜相之人第曰
不言耳其後相敗胡竟坐罪公則嘆曰雖然胡公保障
可念也首為頌冤公宜以論相廢哉同時諸公有切齒
相父子者亦即輙慰解之平生不見喜怒之色而氣度
兀然其静證闇修超然自得往往見之吟咏箴銘如曰

洪爐煆煉那容雪珠子員成自走盤曰須識靜中還有事莫令著處轉成昏曰心能自得終須得物欲求全苦未全王龍溪先生稱公之于學庶幾默而成者趙公麟陽亦謂公早歲豎立本于天資之厚具學問之涵濡充拓得于中歲以後者淵乎未可測量也公字以言別號龍川浙之上虞人何生曰當分宜相在位論相者如公疏中所云王童諸公竟羅罩畢此時嚴氏之惡如才天之棘人有言之而亦未盡知之而諸公先言之故具被

阱也隱而諸公之直無所伸其後言者則容城楊公麗
水沈公仙居吳公上海董公柳州張公諸公此時嚴氏
之惡如將潰之毒勢且横裂四決人皆知之而不敢昌
言而諸公後言之故其受禍也烈或以死或以戍唯公
與南海何公先後建明其時若虎方牙如隼始擊而二
公折其齦鍛其羽雖未得有所頽落而知人所共知言
人所難言適當其會故公與何公並坐廢逐際死戍得
稍間乃天子雖逐公乎為公寵相子世蕃職不可謂不

行公言而知公忠者最後相敗竟自長安郟公發之始知諸公之忠國家而國家藉諸公力不淺也郟公當時立以言發雅容城隴水禍最烈務廟登極以後名亦最著卹典亦最隆何吳董張四公皆至大官公方展鴻遠之翼而奪于天則世道不幸也公之孫孝康憲龍命予偕公且言公被召時同行三公皆應召出者會于武林而三臺共餞之謂曰朝中三直公戲答曰海外三絶蓋當時容衣以褻積為敬而公與二公俱直徼而已直徼

埜人之衣也裰與絶相近而公之簡朴此亦一端哉

明文海卷三百九十二

王憲副汝贊傳　焦竑

王公名化字汝贊西粤馬平人為人圓背豐下目炯炯如電少倜儻有大節而好奇謀世居郭外嵩獞忽引其黨來畧公披獞衣雜羣輩與俱出入識其鄉導乃里中惡少取泥塗手佯撫其背曰兵至矣盡歸已而官兵四

集公曰某人者實導賊試招之出樂彼恐人疑必來其背有掌跡者是也衆驗之果然遂官笞殺之後三日賊又突至公已偵知之躬率數人伏其間候賊半渡蹴而擊之擒斬十七人餘盡溺死羣獞螫公謀發公墓公窮日夜躡增其壤賊至火光中見與初墓迥異疑爲鄉導者所誤竟解之去墓賴以全嘉靖庚戌之變公從父職方公城上望見敵大呼曰得壯士數十人可破也職方公目攝之乃止未幾職方公坐累係直廬公爲擊聞鼓

雪之聖怒旋解得出名振京師壬子舉於鄉己未授湖廣石門教諭壬戌以最遷廣東平遠令平遠故賊藪巖險湍悍賊穿竄箐石中動以萬計輕罵妄走江閩間咸被其害當事者建議設総兵并伸威道猶不能制至是乃請縣之公初至謁督府即詣行縣督府遽止之曰令賊勢如焱奈何先失吾令公撊然起曰不可縣立也新而不置官賊心益不安且我不入當誰入者竟單騎以往進其父老諭之曰若屬盤据有年罪不可赦我既奉

命來為若父母一切熱惡寘不問所不悛者有一劒耳衆叩頭唯唯公高睇大度日坐草亭中治事闢垣壘物土宜興教化復租賦蚤作晏思推誠己責凡所以卵翼之甚備一日長田人假牌捕賊公輒庭數之曰環視皆良民捕者為誰長此不已使人人自危立榜殺其人衆皆感泣羅拜曰始見公之膽而已今乃見公之心矣於是各寨盡出所掠民閒子女一時扶攜歸者三千餘人閒巡行寨中至則呼其酋治食食畢則䣛臥以兵餉

置其家又時時命優人辦演雜劇所謂忠孝故事以聳動之無不疚心思復怛若創痛仰閲喚咻姁姁有更生之樂矣一日南康被圍劇賊李文彪者背倚懸厓前為木城機礮石以待公入援覔羊數百頭燒其尾夜縱之上賊見火疑已登城遽發其機石纍纍飛霣我兵力戰公由懸厓徒步自後入從數十人齊跐之且擊且射衆其衆賊大敗文彪跳身去已而備江日照于會昌截葉丹樓於石鎮殲温鑑於程鄉破伍端於成江口所向無

前遠近諸巢穴見平遠旗幟望風披靡多折戈降者而梁國相獨負其驍敢屢服屢敗南贛徵兵討之公念曰相梁寧族此誰賊而馳騖擊之我城未固家屬栖荆棘中猝乘虚馬至吾事去矣於是寄之會昌臨行指其幼子元與妻計氏訣曰吾今行未知勝負所在脱有不測謹護此兒歸慰我兩親耳直抵黄沙石子嶺與賊遇我兵少却公怒馬先之獲三人殪三十餘人明日督兵搗賊巢賊懼使人來會昌曰王平遠陣亡矣計拊膺大慟

遂自刎死報至公不爲動曰狡賊乃敢謷傷吾妻子子我男子也死且不顧寧顧家耶諸軍皆歔泣自奮公乘銳崩之面縛國相等八十餘人賊黨悉平乃赴哭於會昌隨購得賊所用間者戮於市聞者莫不稱快部使者上其事世廟兩賢之乙丑詔所在立祠祠計氏而公即晉為廣東按察司仲威道副使丙寅大征二源時五哨進兵公居其中賊獨多山獨險兵獨少先是英德哨失利坐踣者五六百人賊積骷髏為山謂之人頭山公詢

土人得其尼塞夜從撑腰石襲登土嶺天明衆見前人頭山叉嶂複木深無不股慄或欲出議請濟師公曰勝敗無形唯計之得況我兵已深去賊不遠萬一因我退出覆諸歸路夾而要我則一人不可生矣乃眴兵目莫成曰鼓之分左右中三路以進賊有赭襜者振飛而上莫成一矢斃之衆賊牆立公拍馬爭下横衝直突應手而倒公追至牛神逕會暮斬首百二十級次日由間道復進見賊衆坐寨中以為前英德哨兵燼畧無懼意公

遂勅旌弟凌巔設奇制敵賊遺尾其後遂傾巢大破之前後斬首一千六百有奇深谿絶嵓之間幾無噍類矣公遇敵遂奮臂當先短衫敝屣與士卒同結束數有人至軍者皆不識語之亦不信營中薦草假息不責供帳濁漿糲食若厭粱肉其於懸車束馬之隘徒行至數百里不勌公既甘苦食淡行間所得貲財人得自有之下走馬卒亦使之得以盡言以故顛倒才知柔馴辨彊皆樂為之用然性忼慨臨事裂然高斷無少退讓捐身赴

公不肯苟為婣婭自二源之役廣贑兩督府主之兵馬錢糧廣七而贑三公據實報功而禍由此胎矣適公以職方公喪歸忌者遂以蜚語中之公既逮至百姓聞之哭聲振天相與詣闕上書上亦廉其無罪尋以僉事備兵惠潮云公在廣贑閒先後十二年名賊宿猾慴䝉公名已久至是皆麇至公拒之曰我去則叛來則降是二心也其酋泣對曰公招某等無猜無擾天施露覆那得不服若其他則直視為賊耳唯賄是聞無賄則為虀粉矣

令日之來進退生死唯命所不敢怨公爲之於邑乃復署爲兵或疑署賊爲兵安得所餉公曰彼皆吾民也故皆有田撫之失道則聚爲賊而掠食于他我且不得其用業撫之矣彼還爲民其田自在也我得其力彼得其田所謂兵餉兩足何復議餉哉公唯臨陣支給不少假借及渠魁授首餘黨悉爲安置與之生産所全活不下數十萬其已降而健戰者即分部之麾下無有異同以故同時用兵者兵日增餉日費猶苦不支而公以賊攻

賊因粮于敵不煩厝計而功已成前此所未有也未幾
復丁内艱甲戌以大察失其官居家農圃自娱人罕識
其面後數年邊陲多事東西甲兵並起烽火相屬夫文
儒矩臣未可與議兵往往别求雄豪耍駕之才不足支
一面滿朝擧屈指先公而公已死矣公僚友羅野庭嘗
稱之曰中年三異公有六焉明經起家而精武技一異
也眇小丈夫而饒膽勇二異也征伐武事而兼陰德三
異也清白廉吏而好施予四異也疾惡剛介而能容忍

五異也臨敵應變神奇百出而居常與人要言一言終身不異六異也識者以為知言初公馳驅戎馬間百戰之威未嘗少挫崗賊聞之皆稱為殺人王公慨然曰我世奉儒素而徒激狂疾之功以為名此豈我心哉第臨敵難於兩全吾不敢效宋襄陳餘之事則不得已為朝廷百姓屈也此心亦付之天耳死之日引火焚其書曰無為子孫累也子元舉孝廉有父風

論曰向余嘗伏讀世宗肅皇帝實録見公戰功犁然曰

烈哉公之於國也忠臣節婦世濟其美盛矣及得公子元所為家乘益知其本末因為含悴者久之夫國家爪牙之寄不為寶惜而忌才媢功者必欲朋勢以逞之為快及其有事始跂而思之豈有及已彼烏知所稱夏皮冬絺者乎公雖往而子元蘊奇結憤所為成其志者當于此在公亦可以自慰矣

梅大中丞傳　袁中道

梅大中丞名國楨字客生楚之麻城人也少俊朗有大

畧能詩文善騎射既舉於鄉遂挈家客長安久滯公車無意仕進鏟釆埋光無復圭角嘗曰人生自適耳依憑軌跡外張名敫酷非所屑嘗與海内之文人詞客花月晨夕分題賦詠為騷壇主盟遊金吾戚里間歌鐘酒兕非公不歡筆札唇舌為世所榮孟公驚坐樓綴合鯖下至三河年少五陵公子走馬章臺校射平原酒後耳熱相與為裙屐之游調笑青樓酣歌酒肆布衣楚製出入市廛摩挲鐘鼎賞評書畫大鼻長髯有若劍客道人之

狀識者固知公愛惜光景耗磨壯心與俗沉浮不用繩檢而外坦內朗宏量沉機真謝安石張齊賢之流也癸未登第鳴琴畿輔笑譚視事不令而戢邑多中貴數擾條教公繩其言崇其禮皆畏悅以去入覲騎駿馬帶長弓控羽箭偕侍吏蒼頭十餘人作健兒裝沿途逐狡兎射野雀他邑令值之者以為探丸人也熟視乃大駭以政最入為御史壬辰春寧夏逆兵劉東陽許朝哱拜哱承恩土文秀等忿巡撫党馨裁制判卒特起殺之遂據

城掠堡反督臣魏學曾以變聞朝廷旰食公上封事大略言賊不足畏獨虜秋高馬肥引衆窺邊禍且不細為今計者惟擇驍將守邊使不得入而後賊可攻臣見大將李如松父成梁弟如栢等俱智勇無忝崇文李愬且世受國恩可使也上命如松往而公監其軍公乃與如松馳寧夏城下時賊嬰城自守外示卑順以緩我師廣結邊外以為聲援意待秋高兵集肆其不逞公以一受降白旗豎之城南衆聞公至乃索見公面陳歸順公許

之東陽許朝等梯城而下劍戟麟次刀鋋耀日城上皆控弦挽弓以俟公單騎而進與東陽執手折論神意安閒詞語慷慨許朝露刃擬公公笑而受之賊不自知其膝之下也然賊意終奸狡甚欲求鐵券世守西夏公悉力攻城因風縱火燬其南樓曲招降人以安反側用水灌城會守將失防決隄功遂不終然賊益懼所恃者援軍耳延至初秋援兵數萬果自沙湃大入斷我糧道賊遣通官二人為其鄉蕖餽以金帛充溢及部落奸人皆

有贈遺又括城中女子千人唱之令其來取衆以故樂為之用所至守將不能禦至韋州慶陽殺人民奪牛馬無數及渡河從李剛堡入離城僅三十餘里公曰事急矣若待督撫傳示緩不及事麾下將李如樟挺身願往攻擊公壯而遣之李如松等諸將奮勇接戰斬獲過當我軍歡聲動地大克捷賊大失望當是時賊失外援自知必死然詭言朝廷有招安詔為諸將所匿諸將欲盡殺城中人以怖居民故皆為堅守公度賊勢城中尚可

支一年若至嚴冬此地酷寒我軍不得屯又恐煽衆復入至生他變大可慮也季秋八日之夜忽有三人來營中云諸賊以重陽悉入大城眞酒南城空虛可入也蓋寧夏城有二重分南城大城云諸將不之信以聞公公曰時不可失也覘之果無城守急令李如樟等上南城公繼至時餘將多次且總兵牛秉忠年七十賈勇先登公從城上語曰老將軍登城矣諸將何怯也遂相次上城公念衆未易約一妄殺則大城死守不可復得乃大

呼云生擒者論功不以級凡我軍生擒一人即予紀錄而仍縱其人所全活者數千人城中大喜然炬照視盡設香案遂得南城賊勢益孤我軍從北關攻大城益急賊以南城居民子女親戚之在大城者盡縛之寘長杆上南城居民痛哭訴之公諸將皆愕然無可為策公令指揮董正誼呼謂賊曰監軍已往取許朝之女劉東陽之母矣若不釋放亦如之賊聞傳呼良久人心始安仍示以未殺降人賊黨驚喜公廉知許朝劉東陽意欲獻

城而憚哱氏父子強其中可間也乃見居民與哱相識者得一人曰李登令其行間持諭字往哱所曰若併劉許罪可贖也哱見之果戟手哭曰吾父子生矣召其黨畢邪氣等計議須得符印公據乃如約登至公家與免死劄付入城時賊土文秀自作逆後屢有歸順獻城之心劉東陽知之乃偽病託文秀後事文秀入問疾遂殺之哱承恩至南門殺許朝父子畢邪氣至北樓見劉東陽未及語頭墮地哱氏父子至南門以殺賊告公遂開

城門嚴申軍令不得妄殺一人城中皆解甲焚香以迎
王師公念事之殷也脅從頗多渠魁既誅餘可寬貸各
賊家丁宜分屬諸將標下撫以恩惠皆為有力健兒哱
氏父子即不可赦宜寘囹圄以俟天誅庶人心不復驚
擾而各賊資財足供賞軍之用刃不血保全一國生
靈實奇功也而督臣忽有傳示云本日內不殺哱氏父
子及諸從賊者以賜劒從事遂盡殺哱氏及家丁等軍
卒爭功恣意刼奪財賄悉被抄畧居民蕭然一空公殊

幟之以賊平閩公不自居功賞獨後僅晉官廕一子金吾百户不世然天子心知公能明年遂陞大中丞開府雲中時降王欵塞公以静鎮之公嘗曰婦姑亦有勃谿何况中外當事者遇有事無偏輕重可潛消邊釁乎哉出邊爲盜寘之法無貸公一日大出獵朋徒盛張旗幟令諸將盡甲而出校射大漠縣令闞揚怪異之曰今秋成出獵多損稼公乃多事矣後數日得間諜云衆欲大入邊以有備中止闞令乃嘆詫公機用之神也諸遊客

走塞上者多以竿牘來主者致諸將校將校無所出歛戍卒餽之公曰吾安能以養健兒者媢無益之客乎卒不數見也公清廉又耳目長諸將領不敢過爲朘削邊卒以飽督宣府時部長遣人送良鐵數十斤云彼中某山忽產此鐵公不報但命工鑄爲劒淬磨甚精及彼來市公禁諸邊勿與鐵鑊彼衆大譁公出劒示其使曰前者汝處所遺鐵中國殆未有爾國幸有佳者何用此方下產也彼衆聞之歸怨於其長既詞屈乃遣人來白云

其知罪矣前鐵實中國市來彼中安得有此聊為誇耳
公曰我以至誠待爾此後勿復作此狡獪仍命以鐵濩
與之公雖令彼不敢欺而每遇彼飢輒以賑濟與邊內
不異故彼皆感泣無不愛而畏之其忠信行於蠻貊如
此以憂歸田既除服不及起用而卒公性坦夷外寬內
嚴終身不見有喜慍之色毀譽當前不復致辨倥偬之
中愈見暇整綜理緜密筆硯皆有方略口無臧否忽出
一言其人立見欽服兼人後房姬侍繁多亦無華飾頗

明文海

有夏侯妓衣之誚公夷然不屑文辭甚典腴詩有奇氣不多作尺牘工巧甚喜射至老不倦每會燕多以寒具為的與賓僚共射之晚通禪理女澹然以孀為尼公不之禁澹然戒律甚嚴于道有入父子書牘往來頗有問難方公之開府雲中也予時客長安公以字來訊予答以學道未契汲汲求友公復以書來云貫城之旁有日之市焉雖無奇瑰異物而抱所欲者各恣取以去求友亦若是耳公欲于此處求友顯靈宮古栢婆娑委地作

虬龍形東便門外柰子花如錦幄可容二十餘人晉陽庵中有唐鑄觀世音相沙窩水葛道毬順城門守門老中官射亦不佞數十年内所得友也公倘欲之便以相贈其持論蓋如此後邀予至雲中晤言予少時有奇氣相見直坐上坐捫虱而譚公待之益恭每有所論公退而疏之一詩成公曰眞才子也嘗于水磨河寘酒大合樂泛舟辨論鋒起公自謂數十年來無此樂率將佐出獵公與予並馬笑譚千騎圍繞笳管清路呼聲震地箭

如餓鴟抵暮而歸燈火晃耀居民摩肩以觀其大略如子瞻遊西湖從湧金門外入也予偶與諸狎客野飲公忽至遂共坐與諸人調笑略無忤意亦不問姓名而去一日暇公謂予曰料理堂事入衙偃卧令兩婢搥背便過一日真可謂無事予曰公于此道曾有所入否公曰我昔聽方湛一講論有所入至今灑然予曰護生須是殺殺盡始安居公未擬其巢穴而遽爾安居未可也公曰殺之何由予曰此拔刀自殺者也或于文字上殺或

于朋友聚譚時殺哉于無義語上殺皆殺機也若是則吾欲公厭事矣公曰善公於是深研悟理予自雲中別後不復再晤不意公遂去世竟未圖一合併已矣已矣何時復見此偉人也

袁子曰世之名位蓋前定焉公為孝廉時時大冢宰王公為子覓禮經師未得王公夫人夜夢一人謂之曰公子師麻城梅孝廉也其人官爵與堂上主公同頃之即見孝廉坐堂上長髯而鼻如拳寤以告王公王公明日

往謁麻城劉大金吾守有曰公邑有梅孝廉否劉公曰有之不佞兒女姻也王公即託劉金吾延之後王公與公飲夫人竊窺之長髯大鼻依然夢中人也王公後乃語梅公以故公遜謝一日王公對賓僚言此事曰梅大將來名位未易涯也少宰王公篆曰孝廉已過壯年即明年得第至八座亦須近三十年耄矣時恐不得待也次年公即成進士為縣令未滿十年為大中丞晉少司馬所贈官正與冢宰同夢中之言不其符乎梅公初無

予近六十乃生子不殺之報也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文渊阁四库全书补遗　集部　明代卷　第八册
作者＝杨讷
页数＝７６０
ＳＳ号＝１２３１５５２６
出版日期＝２００５．０８